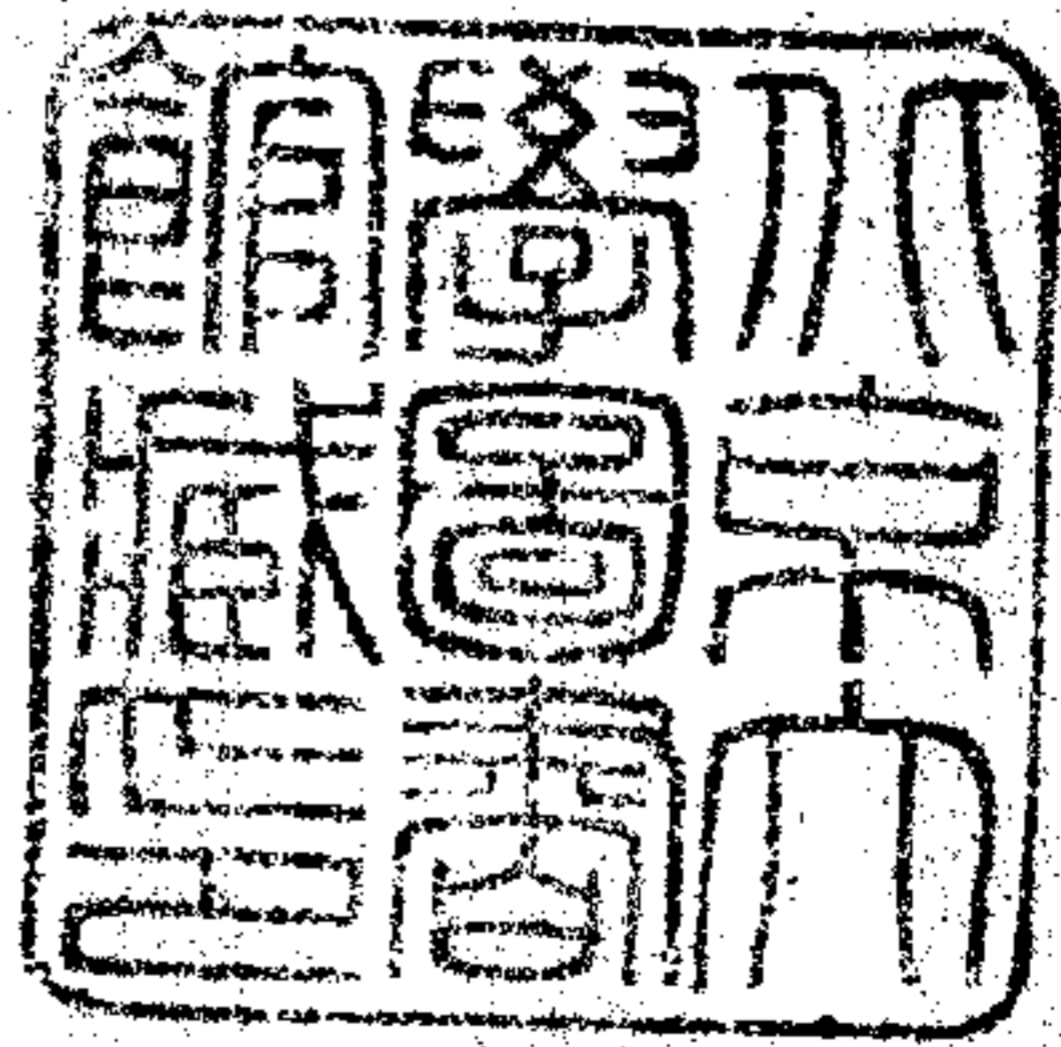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四二・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七十一至卷一百十七）〔明〕陳仁錫輯……………

2165/2

125
「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釋編

六曹類

兵曹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漢公謂公之徒外開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兵伍或有寇兵蠻夷

戎臣常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戎臣常提兵居內

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

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

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凡有四三時耕稼檢核柳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禪

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

解勢披人人自愛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

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

豈暇異略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

伍未始逆篡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

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

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美

州吐蕃雲十餘年中亡百萬八七聖所食求欲除之

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山落鈴

鍊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乾燕七國近者

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其

置府立衛乎杜牧原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棟十之七

為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

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

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為城守之

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

領以時講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

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

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

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

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負者統

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治平元年宰

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為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

兵最為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

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

刺弓手為 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
請於陝西 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補
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
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
頃嘗籍鄉弓手始論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為保捷正
兵遣成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為民徒使一路騷然
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
元昊及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眾涉區脫
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
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聞教精

八編類集 卷七十一 兵部 三

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數十
萬者虛數也聞教精熟者外貌也殊不知彼猶聚戲
若遇敵則瓦解屋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
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
賦歛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為兵是一家
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
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况陝西未刺之民
乎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為最盛宋志未義勇民兵
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
分布於諸路有諫將兵有不諫將兵當熙豐盛時合

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
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
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
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
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
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檢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
遣之其後遂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
萬更番以備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
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為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
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

六編類集 卷七十一 兵部 四

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
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
剗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
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
總之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餽防之敗兵力衰弱燧
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
鐵必長鎗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日以狻
猊象為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冒
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
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削

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閉月得介側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絳甲卒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師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躪千里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獐耄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南季武論揮帥以練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秦以王庶助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

宿毫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宜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開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蘇大經論民兵之利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

舞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
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
素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救律所
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
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
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
人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
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行之五路
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肆以武事
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部

七

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為
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
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
一月馬葉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
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
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
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
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弭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
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
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亂強率妨務者禁之

吏因保甲事受賂欵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
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
備而未番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以數
以狀請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
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
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
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
警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內
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閣門使狄詒兼提舉府界教保
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塲十一所大保長凡二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部

八

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
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
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
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出等當
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子戎械戰袍又具銀牒
酒膠以為賞備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太
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
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
者十人表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下以其一為騎二
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

人提舉以封椿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
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
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
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
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
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爲錢一
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
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
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
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十一

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卽誠無以待
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
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
多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
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人衛則
不患本不強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
如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
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
又以物力戶爲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
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十一

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
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帝又言節財
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數減矣因舉河
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大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
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
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
鄰亦有禦契丹百兵何嘗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
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
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
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

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
 變革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
 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
 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
 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艱於
 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
 去也往者冬闕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
 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耒
 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
 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
 為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
 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
 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
 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
 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下
 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塼又自辦錢糧
 起舖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
 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
 少可速持擲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待施

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徒之戍邊是以
 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
 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帝謂安石曰曾孝
 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駟趙
 子幾使駟驗問乃民因斷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
 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
 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間之皆以為便則雖
 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因可
 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
 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
 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
 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
 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
 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即雖團結指揮亦無所
 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
 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太急即
 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為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
 畿保甲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結保甲
 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結保甲即
 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

八編類集

卷七十一

十一

十一

八編類集

卷七十一

十一

十一

保甲即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
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
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
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
皆村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
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
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
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諸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
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
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三

收亦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
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
有道者固能兼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
乘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
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爲
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
議募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
募之弊，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
募兵，今京師募兵，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
即爲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

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
雖十八萬，然所可獎勵者，不過首豪百數十人而已。
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
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
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
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二
番，今遽改命，恐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祭議其更
番。且今保甲閱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
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
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四

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
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
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
一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
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
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
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
正長以泥，芟除草爲兵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廢盡也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也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焚焚提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或受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入無聊生恨不得死剗袍市中買子條箭添弦換也指治教養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綺架就椅桌團與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萊縉納荷位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發騎終日馳驟往往饑廢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道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為百姓之擾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甲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卷之二十一

今猶未已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宋志保甲議

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未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為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為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滄朔七州軍為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即成部分天子下其章與

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為應援若合為一則兵柄太重滅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蹊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瀘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為北京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為四路北京瀘懷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路瀘莫雄霸貝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洛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保深祁州北平廣信甘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為一高陽關大名府為一朝廷以更新甫實不報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管時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為念也五年詔徙河州

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其省邊費程琳宋邊兵議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豁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鷄子以為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為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眾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為先鋒賊下馬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踴躍閃爍振以響環賊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若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撥射可以一發而盡殲何道論兵之利

新史敘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為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謂高仁厚田頌朱延壽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大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為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為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劫特別條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當真宗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九

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術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亢衰微之形已安常有復亡之患所恃者惟有約賂請和堅守不肯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戎未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恩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故余素論常欲於沿邊率作家計壯固牆以保室與之安且兩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

視為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開北其室虛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慮求必桿於垣墍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卧晏起無朝夕之憂矣陳通論沿邊守禦

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范种世衡等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祇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吳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岷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庠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二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強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兩地供輸入戶除
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
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
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
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
充保甲以至逐捕木界及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
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資夜防拓灼見
弓箭社實為邊防費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
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
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三

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
陝西河東無異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非若皆
有非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
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力盡則非賊豈敢輕犯邊若如入無人之
境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慶曆二年知青湖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溼右手
虎口為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
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
路范仲淹言熟戶總土出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
凌弱當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為正兵必至驕
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悉無
衣廩若長行遠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况歲
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
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
猛為便議遂格范仲淹論熟戶不可倚為正兵

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甚眾倘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
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
合訓練為用兵之勢以慎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三

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
石對曰朝廷當先為不備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
附之羗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
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強力充鼓行而西
將無不可者王安石論用西邊蕃兵

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率兩江州
峒之民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首首上之人未必盡知
知之未必能利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
交城長驅圍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
偃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眾以為之援助者大抵峒

古今類事

首畜積豐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
威勝為邑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
下情不達齎其貨財則不足以致其力略其功賞則
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嗣民則性
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思冬被鴉毛木棉以
為裘夏織蕉竹麻苧以為衣團飯掬水終日饜飽屋
不置竈不穿井不畜糧其養生喪死之具悉完土以
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
家以登謂之山寨為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
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藝得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五

以精不然則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
江團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
思明州西平州籠州祿州古甌峒羅峒武德峒右
江如田州東州兼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鬪
人人可用外蠻嘗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強弱能否相
半耳其酋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
攻打山嶽有以牛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
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為賤隸謂之家奴
其選擇管內丁壯事藝精強之人與免諸般科率工
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

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自衛之親兵也王安五論

海門秀州金山為江浙海門之要衝逆亮所謂夜半
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定海虜舟由海北
岸來則至明州定海鹽虜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
州海鹽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
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料角石港沈
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
入者指此蔡謨備石季龍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
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為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
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五

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
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
也願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邊呂頤
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
當預辨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防海委沿江太尉言
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
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部從之沈與
求備海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
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
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

濤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
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順
浩仇愈爲沿海制置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
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順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
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
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
令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張浚條海道利
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
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汪澈論備海道三十
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過其牽制李寶駐江陰命浙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五

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李寶海州之捷七月
逆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
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士
寧回言公佐依歸正言魏勝待海州矣寶大喜趨其
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
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正修等爭應爲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
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猝至
寶禱于石曰祈風功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
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纜爲之滿

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提兀無復行次寶
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
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殲之降者三千人獲
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
獻議造舟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爲虜嚮
道有寶欲來進聞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爲援
葉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右
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
諸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
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五

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
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考索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
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
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
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
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國制郡邑鎮戍卒皆更相易
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是以
上都民克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
同知瀾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

請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
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樹黨因奪民田宅
居室蠹有司政事為害滋甚鐸上言以為皆不遷易
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
以安業也元志元

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朝始
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為戰騎陷騎遊騎之法
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
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暴陣拐子馬事非古法
也馬士隆

八編類纂 卷一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
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
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
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
致馬千疋于時內郡之盛則家庶有馬野陌成群邊
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
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
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
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
有罪有以列侯立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
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
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驛馱負石至玉門關輪臺之
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通考漢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驛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萬歲掌馬久恩信行
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
監牧有使自是始自萬歲夫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
州牧馬之歿失者十人萬四千景雲二年詔群牧歲

八編類纂 卷一
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自命王毛仲
領開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
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
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王族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
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唐志唐

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二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所不周至于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彊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 詔如議行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一

官議

高皇帝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為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實彙令旗二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

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做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二

軍營而實彙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也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即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為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為始於季冬農隙之候 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為黜陟賞罰誠為曠典今 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目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

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調之分操先是科臣張爾
 疏論教演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
 各擇精熟者立為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總協大臣
 況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
 三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
 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每見歲時殿最
 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
 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
 降將領祿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目今計在營見操
 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兵部

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餼將官或利收川
 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件浮
 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
 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
 揀補于戎府丁壯即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
 頂有罰又一面開會驗軍廳有名即與收補不則行
 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點名在下
 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今異恆成習無敢有責
 至二十棍者若網打貫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
 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各號頭令抱牌員役壯

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叅治而
 今率弁髦之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
 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
 急意至遠也如大寧之撥守薊鎮亦資權堡之用或
 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接年
 逃故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裹甲至則逃
 於工作焉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於
 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開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
 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
 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兵部

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
 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各
 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
 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
 重大上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
 給不得徑議撥用願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
 之在伍僅猶餽羊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
 冒不恤大工之誦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夫自
 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於元戎此陣法也
 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

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寬文綱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政，漫無綱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儕矣。至於採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得關雌黃之口，卽下而中軍疎而兵馬皆竊操之。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衛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兵部

五

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法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卽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虞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蓋假令止於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近本兵且復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

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統務就室廬之便，顧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卽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兵部

六

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關外兵機，旣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筭常多，諺有之：京軍謂之眉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可聞於鄰國哉。管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

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添補。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具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玩怠。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莊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于今為始。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七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草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以公廩放以牧地。居則騾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廐牧者。也有虧欠倒灰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寺督理焉。又建太僕寺於華平。

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于京師。敕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騾駒。選駒搭配。牡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四立群頭一人。五十四立群長一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軍各儀與種馬一匹。餵養免納子粒。有倒灰孳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

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閑逸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夷。皆以克軍實。京營邊鎮無乏馬。一代規模宏遠矣。列聖議買儀。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有先臣翁大立者。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儀。不問徵。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賣草。而賣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

主議驪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
革者殆盡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種馬之弊非馬
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
興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 題革然猶曰
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
可槩之諸郡邑乎 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廐牧
孳牧外又嚴關以慎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
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鹽靈州而納馬入監
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不復矣迺併種馬而
廢之因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九

政大壞稽舊典與復之奏黜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
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 國初草場牧地在京
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衛各置草場於京府州
縣各有椿棚鍋窰槽鑪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
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
至大寧鴨綠紫荆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
牧地 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已場內外
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
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
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十

愚以為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卒辦茲
欲於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為補徧採弊者其同卿至
尊臚也晉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於貞觀麟
德再盛于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群成
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括馬
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
我 太祖初設卿貳親為教誥以論之蓋其重也今
宜遵舊制簡譽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
重務不可克以匪人視為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
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晉楊一清深思馬

馬鄉今業為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不宜
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使其
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已俵馬者
以種馬驪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未樂中俱搭
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湊補給賞實廐之需未
有解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
難以應猝始於孳牧內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備不
時調充正德中遂專於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
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
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

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駁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兩至催馬之公差馬科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覽包儀百計措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騙騙或驗不中揭銀買償率嫁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騰臨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兵部

七

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宵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呵中用即中用 朝廷徵解儀馬原以待用豈為此輩開騙局乎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 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儀近來徵銀買儀各州縣自印起解印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

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涉餒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發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懸在寺臣異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既不能逃其鑿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亦消矣驗烙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葶繁息寄養馬者以解儀發之民間牧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儀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儀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儀種馬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兵部

七

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調充去豈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儀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獨有寄養者在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為馬頭領養次者為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馬孰從而臆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 祖制太僕寺儀寄馬匹給充團營騎操

防守 都城拱護 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動主
之用不為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
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蒼
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薊鎮以入衛皆
皆支給後遂以為例萬曆二十三年遼東以征倭馬
數損多亦暫補給後又以為例夫借討者既以馬非
已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剋草料何所不至
非善計也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
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草後邇來東西兩
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
屯星馳電擊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為馬用也各
省直所解馬價折色子粒椿棚草料銀貯在常盈庫
者曩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
內貯耗而外廐復空烏稱太僕哉謂豈盡塞旁竄取
完逋負准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
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
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徙買
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養豪戶
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
與准賃卽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擬至於輪養則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七

七

代無恒主奸弊朋生馬夙甲曰乙乙曰丙率諂巧以
避追賂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
市利終目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撥征進之馬
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
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
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凡俵
馬寄養於民而充於軍充者以發之先後為次第而
要辨肥瘠不早充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
民病不臆壯則有騎操不蒞削失追補之患而軍病
當充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通至
於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
紛不定今宜於調充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
臆先充次臆令餒養以竣下次如果羸瘠痼病不堪
引重戰陣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馴可用軍士故
意留難刁賧亦不得任意而難為民近聞南方有藥
發臆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成亦云有藥可解
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僕戶不得
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充軍自種馬法
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輸銀而不便於解俵况
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藏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二

七

七

芻秣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皆各有所備。主未可持為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真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兗州。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俱照備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憚於印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額。准。事。例。俱令寺臣。稽考。倒。成。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先。給。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太。僕。志。曰。在。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會。典。榜。孔。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廐。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廐。為。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放。准。道。成。意。以。停。濫。計。則。太。僕。之。職。有。專。而。樽。節。愛。

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遵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成。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答。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責。納。駒。急。軍。士。至。鬻。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為。贖。還。且。寬。責。驗。之。令。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當。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南。旱。今。歲。免。比。較。孳。生。馬。我。皇。上。冊。立。單。恩。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停。其。追。徵。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領。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何。乃。視。為。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于。貞。所。議。其。驗。年。不。報。則。密。雲。奇。兵。坐。營。宜。府。援。兵。等。官。也。數。年。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錄。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關。久。廢。體。取。辦。於。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像。羊。

八編類集

卷七十二

五

八編類集

卷七十二

二六

之意猶存若一槩併而去之謂此備講何安照會舉
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宜
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寫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閱查
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參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
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
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 國初立茶
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
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偽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
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
能蕩滌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圍操爲武備戎得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部 七

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死牧勿惜
茶而虧苦番人晉漢武帝數擊胡士馬灰者十數萬
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
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
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
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買馬民
或匿馬馬不具者斬發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
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
足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驛駝出玉
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部 八

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
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
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時以 國重臣定茶法彼
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
職貢無可逃 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
其供貢而資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後停金牌信
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霜跡其宜大
延緩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
用噫唐玄宗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
有金牌二面規制字備與誌所載相同宜查照備創

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
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
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火牌之制
專爲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
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
不係軍情不許擅用例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
印 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填

夫馬廩糧夫先自壞其劍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即兵部真火牌驗有公文冊包與牌內所填事件相合姑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廩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凡執有勘合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算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廩糧重折乾又廩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計馬陸路計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 高皇帝定品官行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五

李皆有勛數今承舍大包往往歷損馬匹而官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勛兩過者不准應付大都皆由於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受實營盤壑且如早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慾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為措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馬且立見瘦成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厨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頭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絳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

所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早駟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四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州各雖七八十兩半若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驛每疋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幫以呈申仍苦不足而短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駟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直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克竟日餓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箕歛益之以怨毒乎高皇帝之食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五

石以下當夫類皆殷實戶無妨悞公事者今則一舉徵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拉頭往往市棍包充家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借他馬擔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名差到旋為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急則信息揭借而勢豪輩因以漁利把持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銀詒放驛債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尅有司不無秤頭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簿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

門亦復有報在 吏書並得執筆議和罰高下其手
 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况驛官祿入曾
 幾何若北直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十
 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
 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候迎 世廟龍飛盡
 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為養廉者既甚儉而
 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恤乎
 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 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
 站銀查照地方衝做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為哀益不
 必拘定舊額各驛通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
 銷如有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尅落查明治罪如
 係谷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覈實亦
 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巡
 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
 攤賠如是則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為嚇索而部
 困蘇矣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
 項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
 鄉價有無緊索應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驛
 千里何用多夫為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
 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

兩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拆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
 法紀乎

八編類纂 卷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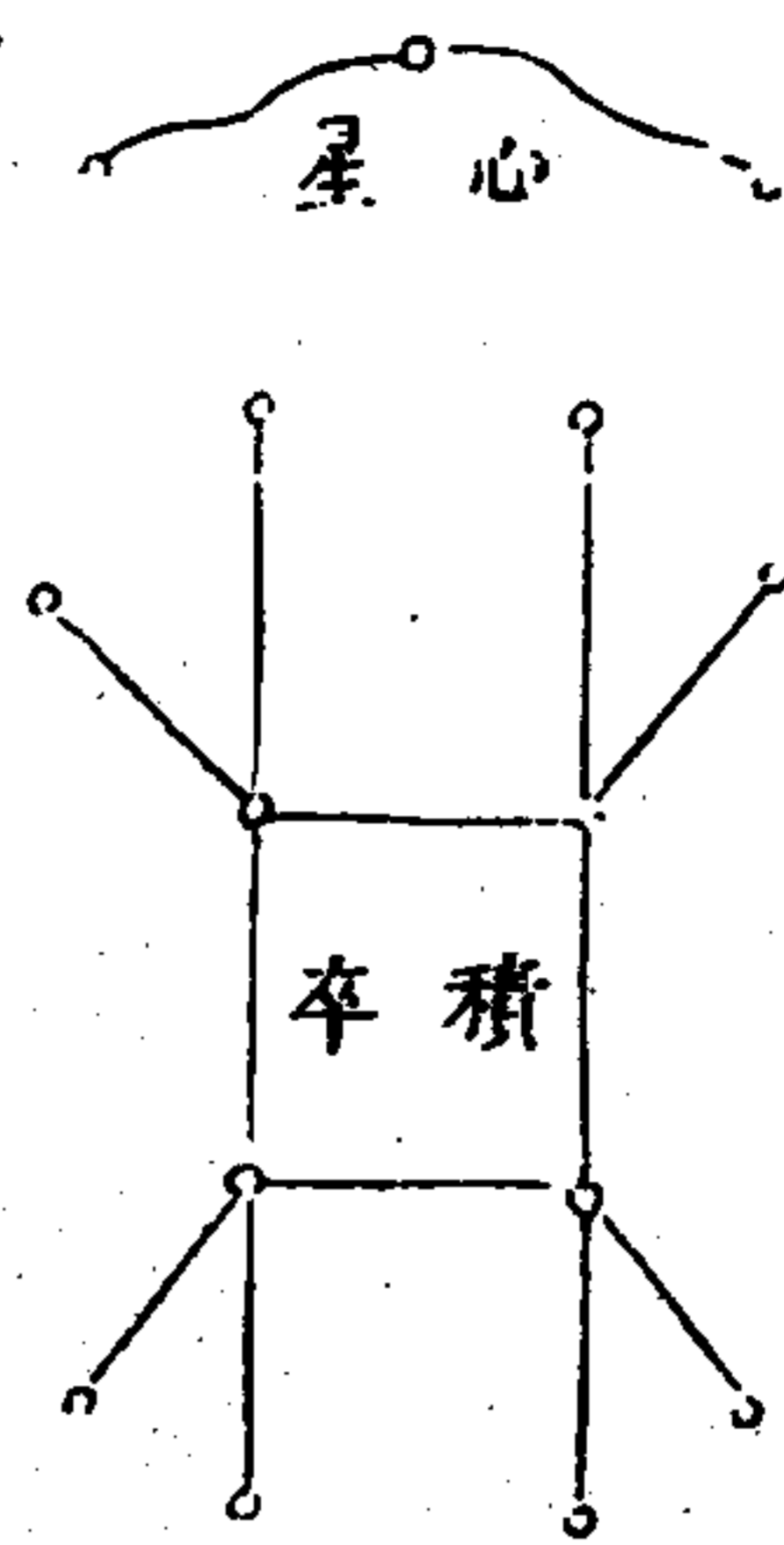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兵曹

積卒二十星之圖



積卒星散小明顯
則國安兵閉盛赤
芒角則兵大起客
星守之則兵有變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在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為前拒之為鳥陣也向於後者為後拒之為蛇陣也向於左者為左角之為龍陣也向於右者為右角之為扇陣也又外體圓也陣布也內體方也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風雲起四維東西各二大衛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衛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之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精法

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為吉明大搖動則有兵。火起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為大臣持政欲論兵事。積卒陣記。人壽類集。卷之三。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遺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閻玉人會代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周兵制。

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藉，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用一也。成周兵民之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三		周制兵圖	
王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人
次國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人
伍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	五百人
兩二十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	五百人
卒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	五百人
旅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	五百人
師二千五百人	師師中大夫	一軍	五百人
軍五千人	軍將卿	一軍	五百人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已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今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人編類纂 卷七十三

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地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十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常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晉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鵲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

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微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考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即衛而兵

八編類集 卷七十三 五

衛即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無所決擇曰九兵皆宿衛也馬賁之馬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馬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彼此之勢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馬賁與司隸晉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

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軍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釐發三輔近縣軍兵及長水宜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典副都知

八編類集 卷七十三 六

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憇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周人宿衛之制其別五而之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

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大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飾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為

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為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裳而時其誅賞去其滛怠與其奇袤之民不使放僻邪侈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為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於其間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

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艾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為之故當

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省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後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之屬及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射士征西羗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開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所親衛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

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埃凡羽衛及外府伏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嚴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以無太宰以兼統之 周兵制考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九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乃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謂者

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八人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 司兵總論

儒先之說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土易事而民易使此周人之法所以為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十

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牙先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選用將何以為備耶蓋鄉遂近郊二百里之地為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為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為重而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

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大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閭由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於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備日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為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為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遠都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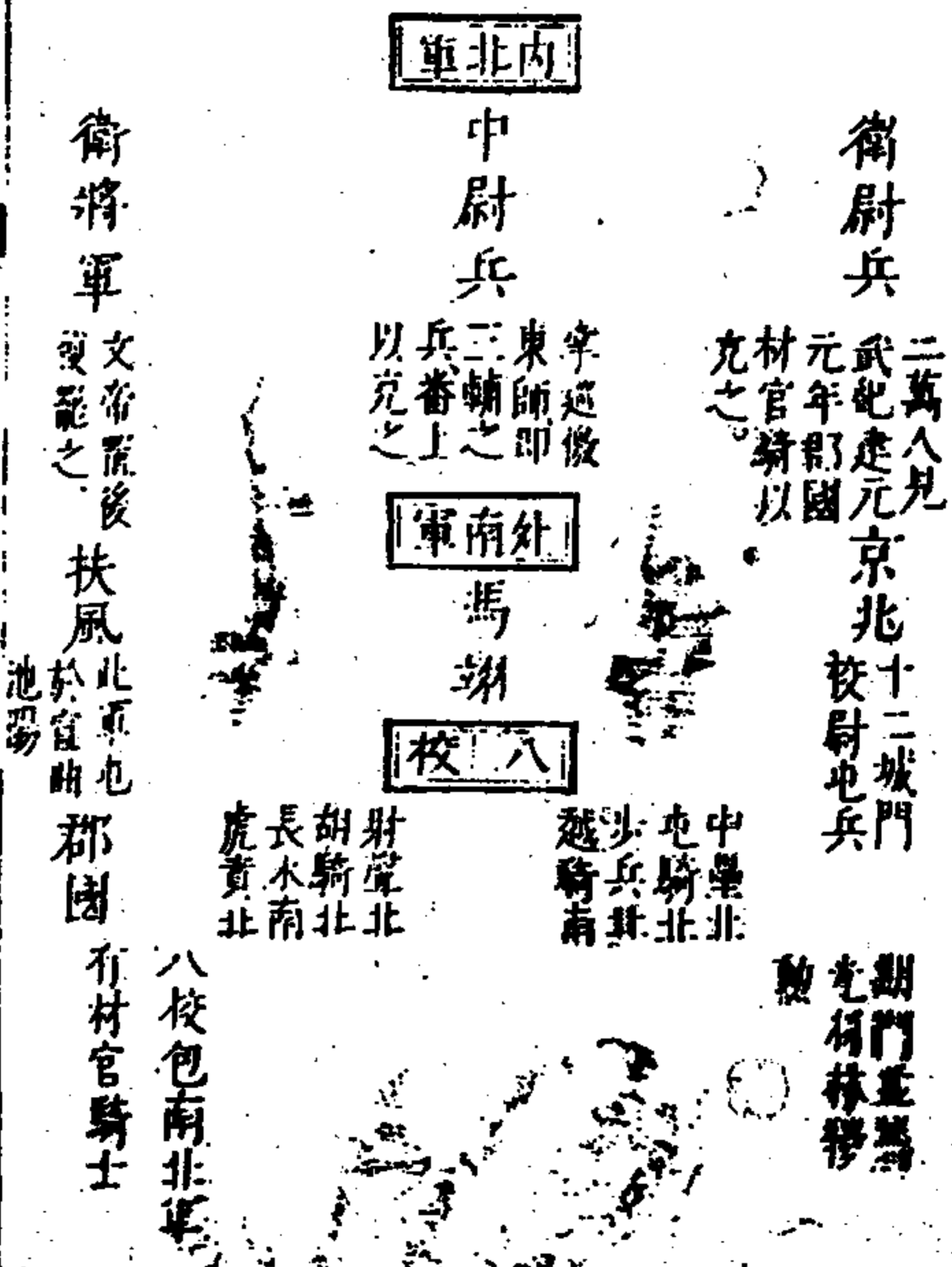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七三

兵

周禮治民制兵之法

漢南北軍圖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立為四輔我朝建國江南於鳳翔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義然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大正大統然而後何德未有輔郡蓋有待也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得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為最遠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藩

八編類纂

卷七三

兵

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真定為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陳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壘屯騎長水胡騎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非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尉尉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遠出，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尉尉止軍長安或謂材力調發民間即非南軍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元年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遠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遺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羽林孤兒胡越騎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

郡國都尉省併矣。光武省八校作五營時中壘騎北無都試惟京師募兵如故又罷天而下重騎士材皆樓船居邊民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自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益自其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由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更迭為患，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禁衛之職矣。至永初安帝間，募入錢穀得為羽林虎賁緹綺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延熹桓帝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兵又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一方盜起，則羽檄被於三邊，至興交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而民始不堪命矣。亦何怪交趾女真之兵之叛也。逮於永建間，桓靈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事射，又募為陷陣為積射為義從，大抵非召兵良法，雖或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初黃巾遂作，所在盜起，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興，蓋自中世以後，今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中官畏服中人，陳寶以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

遂又滅夷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懲於是
內置圍校陽尊奄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
關宦雖除而卓患已成義兵肆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
論者乃謂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尤武實為之有
由然矣前漢則州

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
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
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出
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
始困於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

官不紀錄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
州縣之兵又有逃亡之患矣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
不給府兵寡弱是以張說募驥騎以為長從宿衛而
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
邊戍之制又廢天寶以後人主其心邊功調發遠戍
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是
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鬻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
可見矣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
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
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刃同氣亦未免

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
北門百騎士營市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
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即漢之

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
意哉蓋後周府兵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營調一
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
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
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
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
國故鄉遂變而為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

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為驍騎者亦勢也况北衙禁軍
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
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為
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為驍騎
為藩鎮也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略大將大
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耳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
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
而驍騎之為禁軍者又復卑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
肅宗幸臨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捕禁衛又皆以
資者王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藩鎮強於下也

唐府兵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長史	二人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兵曹	二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別將	二人
坊	高祖置	坊正	羽林軍	龍武軍	司	二人
團	三百人	校尉	神武軍			
隊	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	英武軍		
火	十人	火長	天威軍	神威軍		

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無事耕耨有事征戰籍藏將府兵散
 田疇將不握兵兵不几食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
 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
 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潛
 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
 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
 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
 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
 竊據一方而唐之士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
 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
 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

折衝都尉
果毅都尉
長史
兵曹
別將
司

民也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再傳則兵愈
 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
 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
 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
 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
 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騎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太
 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
 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
 張韓劉岳之徒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
 女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
 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
 之於漢日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眾不戰自
 潰於是責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
 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
 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唐兵雖多
 而強悍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
 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
 猶病癱瘓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
 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今總計天下
 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

折衝都尉
果毅都尉
長史
兵曹
別將
司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三

兵部

三十萬為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萬餘徒為
費物而已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願
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
如此不如無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
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
今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克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費物
徒增耗蠹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
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選取民壯之制以
倣寓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

唐府兵老

宋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一係名籍非老不休中下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三

七

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朝得周代之兵一
十二萬後平全蜀揀其精兵只留一百二十人則鎮
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及乾德中外之兵揀成
十萬蓋要人人精銳也太宗盡有天下所添兵士不
過三十餘萬其宗當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
六萬尚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去冗者自慶曆以來添
兵數廣軍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問精勇但要張皇
人數欲威夷狄則未能致勝欲禦盜賊則未能止奸
但費財用竭天下之力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
止二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

神宗嘗謂

至為初

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
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觀神宗所言宋初兵制
未嘗不善至於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契丹元昊哉
觀孫經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列
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
蕃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給漕稅
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誰
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
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
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三

七

可以鑒矣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
設樞密私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
勢相因設樞密以弱藩鎮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
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為都督品在尚書上榮源有屬
何必肆其中以逞為制方且不積豕牙而丸籛度之
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橫樞
密其何能為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副道使
置知院置同知置簽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討編修
奚禦元金之烈

宋兵總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侯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

使都虞侯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侯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威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武騎步軍有廂翼左右各三軍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侯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侯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馬軍步軍

八編類集 卷七十三 三

遂分為二與殿前彌為三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玉四軍謂之八杭梯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矣見兩制而聯騎道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於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

宋三帥 四廂兵制

宋兵制據兩朝國史以為歷真仁英制益完密及觀葉適馬端臨論迺大不然蓋自雍熙端拱皆太宗以後契丹橫不可制已召募日廣供饋日增而康定慶曆皆仁宗間謀國日誤遂弱天下以奉百萬之兵及兵不可用則又為之悅首以事驕虜而兵顧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肆伍拾萬陰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則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乃議罷之未幾保甲復治正兵自若而內外俱耗本末俱弱矣大觀正和中徽宗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法皆弊名其實亡 宋兵始末

八編類集 卷七十三 三

國朝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永樂遷都於北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備四方征伐云邇年以來兵制漸更大都日更卒如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也日蘇戍如延綏寧夏入衛軍是也日役美如遼左抽添軍是也日召募勇敢常川操練及臨時調遣之軍是也

京師 國朝

五軍營大明會典云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管

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二都司各
 衛輪班馬步官軍長語云國初止有五軍營三千營
 大明會典云三千營五司管寶璽令旗長語永樂初
 初始以旗寶璽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神機營長
 語云永樂中征交趾得神機大箭之法因立是營大
 明會典云神機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管操演神鏡
 神砲神鎗火器是營與五軍三千為三大營團營
 大明會典云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
 每營官軍六萬員名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成化間分
 為十二營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效勇果勇毅勇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三 兵部 三

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五營管內
 外馬步官軍三千管管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管內
 外步隊官軍將軍營大明會典云錦衣衛侍衛將軍
 自為一營下班之日照例操練從管領侍衛官提督
 四衛營大明會典云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餘下
 別為一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於
 四衛指揮等官推選管官大明會典云三大營各營
 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
 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兼用
 內官而神機火器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

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內推選團營提督
 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負略如三大營之制而
 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
 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
 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
 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肄習火器曰三千
 營皆為馬隊專應從出入官車輦寶璽等事每營以
 公侯伯二人充提督其營總兵官景泰三年兵部尚
 書于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士團練就於三
 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三 兵部 三

中涖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
 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為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
 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
 之兵各為顯撥初團營分為十營後增為十二營一
 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為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
 揀選但撥其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士卒啟行承平
 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為聽征
 蓋三營變為團營團營變為東西廳也 祖宗微意
 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間設衙
 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當行政務至

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位相伴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議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至嘉靖庚戌罷團營仍為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收三千營為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侍郎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為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扇紐如將軍所掛印通記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參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國朝京營沿革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王南軍中尉王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

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提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已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劫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為十營選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行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檄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為頭撥京營兵制

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軍以五府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羈維之局自周官衛尉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南北衛宋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為繁簡疎密亦內外援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存官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攬有事出本兵請符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京衛與錦衣衛相維之制

唐置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侍之衛也撓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復立元從禁軍為北衛而以十六衛為南衛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

之益以神武神策為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為制矣宋
懲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衙四廂統
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克班
直退癘德剽員以分州郡且禁旅番更戍邊及令就
糧於外本朝兵制

抽丁者伍耗而藉兵餘之丁以為兵也蓋國初之
為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
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
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偽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
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三

兵

一也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
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
雜役也無則政之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
無籍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
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
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
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
又烏得而差別之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
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
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家以為甲合

甲以為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
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為兵者不
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
手為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
為步兵准快手以為騎兵其所以為兵者不既多乎
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
衛所之丁苦於無徭以差則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
也軍籍抽
餘丁議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三

兵

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家以為甲合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四

圖書編

六曹

兵曹

嘉靖初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曹

一

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練是為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攝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

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小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曹

二

始得平定是豈強餘弱枝之意耶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擊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失今不為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近浙西寇作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惟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餘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軍無用曷若去

之昔漢之制有殿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有事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休兵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閑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聚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皆出自禁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下自爲守也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三

議遊甲甲以編兵

武階之家嫡嗣職孽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於是稱軍戶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必隸帥於是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

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公之於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今拔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階於伍矣嗣職以其子也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於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不得已而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古謂屯田即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用役也則舖夫役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庫餼之類必與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四

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大衛以衛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為騎兵以出戰。無戰則習其技擊。老嫠不任者當為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陣。既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清吏也。既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徭。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成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輕重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非古也。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界四金。二級界八金。三級界十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勲而坐費守功之賞也。宗人之爵自其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顧於武臣之後。不為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賂之故。即於其躬有所褫奪而顧

於其子姓。不為之勒。非所以一政體也。官軍戶說議得營中開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名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規制已定。無容議矣。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奇兵。羣聚射打。則奇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疎。數有多寡。益何從得。而周知之也。以分操言之。每日平明入營。分投操演。不過搖旗舉砲。率循故事而已。甚至砲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周營陣未竟者。固已紛然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即日在營中。亦尚補於事哉。三大營內先擇武藝熟閑者。不拘弓箭鎗刀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五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六

牌釵火器等藝。分發各營立為教師。上等者每月量加糧六斗。次等每月量加糧三斗。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着實講練。務求精熟。一可當百。但有無故誤操與恃頑不習學不用心者。聽教師具稟本營將官。依法細打。若各軍習學有成。堪充教師者。但遇各師營教師名缺。挨次頂補。每年終總協巡視官將各教師逐一稽覈。若有教成全隊者。給與冠帶。遇把總員缺。許充名色。把總教得一半者。給賞銀牌花紅。教之十名者。姑准附過。全無教練者。除重責外。革去教師名糧。隨伍

操備把總官管領二百五十人中軍官各領五千人
一司一哨教練有成卽當優薦聽補中軍號頭員缺
十分之五者從厚犒賞十分之三者亦准附過全無
教練者卽行住俸以責後功竣教得十分之五方與
開俸各營將領但有全營教練者加以都督僉事若
係副將加以都督同知俱准實授若止教得一半者
從厚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重加
罰治全無教練者於祖職上降一級革回原銜永不
敘用號頭坐管則以全營論其賞罰中軍等官則視
該營將領以爲低昂此後三年之內三營補練著有
八編類纂 卷七四 八

春秋開操之時戎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通將
各營軍士一如薊鎮過堂事例行令本營將官帶領
過堂中間若有老幼卽便革退隨審有無壯下總協
大臣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下如果精壯
照例摘牌替役備將年貌填記牌上隨查某營若干
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
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卽准收補查
冊無名行衛取結每年止許春秋二次不許零星更
替致滋奸弊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每月朔望
開數報部行衛查補如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此則
八編類纂 卷七四 八

成效聽本部議請將總協大臣請 勅獎諭仍加恩
錄以酬其勞如無功績聽巡視科道官參論先年巡
視科道官題准管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而各該把
總官員又復彼此通同私相盜賣冊分月糧營衛之
冊兩不相對雖春秋歇操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
部大段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
經更正之名也管支官員將何所據以查覈之哉今
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覈無異隨
具印結呈部本部仍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處
驗發營操不必兩番二次致開騙局之門營中每遇

許諸人首告於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其有親陞容隱者一體治罪此不惟在逃者有招集之機而見操者亦不敢萌棄伍之念矣命下本部備行總協巡視查照條例事理跟隨軍伴總督不得過二十四名書算二名副將不得過二十名參遊不得過十八名號頭不得過十名以上各書算一名中軍千總不得過五名把總不得過四名此外務要嚴加查訪但有仍踵前弊者即便指實參奏請旨拿問照例五名降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降三級二十名以上者罷職發邊衛充軍賣放包納者悉准前例其各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兵部

因時變通舊日之條既不敢廢而告補軍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及照逃軍之法不嚴則補軍之令徒設臣等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操官軍逃在京城內外潛住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一百送操事例發落官旗無力納鈔者就在原間衙門決打若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閑論其再逃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各免決打納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俱帶俸食糧差操欽此但條例所載止嚴官軍在逃之刑未嘗示以自新之路本部諭節年在逃員役限一月以裏自首歸營免其責罰一月之外仍不出首者

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收入戰兵又與相持何者彼漸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京營練國家建都於燕西北以宣大為蔽東北以薊州為藩彼宜大邊境既已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難稱峻嶺絕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為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繼屬亭障星聯患可少止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為界每百里為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為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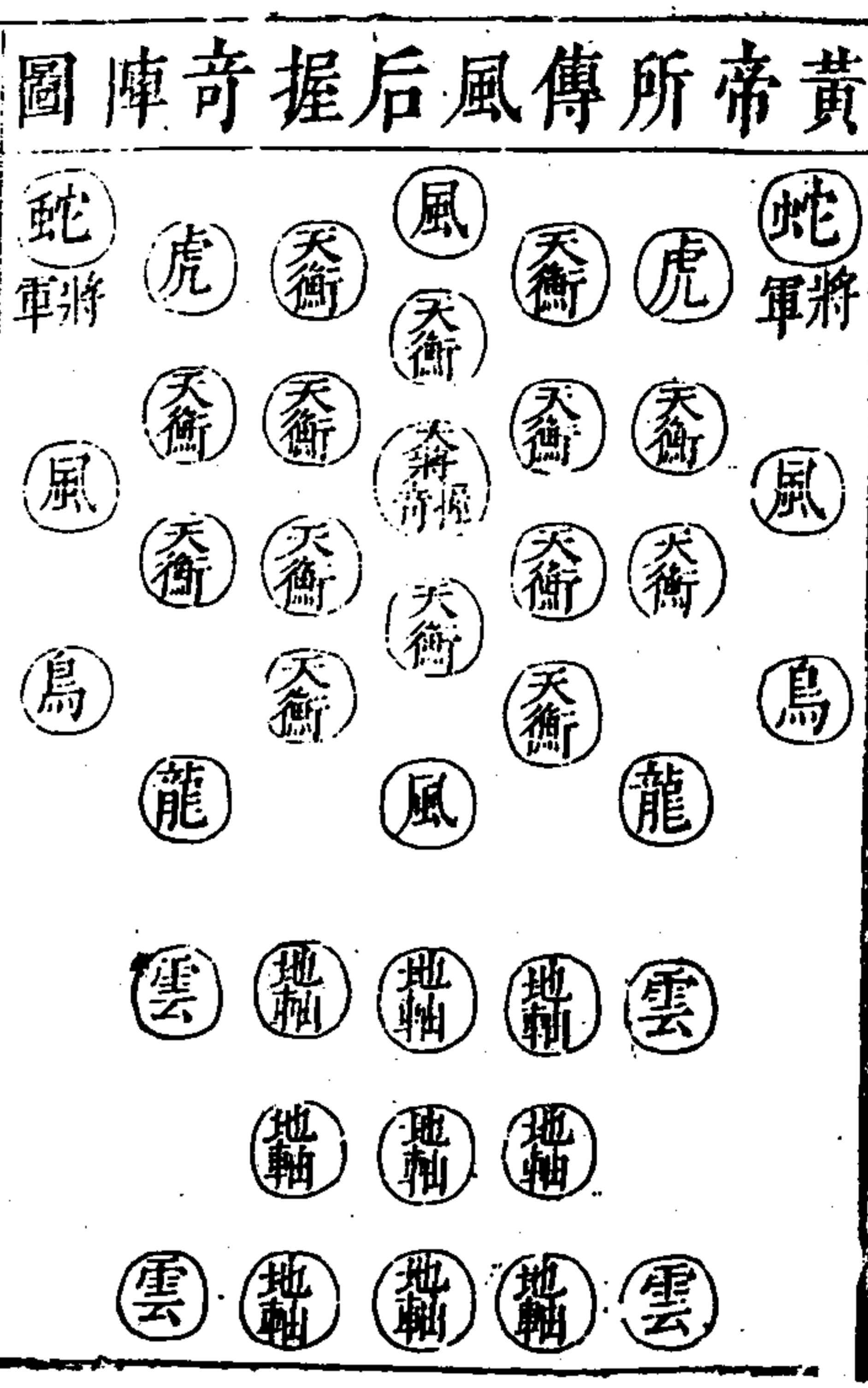
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隙養其精銳兵法正統間發內帑濟邊正德間王文恪議 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蓋欲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折變於荒歉之歲而饋給於邊用之窘 世宗乃欲責成計部全輸舊徵後虜侵軼厚輯廣募三鎮歲餉日增此時猶為促辨計也今乃為額蓋天下之力困於九邊尤困於此三鎮矣西北兵食詳見戶部邊餉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大繁奚以堪此本

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受角亦也而顧以春鍾為
哉漢卒直成邊者各為更律今延綏寧夏人衛軍是
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備兵未練假以張
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邊及期莫代連行回遠奔命為
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邊左有抽添顧
其地歲大侵洊雅鋒刃耗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
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恐
為此乎在廣有招集者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
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募府所在騷然此以
禦寇也而反為寇乎入籍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部 七

州之南北崖沙中累石為八陣形勢凡八行行相去
二丈桓温伐蜀路難之僚佐觀之無能知者視之日
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
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既已討論諸
葛亮又能推演桓温知其率然其後馬隆依以破敵
則八陣之用無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配四正四
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
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宛轉鳥翔為突擊之勢
定而不變及觀握奇經義則發盡出臆度殊乖本文
經曰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後軸為飛龍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部 三

或二而省一稍稍紆已但延綏遠走朔方形勢既甚
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路於道
至者靡於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
窮矣今前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為西陲重地脫有緩
急胡以應之愚以為盡免焉可也 兵部 兵部

古陣法圖籍皆錄舊記所傳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
於玄女佐黃帝破蚩尤於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
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填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
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於長樂館而輔少上
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今獲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十三

右握奇經雖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為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金鼓旌旗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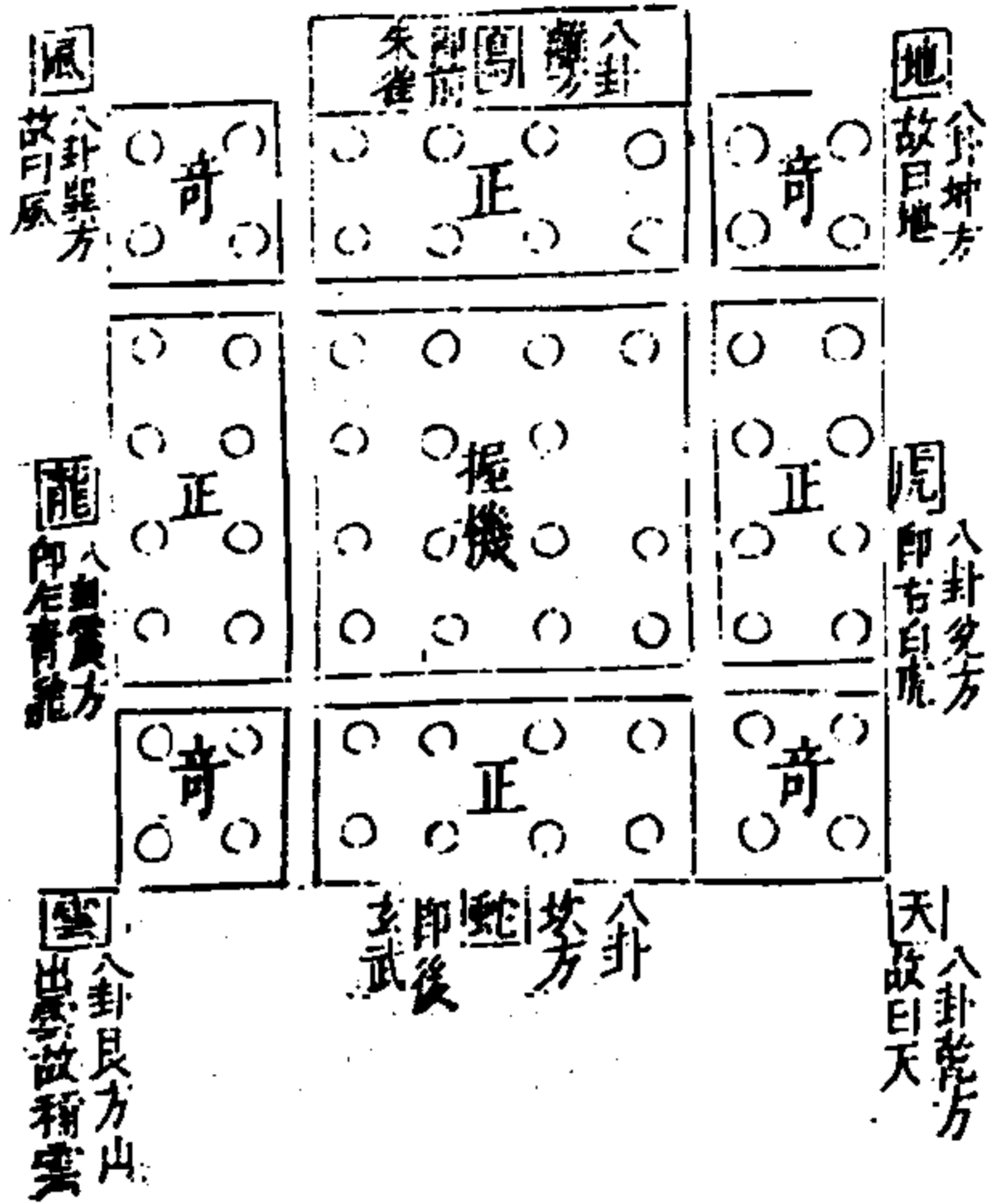
角音二	初警衆	未收衆
革音五	一特名	二結陣
金音五	一緩	二止
麾色五	一黑	二黃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黃
	三天黑	四地黃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後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黑下青	八地後上黃下赤

二革二金為天三革三金為地二革三金為風三革二金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三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五革四金為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鞞音不止者師並旋天圓不動前為右龍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風象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地為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衛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十四

間兩地為北是也地為動天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雲象龍縱布兩天兩次之縱布四地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衛居其左雲居端人多傳韓信注釋者與此微有差異而有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備錄於其中公孫弘解經說其於部隊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出入其八陣用方圓陣法以寡禦衆而面相向背背相承騎出其間出騎突擊馬隆以三千步卒敗羗萬騎用此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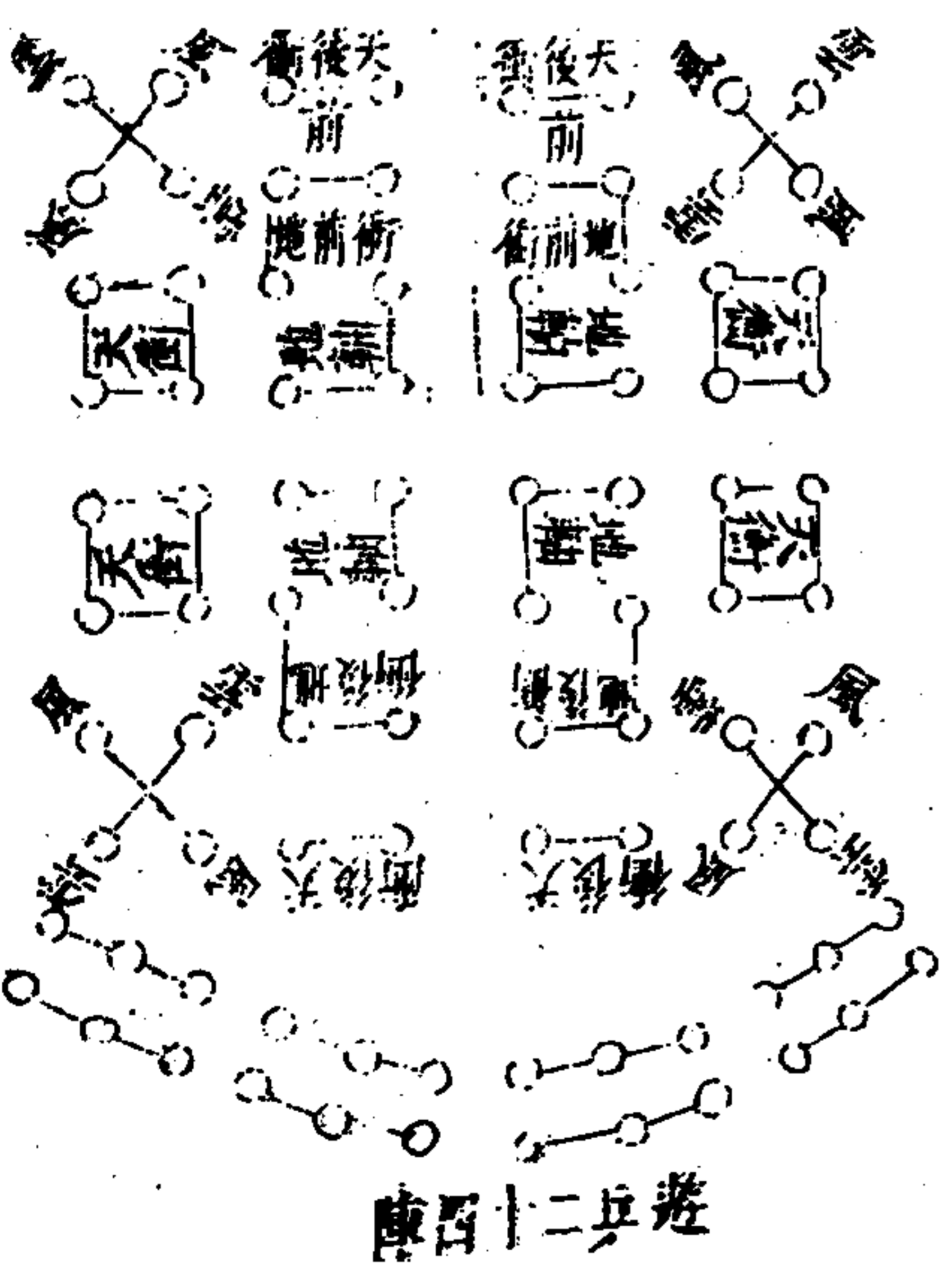
握機奇正圖



八編類纂 卷七四 兵書 五

此八陣方位四方龍虎鳥蛇當震兌坎離之位為正
 兵四隅天地風雲當乾坤艮巽之位為奇兵其餘奇
 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易範
 曰以內制外必重輕之勢足以相權而無尾大不掉
 之患寧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也先出後躡棲盛
 擊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故無一定之數昔人有泥
 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為伍八伍為隊八隊為部八部
 為將八將為軍每圖皆虛其中遂使大將居中而無
 所握是尚得為兵制也哉不知陣名雖八陣數實九
 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隅所以

八陣圖



八編類纂 卷七四 兵書 十六

為居重馭輕之勢也此圖名握機後圖名握奇而味
 之隊伍稍異茲兩存之以備攷擇

天有衝地有軸前後左右衝風雲之列四隅八陣之
 定位也却月環衛於後所以應八陣而為之羽翼也
 天覆出於南地載出於北雲垂變於東風揚變於西
 東南之變為龍飛西北之變為龍翼蛇蟠於西南鳥
 翔於東北部月則隨方分陣應之不滯乃開隊分兵
 聯絡互發其中之八陣却月固自若也武侯既往世
 鮮有洞其趣者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設而遺却月夫
 遺却月則無遊兵何以為聲援而取勝乎

握奇經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
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為風左右為雲
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
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重列各三隊前後之軸各三
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
陣訖遊軍從右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
出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蟄以應之天地
後軸為龍飛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
而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高氏子畧曰風后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
測蓋潛乎伏羲之畫所謂夷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
為八卦之象明矣蓋註奇讀如奇偶之奇則尤可與
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
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
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然觀太公武韜且
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同出於握奇而又有
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
也獨狐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蒸氣以作
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

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
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蟄飛龍翔鳥上下
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
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
則四奇皆出國成罇組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
尤遺風冥冥神機昧昧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
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腹之圖全本於握
機測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武經總要凡自人曰
曲二曲 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入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之象生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八卦故
終右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兩儀之象也左前十六隊
左後十六隊北八隊東八隊西八隊南八隊東八隊
隊西南八隊西北八隊東八隊西八隊南八隊東八隊
八隊八隊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合圖遊
於後二層却月其義未顯惟變圖分為兩哨左列十
二陣右列十二陣然天道之周旋然則十四陣者
對待之陰陽也二十四陣者流行之陰陽也易所以
有交易變易之義而八陣有分合變合之精所以
五人為伍十五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
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凡天地之數五十九有五所八隊為一隊有四百四十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人每隊以五十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
為小成可變陣也每陣四百四十人乘之其月其

二陣回營已畢又二變而為風揚雲垂二陣回營已畢又三變而為龍飛虎翼二陣回營已畢又四變而為鳥翔蛇蟠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八人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每小成三千五百二十八人加道兵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全隊出攻全隊番守南一變天覆一變北一變地載陣東一變雲番陣西一變虎翼陣東一變鳳鳴陣南一變龍飛陣西一變蛇蟠陣東一變鳥翔陣南一變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九

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每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八人加道兵一千五百六十八人共有一萬九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前隊出與前隊留東南一將變八陣東西四隅各變八陣遊兵一依中成分列隨機應變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將士各司其局特入門中軍專設守營權命悉由大將以兼成焉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制陣以為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六華陣外六軍一日前鋒一日後軍一日左虞候一日右虞候一日左軍一日右軍一日內分三道其指諸將連曲折相對與八陣者同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華陣者圓陣也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布八陣外面用一百二

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八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八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此言一面開方所用地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隊相離一百七十二步此四方相離內餘步數加中軍而為圍也小成中將居之離步帥內餘步數加中軍而為圍也中成中將居之大成大將居之是謂提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後地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衝四隊左右前後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衝四隊左右前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前地衝四隊左右前後天衝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前地衝四隊左右前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木隊旗上布列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每陣皆開隊一二正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隊又開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八陣為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三陣又開隊每陣出七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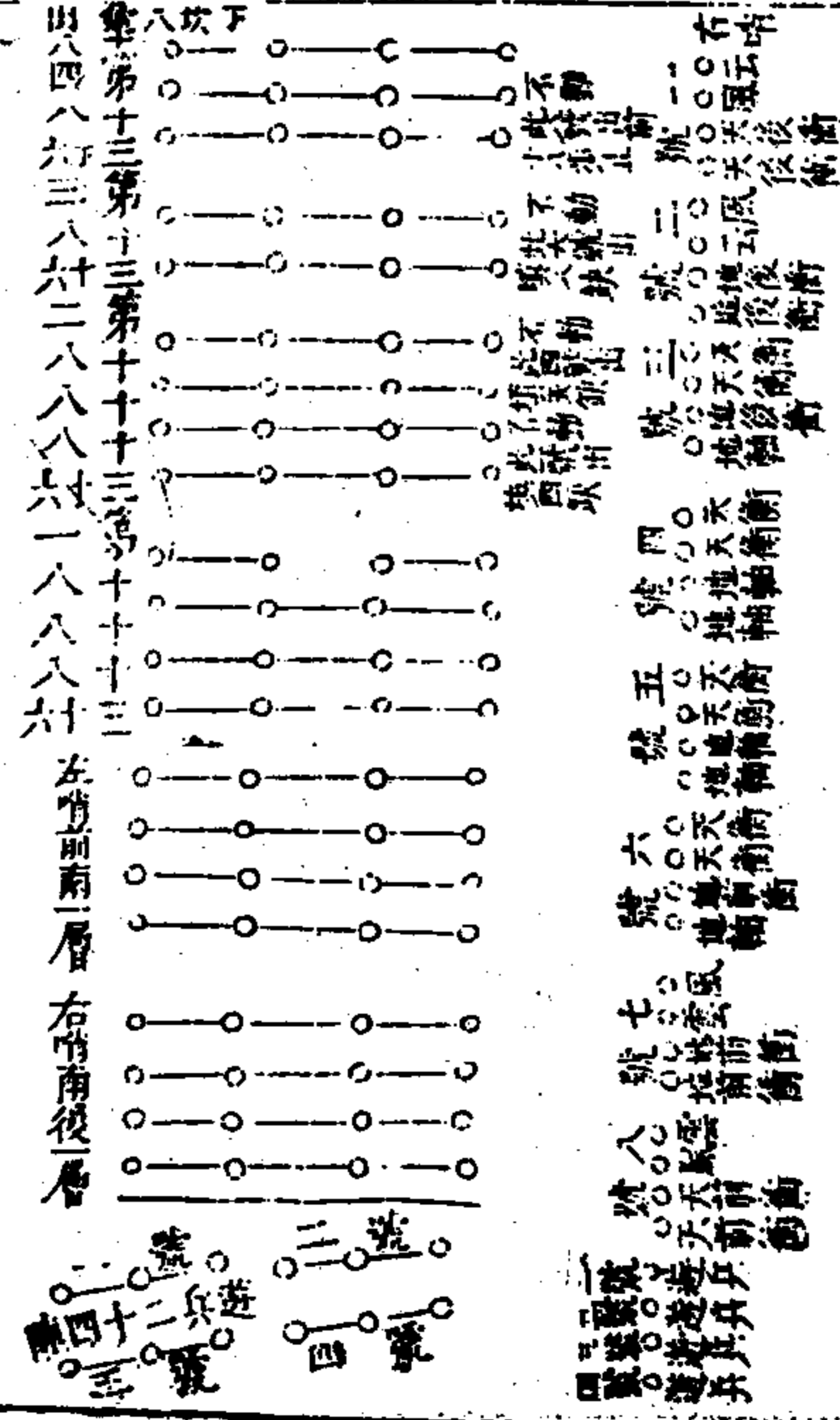
兵書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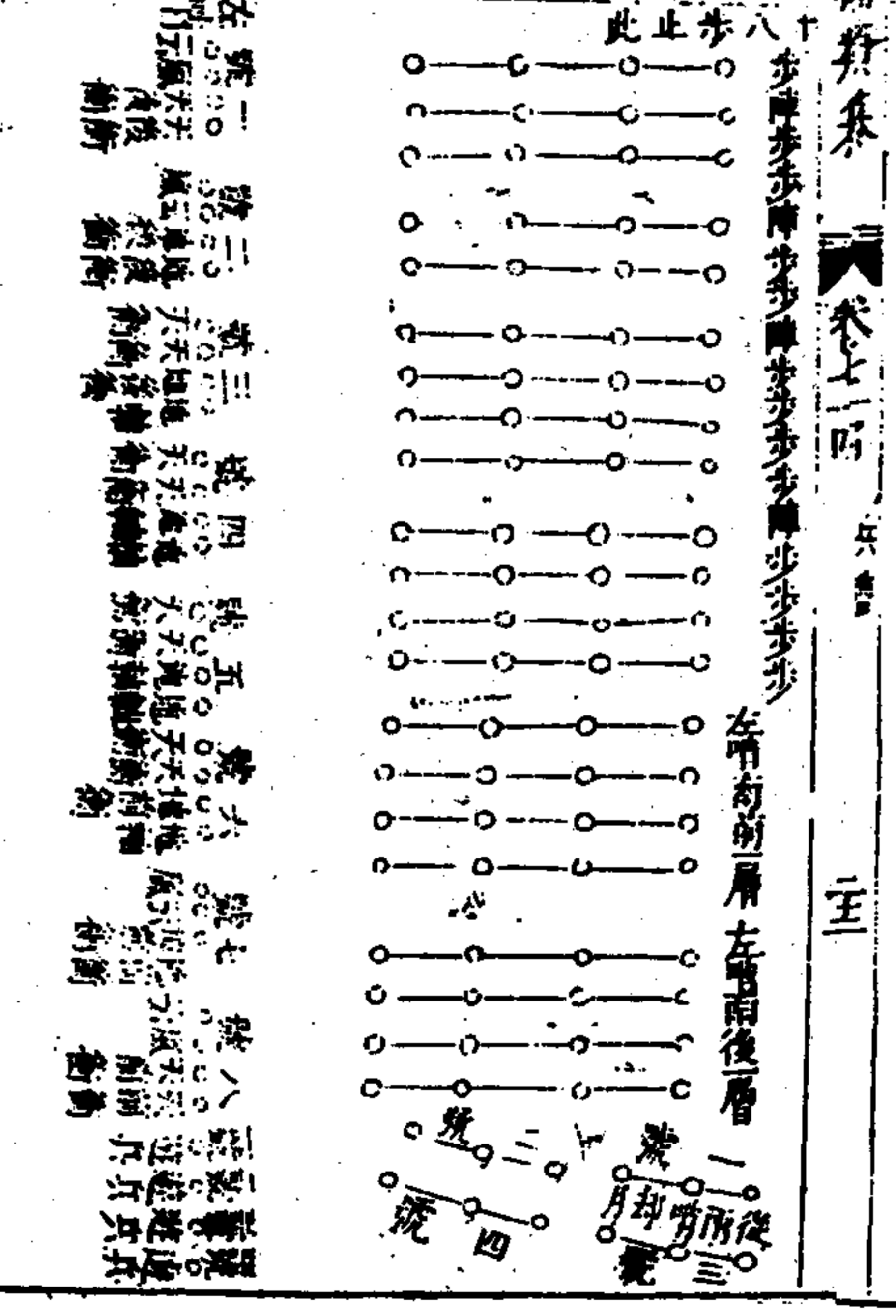
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
 八陣為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波每陣又開隊
 一三五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
 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隊居兩端
 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
 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
 之規也直衝南前一而之法如遇左右後有警亦依前例定號以次壘衝則不雜亂而行陣始整矣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
 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開隊與八陣皆
 同惟下營之際擊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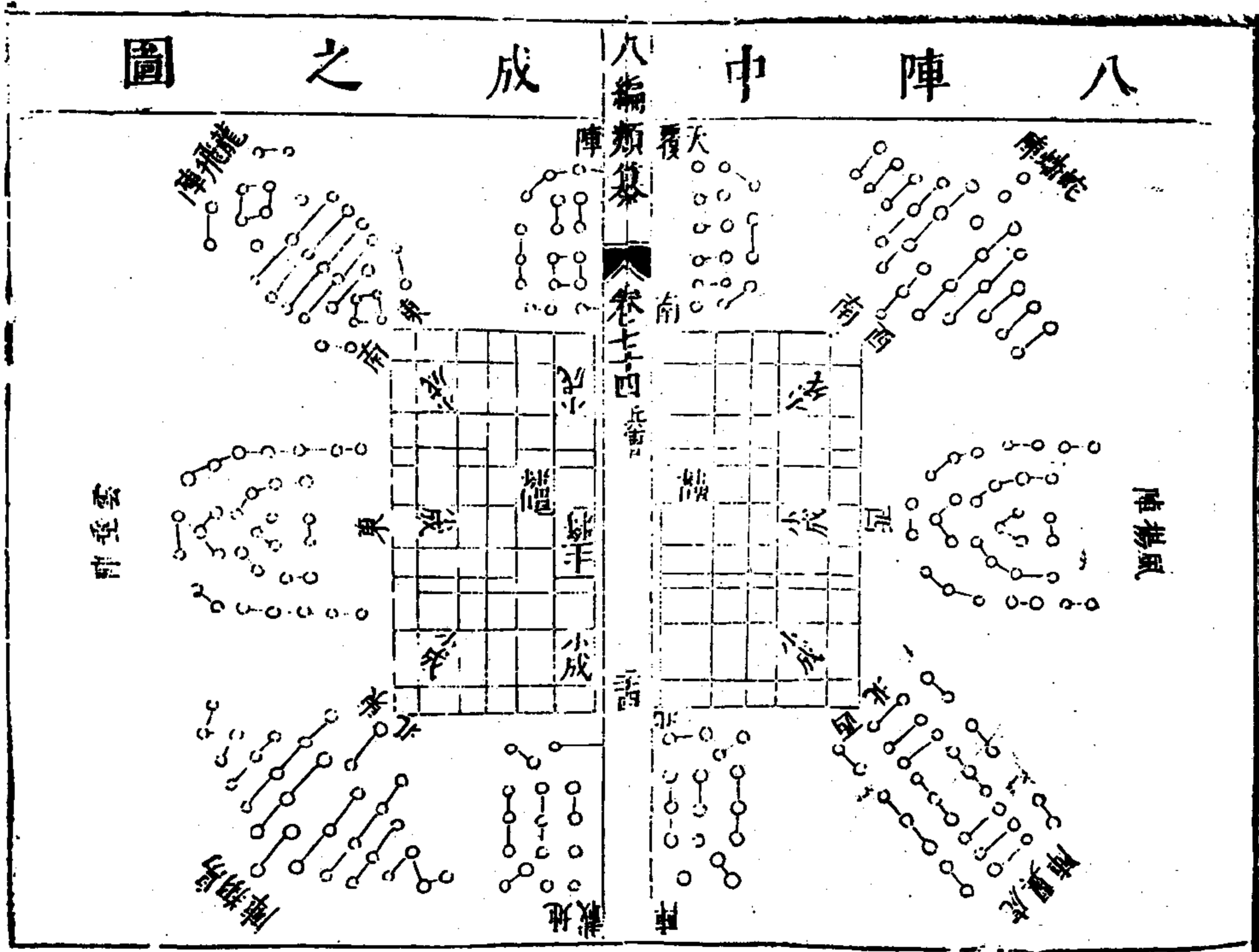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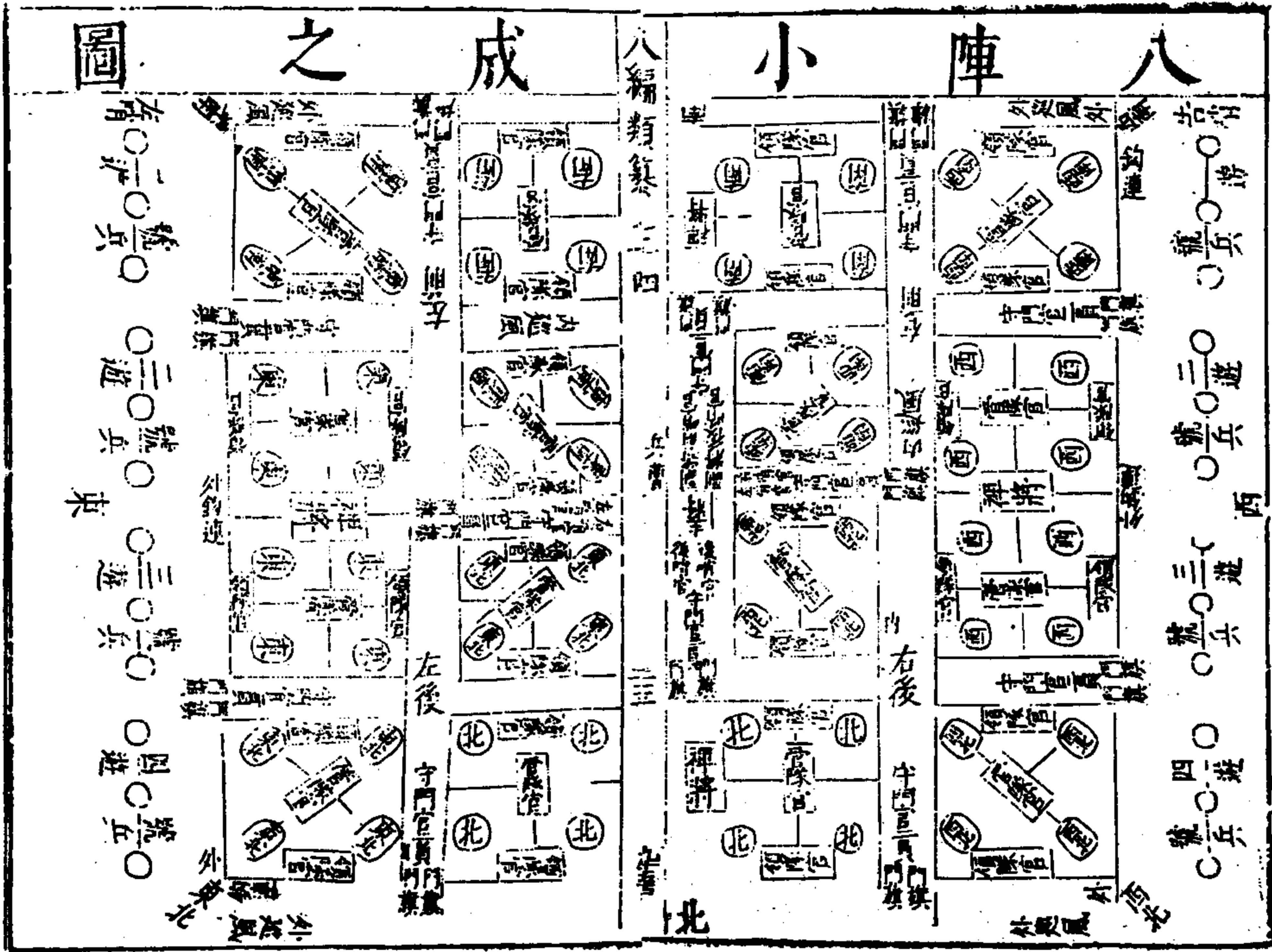
遊兵也下營之時十二陣為一層共為二層以後遊用若分變各陣聽天警聲即分列兩哨左哨十二陣如變天覆陣一號却月二號擊伏地載陣四號却月三號擊伏餘陣詳具分撥圖兩哨項下亦
 是隊內兵士舉寡全隊間隊分變守攻惟
 勁練勇悍者可充選鋒其實乃奇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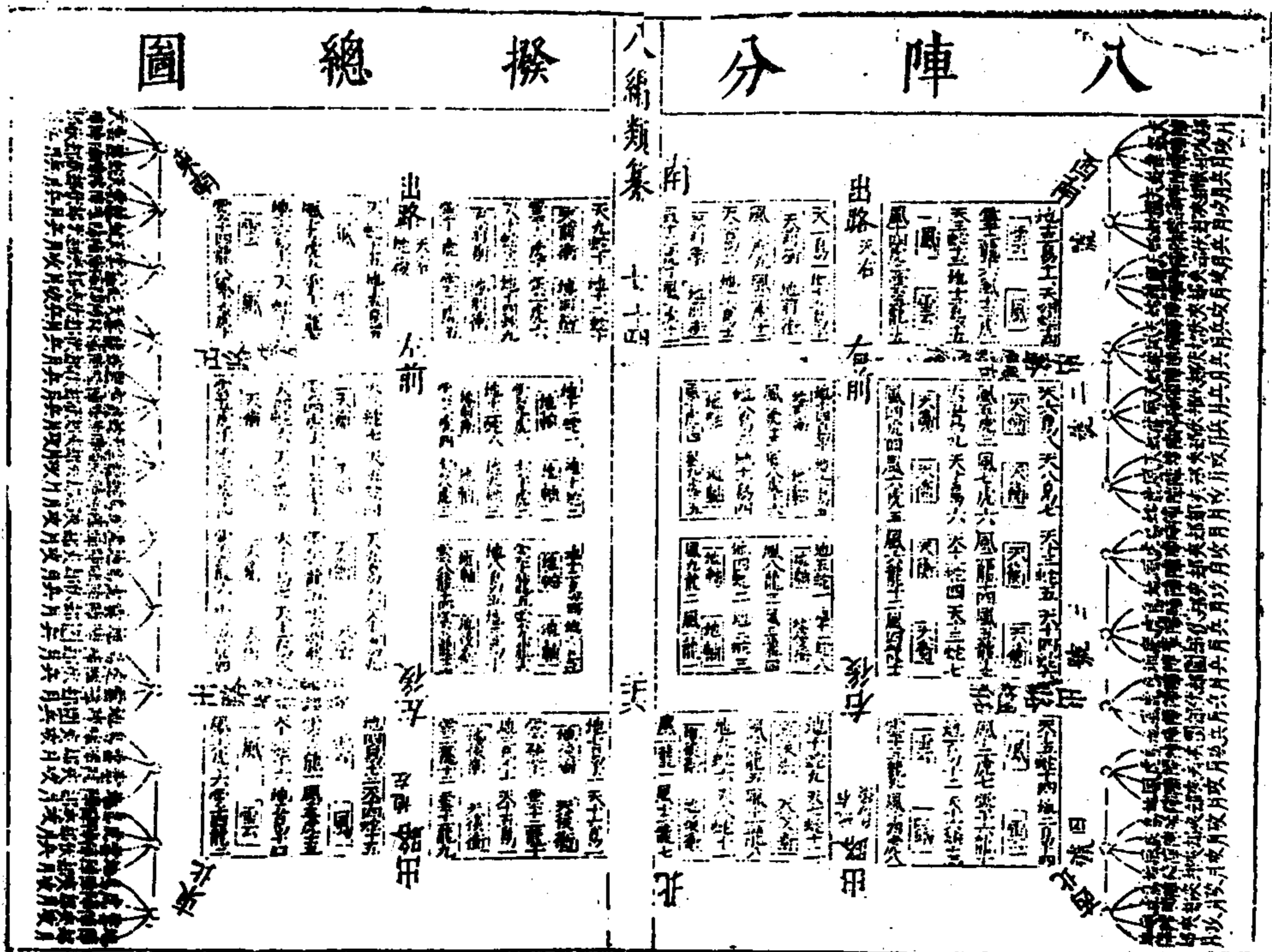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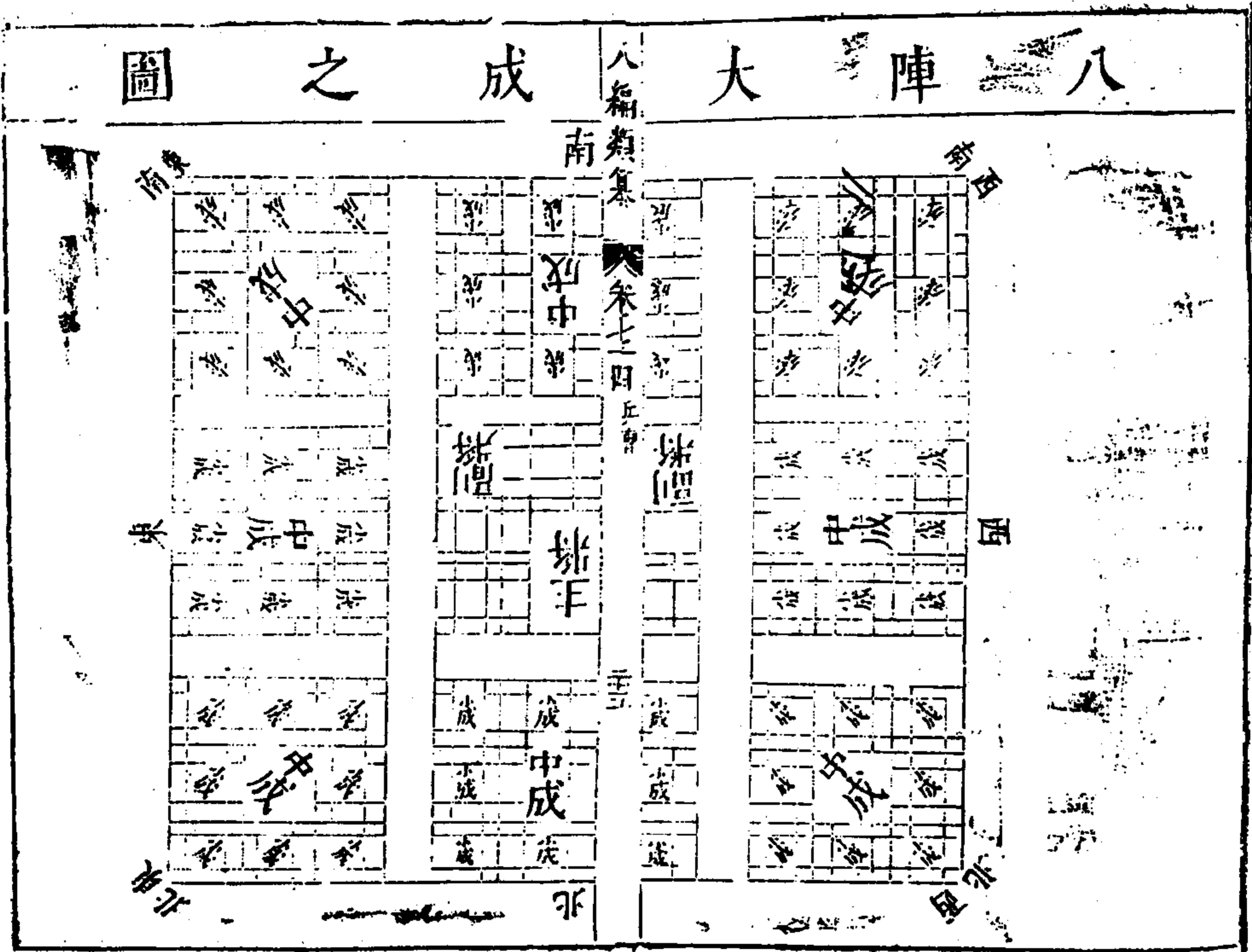
總衝四



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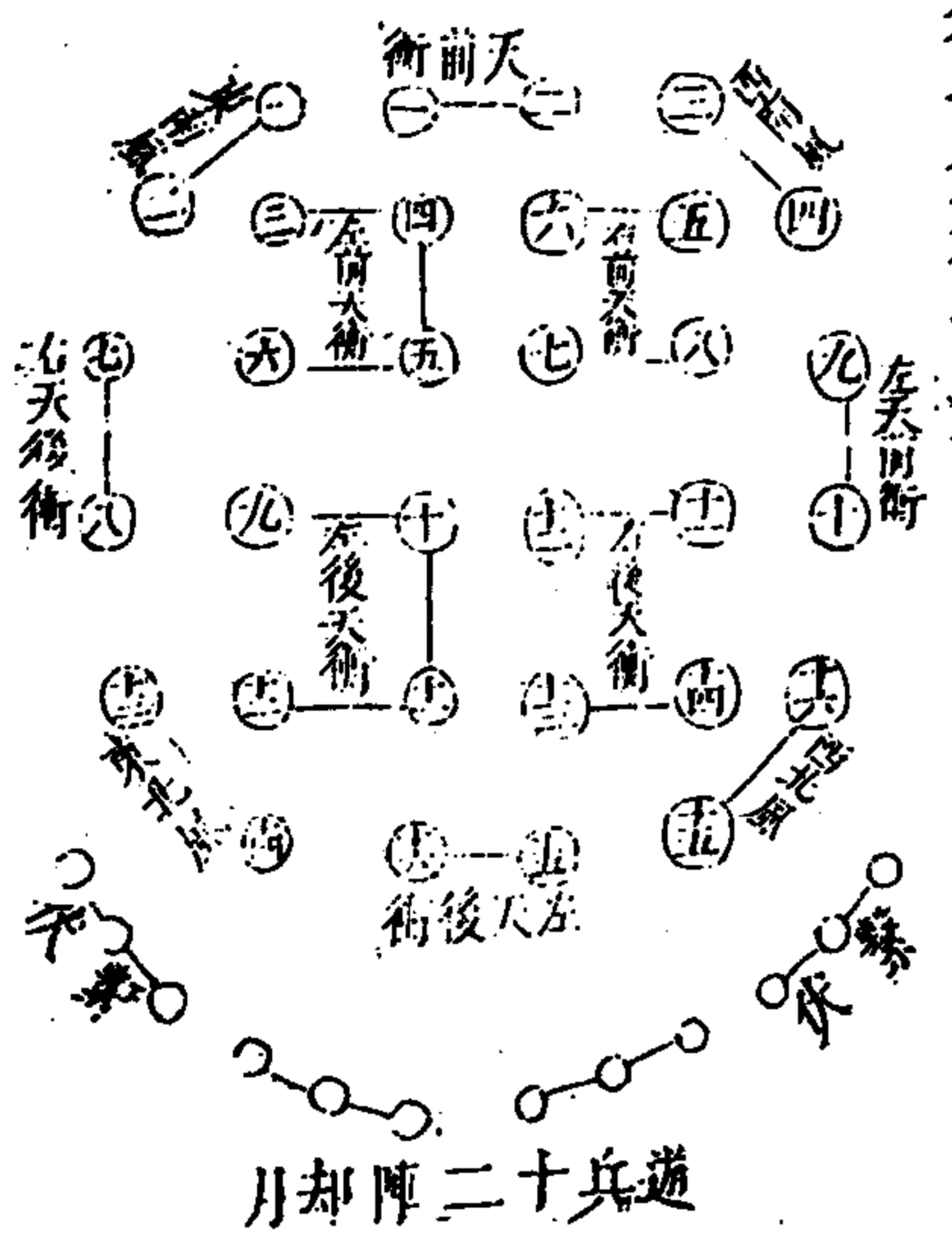






總圖如陰陽之互藏其宅八陣分變實清濁之異其
 施放天雲龍鳥四陣屬陽清而垣居東南地風虎蛇
 四陣屬陰濁而垣居西北遊兵亦各以類相從進退
 開闢一陰一陽不啻春秋之有分節啟閉之有顯藏
 然元氣未嘗不周流統貫於其中是故大將者馭眾
 行師之元氣也智慮少滯則兵形無所不攝運動失
 度外邪得以乘隙而入三軍之司命無寄寓矣可不
 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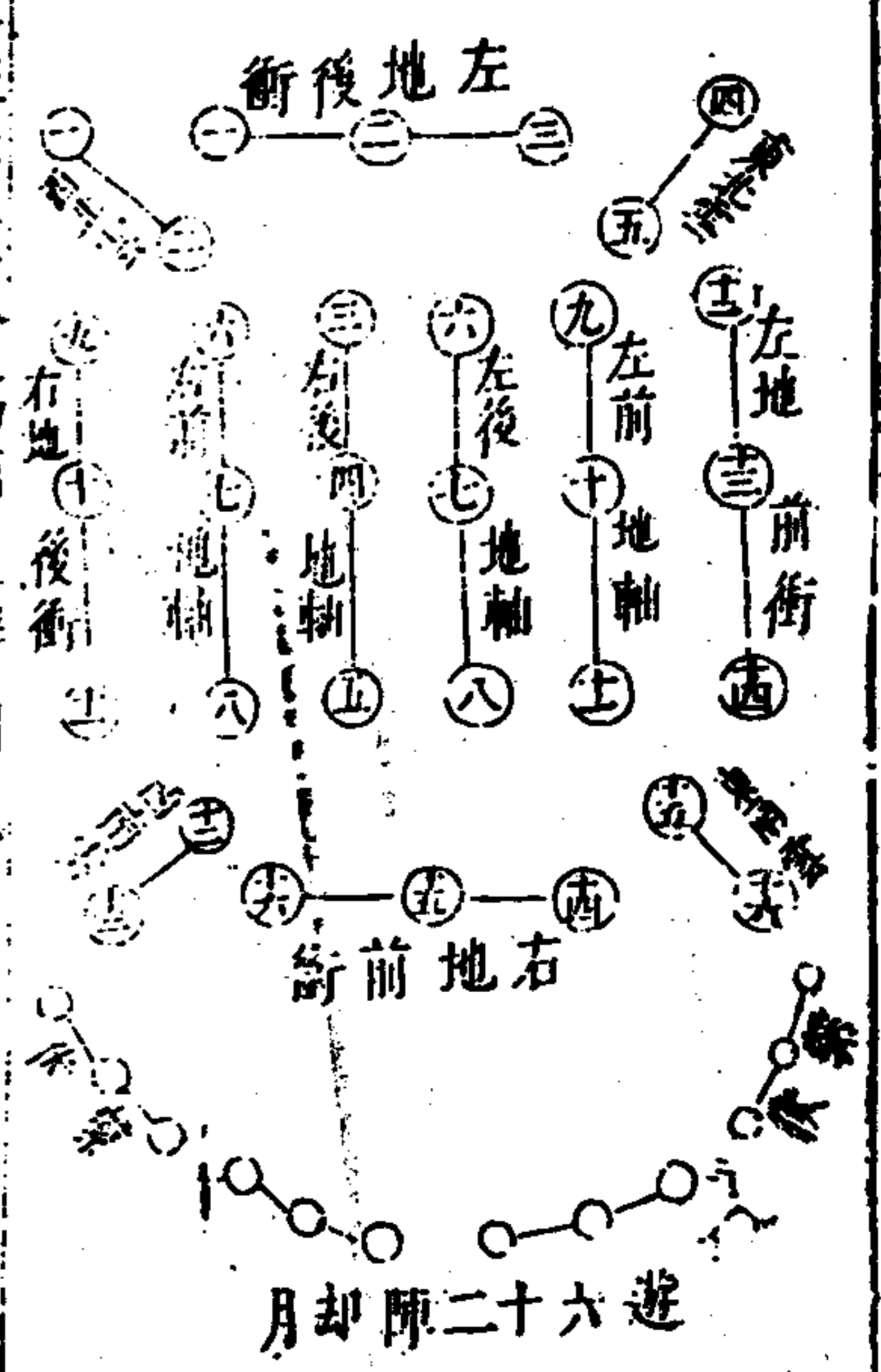
天覆陣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地載陣



又左右之分爲第三變曰風揚陣曰雲垂陣前
 後之分爲第三變曰龍飛陣曰虎蟄陣四隅之
 外爲陣四變曰鳥翔陣蛇蟠陣似不必盡圖載
 此以見其例耳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右人陣敵法急則直衝緩則從門排擊乃一面應敵
 之例桓溫所謂擊首則尾應是也若夫擊尾則擦在
 首各隊如例編號更相疊攻所謂擊尾則首應是也
 至於擊腹而擦首尾各隊如例編號左右合圍三面
 掩擊所謂擊中則首尾皆應是也所以兵貴神速變
 貴風生是以謂之率然者速然也欲其應之速然而
 有氣也故應速而不亂接敵而不敗至若設伏陳險
 圍合追龍夾攻衝擊引翼遊兵乃因形制利隨勢審
 機故應兵爲正則夾擊圍伏爲奇奇夾擊圍伏爲正則
 應兵爲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固非廢陣以失律亦

五三

無泥陣以滯形為將者誠能習演精明應變開闔互發通貫可以行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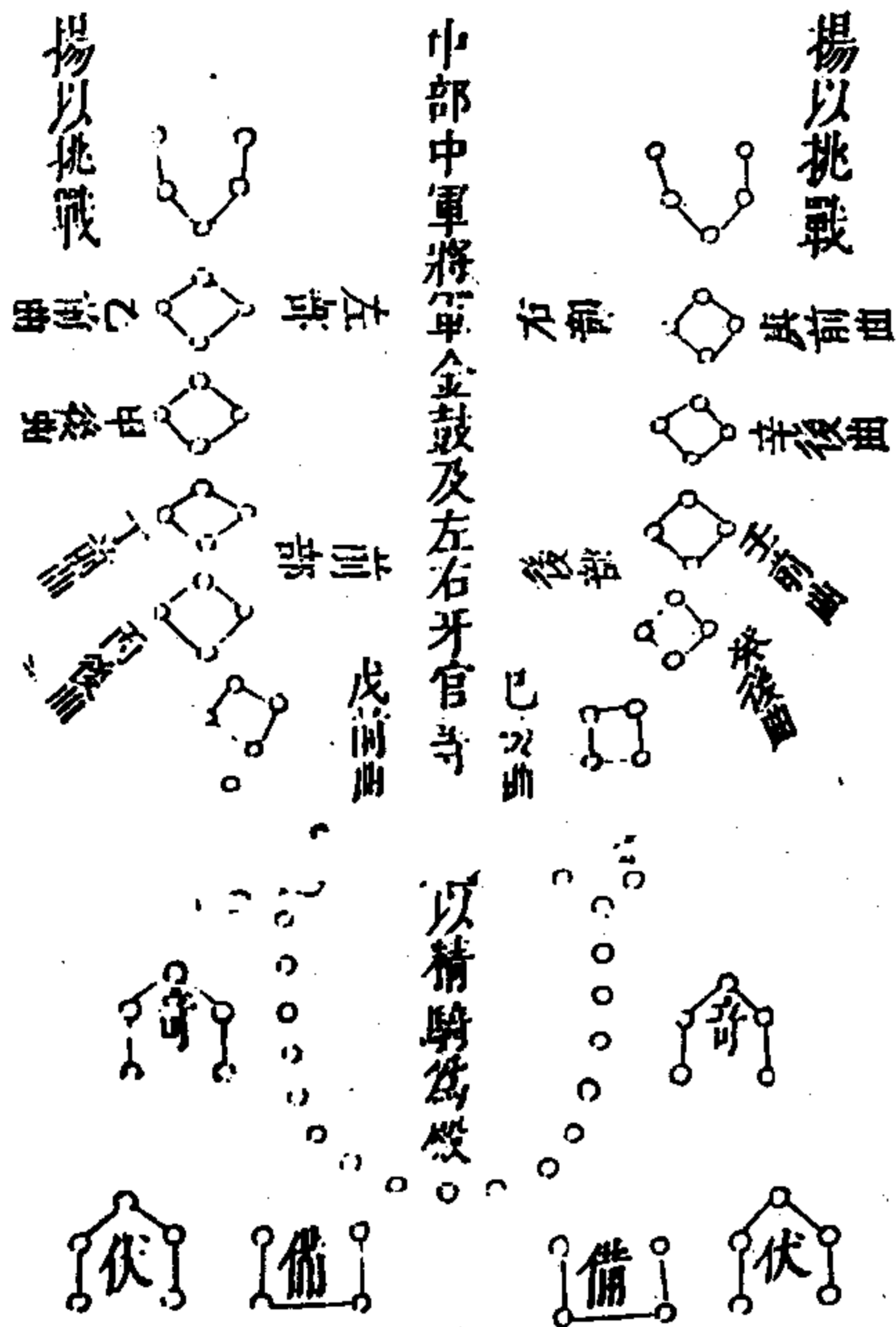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三

常山蛇陣



常山蛇陣又圖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三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居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奇備伏皆馬騎分而為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為常山矣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為必勝儻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之破一處即敗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畫成定制各立陣名部曲分闔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諸

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

軍為中黃陣次有若前衝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

大赤大黑推克決勝先鋒破敵以二除中黃之外餘

十二陣以應十二辰李靖陣法

太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摧克辰 前衝巳 先鋒未 左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右圖書編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五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邊防

應京舊司馬屬又職備兵嘗蒿目憂焉會理官華鉅
孝廉梁斗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哉其
言之可藉手為封疆指南矣

梁斗輝邊防議云 高皇帝既定天下即元故都設
北平都司 文皇帝因奠鼎為今都辰山負海固擬
於峭函本太行雁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東折玉帶神嶺若抱若拱 九陵在焉故居庸為京

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
鎮薊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

警時所建置者也 國初設大寧都司管州等衛與
遼宣東西並峙為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

險隘為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
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

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度遼
至白雲山為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興

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為漁陽盧龍當山海之

際古渝關也控邊遼東為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
 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
 我朝盡改置衛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
 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
 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
 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為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
 兵鎮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國初設衛開
 平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與和萬全為要地後
 大寧昇虜與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
 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艸虜患特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考 二

鍾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
 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為虜人順聖諸處之衝
 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
 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
 一人即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
 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為鴈門寧武
 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
 境西盡雍河之濱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
 為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
 勝者即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

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墻成化
 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人呼為橐駝城墻自黃甫
 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
 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
 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
 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過年修治
 墻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與武花
 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
 靖虜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為無事自火篩入
 寇後遂當虜衝始即州治為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考 三

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為唇齒近又於
 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
 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筆難及矣其自黃蘭山西
 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
 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五年下河西
 棄燉煌晝嘉峪關為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為邊
 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為姑藏地
 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
 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于
 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老

非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
以為微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緣
以城堡限以垣牆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
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薊鎮城堡二百八十五
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
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
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
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
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
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四

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衙口座建設外
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運道互相應援且拓
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
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
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
地方自蔚萊弗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
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
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
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塞城共九十
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口水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五

平官軍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四匹
 平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匹
 遼東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匹
 保定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四千七百九十一匹
 宣府官軍七萬九千三百餘員名馬三萬三千二百餘匹
 大同官軍八萬三千八百餘員名馬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匹
 山西官軍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
 延綏官軍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
 寧夏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員名馬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匹
 固原官軍五萬五千二百餘員名馬三萬一千六百六十餘匹
 甘肅官軍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員名馬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匹
 官軍之外有募調兵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將領自募家丁
 保定有達軍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生齒日繁驕悍成風
 又有無賴貧籍差冒糧之徒一體練操聽調者也
 甘肅有土軍土軍者出自莊浪以其族類日多
 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練就我約束也
 遼東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車營兵者始於李賢于謙
 倣倣青武剛車制馬隆偏廂車制內藏軍馬糧

草輜重給火器以防禦也又有入衛兵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
 今沿革不一矣有班軍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也
 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芻費亦不貲有京運民運屯糧清糧鹽課馬草謹按萬曆二十九年歲報
 御覽冊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
 主兵京運銀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一十九兩七錢七分
 漕糧折及民運等銀共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
 客兵京運銀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五十二兩二錢七分
 引銀二萬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二分
 運馬價運官等銀共一十五萬八千三百三十四兩四分
 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九錢八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三兩四分
 民運等銀共七萬三千一百一十八兩七分
 客兵京運銀五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兩二分
 民屯等銀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兩二分
 密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分
 主客京運銀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九錢三分
 十五兩四錢九分
 民屯等銀共一十四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分
 客兵京運銀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九兩五錢八分
 支利運官等銀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一兩
 昌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
 京運銀一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八兩八錢七分
 易州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
 民屯等銀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九兩四分
 客兵京運銀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九兩四分
 支利運官等銀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九兩四分

運年銀六千兩 主兵糧一萬四百八十四石九
 斗一升料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九升并陘
 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
 錢五分 主兵京運銀五萬五千五百三兩八錢六分
民屯銀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
 客兵京運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五石三斗
 三升料二十四石五斗五升宣府鎮主客兵歲額銀
 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 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
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 客兵京運銀一十八
萬一 主兵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
 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四東大同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
 分 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運
銀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一萬
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 主兵糧二萬六千四
客兵京運銀一十八萬一千兩 主兵糧二萬六千四
 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
 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石山西鎮主客兵歲額
 銀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九兩九錢八分 主兵京運
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兩民運銀三十六萬二千一
兩五錢五分屯運銀一十三萬三千兩四錢三分客兵京
運銀七萬 主兵糧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八斗九
 升料三萬三千二百四十四石二升草九萬五千八
 十六束遼東鎮主客兵歲額銀六十八萬五千四百

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主兵糧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
 十四石七斗料一十六萬三百八十八石六升 該鎮
每年流動不一且冊內不開京運民屯數
數此係萬曆二十八年 御覽冊總數 延綏鎮主
 客兵歲額銀七十四萬七千二十一兩八錢 主兵京
運銀四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七分民運銀二十
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三分鹽引銀六萬七千六
百二十五兩五錢 客兵京運銀二萬二
百五十兩鹽引銀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兩 主兵糧九
 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
 十九石五斗二升草四萬五千四十束寧夏鎮主客
 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
 主兵京運銀七萬七千五百六錢八分民運一十萬
 八千七百一十六兩一錢屯運銀一千九百八十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兩五錢六分鹽引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六兩二
 分 客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二萬九千兩 主
 兵糧一萬一千五百二石三斗料九萬八千三百九
 十一石七斗六升草一百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
 八束甘肅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
 十兩一錢 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兩
錢六分鹽引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五兩 客
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三萬六千兩 主兵糧二
 十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十八萬
 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回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十八
 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
兩二錢八分民運銀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兩
五錢三分屯運銀二千六百四十八兩九錢四分

容兵京運銀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六錢五分
 萬六千七百二石六斗一升料一千四石四斗草一
 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
 守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
 焉
 馬蘭鎮守總兵一屯管協守副總兵三
 歷二十三年調准移駐石門寨山海關皆極西路之中管理
 河營管理理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路皆極西中
 路一員駐三屯管帶管馬蘭谷曹家寨大平寨松棚
 皆極西
 分守參將十一
 路移參將駐此以松棚冷口二關屬之太平
 寨馬蘭谷子嶺古北口石塘路四員俱提督下
 一署雲右營武營古北口石塘路四員俱提督下
 遵化左營右營遵化營三員俱提督下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三屯車前營車後營二員俱統領南兵遊擊三
 鎮總兵下松棚谷曹家寨
 西路駐石門寨領班遊擊將軍七
 德州潘陽秋班防邊以上七員原俱大寧都司中軍
 萬曆中改遊擊領班回日各駐本衛所操練
 三遊擊管軍總兵中軍以都司管軍以守備二十一
 義院口原提調萬曆二十年改守備界嶺口桃花口
 冷口關原俱提調今改守備永平城舊設擦崖子嶺
 今改設李家谷萬曆四年設羅文谷大安口近改設
 寬甸谷亦近改設黑谷關萬曆元年設潮河川大
 城三屯管帶俱舊設黑谷關萬曆元年設潮河川大
 水谷白馬關俱今改設黑谷關萬曆元年設潮河川大
 總一管河提調九
 昌平鎮守總兵一節制其天壽山
 關鎮黃花鎮居庸關一帶奉遊守備西自分守參將
 鎮邊城東至湯海所各關隘俱屬統領

三居庸關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連營三守備
 八八連營黃花鎮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連營三守備
 極衝鎮邊城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連營三守備
 遊擊四騎管左車營右車營
 柔黃花鎮灰嶺口白羊口鎮
 總兵一駐河東遼陽適中地
 寬莫潘陽等處駐劄本城所轄遊擊守備
 共二十三員開原原蓋有警從自兼應
 五事仍駐開原極衝鎮錦義一員駐劄南兼管馬市無
 一員駐劄海州次衝鎮專管海蓋地方并東昌東勝二
 堡寧遠一員駐劄本城寬奠一員近或加副總兵
 分守鎮東一員駐劄本城寬奠一員近或加副總兵
 十三處極衝遊擊十二
 堡防守鎮武堡一員正安堡一員廣寧右屯一員錦
 州一員鎮邊一員中右所一員中左所一員中後所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一員鎮江守備五
 一備禦二十三
 路城鎮西堡中固城開原城兼管馬市滿河城撫順
 城大凌河堡杏山堡西平堡長勇堡長安堡二堡當
 廣寧中前所慶
 雲堡義州城
 保定鎮守總兵一
 以備入援分守參將四
 茨溝地方所屬龍泉關把總馬水口一員所屬遊擊
 沿河口守備馬關一員所屬龍泉關把總馬水口一員所屬遊擊
 六河開領軍往來駐劄河間滄州定州領軍駐劄
 下馬兵○真定車營統領總兵
 標下馬兵○保定巡撫標營
 備七
 牙口大龍忠順官二
 門金水口

鎮守鎮朔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 駐永分守秦

將八 上北路一員駐獨石城極衝所屬獨石城馬營

員 駐龍門所極衝所屬龍門所屬龍門城瀛水崖三守

備 東路一員駐四海台次衝所屬靖胡堡四海冶堡

保 安新舊二城懷來城延慶城六守備上西路一員

駐 萬全右衛極衝所屬萬全右衛左衛城張家口堡

新 開口堡新河口堡順勝堡六守備南路一員駐順

聖 川西城次衝所屬順勝堡六守備南路一員駐順

城 廣昌城五守備中路一員駐崇溝堡極衝所屬葛

略 堡一守備西路一員駐崇溝堡極衝所屬葛

堡 懷安城西陽河堡洗馬林堡四守備提調山一員

駐 朔州溝口堡極衝所屬分道城守備提調山一員

守 南遊擊三 舊遊兵新遊兵二員每年輪流一員人

城 坐營中軍二 兼撫夷事務總兵下 守備三十一

所 雲州堡長安堡堡赤城堡蔚州堡龍門堡龍門

人 編類纂 卷三五 兵部

家 口堡懷安城柴溝堡新開口堡西陽河堡新河口

堡 洗馬林堡保安堡保安堡堡懷來城四海冶冶

聖 東城順聖西城葛峪堡勝房堡 大同鎮守征西將

靖 房堡全道城深井堡廣昌城 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 衛城左 分守秦將十一 東路

駐 朔天城城極衝所屬聚落城陽和城天城城靖房

堡 瓦窯堡守口堡六守備北東路一員駐朔得勝堡

極 衝所屬鎮遠堡弘賜堡鎮川堡鎮邊堡鎮虜堡鎮

河 堡六守備中路一員駐朔右衛城極衝所屬左衛

城 右衛城鎮山堡殺胡堡牛心堡五守備威遠城一

員 駐威遠城極衝所屬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備 西路一員駐朔平堡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二 守備北西路一員駐朔平堡堡威遠堡威遠堡

拒 門堡拒牆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城 一員駐朔朔州城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堡 馬邑城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堡 極衝所屬朔州城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領 左掖一員右掖一員今分遊擊二 總督標下右

衛遊擊四 每年輪流二員入 坐營中軍二 總督標下

守備四十一 右衛城應州城陽和城平虜城左衛城

靈 丘城渾源城二員不屬秦將懷仁城弘賜堡鎮

堡 鎮邊堡鎮虜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胡 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牛 心堡瓦窯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遠 堡守口堡聚落堡高山堡 山西鎮守總兵一 駐朔

堡 拒門堡拒牆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防 冬移駐陽方口 協守副總兵一 專駐偏頭關

營 堡 分守秦將六 中路代州等處左秦將次衝所

管 起西自廣武王止西路偏頭關等處右秦將次衝

所 屬偏頭關水泉營二守備太原等處左秦將次衝

右 秦將極衝所屬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堡 神池堡八角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所 屬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八 編類纂 卷七五 兵部

自 平刑關石寨巷起西至茹越霍家坡止 偏頭關遊

擊 一寧武關坐營中軍一 以都指揮守備十五 總兵

一 員撫夷一員偏頭關利民堡武堡老管堡神池

州 草塚山堡 操守一 盤道梁口 延綏鎮守鎮西將

北 員新設 協守定邊右副總兵一 提調大城及

軍 總兵一 城 協守定邊右副總兵一 提調大城及

屬 秦將守 分守秦將七 孤山一員極衝所屬黃甫川

備 共四員 極衝所屬大相油堡一守備高家堡一員駐

神 木堡極衝所屬大相油堡一守備高家堡一員駐

衛 原守備今改秦將西路一員駐舊安邊營極衝中

路 一員駐鎮靖堡極衝所屬靖遠營守備清平一員

極 衝所屬鎮靖堡極衝所屬靖遠營守備清平一員

水 保堡守備分守魚河歸德波羅 遊擊二 左營右營

入 衛遊擊二 一員入衛前鎮 守備十一 榆林堡

營黃甫川大柏油堡魏井堡波羅
 堡雙山堡清水堡懷遠堡柳樹河
 鎮城坐管中軍二
 巡撫標下 **寧夏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
 一鎮城 **分守參將四** 東路右參將駐花馬池極衝
 衛靈川左參將次衝每年河開後移駐清水營防
 河東往來靈州通防橫城至秦霸沿河一帶地方
 路平虜城 **遊擊四** 鎮城與武營玉泉營廣武營此
 參將極衝 **遊擊四** 員舊保守萬曆九年改遊擊
 備六 撫夷一員安定堡清水堡 坐管中軍二 巡撫下
 大壩堡石空寺橫城堡
 兵 **管理鎮城都司一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甘肅鎮**
 守平羗將軍總兵一 鎮城 **協守甘州左副總兵一**
 城 **分守六** 涼州右副總兵極衝莊浪左參將極衝所
 永昌參將極衝西寧參將極衝 **遊擊五** 莊浪一員統領西寧
 將次衝鎮番參將極衝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屯駐兼管西南二州通海路口高臺一員 **坐管中軍一**
 員 總兵標下以都指揮 **守備十一** 洪堡山丹衛紅
 統行事間用遊擊街 領班備禦都司二 涼州頭班
 堡平川堡嘉峪關古浪 舊四員近二員上 班聽候分布 **陝西鎮守總兵一**
 巴賤三川北川鎮夷 甘涼地方下 班駐臨洮鞏昌
 原 **臨洮鎮守總兵一** 二年題設 **協守臨洮階文副總**
 兵 **一分守五** 河州參將極衝臨洮河州二衛官軍悉
 禦虜巡捕清虜將極衝西固文縣二守備并西固階文
 西固參將極衝所屬西固文縣二守備并西固階文
 文縣三 **遊擊四** 固原東路一員駐紅德城應援東路
 千戶所 **遊擊四** 乾溝乾湖花馬池等處同原西路
 員駐西安州應援西路 蘭州莊浪等處 **中軍一**
 督下左營一員駐固原總兵下右營一員 **中軍一**
 下副 **守備十一** 環慶西固文縣中岷州景古城永
 總兵 安堡西固文縣中岷州景古城永

坐管官一 總兵標下萬 河東備禦都司一 國初兵
 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
 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薊遼保定一總督三巡撫
 總督駐審雲城近加經畧使衙門薊州巡撫一員駐遵
 化城保定巡撫一員兼提督紫荊等關遼東巡撫一
 員駐理軍務 而薊昌永平密雲薊州天津紫荆井陘
 大名寧前遼海東寧開原金復海蓋或以兵備兼副
 叅或以苑卿兼兵備聽節制焉宣大山西亦一總督
 三巡撫 總督駐陽和城宣府巡撫一員大同巡撫一
 地方而北口懷隆冀北陽和大同左衛冀寧雁平崞
 嵐河東路安寧武或以分巡兼屯田或以兵備督叅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遊聽節制焉陝西三邊總督一 延綏寧夏甘肅固原
 巡撫各一 俱兼理 若靖邊神木榆林河西靜寧隆德
 固原鎮原洮岷延安臨鞏鞏昌靖虜西寧莊浪西安
 涇邠商洛潼關漢羗其號為兵備者或以本官兼屯
 鹽理互市或以兼官總衛所撫番夷其皆分委任而
 責成功乎其世居我迤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
 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
 之勢又寢盛小王子之子反顏罕者襲小王子而世
 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 原名
 阿剌罕 亦稱小王子生子七 長麥力昆 次斡
 阿剌罕 亦稱小王子生子七 長麥力昆 次斡

布台吉四老把都台吉五那林台吉
 六我把我汗點刺台吉七那竹台吉
 其住牧河套者
 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
 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
 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
 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
 吉也麥力良吉囊生子九長那言大兒吉能次狼台
吉三那木按台吉四花台
 吉五及成喇兒台吉六克那威正台吉七哥
 洛哥台吉八把都兒台吉九哈麻艾旦台吉
 俺答亦
 生子九長與都克隆哈即黃台吉次不考台吉三鐵
背台吉四賓免台吉五把林台吉六哥力各
台吉七不他失禮黃八沙
 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生
 赤星台吉九以兒將遊
 子一日兀慎阿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長擺三忽兒威
害免台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十六
 都兒二崑都崙反正台吉三合不憐台吉四燒兒克
 兀打兒汗台吉即滿五素五七慶朝庫兒台吉即滿
 五大妻麥 那林台吉生子三長那慶兒台吉次丙免
兒汗台吉三打兒汗台
 速比故 我把漢點刺台吉生子三長恩兒跌兒反成台吉
二也辛跌兒台吉三噫
 速火落赤把 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
 都兒台吉
 曰把都阿兒曰克失且曰卜爾報凡有眾五萬者大
 營卜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罕哈曰爾填則所謂東
 三部也其首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岡留部者也其
 酋猛可不即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填部所屬
 營一酋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部眾可六萬人
 居沙漠東偏與朵顏鄰彼藉之為嚮導此倚之為重

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西三部也
 應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刺慎一營僅存
 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上故
 此輩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
 亦不刺眾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為營四曰呼
 合斯曰偶甚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
 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
 兀魯曰土吉刺眾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
 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及塔速部者則所謂南
 二部也其酋長把答罕柰者為營一眾可三萬人則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十七
 屬哈刺慎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
 台吉有眾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瓦良罕營
 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
 有瓦刺眾可五萬人世與土營番營日相鬪極以上
 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畧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
 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
 多精銳子與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
 上又有三衛降胡為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建
 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中虜首把
 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也

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優巧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兔捨金的女為三會俺答有外孫即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關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為一胡雛于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與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為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五

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為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為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拆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謀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朝廷有令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眾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中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

腫率眾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謀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手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為順義王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既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與克都隆哈黃台吉嗣封先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襖卒子播力昆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五

即播力昆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曰卜石兔黃台吉即台吉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為邊擾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構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為我患事不可知則非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土蠻最強數犯我東塞

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
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呼羅結塔
臣慙小反青爲聲援納我通逃噉我單弱陽爲輸款
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
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
下日者何進一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
不可據以爲信端首近糾衆在廣寧錦又邊外窺瞰
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木
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
援邇來朵顏酋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秦寧酋長炒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子

秃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
則東三邊又未可帖然燦戈也其在秦龍吉囊種類
日繁賓兔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
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
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
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款鑽刀說誓進馬互
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
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
雄長嘗至西海劫殺壯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
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吳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

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卧也蓋嘗合
九邊大勢觀之甘涼榆寧與吉酋隣雖世受我爵賞
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
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
握焉別老把都林台吉生齒彘幕環布蟠結是我肩
脊之憂也莽刺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
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兔着力
免失喇啞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反顏罕一首耳
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
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幾矣史車負恩六兒煽虐則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子

前事之明鑒也按史車二夷朵顏種也嘉隆間相繼
內附萬曆十八年叛去二十年復歸
六兒三衛夷酋長昂炒蠻董忽力及夷婦大小
只猛可眞號爲六兒萬曆辛卯長昂并弟莽金兒伯
暈反等入犯石門路之花場
谷我官兵城堡損失甚多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
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
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潢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
失其險近議欲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靈之
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
民往多種食其孺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
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
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

守東勝因河為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屯田
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
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
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
遼人勿憤憤焉昔我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
遼為首疆誠至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無論
秦遊即總兵至倨撫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
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或從當戰檄之守機
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
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五

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偶失利廷議紛紛
救過不贖寢以解體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
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蒲四就
擒許進領鎮大同瓦刺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
虜奇黃郭登設攪地龍飛天網陷賊朔州今誠得若
人任之無虞虜矣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
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
耗于內而實為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
則冗食者耗急則召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
者耗募置親兵將所畜家丁籍為勝兵而名額多增

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
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
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於內而實中于邊者也
說者謂榆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芻
糧仰給腹裏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
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
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
尤宜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蠲新增
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輓達蘆溝舟運以甦宣府
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五

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
又曰本折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
錢止易粟數升則姑與之折銀秋冬而粟價稍平倉
庾稍積則始與之本色毋乃驅之飢而罷病且死乎
或每歲調入衛以為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
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慮
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醜金徒編備奴於隊伍
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祗驅寒單為
伎士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胸摧怯任盜之斬關奪
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戕主帥內訌

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
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
之嗚呼柰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按大司馬楊守
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
土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爾而陳建亦云練
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
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
一出征人馬雜沓多致躑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邊
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紆一萬
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五

三四

蹊隘踈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
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非塞下
人有也為虜墾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為
虜捕也昔余肅敏于榆林開三十城堡築墻千餘里
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
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黎花
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尚書翟樂築五
堡今為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賜堡鎮虜堡鎮河堡
置失宜激變軍士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
嘉靖中翟變修復皆于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修

築為功甚省行糧之外再於犒賞人心樂從按天壽
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
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屬於龍泉謂
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
紫荆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嚴險
防守之計在據入達嶺以扼空道之衝斯為得勢倒
馬距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
古攻燕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增兵守險尤
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五

三五

肅愍以易兵援紫荆以派兵援白羊以真定兵援倒
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徼名曰分巡命將分領威振
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
無如也先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
乎黃花鎮肩背陵京負荷鉅重四海治其捍禦也
舊有徑道走謀報今已塞則治有警報必由居庸達
黃花相去二百餘里難以一蹴至宜於邊墻適中處
建敵臺臺上蓋屋以便直宿分內外設軟梯上下黃
花鎮撥軍三十名四海治撥軍三十名分班宿直文
到即遞遞必二人自外而入者黃花軍也自內而出

者四海治軍也如此則旁竇易塞文移易傳藩籬為之孔固矣古北口兩傍峻崖車可容軌西北通開平殘元避暑故道也中有葫蘆谷最險朵顏部落花當居之由京師至古北口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至開平僅四驛若專備古北則于古北潮河二營稍大其城各增兵五百每防秋時調遼東遊兵三千及密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潮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薊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閱關使臣之議用南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兵使控層臺練北軍使精擊刺如戚繼光之制重關安於覆孟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噤喉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為患而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近因東援士馬凋耗勢成積弱虜不逞於遼必窺關內由爛泥窪過鐵場堡十餘里正衝黃土嶺關故遼左有警則薊東當援倭不逞於鮮復窺遼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骨島片帆即吾信地近議自薊達遼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為關局此亦固藩籬一策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

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蕪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治北路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插前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邊中最高為絕塞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為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了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為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猪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曩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成

戍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池廢整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嚴符券遂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畧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為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套虜克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滂溝等處環遠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天

營連接花馬池更為虜衝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為保障至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踔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才斗相聞其鐵柱泉等

處水草大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火真諸酋環居川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養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戢十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既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得息肩今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三元

似不效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守扼與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為我用蓋固原恃三鎮為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效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刺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住甘肅涼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要害

也。西寧控三十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為要地。故分
 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
 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
 堡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
 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礮伯，西寧游兵駐古浪
 以防空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
 防涼永肅州參將嚴謹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
 之流劫，禁番人之詐冒。甘肅其有瘳，夫千金之賞
 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皆為壯士。今各鎮
 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為得計，幸乘虜款，沽酒烹鮮，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三十一
 謝鳴劍解甲楯左，佞少艾右，擁笙竿，相與樂飲帳中。
 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
 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一矛祇見重喬，下無功
 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
 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
 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
 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
 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賞以
 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
 建功，今虜以奉款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

畜。我以虜款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款
 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即有銳意前，不欲與
 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啟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
 之賞，有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為嘗也？將以失亡士
 伍為罪，戰而卒五人死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
 逃罪，故有指陣亡為回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
 卒安得有陣亡？又其甚者，假款以通虜，使我虛實悉
 為所詭。主帥隱而不報，朝廷寘而不問，例進貢夷
 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
 亦不下一百匹，非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兵部 三十一
 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
 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新平
 堡，山西之水泉營，順義王所部，市焉。宣府之張家口，
 青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
 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朵顏三衛，在廣寧
 開原，寬酋在永奠堡，丙免同臭，定着力兔，大成在甘
 鎮，邊外夷厥賓兔，一枚在莊浪，炒哭兒台，吉克太阿
 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備
 禦防撫，或以參將親歷，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或
 築高圍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冒

入市場以絕交通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顯夷狄不
可以人理測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華賞明日補
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真瘴瘴妖
氛相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假令我之兵力果
能制其死命却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
靈獨計我軍士月糧尅于椿朋苦于守支新餉之招
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
我爽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鼙鼓間管人謂互市如
養癰誠善喻也至于斥埃戒嚴則有總戎戚繼光傳
烽火法在其法每于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三

里柳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
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
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火號賞罰立爲哨守條
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
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
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瞬息
千里各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
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
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既速馳援不悞至今讀
其傳烽歌猶令人慷慨有餘慕焉誠做而行之則以

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
能善其歸哉難者曰東陸之有朝鮮猶西陸之有哈
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可悔者
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况
哈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實近境西制
土番非制瓦刺今職西域之貢苟朝鮮失守東連日
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綠剝床之憂
實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六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海防

華鈺海防議云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
 中雒示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微遠獨重西北
 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惟我太祖高皇帝龍
 飛淮甸島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北平北枕居
 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為左臂山東橫巨海上
 為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曹
 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隣僅隔一水又朝鮮
 接壤遼左勢壯外藩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眾戶
 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
 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即簡銳而來聞止薩摩州
 之徒獷悍健鬪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眾而止
 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
 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波倭為主而我為客若
 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乃始窺犯內境而我
 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
 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犁而沉且隨濤

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澹艦
 鬪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
 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糗而來多則足支兩
 月而止計惟因糧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
 在提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
 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 明興初亦未嘗
 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
 乃命行人楊載齎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
 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旁海諸郡五年
 寇海鹽澈浦温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曹
 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
 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
 眾十二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
 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
 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
 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
 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
 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
 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

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卦為日本國王名其國鎮
山口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
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
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為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
遼東望海窩鎮守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卦廣
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
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兵方張既擒滅而遁者悉航
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
人蛋戶賈豎漁丁盡籍以為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
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顧夷終猖獗時時率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
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
順夷情主客輒為條奏許貢云不為例得宴賜市易
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
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
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
使相挺起為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
猾入據海島中聚眾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
上為亂稱船主蓋自十八年金季老李光頭始作難
勾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遁日本據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雙嶼港歲為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光
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
海上于是併陳思盼等大引倭眾分寇浙福破我昌
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邵文俊林
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
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于
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
日本率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
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為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
陳東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
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亡何東破
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
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
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為患于漳泉興福嚴山
老者為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為患于廣東皆通番巨
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為我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
西池亦溺海死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
得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峰張連合
屯大埔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
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
 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為患也夫倭奴
 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
 舍是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東西海面十
里西至博
 多海面四平戶之西即五島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
中有懸可泊乃日本西
 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北為
 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里
 多藝為伊岐橫直皆七
十里至對為對馬島橫三
百里其
 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
 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船則獨
 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部 五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
 球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胡
島分
 或過韭山海門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
 天堂官渡水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隄
 定海經大貓洋入
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尉
入湖頭渡犯昌國石
入
 浦犯台州入桃渚海門
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魯壁下
 陳錢分隄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
三姑山人煙浦
 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犯錢塘
過大小
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
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
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
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
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
龍山觀海
 入甌子門藉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
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
龍山觀海犯大

愈過馬蹄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
涉谷嶺銀福山而
 常備 若在大洋而風欵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過步洲洋亂沙入鹽城則犯淮安入若在五島開
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非則犯登萊
 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
 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
 直沽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
 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
 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
 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部 六
 靖告變以迄于今似亦以次增飭據今沿海郡縣備
 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
 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備兵事有總
 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叅遊備總等官司哨守以要
 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
 全粵之上游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猪頭礁與碣石
 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
 叅將之設南灣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
 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
 廣海設守備哨至黃磨門與非津會而廣州則又有

海防參將之設，西路過番賊之突入，則于陽電有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潤州會，而潤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為小程之南藩。一曰福州小程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懋灣直抵泉州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懋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七

松門關會哨，所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為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轄衢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為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八

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別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非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為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既設守備水兵，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為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九

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為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兵，派守之麻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峯為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叅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蟹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叅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叅將

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為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十

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菱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為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為掘港，則設守備，又自新埭港轉而西北為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為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為東前協守之叅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

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靛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非與寬奠參將所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固鳴綠之肩鑰也，所以備薊遼寇者如此。國初設巡司于礪州，所以控扼海道，非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礪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部

十一

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賊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為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岡澳為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塞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為東路第一關鎖，向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

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嶺窟與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理海壇之兵為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哩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為福州之非藩也。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金盤海外之備，若大石頭山玉環山，寬畧南龍山南鹿鳳鳳山，凡五獨南鹿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部

十二

舉閣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既阻，鳥道昌國復隔大洋，思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八排門舉多腴田，韭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為里者四，為島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眾，賊所必窺，以為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失

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
空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
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
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
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
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繫泊議為開濬建閘將各
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
江之宜增備也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
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
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書

三

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
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
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
望僅存空墩南北邏卒不相聯屬則巡江御史宜往
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難守宜積粟廣
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也者又如
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成兵牛占于勢豪若
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州掘港三
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備緩
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為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

數邏卒為備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
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
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
夾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埃鱗次繡錯俱
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為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
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
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鉤石為梗鑿此成渠誠萬世
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番
若地可屯可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
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書

四

嶼不設險以朝鮮為之蔽耳頃鮮且岌岌矣曷不亦
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
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
自薊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
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磚佛郎
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
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踈矣島綠江西之鎮江地方
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為
特設鎮道控華夷關局聯水陸軍為登萊左輔而未
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

宜增備也者當嘉靖之季倭爲祟自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負番賈直挑之鬻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撫臣朱統已又逮應天撫臣彭黠屠大山統故方勁任勞怨膏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警欵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五

公私楊然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習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疏忠力自奮而始靖始時我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既遭蹙乃命宋經畧應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柰何膽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於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狡謀也比封事一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致聲討而邢總督玠等復率李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

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據全慶之墟倚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煩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卽有海上捷盜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皆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乃對馬一島猥於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之策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乎啓局以揖盜而又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六

釜山僑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開山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丁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爲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恩威用也而不爲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巖紆遠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扼兵虜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爲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追也督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獠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

衝也乎今誠定為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為甲甲置長十甲為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譏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為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為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靶鏡等藝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既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先是漕運總督缺疏畧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為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七

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令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養此遊惰即今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揀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工食克月糧上既省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繁夥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為寬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

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竈率在場偷閒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竈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者藉令一一做褚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費募資而沿海頭添兵數萬如將領以餽軍為恒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餉而核之半歸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六

莫能鉤致須嚴為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戍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王軍老弱必更壯下軍餘精壯勿令避役寧懸糧以募軍毋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嚴最焉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既食其賞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之保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涇之勝則承順土官彭蓋臣之功清風嶺并乍浦之勝及勒徐海則容美上官田九霄九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漢既以成聚無不悍不擾者顧所以馭之謂何耳我

誠慎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淮就本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為什伍。法得並坐。彼即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其為戎首。以幸禍。必不其然。我誠關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湖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加訓練監督。前來有僨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官世受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敢縱下以干戮。必不其然。如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蕪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場遺址。依然可尋。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書

十九

李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構黨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昔年熟田為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而考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濬海郎中樊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即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為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沐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淖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

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為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種歲獲。粳稻無筭。蔽之民見。今于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力穀本。各州縣俱存。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確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書

二十

自有大獲。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編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為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幕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為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為糧。結果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為今之計。須丈量為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

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已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為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隣省糴粟。遼左昔曾告饑。亦令赴糴山東。然而不無生事于海上。此惟官不為操其權。而聽民自為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鏹。或軍士餉金。預借其半。當秋成穀價減少之日。無論鄰省。或本省鄰近郡邑之大穰者。多糴前來。謹貯之。以俟春夏缺乏。或散軍。或糴與民。大都瀕海諸處。故饒粟穀。而水旱亦或時有。土人

善居積者。往往乘急射利。官莫能禁。今一制之。自官則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城市充實。緩急無恐。府平則公家容獲資其贏。歲稔在小民。且得資其賑。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為重鎮。集水陸諸軍為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處。互為聲援。往者參將盧鏜。不干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謀規之。傍無一舟。兵既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創。夫惟鑿賊之所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為設。有奇必為設。伏到處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摧其銳。或散其綜。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為他舉。我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乎。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再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遠。卸擔于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欺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知。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其。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五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五

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檣不能轉戩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犁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洋犁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為駕使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餞風流船便于哨探二刻船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書

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豎眠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壠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猶未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

火酒渣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鏢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于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拒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于此者向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技藝熟閑輕儇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鈎旗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兵書

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為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眾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

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為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槍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筭也置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踪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為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為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為期會如往者温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五

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做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富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律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候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關中墩候車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

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倚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灣月港諸處番船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構繫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為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容未敢軼越于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為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五

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為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其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為具呈于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

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燉
煌先在乘隧列障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犯
是自敵也宜畧做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
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
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
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
勢自困矣嗣有倣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
林菱湖連市宜城烏城之烏鎮南尋宜城漳浦之月
港宜城大都意主清野議甚善况夫巨鎮之所聚廬
而處者類不乏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五

保庸詎非計向令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爲杭
上肉者幾何即今東南瀉瀟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
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厥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在
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唐
節度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
必苾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又竿連棒布幔水弩行
爐遊火灰眯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柵鐵菱陷馬坑
拒馬鎗烽臺馬鋪游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
可太高厚堵空之弊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懸使俯

瞰城上傳箭不敲柳川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
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儀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
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
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疾蓼諸物畢備所以供急
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緹壯士以偷賊營突
出兵以擊賊懈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
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
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 高皇帝時每重襲營比
試必嚴又在在立文學處竝立射圃令官生時肄射
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倣南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文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五

武才不及除選者爲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
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張教之以騎射陣法監
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
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
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
臣比試不中格勿輕咨部予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
三年再比不能者諭爲軍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
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
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
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察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

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晉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查損軍之例如賊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柵何術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為守城既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糜有急他人代鬪此于將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部 三

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失 高皇帝遺意矣况當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衄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視勤殺一二零賊者為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救沒

委以千計乃功雖真而級則屬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槩論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為令陸戰論首功一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功債事海戰論衝犁惟據耳目所共觀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為左右手欲聯遼陽山東為左右手莫若聯遼陽山東為左右手也登遼隔海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東運餉至義州亦即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週迴達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即倭之來路也一以測危礁暗沙之險便于迎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具便于救鮮一以合二鎮唇齒之援便于接應一以關閩浙舟師之路便于調赴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之足以弭寇且黃淮中梗會通艱阻之秋而此路一通甚為便益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部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兩廣
則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
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至於腹裡
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反。亦宜律有明禁在。國初
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
得以資其礮礮之饒。而反以烏鏡為威中國之具。甚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七

一

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
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夫國初私販
礮礮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太祖自
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
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
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
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
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土兵夷兵雖云
濟一時之急。終為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
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

為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

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為

中國一劫。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

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

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

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

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

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為圓機。或間有損傷。綠

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

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

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

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

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

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物之衆

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

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

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

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鏡

與鳥嘴鏡。鳥鏡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鏡宜北而不宜

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鏡必用手擊。常日為勞。一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特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鏡一捍三鏡每鏡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聞至則執此鏡以代閃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鏡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製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書 三

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鏡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鏡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狽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鏡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鏡不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 客曰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鏡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柰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答曰袂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鏡是

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鏡放出矣若兩頭十鏡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 客曰火箭如何答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鏡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鐵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書 四

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鐵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筋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客曰火毬火磚火礮之制願聞其詳答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為驚心駭目之具

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狼。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歿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即令人立時歿也。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為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五

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為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球火礮，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存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為累。况臨敵之時，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戰不如火礮之妙也。咸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礮火燃礮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礮易覆，未反害人而先自害。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遂欲焚其帆柁，何？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六

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咸南塘公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

人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窰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
 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
 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
 前而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
 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
 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
 為有力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
 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上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
 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
 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
 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
 各器埋成管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鑿鑄石
 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
 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今虜馬奔衝信非
 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
 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
 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
 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奈何欲與虜
 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為匈奴

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人則牧堡而
 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
 虜之人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人無所掠虜無
 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
 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
 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
 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為衝
 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
 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眾寡不敵則仍收入
 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
 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
 為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單輪以木橫栓
 栓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特角之勢可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
 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
 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
 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
 地為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鏡一傍安火箭二
 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人箭恐

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大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我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嘗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書

九

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客曰對真而又。不中何也。答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鏡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鏡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子舊有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於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

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圍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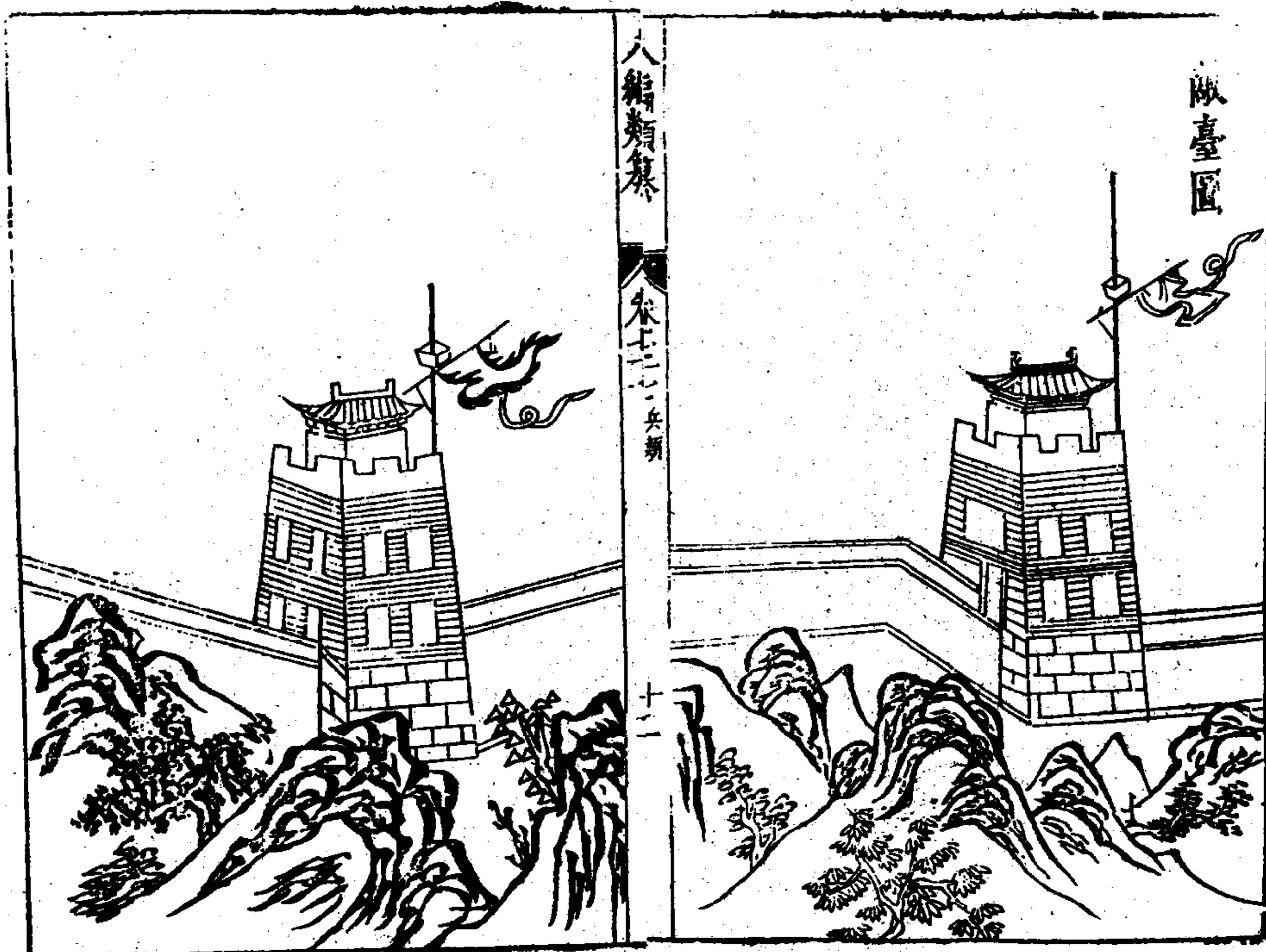
卷七十七

兵書

十

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子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卷。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膠以絮。人蓋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

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
 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闊濶而
 有山有沙其風則入其口其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
 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
 之先拚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 客曰海濶浪大泗
 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木馬腰
 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
 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
 繩錠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
 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騰壯其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二 兵部 十一
 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里上用匏片為甲葉匏取
 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
 首用鐵為刃可為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
 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
 有幼子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
 帶亦用黃藤編織至於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
 取其不碍戰鬪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習前
 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
 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馮應京說



先年邊城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上則無可藏處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爲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八編類纂 卷七七 三

上層建樓櫓環以堦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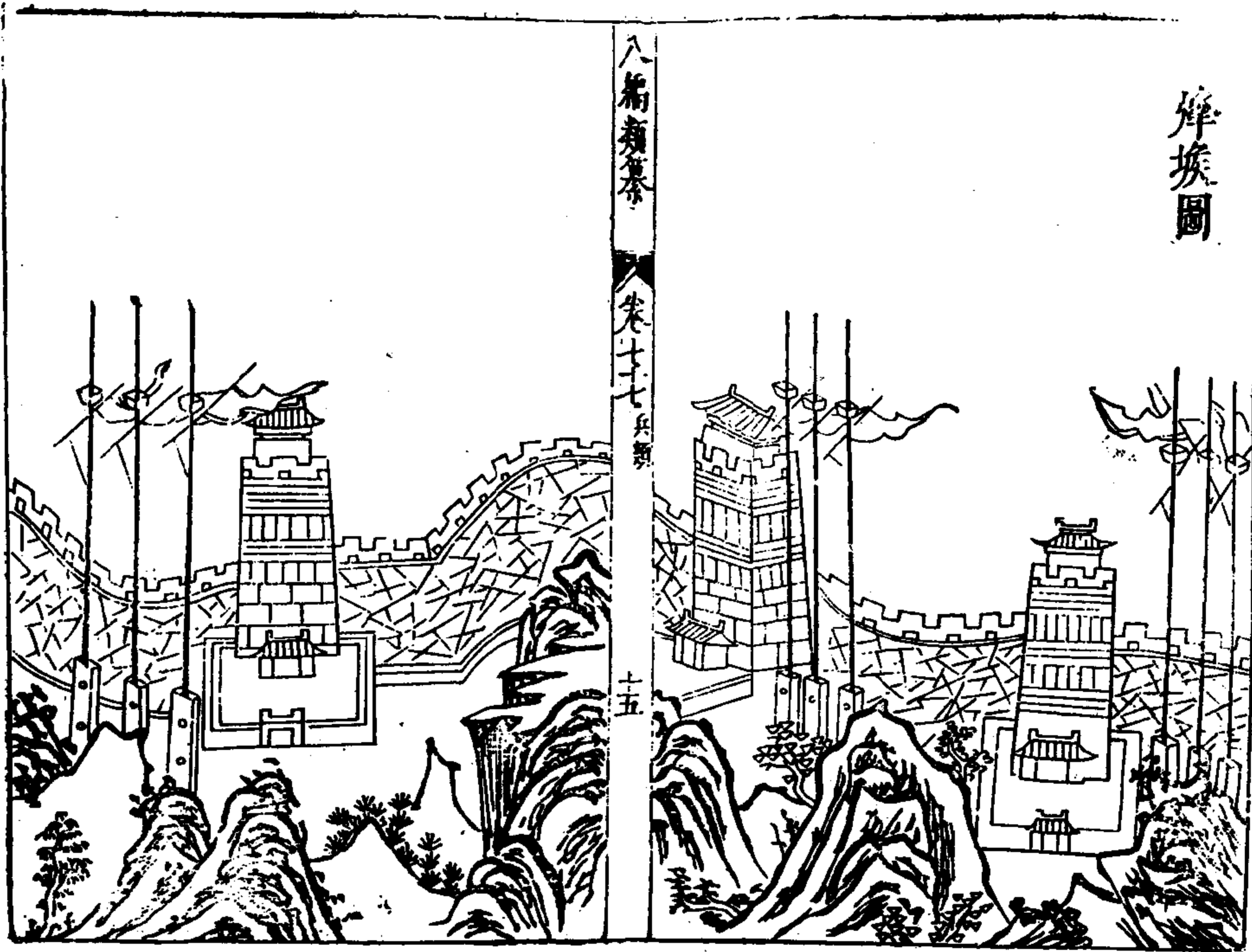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七七

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効最著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郎機八架	子鏡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根	鐵錘八把
鐵剪八件	鐵錘八件
藥匙八件	鐵送八根
圓木座八箇	木槌八根
合口鉛子二千二百六十箇	神快鎗八桿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鎚八把	鎚八把
藥匙八件	藥匙八件
藥碗八箇	火藥四百斤
火繩二十根	火藥五百根
鐵頂尖棍八根	鐵一百
八編類纂 卷七七 三	旗一百
鼓一面	大木鑊四口
木柶一具	河光大石四百塊
石砲五十餘	煤砂二百
河光小石四千塊	鑄二口
食米十石	

烽火圖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埃謹烽火。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為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參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

李珍等撰 會原海兵

成皆實所 新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類 十六
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火左右分傳。計薊鎮邊牆延袤曲折二千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別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既速。馳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 隔為二半間。向邊外半開。墩軍住向內半間。百總住。

枕各一座 木釘一箇

銅籠各一口 礮五箇 礮架之類不備

睡火牛馬糞五橫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之一

分

大鏡五箇 盞口直口碗口鏡子皆可
三眼鏡一把 白紙糊粉粗徑一尺五尺長三尺
燈籠三盞 以上俱官紙
大木柵二架 每架長五尺內空心六寸深一尺
要性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
改造每柵必雙鹿聲合而可遠
該路採木造與

旗杆三根 好繩三副
發火州六十箇 用房 間覆之毋令雨濕
火池三座 連草苦蓋藥用
火繩五條 每座方五尺張口麻草多火亮
旗竿三根 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其上橫竿安
此旗繩五副 旗每根粗去五寸
務要新粗每半年一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部
以上俱軍林辦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
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
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
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
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
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

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盡大燈籠
賊若潰墻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
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多勿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
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
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
接砲聽上首砲後柵響即如風砲數柵聲聽的確日
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傳烽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鏡傳自番舶曾聞之叅將戚
繼光日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成
祖所蓄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鏡皆倭
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諸火攻法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部 六

二二一三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鏡手竊而得之所未得
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騎薄都門京
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
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灰數萬血湧如川遂
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 朝私習之禁莫嚴於
我 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 朝也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一 敵首一門 大佛狼機六座 碗口鏡三箇
二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三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四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五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六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七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八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九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十 敵首一門 馬箭筒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標鎗一百枝	藤牌一百面	岸皮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大索六根	大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鐵二門	小蓬一扇	大標二張
板船索四根	鐵鑄四口并寬蓋	鐵鑄四把
鐵鑄四把	鐵鑄四把	鐵鑄四把
鋼鑄四把	大更鼓一打	小鼓四打
大挽旗一頂	方正旗五頂	木桶四桶并漆架
燈籠十盞	木柁鐵鈴一副	借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	鐵菜菜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用錢盤一頂	麻六十斤
隨身釘鎗一根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部		
大佛狼梳四座	碗口鏡三箇	身嘴鏡六把
噴筒五十箇	烟礮八十箇	火礮一十箇
火礮五十塊	火礮三百枝	粗火礮二百斤
鳥銃火礮六十斤	藥弩六張	弩箭一百枝
砍刀六把	過船釘鎗十根	標鎗六把
藤牌十二扇	大旗一頂并號帶	標鎗八十支
灰礮五十箇	大標一扇	鐵箭二百支
小蓬一扇	大標二根	大蓬一扇
旋二門	挽槓二十根	舵二門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挽槓四根每根長四十五丈	大索四根
鐵鑄二口	木桶二擔	鐵鑄二把
鐵鑄五十	鐵鑄二把	鐵鑄二把
鐵鑄二把	薄刀一把	鐵鑄二把
更鼓一打	小鼓一打	鐵鑄二把
五方旗九面	燈籠四盞	鐵鑄二把
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鐵菜菜八百箇	木柁鐵鈴一副
捕盜自備用	鐵菜菜八百箇	火繩三十根

釘三十斤	油四十斤	麻繩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錢盤一頂	
隨身釘鎗一根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部		
大佛狼梳二座	碗口鏡三箇	身嘴鏡四把
火礮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箇	烟礮六十箇
火礮二十塊	火礮一百枝	粗火礮二百斤
鳥銃火礮四十斤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砍刀四把	過船釘鎗十根	標鎗四把
灰礮三十箇	大旗一頂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標一扇	大標二根
旋二門	挽槓二十根	舵二門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挽槓四根每根長四十五丈	大索四根
鐵鑄一口并寬蓋	鐵鑄一口并寬蓋	鐵鑄一口并寬蓋
鐵鑄一把	鐵鑄一把	鐵鑄一把
鐵鑄一把	鐵鑄一把	鐵鑄一把
更鼓一打	小鼓一打	鐵鑄二把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鐵鑄二把
備用松杉木五株	鐵菜菜八百箇	木柁鐵鈴一副
捕盜自備用	鐵菜菜八百箇	火繩三十斤
灰二擔	油三十斤	麻三十斤
隨身釘鎗一根	腰刀一把	
<p>一、火礮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p> <p>低則易救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p> <p>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百用</p> <p>一、二人用鐵鋤挑炭火數畝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p>		

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盞，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主

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進者，捕盜舵工俱就陣斬首示衆。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嚴，安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候，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遣令察出治以軍法。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後，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誤舵手割耳示衆。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嶽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掣治不恕。一往來

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開帆望火前進，哨勤聯近烽燧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已軍法斬首。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舉岩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防也。謹行。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主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三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十一十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丑未長	辰戌平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寅申長	巳亥平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卯酉長	子午平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辰戌長	丑未平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北潮候

初四子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辰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酉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三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丑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末	二十一卯酉正	二十二卯酉末	二十三辰戌正	二十四辰戌末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末	二十七巳亥正	二十八巳亥末	二十九巳亥正	三十子午初
初四子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辰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酉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三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丑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末	二十一卯酉正	二十二卯酉末	二十三辰戌正	二十四辰戌末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末	二十七巳亥正	二十八巳亥末	二十九巳亥正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二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為大汎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為小汎潮小而遲一朝生為潮夕生為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兵書 三

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於巳則汐生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三七發申入辛地
五月生艮歸乾上
惟有十月與十二

仲冬出庚入坤方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五九五更二點餘
三七半先是寅時
五月日高三丈地
仲冬後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暈即此方風來也
日沒暈暗紅無雨也月風須看逆暈日沒之萌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兵書 三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一日風
三月忌清明止風 五月忌至風以正月下雪
六月為始算至五日乃一百二十日之內此風
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初九日前
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 十一月忌冬至風 十二月初
三四日內忌十一月風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兵書 三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一日風
三月忌清明止風 五月忌至風以正月下雪
六月為始算至五日乃一百二十日之內此風
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初九日前
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 十一月忌冬至風 十二月初
三四日內忌十一月風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輻輳之險濫車之水名山
 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
 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
 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
 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
 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
 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
 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
 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
 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
 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連。什。
 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管子也
 蓋。勲。拜。討。虜。校。尉。靈。帝。召。兄。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
 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
 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

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
 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殺祗贖武耳帝曰吾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
 也

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
 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
 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
 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
 國之大患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
 將吏不選授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八 兵曹 二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
 獎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
 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
陳
道武
舉業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
 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

甚矣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
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期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
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
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又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
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
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
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
入編類纂 卷二十八 兵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戊子西子期所以必
死讐吳也句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
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
以入郢乃因胥韜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
功蓋亦解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屬以取敗此
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
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
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
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
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

兵

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
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
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
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
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
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
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
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
皆可原宥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
臣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兵

朕何憂哉
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
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
朕何憂哉
此魏尚書西平
王源賀上言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
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官厚賞屬頻年旱歉御
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郵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
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
二百萬匹付度支克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
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謀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展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展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茂

爾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諭胤展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胤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為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六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為官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率簿虛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焉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勳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後晉杜威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

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偷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指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後掠吏民滎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救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開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

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

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有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驕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至神宗時議者以戍法難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專置京畿

得不得

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兵不守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故卒乘輯睦，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九

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闕，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其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二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謙驗

得不得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

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十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巨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鬪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布，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

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宋

請復唐賦制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

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假以虜事言之若聞

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眾寡之勢不論戰遲

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

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

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

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

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

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

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

答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

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宋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

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

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

自帥眾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

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

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

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

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

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

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

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

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

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

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

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

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

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

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

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

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柩車歸葬自是驕將

法軍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兵部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兵部

情卒始知所懼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

金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三

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

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

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珣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十四

間二日憲宗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之則衆後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上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身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道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難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兵書 五

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干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入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晉羊祜請伐吳書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親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可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傳讞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

意所目不
亦為同異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
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
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
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
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
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
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
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欵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兵書

二

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杜預請伐
吳之期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
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
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
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
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
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
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號銳，
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
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

事屯田，預為儲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
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
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
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
中，必自離叛。何待也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
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二
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
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書奏周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兵書

二

主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
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是日賀
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乘船而
匿之，買美船五六十艘，置於濟內，陳人視之，以為中
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旌
幟，營帳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
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齊江陳
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陳主以蕭摩訶焚殺

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救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此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柱彥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九

卷

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

不遠出矣
最處不相
知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欽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二十

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剛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氣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惟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遣遠將避匿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同東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備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擒弼燒門入
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思流汗股栗向弼
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
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賓客
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
去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 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三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耻也故
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
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憚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言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三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能使行陣和移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滬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兵書九

三

士尹池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擊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官而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艱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為艱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艱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愛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官庫潦之經吾官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賂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遠伯玉為相史黯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兵書九

三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楚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知若賢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未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
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恐秦民之死者厚葬傷
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兵曹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何憂耕田疾作
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
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
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為
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
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較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
戰失利亡五較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
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
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
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眾

可作兵曹

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
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
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
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
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眾取勝如
神况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
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
斥諛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
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
干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
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
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
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傾魏不欲先用其眾魏
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
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
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
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兵曹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兵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眾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兵部 三

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陳豨王黃等反

四

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註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非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非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兵部 四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鼻丘臣皆故買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鼻等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奪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渝匈奴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敵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五

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衝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井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張繡之追曹操也買謂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詔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謂曰繡以勝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也謂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六

劉裕在洛陽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非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七

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

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擢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不時過則引兵隨之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非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八

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舍之非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尚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

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疆。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
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
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
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
也。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
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
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粟水。柔然
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粟水西行。分
軍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二十餘萬。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書

九

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
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爲深入有伏兵。
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既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
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
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
主深悔之。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
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四面軍前招慰安撫。
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
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改思使思
外一守也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
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
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
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
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謀。守
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
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
且彼憑城而闘。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
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
食轉輸。溫飽有餘。候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書

十

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長歎。
父子且不相保。况身合之衆。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
珂等帥之。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
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艦舟於岸。
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橋。關
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
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
方輿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
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

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二

秦將雷惡地率眾降姚萇萇拜為鎮軍府軍魏禰飛自稱衝天王率氏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禰飛萇曰登非可猝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禰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眾不滿三千禰飛惡地眾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禰飛等以萇兵少盡眾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禰飛兵擾亂萇遣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禰飛眾大潰斬禰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成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關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眾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三

唐德宗以河中為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東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元帝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毒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瞻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心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日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憇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蟻、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歿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思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十一

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贖、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謀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彘、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

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禍、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贖、馳驚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生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十四

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軼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鑿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旌、虜農桑之務、播愷悌之

慮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民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恩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 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

八類類纂 卷之九 兵曹 主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愨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眾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鬼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

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淝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天流太極二御幽通宰相因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狗難哀恨自咎五精摧頹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推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

八類類纂 卷之九 兵曹 主

所屬屯淝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徵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謀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諸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陣血淋漓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岳外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眾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隘忌寇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騎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惟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禍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書 十二

正所當
急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
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士人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
于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
危。合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
國成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
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卯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
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係子
瞻。由是倨激。勵遂帥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
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
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據歷陽。與峻
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
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
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
濠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騎萬餘來攻。不下。

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仗義故也嶠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九

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反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

故吏二千石臺郎御使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問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抗榻抗軍若敗術固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于嶠却鑒聞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詔以非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鑿為司空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三

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于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脇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詈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極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欲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部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鑿節度率眾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田阿慶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曹 三

還廣陵以俟後舉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任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眾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眾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吳興鑿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請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

八編類纂 卷七九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曹 三

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郟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鄂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

一一一

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滑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伍。乃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三

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太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凡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於行在。斬之。宋仁宗以元昊勢

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關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微律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若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思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三

未能。大剽黠虜。若鄜延以牽利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人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

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
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
經費益感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
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分
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
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
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
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
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
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三

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問其人馬為
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
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
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
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
版築皆其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
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
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
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
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劄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三

正彥劫帝傳位於魏國公粵請隆祐太后臨朝改元
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既而得苗
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
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
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
矣之即引所部八千人下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
泣上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
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
救其旨遠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

寓書於浚浚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其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願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督眾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警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兵部 三

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稱俊世忠將士眾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關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未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撫慰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

二兇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於止彥曰自古言涉不願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青黃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逐之谷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成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歟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兵部 三

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發並同簽書院事浚願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米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聞自反正耳不然下詔帥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呂願浩

張浚軍次秀州，願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非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聞中，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无

修以屬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暖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手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既，聞甚，適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蒲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反。

是存事人

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三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巨源到廷，密詔以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在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郎前

執之、亦中曦頰曦反撲貴於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
 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
 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
 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
 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
 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
 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
 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守
 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
 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
 入編類纂 卷十九 兵書 三十一

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
 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
 徙嶺南、奪父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詩賦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盜匪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
 不克為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
 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
 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八編類纂 卷八十 兵書 一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
 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
 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
 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
 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
 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
 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
 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趾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二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恭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則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歛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儒木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亦不得向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疆暴自息矣魏主不聽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三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簿孟讓北海郭方豫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澗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戰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簿大破之簿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兵須陁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
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率五騎與賊競赴之圍
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
陁督衆擊之賊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
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
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
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淮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
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畧
陳敗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
陁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四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通
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須河
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
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
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
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
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
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
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
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

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
俘斬無筭

群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
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
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大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
引兵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
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
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
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
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五

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
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
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
才略不及實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
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
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
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
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
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
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

建德不足

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皆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楊義臣破降河

人編類集

卷八

一

國事如此
難將如雲
可驚之有

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煩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

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闕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天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眾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事舉

人編類集

卷八

二

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眾。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意。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

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
受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
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
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
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豈容兩管
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
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
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
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八

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中之聚感克暨煦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賴淮江為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此君非
此世不
此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七箸起立豈以為
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乎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
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七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韓愈與鄂州
柳中丞書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
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
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警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王仙芝攻蘄州，王錄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

八編類纂

卷八

兵書

十

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賄賂，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元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誅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錄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

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高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八編類纂

卷八

兵書

十一

寶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贖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

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家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

八編類纂

卷八

兵

十三

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望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制任士安不受王燮命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八編類纂

卷八

兵

十三

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悉擊之賊奔港中為伐所拒官軍乘後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並壞大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前降眾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泉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

八編類纂

卷八

兵部

古

如軍旅不息工役浚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聞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繫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有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人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開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

亂定

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勣代總軍務

八編類纂

卷八

兵部

古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藝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

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
 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
 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
 泌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
 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及
 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諸之曰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
 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
 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
 上籍陝將預干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
 入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
 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
 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
 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
 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
 西向拜燧曰汝曹狗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
 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
 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
 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
 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
 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
 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遠多矣燧帥諸軍
 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援甲矣又曰東城
 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
 為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叅候晟謂
 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入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欲遣兵防援又禾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
 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
 請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
 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誠待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
 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
 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
 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
 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
 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馬燧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奔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頰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延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人編類纂 卷八十 共書 六

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球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入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震殿。皇后方侍帝。聞聲據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

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官嬪殿。下聲。帝所寵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出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所至劫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事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繼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繞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眾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眾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反不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

八編類纂

卷八

三

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晉明帝時鄧鑿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登勝滿武秋邪鑿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

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滅明矣鑿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視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鑿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鑿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邾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鑿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悉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

八編類纂

卷八

三

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公卿等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祀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

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槍尤惡之。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

八編類纂

卷八十

兵部

三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所敢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一

經濟編

六曹

兵曹

謹正 祖後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益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六曹

一

下

文選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賣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六曹

二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三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是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免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勅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敵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四

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厥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
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秦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
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敵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南王安諫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五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糞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六

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母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益
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投通採平城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七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獲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
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軻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
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稍捐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顧顧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八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通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賈捐之罷珠厓對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
匈奴魯恭上疏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
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食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
 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而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
 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
 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
 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九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
 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
 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
 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
 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大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縷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也今被其
 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滿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

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
 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趨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
 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晉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蔡謨
 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
 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九

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
 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
 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
 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羗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
 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
 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
 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
 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
 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上
 所據同于魏世勒死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

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不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十一

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汜汜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勢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汜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汜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要知兩軍人共疑

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汜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汜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十一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障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冠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策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關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十三

正而變矣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役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唐太宗時相里玄奘至平壤論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奘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威望大

積以身內而操之身如也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人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疾篤上表諫曰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十四

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羗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 雅州邊羗自國初已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从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羗

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三

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廬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開盧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謀正
征伐
可以為法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戰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警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六

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控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
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
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
亡何以知其然也若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
郢而棲起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
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
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
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
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
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
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

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
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
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
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
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
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
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餽士則是路寢
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
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
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
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醮而華樂
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
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贖
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殫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切，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元

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元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怨不章。臣願王察臣之

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亂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穀。函之上十年。樓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
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
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
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
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
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
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
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
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三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
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
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識從之一
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
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項襄
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
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
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土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爲人受其敵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
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亭於韓成
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
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
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三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
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
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
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免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韓信魏之善王也此吳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早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無百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分身離暴國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

八編類纂

卷全一六

三五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故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間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謂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秦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秦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八編類纂

卷全一六

二六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曹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敝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執，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上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恭，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否則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其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曹

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焉。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魏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匍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曰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三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于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

者固未可得于也。其可得于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討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夫相與鬪矣。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頤哆其口。

遷也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翁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果敢之士書其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四

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于門外。而埋之。象之以猴。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

禍緣

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被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五

五

分黨人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驗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六

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人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答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 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七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歿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八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蘇則割河外韓弱則救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慮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疆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八編類纂

卷八二

九

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又說

魏襄王曰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銳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因東說齊宣王曰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壤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魏王曰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太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止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八編類纂

卷八二

十

亦亦力

楚而遠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秦下甲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二

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秦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剖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十二

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索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

開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十三

獻恒山之尾五城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

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損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簡重者矣復合與簡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責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十四

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燼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

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敵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五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取，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取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堯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六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統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秦，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橫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授，文臺墮，番都焚，林木伐，康鹿盡，而國繼以圖，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乎關。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十七

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十七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此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言曰。王之所以此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大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大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九

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疆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

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倫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于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十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集字不知
別本白字

女戰韓氏太原卷下軼道 南陽封莫兼包兩周乘
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
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
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欲
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
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
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因以
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
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
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三

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匏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
秦因以塞匏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
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
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
獲疾為和龐則兼欺勇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
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匏阨
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

集字不知
別本白字

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
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之
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王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
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
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
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三

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其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
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
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
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
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
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
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
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

齊

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定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王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備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

人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書

三

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晉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秦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人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書

三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餓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圖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或為魏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五

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王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讐。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汗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

公患也。依慎篇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五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漢時冒頓為單于數苦北邊高帝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曹

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塔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單于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太子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

後文代立
何有大夫
後自出願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今日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曹

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于餘里各居其邊為旃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旃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所冠

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庸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三

季布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萬眾因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

亦

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欺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書請獻素驄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零淺遺朕書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胄靴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四

意謂者令肩遺單于

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漢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五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十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驚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垂書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六

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侯秋熟以騎馳蹂廼稼穡也

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二

莫不就安利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越漢神氣

昭漢元氣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敢為寇於漢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八

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皆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皆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九

言

削不為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臣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宣帝遣車騎都尉韓昌近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綬玉具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

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火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謂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宣帝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鄧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十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以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獲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嚼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十一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谷永受伊邪莫演詐降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費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上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十二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戾形容魁健負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十三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却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可遂賜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未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而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申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百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十四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哀帝寤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北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光武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

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白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五

紘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絕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效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劔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

之

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劔。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冠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備。令宜復如舊。以明威防。羌疏。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六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台屬。送匈奴。骸骨長為

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葉牙曠野，昔魏絳列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鞬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乾

用任尚一
善年老失
智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玉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請兵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
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
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
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六

九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
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
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
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章帝時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
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
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
地降單于宣立三年亮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
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

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

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
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
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
請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廷北單于創刈南兵又
畏丁令鮮卑遷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
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
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又新降渠帥雜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六

十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請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
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
嚴塞明侯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
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
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
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收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
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
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朕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壤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勝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三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宋意上疏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

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三

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眾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述吾子述唐別與武威鍾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推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羗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於是賞賂諸羗。種使相招誘。逆唐伯父號。逆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人出塞掩擊。逆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書

三

餘頭。逆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縱犂爲船。置于箠上。以渡河。掩擊。逆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羗所攻。於是義從羗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逆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

和帝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以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拜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袁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書

四

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代。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

功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班勇少有父風安帝時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請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祖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真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

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而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徵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三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人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漢元固疏

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執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貴，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宇參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三

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辰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順帝時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賊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隄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策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啻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皇甫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開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宜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竊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身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戒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鷹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隴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虞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末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勦勞後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詎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

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

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借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六曹 主

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替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桓帝時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真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

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真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威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鐵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絮已威化大行

靈帝時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

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應劭駁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日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
元蔡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
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括
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
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繖帛聚欲燒之邊將恐
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羗
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羗
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
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
望也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書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四

大學衍義補

刑類 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象曰順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一

作贖刑青災肆赦估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帝曰臯陶蠻夷猾亂夏寇劫人賊殺人在外宄在

宄汝作士也理官五刑有服其罪五服三就五流五等

宄之當宄者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熹曰服罪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

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

惟大辟棄之公市官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

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平死聖人之仁

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宄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

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

此念亦不
仁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婦郡中枯
旱二年後太守至下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
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至益敬重所公
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
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
節成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
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部

二

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
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
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
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
澤時降空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
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
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使吳後遷捕得伏法
會赦侯使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之事蓋矜喜之心生刑罰之所由不中也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又曰今
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

邪妄

按禍亂之興多起於民之干犯禮典民神雜
揉妖誕肆興則人心不正而禍亂作矣伯夷作
秩宗降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三典播告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部

三

之修者爲格令使夫蚩蚩蠢蠢之民皆知人各
有所當祭之鬼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以各
安其分而不敢瀆齊盟行僭禮舉淫祀習妖術
由是常道明而人心正所以不犯于有司是則
伯夷所降之典其禮儀等級雖非一端而折絕
斯民之邪心妄念惟在於刑焉耳所謂折民惟
刑意或在此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蔡沈曰舜命皋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
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

臣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事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祇德可見有虞為治專以禮教為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焉耳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於未然刑罰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祇敬之心而制刑辟於已然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秉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蔡沈曰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口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小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大罪惟終之謂言

罪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吳澄曰刑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度非及乎人謂用刑者用之不當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臣按蘇軾謂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當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于定國輩為廷尉無此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蔡沈曰罰之輕重亦皆有權權者進退推移以求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四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五

其輕重之宜隨世為輕重。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
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
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
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
所在。蓋有截然不可紊者矣。

王曰嗚呼。嗣孫嗣世。今往何監視。非德于民之中。尚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受王嘉善師也。監于茲祥刑。

蔡沈曰。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
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
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天子良民
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
邦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
國。用重典。

臣按

聖祖作為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

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姦頑。乃
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
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
置。頗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剝鬪。割之刑。敢有請用
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之。可見
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刑。蓋非得已也。

以五刑糾察萬民。一曰野刑。上功農功。糾力勤力。二
曰軍刑。上命謂將。糾守謂不失。三曰鄉刑。上德謂六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糾孝謂善事。四曰官刑。上能謂能。糾職謂修。五曰國
刑。上愿慈慎。糾暴暴當作恭。不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勅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
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勅以
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
養士。遇之途。不與之言。屏諸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
政。不欲生之故也。

禮記。凡制斷五刑。必即天倫天理。郵與尤同。罰麗於
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刑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玄曰例是刑體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光武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八

不防侈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為圓。斷雕為楹。獨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獎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帝從之。

定律令之制

舜典曰象以典刑

夏作禹刑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凡十而歛之。

臣按成周刑典之設。既布于邦國。都鄙。又縣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誤犯也。夫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顧乃深藏於理官。法家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况愚夫細民哉。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也。刑罰。一曰官

禁。二曰官官禁。三曰國城禁。四曰野郊禁。五曰軍

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日問。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九

鄭玄曰古之禁書亡矣。今官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野有田律。軍有警謹。夜行之制。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臣按以五戒先後刑罰。即唐宋之律。而有名例。職制勅令格式之意也。

職制勅令格式之意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附萬民之罪。墨墨而涅而之。罪五

百刑。其罪五百。官文。夫夫。割割。其罪五百。刺刺。其罪五百。劓劓。其罪五百。若若。司寇斷獄。訟則以五刑之法。詔

百殺也。罪五百。若司寇斷獄。訟則以五刑之法。詔

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按五刑之名始見于虞書然未有其目也著其日始于此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學之約次之

宗殺戮館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擯獄者遇訟者以告而誅之

吳徵曰擯獄謂罪人之劫獄者遇訟止遇民訟也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言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九 十 語而不言者以告而誅之

鄭玄曰力正者以力強得正也

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書凡秋官司寇所

設之官屬所掌之刑禁凡所當禁約施行者即

後世法律之條件也說者謂秋官自禁殺戮至

修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姦執者較之今律斬

殺戮即今之人命律擯獄即今之劫囚律過訟

即今之告狀不受律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也罰之屬五

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厥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

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

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

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

又有比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

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

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

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關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十 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臣按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

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

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

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

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

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

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

是說雖以解經然而萬世之下律文所不該載

者比附之法莫切於此所謂察之情求之法比

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輕。而參酌於輕重之間。必允當乎人情。法意可謂審克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遺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

以徵於書。而徵幸而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刑。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

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

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賈。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其度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

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按刑法之著。爲書始于此。成周之時。雖有禁

法。著于周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繫于其所職。掌

未有成書也。然五刑之目。其屬各有多少。五等

之刑。各以類而相從焉。著之篇章。分其事類。以

爲詮次。則於此乎始。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

姦。遂令蕭何據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

部主見知之條。與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廢戶

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未及。傍章十八篇。

按律之名。始見於此。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謂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

以律爲名也。禮記雖有加地進律之文。析言破

律之誅解者。謂進律爲爵命之等。破律雖以法

律言。然王制漢文帝時。博士刺經所作。固以出

蕭何之後也。律之言。助於虞書。蓋度量衡受法

於律。積黍以盈無錙。銖。凡度之長短。衡之輕

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

制羣情。斷定請罪。亦猶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

刑之書。以律名焉。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為收格也。朕甚弗取其議除收格諸相坐律令。

以此為謂而猶有論

論議肉刑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緣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滿其具為令

年數免為廢人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

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

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官刑至景

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

世也則知文帝并官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

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

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

之後官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

也

臣按後世以笞箠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

肉刑者墨劓刑宮大辟也至漢初僅有三焉

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

下詔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

代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支

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

者文帝之德大矣

景帝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致死而笞未畢朕甚憐

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

教之也其定箠令

孝武卽位徵發頻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

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為故縱而緩

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

網寔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

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萬三千四百七十二

事

臣按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

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

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獨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臣按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讀者容或有所不逮伏乞

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

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於言意之表

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賣法矣

成帝河平中詔曰呂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

只此四生

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

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

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獨除約省者令較然

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

法朕將盡心覽焉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

世奇請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詔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獨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所謂奇請它比者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上不知其姦下莫測其故我

朝律文比前代為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

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

入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十二

用者矣未聞有所增加也特所謂例者出於一

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

日多

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為去

取伏乞特下

明詔如漢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

會三法司官將洪武元年以來至于成化丁未

以前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為萬世

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例條以為一

書頒布中外與

大明律並行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救時弊或達民情則別爲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于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之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獨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於經義而言刑者必與禮並其原蓋出于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陳龍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八百并爲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定律之至言也至其子忠爲決事比請除蓋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蓋有補於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裴頠謂刑書之文有限外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事二臣之言可以爲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秦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日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輓裂之酷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用於唐以至於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者筆律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

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宜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人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子

十六衛計帳以為式

臣按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采用心頗備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子

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為釐正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為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為戶役婚姻分闢訟以為闕毆訴訟廐庫一也則分公廐牧於兵倉庫於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式於吏受贓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

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為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勅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

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

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臣按宋趙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文飾以其准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臣愚以爲今之律文多蒙於唐唐之律則蒙於隋也冬曦所論者雖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於今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三

古今一律切考

今律爲卷三十爲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卽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其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卽了其義說者若謂

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特欲於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

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著實數使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差誤

爾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宗止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三

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謀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爲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卽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

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伏讀

祖訓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于

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八編類纂 卷八十四 刑類

五

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所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為。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五

右編

六曹

刑曹

法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

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君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類

一

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况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戢戢。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上。禮其

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黜削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爲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道醢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鐵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部

二

爲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違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以爲怪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爲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爵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

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部

三

罷惰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益宮觀之員廕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章惇弄權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于奪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強復不遜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子弟之間

刑慎

者蓋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為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國本中論刑法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本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四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本曰夫獨無族烟乎對曰雖有而楚用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失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異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子朝者其去蔡蔡之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毀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肉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五

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詳子請復椒舉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考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大大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

龍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古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雹皆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贖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諫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考

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詭習又欲避請獻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益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

漢書

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草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夫石者安類墮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八

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奏指政刑 暴激疏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或行之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

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背支解斷斷截手足坐釘立釘鉤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闔闈以示徒眾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造變數歲前蜀部兩回作亂事平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斷截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設易乞除 非法之刑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九

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為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為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歎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

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遠
 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
 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
 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
 死而茶鹽權酷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犴獄所
 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
 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
 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
 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滋長其悍虐視性命生
 死如旦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
 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
 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募
 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
 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鬪蜀人多怨至
 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
 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
 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
 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為輕比
 三代則為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
 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類

刑不可
 變也

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為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
 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
 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權酷及他比巧法田役賦稅
 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
 代之刑為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
 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
 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
 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輕於三代今既
 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
 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類
 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
 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寃之賞是故無智力之
 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
 而民不携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
 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
 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
 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為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
 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
 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
 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類

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
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
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
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
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下論用刑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枝尉
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
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
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

三

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賊亂獨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
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
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
役皆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
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
服尊擢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
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遠
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
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
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類兄子閎拔刀欲刺之輔以
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 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

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斤逐奔楚秦
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
明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守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
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秦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

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想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
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家猶伏辜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
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遠放逐

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關之誅，放於無大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
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以少塞殘
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公乘
王尊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
不起。司隸枝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詩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
以太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四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閉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尉枝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居
檄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居五重城，塞
歙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情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懼鄉風，弛義稽首，慕
賓願守其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

漢元帝時
上初定帝
鄧支單于
千餘里
不助已
附厚使
者初元元
年遣使
獻回不傳
十餘萬
附厚使
司馬谷吉
送之既至
知日漢廷
西奔唐

八編類纂 卷八五

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焯焯如雷，如靈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批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三年之
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
以復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
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二師功德百之且
倍，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
受爵，故言成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
優於齊桓，二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五

鄧支單于
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
羣臣皆閉
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
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
尉枝湯承
聖指倚神
靈總百蠻
之居檄城
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
域遂蹈康
居居五重
城塞歙侯
之旗斬鄧
支之首懸
旌萬里之
外揚威昆
山之西掃
谷吉之耻
立昭明之
功萬夷情
伏莫不懼
震呼韓邪
單于見鄧
支已誅且
懼鄉風弛
義稽首慕
賓願守其
藩累世稱
臣立千載
之功建萬
世之安羣
臣之勲莫
大焉昔周
大夫叔吉
甫為宣王
誅獫狁

未着。小惡。敷布。臣。奇。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擊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起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

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尊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寬拘囚

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熒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

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

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

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

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為延壽俊禽敵之臣獨有一

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斤使亡逃分甯死無處所遠覽之士

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

為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陳湯書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

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

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

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

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

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

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

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感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伸

命殊俗成功自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

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杜欽疏

臣聞明主御禽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

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

行乎禽息頑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

漢書卷九十四
後二年西
其都漢日
奉世以誅
郅支單于
是任
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

不用暴戾遂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
 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
 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
 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
 邕挫其鋒雖身受屈終姦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
 家邦也且斯人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
 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鞠訊辭報將至極刑死
 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
 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為况賢為國寶社
 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
 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
 臣與邕生平不疑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
 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
 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
 邕鴈門縫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
 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
 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
 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劔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
 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
 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赦舍垢之

比宗天聖
四年吳清
孫家富
致人教治
無以有司
得清辨內
律主者不
過案加
大得完全

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
 澤實亦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
 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
 不為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
 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孔章救
 近曾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付開封府照證張
 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為不便豈有
 報人殺人不從對辨獄詞未盡冤抑可虞固非陛下
 仁惻慎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
 知外事恐沮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為未
 八編類纂 卷八五
 得若付之有司辨具是否而賞罰之則實事日聞於
 陛下維慮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
 賅結之者有罪不發以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刺告
 盈前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提善良之心傳
 俞乞發遣親事官
 吳清等照證公事
 按崔寔政論主於嚴刑而其論發於桓帝之初年司
 馬溫公亦以為矯一時之枉然愚嘗考之漢自冲質
 而後政日以圯其弊蓋原於人主昏庸威權相繼秉
 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而國隨以亡其咎不在於刑

輕也。且二帝之時，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至於免鉗，或徙邊，或贖罪，唯謀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此二者所誅甚衆，豈亦反逆乎？蓋牧守皆戚闇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詔書而誅殲之。且當時姦凶得志，忠賢受禍，民不見德，亡形已具，猶幸刑制稍寬於西都時，有寬恤之詔，故其所誅殄及於黨錮之清流，而不及於無事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必又有不可勝言者。馬論

漢刑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部 三

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得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是，故分以爲劫掠律，則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劫傳覆，厥律有告反建，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劫律。囚律有擊囚，鞠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律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

有受所監受財，在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賂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辯，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下，西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漢以賈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

漢刑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部 三

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劫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贖，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賊事以爲償贖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劫各與同罪，失不舉，劫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坐擊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出例，以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

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刑死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潛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圖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

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弟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羣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通考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平文若釋之報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

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重雜時有不得悉循又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常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

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操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劉頌請刑法畫一疏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怛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慘儒生猜鷲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當秦之時孔子

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紜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幾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戮民命傷蹶國脉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五

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為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

吳棻唐律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州大理論死用違律為

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勅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罪各為奏光言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案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為盜劫囚畧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文並不許自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有情徑行畧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爲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爲兩事則故與殺亦爲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若以劫鬪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所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五

故所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

死已是寬恩，遵爲之請，欲天下引以爲例，開奸宄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鬪，有因劫，有因竊，有因畧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咒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爲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唯有故殺傷爲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殺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鬪殺傷，則所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鬪，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罪，遂致殺傷，竊以爲律，但言因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爲殺傷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謀專爲殺人，卽無所因之罪，竊以謂律謀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五

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爲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爲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爲亡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受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爲律疏，但言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爲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爲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爲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較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啟奸臣以謂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救許奏裁，若有司輒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救律，悉以明備所爭者，惟謀爲傷，因不爲傷，因而已，臣等以爲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五

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盡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為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律

天

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為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苟以為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克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決則何為而不可也臣等以為宜如安石所議便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則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

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案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敕克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為不當以敕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頒之諸路入誤引刑一司敕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海御史劉琦錢顛皆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眾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傷而傷也即以為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以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為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刑律

天

二事以破析律文蓋從衆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病
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
甲寅敕施行詔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
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材之吏
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敕出而復
收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執
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
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
二事謀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事之所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

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
終爲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
克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不報
初安石議行司勳員外郎崔台符舉手加額曰數百
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六月擢
判大理寺

宋志宋刑議

詔獄本以糾大姦慝故事不常見初羣臣犯法體大
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鞠治焉神宗
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
曰推勘院獄已迺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

衡鞠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
張戩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囚圜非朝廷以廉
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又命
崇文院校書張載鞠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
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誦忠正軍節度副
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爲不法謫復州團練副
使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衡替編管又
上餘人皆御史王子韶做其事自是詔獄屢興若凌
遲腰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
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三

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
流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
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
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寔及宜
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
太府寺主簿蔡洵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
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
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
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舉禪當求外入朝之
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罪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形
 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
 摯粉昆指韓忠彥形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
 為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
 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劉摯論劾又摯嘗論彥
 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
 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
 因為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形躬
 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
 梁燾字况之以况為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五

於上躬京悖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
 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寒序辰審問仍差
 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悖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
 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悖極力鉅
 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
 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
 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人
 並勒停永不收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退
 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
 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元符元年中丞安悖言

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
 訴理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
 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勅加罪之意復依元
 斷施行時章悖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
 迫之悖懼即日置局命寒序辰同安悖看詳案內文
 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
 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及徽
 宗即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訴理得
 罪自語言不順之外改正者七百餘人無罪者既蒙
 昭雪則看詳之官如寒序辰安悖者安可以不加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五

乎序辰與悖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
 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
 會中書省亦請治悖序辰罪詔寒序辰安悖並除名
 放歸田里請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永州安
 置言者論黼欺君罔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
 國朔方之彘黼主其謀遣吏追至雍丘殺之取其首
 以獻仍籍其家又詔賜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彥
 根括民田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百姓失業愁怨溢路
 官吏稍忤意搆送獄多至瘞死故特誅之暴少保
 梁師成朋比王黼之罪青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

追殺之臺諫極論朱勛肆行姦惡起花石綱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子姪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爲橫行勝妾有封號園第器用悉擬宮禁竄動廣南尋賜死趙良嗣者本燕人馬植童貫使遼國植邀於路說以覆宗國之策貫挾之以歸卒用其計以基南北之禍至是伏誅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卽所至斬之言者論蔡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誅攸并弟脩高宗承大亂之後治王時雍等賣國之罪洪芻余大均陳冲張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並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芻納景王寵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言

死匿不舉哀下大理寺劾治迄無所得詔免所居官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爲變秦檜欲乘此誅飛命萬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于市汾州進士知淡上書訟飛冤夾杖編管袁州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賍汚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於獄飛與舜陟死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言

嚴刑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監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

漢書卷八十六

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獄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得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克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究俾善良者啗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親斬戮刑元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重而致囚此皆何異斷刑常人以為恩仁也通考內刑議

漢書卷八十六

漢書卷八十六

八編類纂卷八十六

圖書編

六曹類

刑曹類

五刑之設本以齊萬民也四海風土不齊習尚亦異故民之敢於為惡者由法律不明心無畏懼此所以不得不設之刑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犯耳但先王之制刑也刑期無刑本以弼教惟禮以教之於先刑以禁之於後民有不率教者斯加之以刑久之治隆化洽禮讓成風至於刑措不用由其純任教化故耳豈若後代惟法律是尚嚴刑峻罰訟獄日繁奸宄日熾無知小民反惴惴然無所措手足如此而望天下之太平何可得哉非謂刑可無設也任刑不任禮已非先王弼教本意用刑不用律使有司得輕重其手奸頑何憚而不為惡耶是故明罰勅法取諸噬嗑獄爨既取諸中孚立法貴嚴用法貴恕並行不相悖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論語曰如其情則其於而勿喜我朝刑部之設尚書侍郎即周秋官大小司寇是也其十三司分掌各按察司與直隸府縣刑名且都察院大理寺共為三法司慎刑之意亦至矣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六

刑曹

聖祖象天制刑曹聖諭

洪武八年 太祖高皇帝勅諭刑官律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貫者何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九宿如貫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于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人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法天道而行之邪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滄波印鍾山之蒼翠雉飛巢巖而走竊下亦莫潛毫

法天制刑考

紫微之垣大理二居尚書左明其旁陰德二宜肅大刑也天之詳文昌六六日司寇太理作理天牢六上羅德大微之垣九卿三一即即位十有五今之前左右執法左執法廷尉之象右執法御史大夫之天市之垣貫索九刑獄宜中空太祖法之為貫城凡列宿主刑者皆其屬

七公七主執刑法別

天紀九主理怨訟宜

夾角平道二左為理其下平二主執刑法以典獄

亢四總理天下卿大夫府曹主

折威七主斬殺以斷罪

須頰二主考察

罰三主受金贖罪

大獄惟婁三宜刑

鼎七天之耳目主刑

參七亦曰天獄主權衡

八編類纂卷八十六

井八主水衡法今于斯平宜明而端

論曰天之監下豈惟星哉茲獨言星者廣我太祖

論貫索意也太祖謂貫索天牢以有無凡星于內

知法司之刑政獄情聖人之于天道精矣天應人人

承天惟影響或宜明而乃暗或宜隱而乃顯或宜靜

而乃動在位者宜仰察焉以自考

刑制稽古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總建刑官之始命所禁重德選也

周禮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

旅建刑官之始今之刑部尚書即大司寇侍郎即小司寇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

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刑部十三司分理各布政司刑名并帶管在京衙門

直隸府州之始六典入法入成皆冢宰所掌而定之

刑部職掌即其遺意在在外州官即諸

侯在京官即卿大夫其所隸州皆庶民

周禮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

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窮謂窮也

擊登聞鼓之始也路鼓掌於大僕而守之者御

調人掌司萬人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聽民息辭之始如通失殺及鳥獸踐

太祖作教民榜文頒示閭里有曰民間除犯十惡及

強盜殺人外其有犯姦盜詐偽人命本鄉本里內自

能含忍省事不願告官係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

身遭刑禍止於老人處決斷者

聽與周禮調人意同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

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告訴納紙之始凡以財費相告曰訟相告以罪名曰

者各執券書也入天明其直入金明其堅金必三十

斤使民因借物以致思待之三日使民因遲留而自

之訟納民于刑也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

不直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四曰

耳聽觀其聰聰五曰目聽觀其眸子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乎覆實正于五刑

必情真者然後實之以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

過罪疑惟五過之疵惟官受權勢惟反報復惟內交

內惟貨狗惟來于請凡出入人其罪惟均其克審之

此二節聽斷詳慎之始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取鄰證地圖之始

凡有責古債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

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

聽其辭斷債負驗契證之司徒所斷

今制戶婚田土債負之訟則專屬刑部矣

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獎

訟致邦令

刑部十三司說堂處斷之始

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

辨罪之輕重

刑部問擬罪囚而以大理平允之始

書曰象以典刑

制法定律之始象懸法而示之儀式也典常也此刑

即墨制刑官大辟之五者周懸法象

國刑典造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

八編類纂卷八十六

劉劭又行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

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律可行者定為

十一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宋因唐律令格式隨時

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神宗

以律不足則以周事情比律所不載一斷以勅乃勅乃

更其日曰勅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勅之外曰禁于未

然之請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

使彼效之之謂式其日愈繁我朝一準于唐以定

律今

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笞杖之始唐宇文融之子審為大理評事以夏楚大

銅為規齊其巨細則

較勑刑具之端也

金作贖刑

納贖之始蓋過誤情輕者乃準贖若五

刑不論輕重皆贖則遇矣

罪疑惟輕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矜疑寬貸之始

周禮司刺贊司寇聽訟一赦曰勿弱再赦曰老旻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幼未者皆不為奴

收贖之始今有爵者議請凡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

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盜

有犯罪不加刑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時老疾者

依老疾論犯罪時勿小事發時長大依勿小論又禁

考訊并不合為證之類皆先上尊爵敬考慈勿之意

漢書二千石有罪先請又詔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

請

八編類纂卷八十六

品官請旨提問之始

光武詔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輸作有差

擬罪減等之始我

太祖以大誥有無行之得律法經權之中非前代徒

為遞減者比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

字獄之始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拳而桎中罪桎桎下

罪桎在手口桎在足曰桎拳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桎

手足各一木也

此獄官督罪人上牒錄之始

周公交辭曰何校滅耳上九係用徽纆坎上

項枷繫索之始

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流罪定里之始至隋新律流刑三有千里五百里二千里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乎也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

未能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

司空重罪旬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後其次

七日坐七月後其次五日坐五月後其次三日坐

三月後使州里任也則宥而舍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刑部 十

枷號發工之始單則保而放之使改過也

司園以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任之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

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徒罪定限之始至隋新律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年二年二年半年三年

掌戮墨者使守門

刺字發配之始晉天福中流徒用刺面之法為嚴姦重典宋因之我朝惟竊盜刺臂假

以充警猶養其羞也

官者使守內

奄寺留中之始今刑部不用自官者有禁惟七軍勳戚之地間奏行之姑存以誌所自

漢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城旦且起行治城旦

也歲刑春婦人春當髡者髡鉗為城旦治城旦已決

完為城旦春滿二歲為鬼薪取薪供宗廟白粲擇米使春

也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徒工發膳夫及充皂隸之始自文帝除肉刑之後則以笞杖徒流死為今之

五刑

唐大平興國四年詔配役者分隸亭役使

發囚徒煎鹽之始

周禮孟夏出輕繫仲夏挺重囚

熱審之始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六 刑部 二

唐制凡大辟 令尚書九卿鞫之

會審之始

宋乾道中聚錄時長史委無于礙吏人先附囚口占

貴狀一通覆視獄案無差復點無礙吏人依句宣讀

令囚通曉

會審先送揭帖及審令監生宣讀之始

周禮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

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外朝之之下大司寇以

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

王王三又當作然後制刑

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時有開元格。後教文宗時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勅為大中刑律統類。其二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救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謂敕。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九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檄符牒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為式。

東坡蘇氏曰東漢梁統上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頽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及老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獲罪于天。其子松棟皆死非命。莫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論治刑獄。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

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剕採黥虫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斂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釁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畧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錮進髡錮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及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

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錮為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纒剪其毛髮。所欲陷者予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朴流宥。雖聖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誨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伴無辜懼劫虐者抱沉寃而莫伸。而舞文利昧賄者無後患之可惕。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歷代論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六 刑律 古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刑曹 秋官

馬文昇曰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 太祖高皇帝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曹

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于五六易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參會衆律親御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于律意務為講明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

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各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各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賊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曹

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復奏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冷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

衛所囚犯在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唯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請明律

大學士桂萼曰：臣按登聞鼓投詞，即古設肺石以達窮民之制。其司鼓官即古之朝士，職主通壅蔽而已。今乃不然，合乞嚴為禁約，不許聽三法司原問官囑託立案，則冤抑之民受寬恤之恩矣。或曰：嚴司鼓之禁，有說乎？臣曰：國朝設登聞鼓，令匹夫匹婦皆得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三

盡原問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扶同，所以通壅蔽也。近者軍民有犯原問官，恐其執辨，則預囑司鼓官為之立案。是登聞鼓之設，本為通壅蔽，今反為壅蔽之所矣。軍民冤抑無聊，有犯闕自刎致。皇上震驚，司鼓官乃不自反顧，請皇上嚴門禁，拒告訴，杜冤抑之口，積怨憤之氣，今欲禁之在我。皇上特勅嚴衛分投緝訪密記起數，逐日面奏禁約，司鼓官再如前扶同立案不行者，治如邀截實封者，律登聞鼓禁約。歐陽一曰：臣愚待罪該科，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也。緝訪

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役屬廠衛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在已利人，亦將何所不至。兼之鎮撫司衙門之私，而嚴刑鍛鍊，法司非甚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冤，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聞姦慝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矣。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讐其姦，非法考訊，爪牙自威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倖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四

而通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于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拏汪堯民為王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父訴稱孝子，亦被拏誣作忤逆者，有無辜額天，極口冤號於法司之衢者，有酷威所劫，甘承冤擬，願少須臾無死，而不敢復辨者，且訪拏所及，家資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諺稱為剗，言若剗刮無餘也。廠衛之論功類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動，不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即兵部拘獲，亦不過查例陞

授而功與化之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驟躡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筆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干憲典者嚴衛據獲題知其情非真偽隱微未經鞠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記功該法司仍逐起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廠衛會題仍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論無得一槩混拏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察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并叅重究如此則功必獲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濫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姦宄戢而冤抑之防亦慎矣禁戢姦宄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廠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姦問理獄囚刑部之事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蕭彥曰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貢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買訪為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私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一不察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賣菜傭受禍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為然請勅各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真每府止一二人未為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為不可唯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貢訪買訪輩即置之死地不為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即誤在訪中亦聽辨謬毋以體面之故文致之也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刑部

刑部

首矣再駁而甲乙皆非正犯矣再駁而坐誣告矣此
 獄成原被証佐瘦死幾盡又在矜疑之列矣其死者
 未必有罪罪者未必服刑大都上官以為重獄多尋
 疑端駁之理刑者或為迎合或人各一見証佐者或
 以威賄變更其口或質者死而不死者不質以至前
 後矛盾訖無定執比比而是儻有公明刑官莫若屬
 之聽斷不必求改初情也此二事聽獄者之過也告
 狀者飾大事以告小事擊趙甲以及錢乙一行鈎攝
 身家蕩盡更有隱匿本名竟以某大某二某鬍子某
 麻子為被告者株連數十人而始以一人應審皆因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七

誣告不正本罪遂令滋肆若此此慣訟者之弊也
 國家之大禁累申而視若故紙者二事私剃度也私
 淨身也私建祠寺也一則絕人嗣續一則勞費財產
 此奉行不謹者之弊也我朝以出妻為重事而夫
 婦之紀律頗輕婦人狠毒夫或莫敢制毆死有罪妻
 妾款中止開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不及其餘近有
 惡婦日夜罵夫夫稍回一語即怒起而搏持磚亂擊
 夫報以一磚中額破傷死竟抵罪又有監生梁隆吉
 妻私于鄰人又私于義男歷歷可証但未奸所捕獲
 以毆死妻擬絞蓋私外人無死法私義男則斷斬終

不能庇明毆殺人之隆吉而斬未經捕獲之義男也
 倒持若此夫綱何自而正乎浙江有犯人張震其父
 被族姪張英陷訪罪累身死無處白冤震途間毆英
 死以報父讐竟擬謀殺人斬罪夫毆一造訪之兇人
 以削不共戴天之恨尚可擬斬乎唐人駁復讐議已
 自縊縊此又開載不盡之過也告狀法司者先具通
 狀過通政司准後解法司巡風廳查驗過堂過司務
 廳分十三司本司出牌行兵馬司提人提完又從巡
 風司務廳解到本司審理重者本部監輕者兵馬司
 監保限日過堂仍前驗進再限日過大理寺先司審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八

後堂審候四五日後評允過部說堂施行送湖廣司
 納罪銀送山西司納紙贖送打斷官處決杖徒罪者
 送有司衙門發配軍罪者送兵部發遣即如一審即
 明一言即決略無分毫遲滯已過數十衙門經數十
 輩吏役家資傾蕩雄心耗盡矣況提人不完審理不
 決堂寺未必如期而進以至堂駁寺駁遷延旬日動
 至累月無論罪人瀕死即理直冤伸寧復有生氣耶
 此又格例已定無可奈何者也應京受而讀之愕然
 曰鑿成憲永無愆何可漫置不講也夫廠衛緝訪
 國初無此制也洪武十七年置鐵牌官門中禁內臣

下預政事。二十年焚錦衣衛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
審理。其憤訟之防。寧獨有反坐律。至命刑部。以所誣
雖輕。亦坐重罪。榜示天下。即弗如榜。柰何不如律也。
宣宗時有自宮求用者。惡其戕遺體。循仁宗故事。
事發遣更申明禁約。英宗時僧私建寺。彰義門外。
特命發邊衛充軍。洵能信。祖法矣。夫刑以弼人倫。
之教。仁於仁。不仁於不仁。聖謨具在。故嘗不聽兄
弟骨肉相訐。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
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告改過。
遂釋。豈其聽妾婦乘夫。而子不得復父讐也。第禮法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修明。傷人必抵罪。既嫁必從夫。不必子為父伸。官為
夫理耳。官不能直而貽之子。夫不能正而致之官。夫
可沒沒已乎。小則比擬大則奏讞。固可義起也。夫多
指亂視。多言亂聽。洪武二十九年革大理寺。而秋官
子部各有專司。復廷評者。建文其十羊九牧。則衙門
敵規也。因循不議。如畫地刻木之誥。何當時御史凌
漢鞠獄平恕。人有德之者。遇諸途報以金。漢曰子罪
當爾。我非私子。固辭之。太祖廉得其事。擢副都御
史。明刑紀。
洪惟我 太祖始克金陵。除殘教。令中書詳定律

令貴在簡當。使人易曉。吏不得夤緣為奸。非大逆不
道。則罪止其身。毋連坐。又諭羣臣。刑本生人。非求殺
人。惟欽恤二字為本。干戈倥偬之中。未嘗一日忘民
瘼矣。洪武元年。頒行大明令。以為令教于先。律齊于
後。天下遵令而不犯。斯于刑措可幾乎。所設刑官。有
大理寺評之。都察院糾之。要之以刑部為本。雖嘗令
錦衣衛鎮撫司推鞠重囚。旋因其虐。悉焚刑具。罪厥
官。送囚刑部。後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名
法司曰貫城。象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璣。成
象。若中虛無凡星。則刑官無私。政平訟理。獄無囚。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凡星處貫內。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貴人無罪而
獄。上為法司言。法天建置之意。俾以身心法天道。
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於都哉。聖
人合天下為一體。以禮為梁肉。而令章之。以刑為藥
石。而律平之。以貫城為醫所。而刑官砭劑之。要以全
其體而已。嘗諭試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曰。凡
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
之。况深文乎。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
後濟議法。巧密上惡之。以枉殺獄吏。誅徽。請重犯法
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徽不悅。亦

誅權周志清為大理卿論以推情定法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當時法司咫尺天威誰敢不飭又論按察司入朝諸臣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遣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期于律應天理法當人心蓋九州赤子皆在容保中矣朝中置政平訟理二幡命兩行人為導有罪應審者持訟理幡傳旨論之無罪應釋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時靡有爭廷無冤民焉乃皇仁所最章明較著者律五易而後定詔三製而成編漢中知府費震發倉秣亂良吏也以他事逮京釋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十一

為牧民者勸成安縣丞唐詢禁繫三載細事也責問官吏釋之為淹禁者懲念諸暨知縣陳允恭以書之過削職為民召還復其官知浙江道御史凌漢以鞠獄平恕為人所感擢右副都御史進士魏安仁等六人以過謫吏矣恐其久為小人所侮召用以展其才知府余彥誠十九人以罪繫獄矣因其同為者民所請賜衣以還其職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以事當就逮矣一則念其撫民有方一則知其官多善政並賜酒物以勞其賢卜者誣人謀亂因麗水知縣倪孟賢疏辨而加友坐鄭湜

誤坐胡黨因與仲兄濂爭下獄而蒙擢用山西人被賜為盜矜其不得已之情而遣歸田里江西商沮壞鹽法原其不過貪心而輸作鳳陽郝安童以孝子除軍役之累陝西民以代兄免謫戍之辜重囚四百餘人以方春令輸粟於邊盡免殺戮之慘種種仁恩史不勝書然以腥膻亂夏罪辜孔多寬縱亡元紀綱宏振日烜不廢震擊得情常切哀矜爰著之 祖訓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法外加刑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噫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十二

顯文謨佑萬世而成正矣然開濟詹微之流何世蔑有繼體守文之主鮮克周知故置法者君也奉君之法而布之下者臣也揆以職要職詳之義則一人泣隅即臣子之罪不得以累乎上也永樂間刀鋸之濫舊御史陳瑛實導吏之後瑛犯罪誅而死事諸臣亦寬文網至浙江按察司周新以名宦戮則紀綱之講也而綱卒不免黃淮楊溥等以賢臣繫則高煦之譖也而煦尋以亡豈不爾受既其汝遷詩人所云亦良可畏矣 昭皇帝初即位釋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等之囚復其官赦解縉妻子之流官其子宥建文諸

一五... 5 6 卜

臣之家明其無罪捕治前御史舒成以楊士奇疏救
報罷下翰林侍講羅汝敬錦衣獄尋改監察御史審
錄重囚於承天門則內閣三法司科臣與焉詔恤刑
獄於三法司則三五執奏必期平允而後已歷年雖
凌廟號以仁不虛耳章皇帝因之首諭錄囚務存
平恕其恤刑勅曰朕嗣大統遵奉舊典不敢以喜怒
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咨爾法司夫愴刑者利
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稽情僞不辨此其可乎不諳
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
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弄刀筆輕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十三

人情或恣肆箠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
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
哉有請復肉刑者上曰除肉刑禁鞭背皆後世仁
政培植漢脉長久唐祚有以也逮浙江按察司林碩
知其蒙謫中官而復用之逮故城縣丞陳銘原其誤
捷中官而復任之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以縱
有罪殺無辜罷官江西按察副使李綸以受贓出人
減罪謫戍恩與威可謂兼之矣正統初釋鬱林守林
長懋言官陳祚而復其官追念汜水縣典史曾泉而
遷其秩勅法司錦衣刑科死囚臨決必三覆肯然後

加刑都察院各按察司伸理冤枉勿搜細過以陷良
善庶幾明德慎罰之風未幾王振擅權馬順助虐廷
尉薛瑄論死侍講劉球支解修撰董璘被刑祭酒李
時勉荷枷霸州守張需戍邊吏部王直趙新曹義戶
部柰亨下獄南臺周銓范霖楊永等逮死福建巡按
崇文顯汪澄駢儻輕重混淆是非顛倒卒成土木之
禍而振赤族順廷斃王毛二長隨亦暴屍于朝說者
謂楊溥楊士奇爭福建僉事廖謨獄不決白之太
后振得主持內議實爲厲階然自跪求釋振已違女
中堯舜之心矣養虎而教之不噬得乎景皇帝居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十四

守後遂卽真以土木喪師而逮宣府楊浩萬全參將
石亨下錦衣衛尋出總京營適也以宗留復亂而逮
福建巡撫張楷下獄尋放歸田里怨也都督楊俊前
見功而後見罪論死殺之千戶龔遂祭朔大議而任
大辟下獄釋之內使單增恃寵驕縱即下之獄戚曉
汪全恃勢奪民田立責其償當也至若中書舍人何
觀以參大臣阿附杖調南雄知府劉實以忤抗中官
死獄請朝南宮復沂王爲太子則大理少卿廖莊郎
中章綸御史鍾同皆廷杖同死綸劉詔獄莊謫邊遠
驛丞入侍南宮賞有鍍金結束則御馬少監阮浪內

官王堯義子趙縉皆下詔獄浪死堯縉皆處極刑是時爲悅者非王文陳循乎甘自遺臭遺被刑者百世之芳文固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不知牢飯苟義奚讓熊掌味也 睿皇帝復辟文以誅循以戍文淵爲傅子之詔自經而始奏易儲之黃玠鞭屍僂子面陳伐樹之徐正戍嶺礫市皆爲罰當厥罪然商輅疏立沂王石亨以不從已陷之于謙未迎襄王徐有貞以未用已擠之都御史蕭維禎等阿附亨輩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上猶豫良久原擬凌遲者斬擬斬者削籍臣故曰臣子之罪若巡撫年富以名賢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五

獄內閣岳正以忠直戍邊則亨與曹吉祥陳汝言之爲也都督范廣以謙信任併殺則太平侯張軌之爲也指揮袁彬以扈從功下獄則門達之爲也御史楊瑄張鵬等班劾權奸并都御史耿九疇皆下獄禍幾不測值大風雷雨之變僅謫瑄鵬成赦還不赦復戍南丹則又亨吉祥之爲也不數年有負再繫安置金齒亨彪負固僂吉祥欽謀反誅汝言死賊達死戍軌死于鬼天道好還宜其然乎至弘豐衛卒以謀反誣指揮李彬事下詔獄達鍛鍊成之刑書陸瑜獨白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

在人滅族之罪耶達諧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 帝之英明得瑜益彰矣 純皇帝中犯罪充軍不勾下補役之例定民間產女溺死之罪選進士二十八人於刑部習刑以示欽恤之意漢陰王徵鍤以牛易馬則妃父周恂等正厥典刑湖州知府李雄因賊誣叛則副使王齊等坐罪有差給事中韓文等劾王越邀功起釁逮文華殿前拷訊知其爲國之誠而釋之陝西巡撫秦紘爲秦王所誣命籍其家無他物賜以旌賢之詔而復之向使侍御皆正人不稱明明后哉乃內官牛玉欺罔立后僅謫南京給諫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六

王徵等請正王孫履遺下獄御史邵有良查嚴光祿錢糧以太監回保之誣杖調備監韋朗開原失機召還以太監李良棒之請復留此輩已溢觴矣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鏗太監蔡新以失事下詔獄兩人降調而新置不問則失平妖人李子龍出入禁地太監韋舍等實引之妖人王臣橫行天下太監王敬實主之兩人事發并斬而各宦止于淨軍則異罰乃最駭人聽聞幾亂天下者爲任汪直設西廠焉故指揮楊昇以罪匿中書董璵舍直聽千戶韋英言就鞠之兩人備嘗刑具其最酷者名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

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三。是炮烙之刑也。因其妾供武選主事董仕偉、就縛拷掠如梟。復抄其家，并逮妻妾四五人，晝夜苦掠，哀號徹天。是籍沒之令也。又械畢父泰，并死獄中。續獲婦女二人，解浣衣局，是為奴之罰也。自餘無故被執者，不可勝數。設五月商文毅公奏罷之，御史戴縉主億奏復之，賢不肖相去顧不遠哉。直憾兵書項忠，途中失避，誣以事令會訊，竟與選郎姚汝璧同黜，復以諸逮兵侍馬文昇、刑書林聰、巡撫史牟俸、侍讀汪朝宗，下獄謫戍，而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杖於廷。遼東巡按強珍、酷拷不服，亦令廷鞠。戍邊後，直以罪逐其黨。吳綬戍極邊，王越編管安陸，陳越戴縉竝為民司理。太監尚銘杖發南京，韋瑛坐誣人謀逆伏誅，則中官阿丑以譎諫，御史徐璠以直諫，悚動上心，故耳。不然，即江西楊福僞充直者，猶且納賄用權，輒杖小吏，况其真乎。直銘去，梁芳復用僧繼曉術士李孜省附焉。刑主事林俊疏諫，經歷張黻抹之，同下獄。幸太監懷恩以實奏，且戒鎮撫司擅殺，因得不死。是寺人中俊傑也。廣東方伯陳選抑市舶太監見誣，遣官訊之，賄選所黜吏張襲誣執，襲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憾。」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書

七

公陷正人乎。選逮至南昌道卒，襲為上疏辨冤。是據史中義士也。孜省尋死獄，餘未盡懲。敬皇帝誅繼曉於市，擢何喬新為刑部尚書，用馬文昇議免糾儀。御史下獄，聽陸容請奪都指揮王欽、梁宏之新命，中官不敢侵政事矣。中外官生，隨逮隨釋，終帝之世，無久繫冤死獄中者。獨萬安劉吉、先後顯構，多所排擯。安去，吉怨御史湯鼐，與州守劉傑、庶吉士劉智同坐妖言罪死。刑侍彭韶辭不判，王恕疏抹不允。鼐、傑、智、成智降吏目，冤哉。喬新言計贓估鈔，當隨時損益。國初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值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自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盜及一兩五錢，即坐斬絞，恐非制律本意。吉惡之，革不行。御史鄒魯誣喬新受賂，訊無狀，乞歸。魯亦尋謫戍，為仇家毆瞎二目焉。錦衣都指揮朱驥于謙塔也。為政不尚苛刻，務存大體。妖人真惠偽書惑眾，為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驥獨罪首犯，焚妖書，滅其跡。凡制獄下所司，加巨挺厲威，驥獨用小杖，成化間中使詰責，竟不易。夫此以武弁而庇及非類，彼以紳紳而賊及同袍，此以天子命而不稍假借，彼以已私怨而必欲甘心，乃安顯辱于朝堂之上，吉陰死于盜。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書

八

賊之手，豈天假之妙會耶。毅皇帝初立，劉瑾用事，導上淫樂，時號八虎，戶尚書韓文，恨不能株用李夢陽計，叩大學士劉健謝遷，倡諸大臣疏奏，幾發捕矣。李東陽泄其謀，瑾遂娶。上罷二相，命瑾掌司禮監督團營，丘聚谷大用督東西廠大權，一握羅織，遂無停時。欽天監楊源一疏星變，乞除內使，一疏霍霧為下叛，上一疏火星入太微垣，宜思患預防，竟杖成道卒。天變不足畏，况其他乎。尚寶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劉孟皆以小諫荷校，而百年之體統喪。言官劉范呂淵戴鏡薄彥徽等及兵部主事王守仁皆以諫繫獄黜降，復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揭五十六奸黨榜朝堂，而一時之民望空。巡撫艾璞巡鹽徐禎兵書劉大夏戶侍子郝序皆以不賄訊獄流遣，而錢神之用彰，以積憾禁韓文李夢陽，以匿名文書執京朝官三百餘，以修邊不合，逮總制楊一清，以鎮守內臣許枷副史吳廷舉而怨毒之報深，欲謀不軌，慮太監張永軋已，調南京，永殿之上前，命置酒講和殿庭之內，幾為闕場矣。五年瑾誅，吏部尚書張綏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及子黃

中並削籍，大憝一除，群奸屏迹，雖張永能制其命，清實與有力焉。綏疏辨並發東陽附瑾事，益情以久而自露，罪欲益而彌彰，即哭餞劉謝二公於郊，誰則信之。瑾誅後法稍稍平，乃宸濠倡亂，徧賄權奸，江西按察使胡世寧上平賊二策，杖旨捕之，甚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勛匿世寧，令變姓名，間道歸，命得不死。下錦衣獄成，濬陽忠而見罪，其若臣何。久之，上錄南巡，江彬錢寧通濠侯彙疏諫者百七人，跪午門五日，杖謫有差而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何遵劉枝林公黼詹軾劉榮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珪十一人。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已言官論太監蕭敬吏書陸完都指揮錢寧賊賢與宸濠交通，逮下錦衣獄，獨敬罰銀二萬兩，仍掌司禮監法，遂替不可收拾矣。濠伏誅，帝亦升遐，皇太后暴彬罪磔市，籍沒誅其黨數十國，脈幾斷而復續，楊廷和之力與。肅皇入承大統，下詔與民更始，寧等皆誅，完等皆遣安邊，伯許泰等皆執問，都憲劉達吏書王瓊等削籍，讀成有差，釋都督邵永獄，表其不附彬之義，釋提學李夢陽獄，白其比濠之冤，凡諫南巡各官死者，贈祭，蔭子生者復職，陸用一切冒濫武職盡革，真中興盛際哉。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九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三

然而大禮繼以大獄，薦紳禍慘于南巡，蓋張璠有皎皎之木，無休休之量，其議大禮是也。諸臣不明繼統繼嗣之別，固執泣諫，至于死徒禁錮不變，識者傷之。乃李福達父子巨盜，馬錄鞠之是也。璠附郭勛而言，官以齒路馬，激成大變，非龐尚鴻昭雪于隆慶間，豈唯積寃致異，亦將史筆傳訛矣。當宁一主于盡，一主于慎刑，心匪有他，第無奈媚嫉何耳。原刑書林俊病上疏言：古者撻人於朝，與衆棄之，非欲爛肌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重，才足示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成化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七

間詔獄，惟逆叛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法司擬罪，今一槩訊問，無復低昂，非祖宗仁厚之意，庶幾乎古人尸諫焉。王瓊用而都御史陳九疇以夙怨逮繫鎮撫司，夏言用而詹事霍韜以上書械送都察院，惟以大禮報成，欽恤刑獄，遣發釋放罪囚一千八百五十六人，說者謂胡世寧仰體皇仁而廣布之，固一時杰出哉。聖主之明，既為太傅所美，薛侃之愚，又為彭澤所賣，由是根本之善，暫消腹心之孽，仍在。馮恩論斬而刑書王時中以輕擬罷，向非朝審相許之言，聞于大內，則汪鉉殺恩矣。臣故曰臣

下之罪，蓋至於嚴嵩擅權，天常反易，又思乎敬輩而不可得也。夏言曾銑以復河套殺張經，李天寵以征海寇殺楊繼盛，沈鍊以論嵩殺郭希顏，以安儲殺朱統以除奸民死，李默以策語死，楊最以諫疏死，馬從謙以論內官死，于時先後為刑書者，何嵩許論也。附權相禍，縉紳人心安在哉。仇鸞戮尸不足謝朋奸之罪，而嚴世蕃羅龍文兩子駢慘，其亦少酬公憤乎。當時刑部郎中陳鳳，凡嚴衛逮至者，眾畏威視成案，莫敢輕重，鳳獨多所平反，省中稱能，尋擢江西僉事，可見輿論自公。當宁自明，惟一指蔽目，則秦華不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七

耳。莊皇帝遵奉遺詔，釋海瑞于獄，復除周怡沈束為給事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等處極刑，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籍其家，戍鄆懋卿於邊，追論楊順路楷殺沈鍊之罪，皆坐斬，可謂善繼先志矣。乃六年之中，以疏陳政理，杖給事中石星，疏陳糜費，杖御史詹仰庇，疏陳時弊，杖尚寶寺丞鄭履淳，疏陳節用，劾崔敏，杖給事中李巳，黜給事中陳吾德，亦日月之食也。且太監李芳以直諫忤旨，逮獄坐死，兵馬李承芳以執內地負屍校尉反坐，旨多內降，法司患之，然未幾履淳等皆放歸，惟太監張恩不宥，又治中官許

義等梓擊御史罪戾烟瘴治鳳陽守備太監趙芬貪
酷罪下御史擒其黨治南京司設監丞田孜盜祭罪
戍邊英英獨斷豈左右所能與哉慎刑

聊城王公汝訓為余述見誣人命者初檢誤入次檢
官知之不敢變厥囚瘦死訟上帝曰初官失也後官
故也帝竟禍後官余為是益兢兢云應京問何子三
錄之要何子曰凡檢驗上下仰合無形之不視無骨
之不察又參之天時居址事証備矣而要害致命乃
獄詞宥繁凡頭上頂顛門乘枕兩額角太陽鬢門項
下及當心左右兩脇上下小腹左右腦後兩肋大小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刑書

三

便皆緊切虛怯要害致命處也竟仗對同抵償何枉
顧疑似之間宜加察焉溺水之與死投諸水也辨在
指甲泥脚底皸白也焚死之與死投諸火也辨在指
漿燧皮腦鼻灰也毒死之與死入以毒也辨在肉骨
黧黑色也自刎之與人刃之也辨在下手重起手輕
也自經之與人勒之也辨在眼合唇開手握舌伸也
緣外物壓塞口鼻者腹乾脹項肉堅緣熱湯發傷者
皮拆白肉爛赤詐用榨皮罨肉成痕則色青黑而無
虛腫詐用澱草煎膏染骨則骨不損而無血暈惟備
精醋葱椒鹽梅而必善其事含蘇合香丸服二神湯

二神湯能辟死氣用蒼朮二兩白朮甘草各
半兩為細末每服二錢入鹽少許煎服之
丹兩為細末每服二錢入鹽少許煎服之
政急追克仗慎辨真屍遠避嫌疑審克祥刑庶幾哉
無冤民乎 昔羅汝芳風駕入觀民有訟人命者移
車往檢民乃伏罪曰屍無可檢真幸准詞洩忿耳敏
之有功如此明法

律制歌

雜犯歌 內府盜財并承運監守滿貫借封皮以上
四條皆斬罪還有七絞後相隨在法常人盜滿貫軍
官犯罪不參提塚陷發棺衝入仗遞軍妻女出京畿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刑書

百

伏內訴冤若不實俱該擬絞莫多疑
免引充軍歌 不收不運本色招虛出通關同提調
私借錢糧并借與盜匪不滿例中條致仕封官犯枉
法充軍之例俱可饒
不准首歌 監守常人贓不在殺傷放火并姦淫奸
細准外不准內謀叛只許首未行違律成婚無可悔
越關越城習天文逃軍妻女已遁出人口軍器出境
仍失候軍機無容首在道馳驛首不成劫囚劫庫兼
發塚棄變死屍畧賣人假官已任情難准因盜傷姦
免所因姦盜威逼人致死詐文詭印事已行

不准共犯歌 不准家人共犯文惟有叛逆罪無君
更兼盜常強竊盜劫囚竊放槍奪命發塚棄屍并殘
毀謀故鬪毆死傷均受賍詐文連偽鈔假官假印放
火群越關犯姦及奸細私習天文一樣云

邊海地方歌 西北關塞屬沿邊山陝雲貴廣西連
宣大甘寧榆遼是薊州遵永密固原松建鐵溪并紫
雁居庸寧武馬山偏沿海地屬東南鄉泉州興福温
台寧漳潮惠廣雷瓊巖更有登萊淮松江蘇州雖是
沿海地他處無干只太倉崇明縣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體認邊海錢糧歌 修堡賞邊肆侵尅互市借米主
客索屯鹽買馬各軍需在庫解出總包括衛所軍餉
備倭安船價海防員役食不論在庫及解出俱歸沿
海總包含

招尾安例歌 強盜親首減免科辜外賚奏不容訛
軍職犯死併自縊用強毆打自盡磨欽勅關防同印
信六部各司衛所和

議得規度歌 除輕依重首凌遲斬絞決秋雜犯騰
奴產安置贖加役軍流徒從繼杖笞

誥下減等次序歌 減等之下審分明照例加刺與
充軍立功為民納米鈔做工哨瞭擺站承煎鹽的決

查收贖自首流妻估產遵 過失追鈔連埋贖嫁粧免
科勿論因完滿還復兼降調還俗襲替并勾丁革襲
離異歸嫁賣肄業焚修追奪明着伍寧隨請軍職京
官外五比重刑

照出矩度歌 真死軍民抄劄盜逃犯供明免紙徵
職役納官狀納告餘犯有罪雖納民米鈔還官入官
繼貯庫給主充賞人養贍葬銀屍棺給克仗發獄發
卷文實收收管領收繳追塗牒劄假票承私債不追
連銓補撥補揭黃免提明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部
篤廢殘疾歌 癩癩兩瞎兩肢篤咽啞侏儒腰瘡等
無用一般都是廢耳聾獨瞎等為殘

法家秘指

盜升合擬死罪 如盜內府升盜百金問不應
盜賊難多罪 差一分擬斬戍 監常盜少一分不滿
止杖八十 差一分擬斬戍 監常盜少一分不滿
差寸步分生死 在所未過限者 計一日殊死杖
征連限三日五十九日止杖一百不得擬絞從隔
時科徒絞 如事二十日止杖一百刻正月初一日午時
為限三不知情凌遲斬絞 他半幼引他人盜已家財
亦擬謀殺傷凌遲 一甲幼殺傷尊長他人縱不知情
情亦依強盜論斬 一妻夫自殺共夫姦婦雖不知
以財送人擬絞 妻女受財者計難以枉法下手

殺人秋後處決。不曾下手決不待時。如子孫同他人謀殺尊長身雖不行即決不待時也

查照例

一軍職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該革職納米等項免發立功○一軍職強盜自首及克軍遇宥不得復職○一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克軍准收贖及例該枷號一體放免○一受財故縱同罪人犯○一克軍為民二項人犯分首從○一軍戶止有一丁見充生員者係軍政例○一被賊入境將爪探不收人等捉去事出不測情輕律重奏請○一殺一家三人支解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三二

誥下發落例

一先犯雜犯死罪○一先犯徒流罪○一先犯笞杖罪○一在外逃回原籍官司查照彼中事例○仍行守邊官員不許將違犯夷人起送赴京發落尾引○一多決過杖每一十准徒二十六日計算以充後數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杖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三八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6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刑曹

刑法

再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汗穢而還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汗穢而還放則曰篋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

六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

別則曰惟慎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各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謹發則白冠雉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強君不使人頸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

治安家用
以充所

吳人學古
麻本以治

自取之其吾遇子有禮矣以刑累士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再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想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眾者殺也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

亦不誅滅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笞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奈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自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斨乃免衛侯自是晉師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質衛侯聞

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宣、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飭、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力、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恐、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恐、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愛、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

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蓋、姑、釋、刑、與、鄭、以、爲、外、患、矣、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舊、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至、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未、衆、農、強、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甘、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與、

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母、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絲、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除誹謗法詔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怒則毒，整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遼興遼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刺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開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五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往禍於越，執非寡也。及其威盡，執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驍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無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六

此若盡
去八區厚
以爲一
安夫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
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常至市井游
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司馬遷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
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
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
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
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
入編類集 卷八十八 七

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
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
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懸
懸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姦未若禮賢舉舉舉陶不
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人境讓心自生化
人在德不在用刑張敞奏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章帝貴其死刑
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遂定議以爲輕侮法張敏
駁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
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

殺若開相容恕者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
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
報父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
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
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
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
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
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
蠲除其敝

隋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今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
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
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
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
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
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
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
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
死事繁政獎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
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
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

官悉由吏部繳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
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宋神宗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
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按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
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
不試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
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
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部

九

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
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
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
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
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
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
舉動語言皆見倚據臣等常病國家釋天下賢才以
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所役小人以為耳
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困

圍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
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
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
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
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
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事官

同馬光論皇
城司巡察親

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
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部

十

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
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
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
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
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鞋纒
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
今御史大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
救過不暇夫詳于小必畧于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
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
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

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
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
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
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
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
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
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皆國之
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
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十一

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計其費不下五千
萬糴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糴則沿邊皆有
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克國有言漙
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
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
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
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情之私計
豈不過甚矣哉蘇軾論刑政疏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
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

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
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
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
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十一

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
殺臣受命不稱辜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
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
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
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十三

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思
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計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罷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
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後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
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
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
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
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
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
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十四

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
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于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
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鉄鑕勿
頸而死于廷中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摺菜二子出採見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軫援矢於箭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

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官訴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為白衣時滅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順帝時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交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蒙貴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願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

怒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桓帝時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不疑有愧色。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七

史弼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府丞掾史子餘人皆諫于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澠之間大言於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父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贍護于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賈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晉武帝時李惠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六

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謬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惠抗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飲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劾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惠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

崔洪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之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符堅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宰國以理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消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人編類纂 卷八十八 七

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其心與錢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麗生後軍期李靖按之麗生根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麗生坐減死徙邊或言麗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麗生連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麗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高

其人臣等
去信及
用一信

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豈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送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志謀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

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眾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左神策軍使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二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訪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意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京兆尹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常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常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部

三

已文宗時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

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京兆尹韋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真於法宣宗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部

三

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此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

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渾而路及出渾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曹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刑曹

獄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刑曹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立生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歿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平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二年後太守至下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究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仗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二

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請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并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劫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謹議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痛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

王莽以崔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椽倪傲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罪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忠不廢之

明帝時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四

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隨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人無敢以情恕者待御史寒明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不早

為教下

單已死生故能救人

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播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五

和帝末下令奏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

大辟之刑
蓋冬月乃
後重帝時
太后下詔
此

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 臣伏見詔書敬若
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
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
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
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
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
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
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姤
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六
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
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
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
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
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
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
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
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
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太守冠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
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
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
都尉實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
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
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
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
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
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
督帥且漢制祭服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七
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
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
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
章傳命之誤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
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遊
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存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
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
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開眼而力有

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八

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語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

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充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九

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王符愛日論

隋文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趙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柱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各將之子。爲人所逼耳。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十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爲厭。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

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毀羨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趙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糞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十一

糞。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插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旬于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

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十一

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耕。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議，又問術士程公穎云：吾嘗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太宗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逐

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滅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十一

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惡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害

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
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
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
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
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
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為所曳耳思止
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
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
復嚴備仁傑裂衾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一四

光遠得召
兄似有因
而樂忠廉
賢亦得召

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
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
傑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
視之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思晦
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
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
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
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
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
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

是出此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

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
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
信殿中侍御史資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
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
流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
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
註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
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一五

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
遂齋三日而後徠
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
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
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
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
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
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二

之始

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喪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實德妃父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二六

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謀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

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

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玄宗時楊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璿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

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

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

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

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

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

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尋巡北邊聞杖姜

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

復追仙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說還謂說曰何論專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

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

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

眾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賊皆乞取罪不至死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二七

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
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
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
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
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如何辟
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
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
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
南惡處

凡此八臣
守法為正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七

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
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
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
決

律法不端
即謂之

同大案事
擊不為

哲宗時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
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
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謂
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
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

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
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

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
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
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
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
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
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
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
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五

諸子官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
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祭卞備位丞轄京不
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殺人只為
後官

與家
案

臣竊聞自古姦臣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
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
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
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
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
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
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實之左右輔道德彌論

明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
 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禍
 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
 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慧出四方
 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
 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
 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
 也朽骨銜冤沈魂為痛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
 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
 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二十

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
 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降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
 文書以止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其大請檢尋文
及甫究問詳詳
 徽宗時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罔達
 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
 人彊抑使承死者甚眾京備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疇
 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
 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
 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職
 管處州而經竟竄海島

名

陳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
 東宮述杭守蔡薤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
 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
 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
 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
 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
 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鞠
 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特
 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
 壘管授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二十一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
 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
 何執中起遷人石誠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誠至執
 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賜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
 日之事豈被制旨邪誠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
 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
 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
 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各分
 乎誠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
 中怒罷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擯其處心發露甚

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孝文皇帝時責廉潔賤貪汙賈人資塔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漢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比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罪訟

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景帝時吳楚反袁盎說上誅晁錯鄧先擊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先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晁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先為城陽中尉

諫大夫鄭昌愍傷益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寬 臣聞山有猛獸

黎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諫校尉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

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劫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

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

口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寔強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諫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獨除民反農業

相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買萬城通萬章廉張禁酒趙放杜陵楊意等皆通邪結黨挾養

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使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計復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

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投劇整亂詰暴

禁邪皆前所稀有各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山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奸

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捩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秦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

郢都應侯諸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讓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痛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守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

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

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復被共工之大惡

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

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五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五

1 第 124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7

士議即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
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關
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
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
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
白黑分別公乘典訟
朱穆為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偕為
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
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桓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
入編類纂 卷八十九 王
訟穆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
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
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
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諂諛頌興讒隙仍作極其
刑謹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覆而被共
餘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
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運賞則使鐵鍊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師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
也徒感王綱之不極懼天網之久夫故竭心懷憂為

上深計臣願點首繫趾代穆板作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與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
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
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
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
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
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
亂及八方何況兒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
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
茹菽不足而宮文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青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
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
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

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李膺等下獄考實陳

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諫校尉李膺太

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

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

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為奸臣賊子之

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

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

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

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郎張陵媽皓死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

習專樹餐餐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

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

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

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

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

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國政多失內官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

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章文坐擊洛陽

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于商將軍天覆

厚恩愍舅光究結前者温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

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竅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

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保

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

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溢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

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

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刑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

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瘵鐵

于附子止渴于醎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

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章天應枯旱光之所

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吁嗟紫宮之門

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

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究誦無徵反

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天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九

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看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
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請才志即奏原光罪。

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爲婚姻誣以欲圖廢置
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
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
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
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
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
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周札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諡事下八坐
尚書下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臣王
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周懋周筵兄弟宜
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
身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
此言實貫于聖鑒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
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奸
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

朝廷徵命旣下大事旣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
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
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
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
意所疑惑如司徒議則謂來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
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
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况今誰
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
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
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九

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
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
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于社稷
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
其歿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
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
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
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下必
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
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

仲當敗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于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

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

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開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關力

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人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及獲并宜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辜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桓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于私室方今賦役繁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

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人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拊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駿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顛沛無

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請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蕃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專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樂盈出奔楚宣子因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罪放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蘇頌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殷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選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儷齊豪

強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偷公強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僭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日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唐高祖入關

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

入編類集

卷八十九

迹至是為廣州都督坐賊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始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韋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

進又酷吏乘間緣人求進至如狄仁傑魏元忠在遭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鄉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宴歡欣和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推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稍寬承慶以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太后召使代之

德宗以中書所撰奉天赦文示陸贄贄言動人以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

不得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宜暢鬱壘

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

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滿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暗省已遂用典戎遠近騷然眾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

亂階變與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
蒸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
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思。皆由上失其道。下
懼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
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勳舊。務在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賜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
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並

八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三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椎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
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
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

右編

六曹類

工曹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
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
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
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葺歲間。塘注關南諸泊
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
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一

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
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河承。距論。塘
泊。屯田之利。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
為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
自虜寇驚駭。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往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二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未學何所能為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偽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檣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

通情從事
如此

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術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伴餽係繫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不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宜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三

和州竟閱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今岸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旅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為四千五

海州縣志
卷之九

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
敢死士千人厚幣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
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徃日江南列營五萬
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
敵若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遠戰乎何者虜
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
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
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
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
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徃徃不敢放出北岸勝負
八編類纂 卷九 一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
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
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
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
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
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
津定山去江纔二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
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八編類纂 卷九〇

虜人畏而不敢置而不問力盡攻擊初徐真六合等
城或有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
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
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
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
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
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
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
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乘祗許下之謂也不
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
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
舊疾之外復增親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
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
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
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
畫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所扣之至
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
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八編類纂 卷九一

卷九一

五

揮施行陳亮乞措置定山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塞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六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游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收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

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

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

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居

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

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通人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六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

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

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

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

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壤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
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
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
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十之其
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
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八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
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
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
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
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
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
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戒言水性就下行疾則
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水
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九

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溲潤上徹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憑繕完故隄增甲倍薄勞費

雨多水暴須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
地猶築但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
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
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
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泐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諱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徒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衾衣食縣官而為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賈讓論治河奏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壑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壑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人編類纂卷九十一

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於災旱貧虛之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歐陽修論修河第一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此宋河之故道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壑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瀆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

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曰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壑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壑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壑之水又自下流先淤

天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
復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
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
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
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
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
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
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
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
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三

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
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
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
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
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
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
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
欲增一人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
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

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能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歐陽修論修
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三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非一人口舌可回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
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虞目下之患雖小然其
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
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
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虞爲患之責
使仲昌得以爲亂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
而罕敢言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
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夫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工書 古

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蘇軾論開河神編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羗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斛，後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必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即金城，廣武縣地，臨羗在今西平郡。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理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管田也。賦，至四川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十倅馬，十二就草，倅馬，副馬，十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摧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工書 古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謂因寒而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
小開皆羌種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七

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
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
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
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
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
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
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
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水四百
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七

治水亦宜

許之而後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七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
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
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
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
所建也魏志魏屯田

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釋騷

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
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
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
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

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

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泇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眾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為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隸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

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况言鎮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以保捷兵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

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糶價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既調夫矣又取鄴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

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庸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

八編類纂

卷九

三

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若兵費已不盡資內地况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舖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比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費糴以免因公

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墾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

宋志宋屯田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伊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八編類纂

卷九

三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

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爲田

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刻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去者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感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 漢志漢水利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王

三五

三五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一

圖書編

六曹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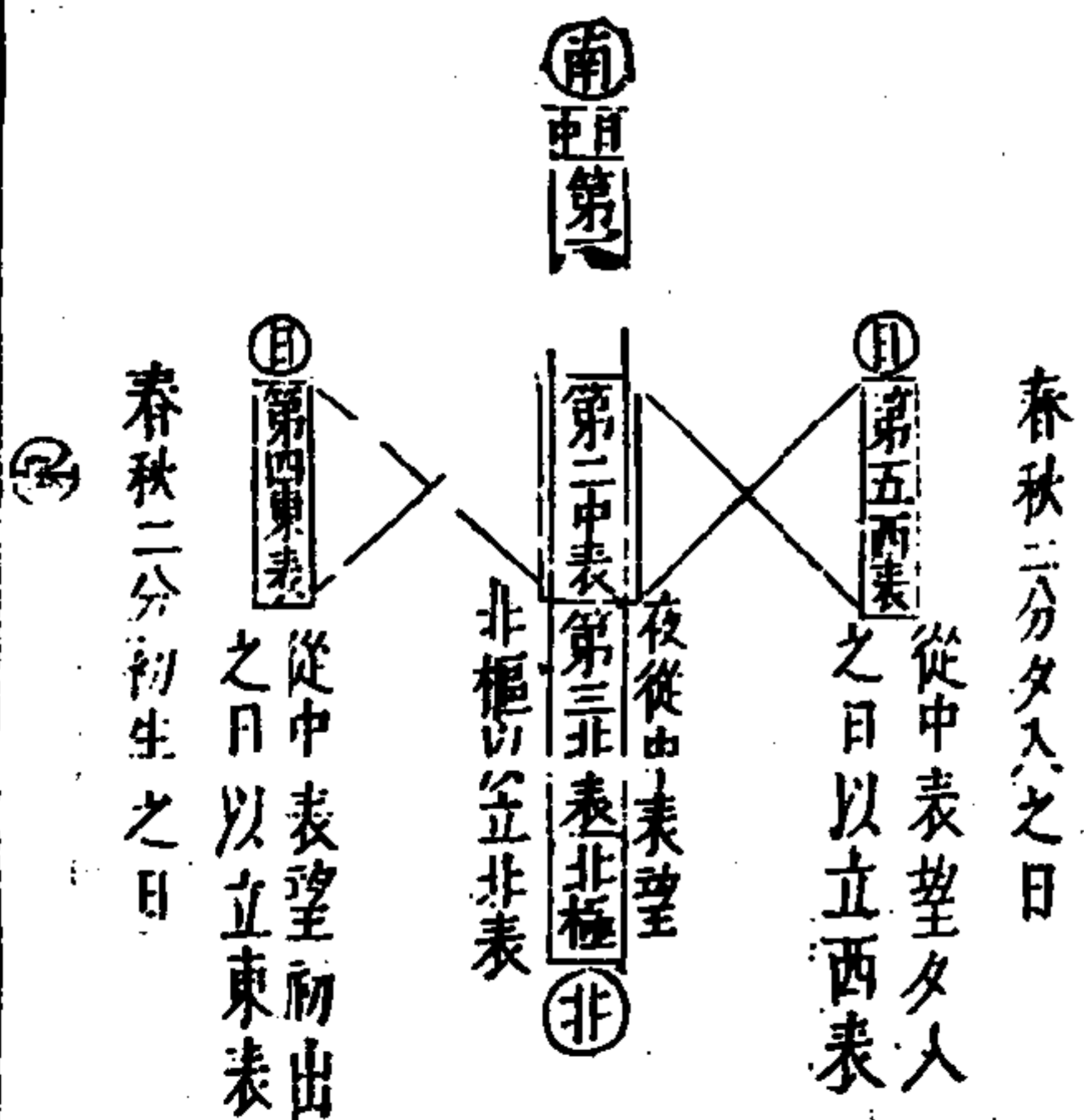
王

楚定之方中圖



定非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暑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官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秋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官室樹八尺泉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從中表望夕入之日以立西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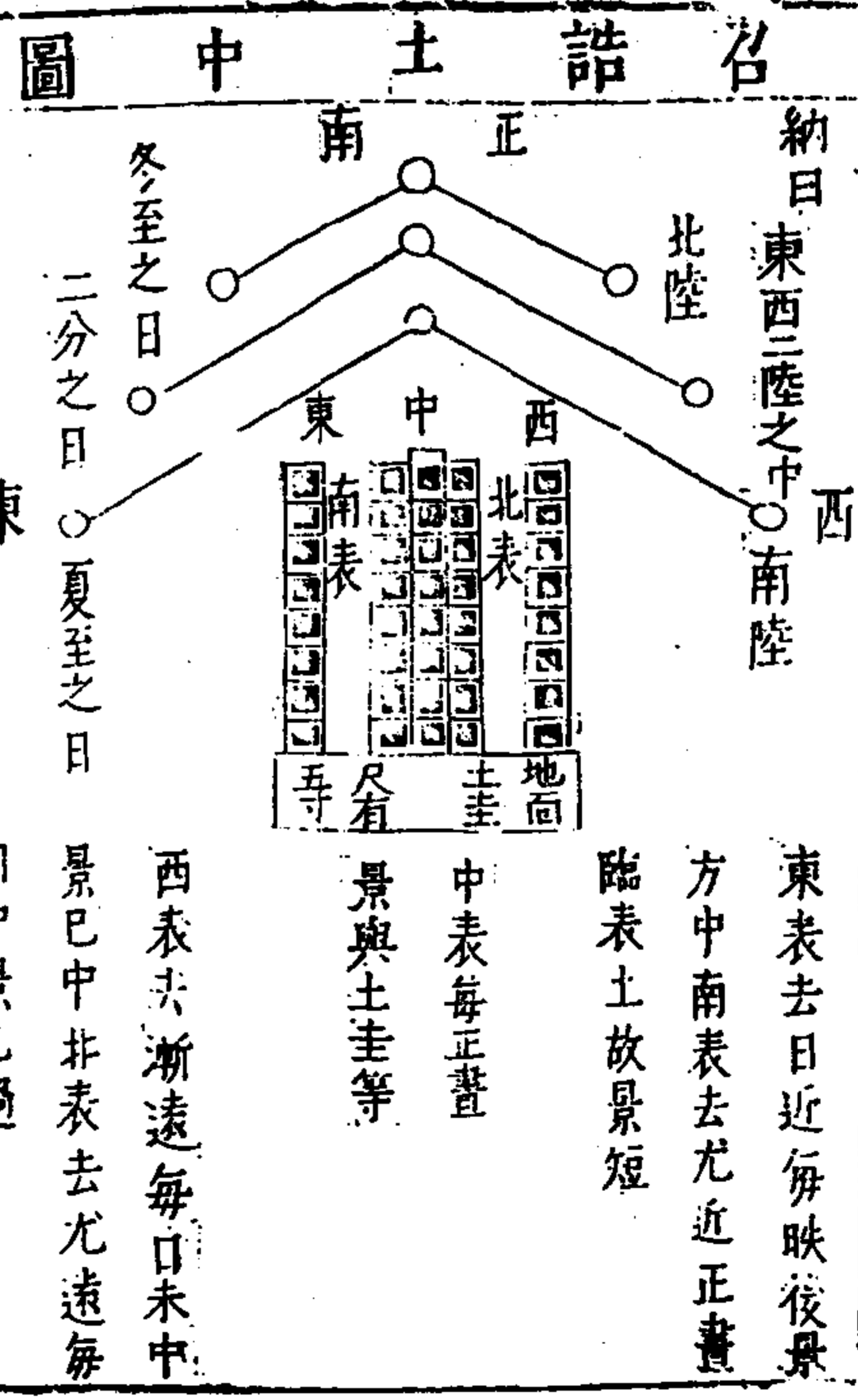
夜從中表望

非極而立非表

從中表望初出之日以立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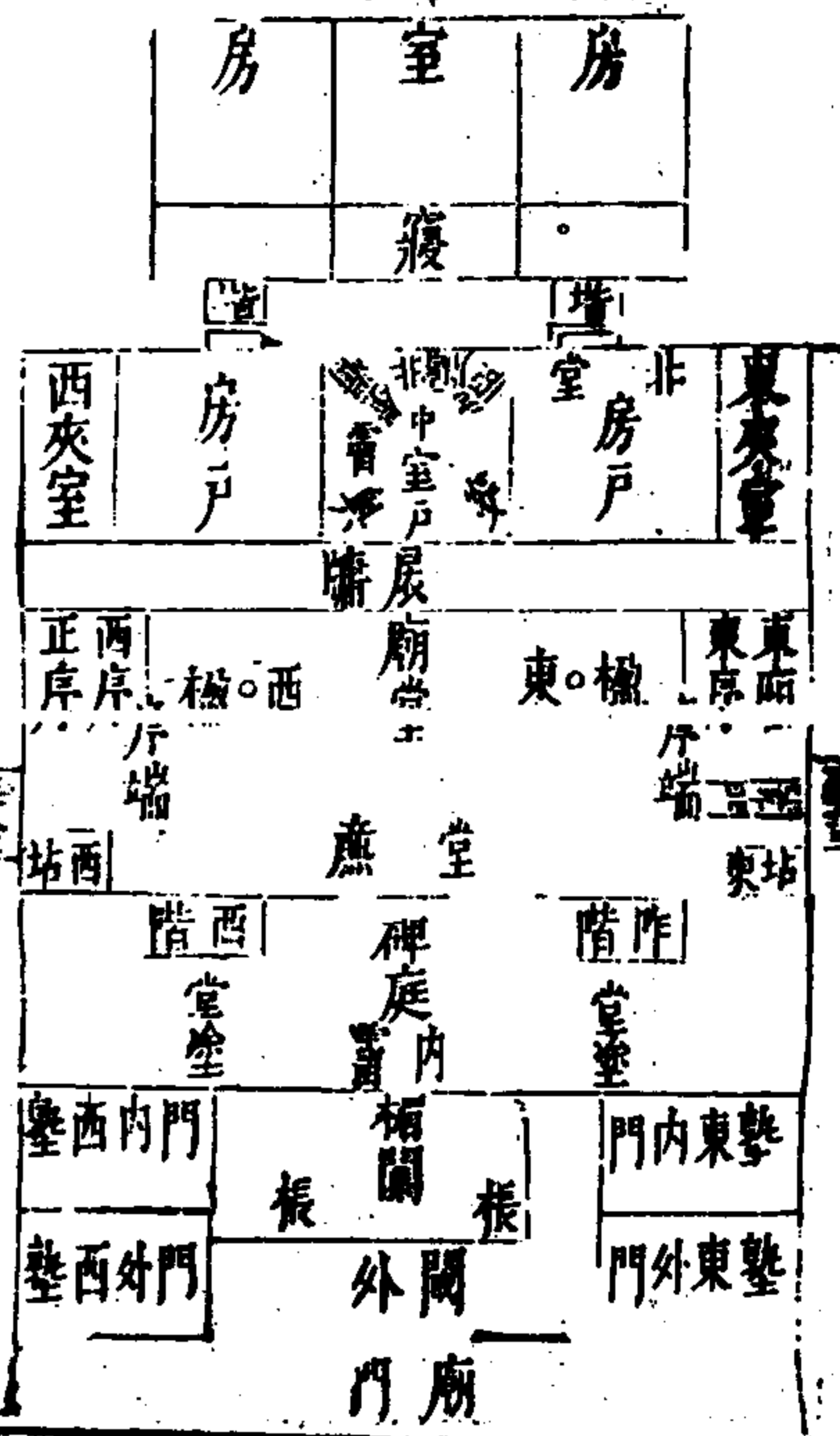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與人齊高當午日中晝其短景於地以爲指北準繩置窺筒于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則其處爲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于二分之一前就其處置壺漏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畫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則其地向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非表而東西感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土中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岳臺在俊儀已自差許多法土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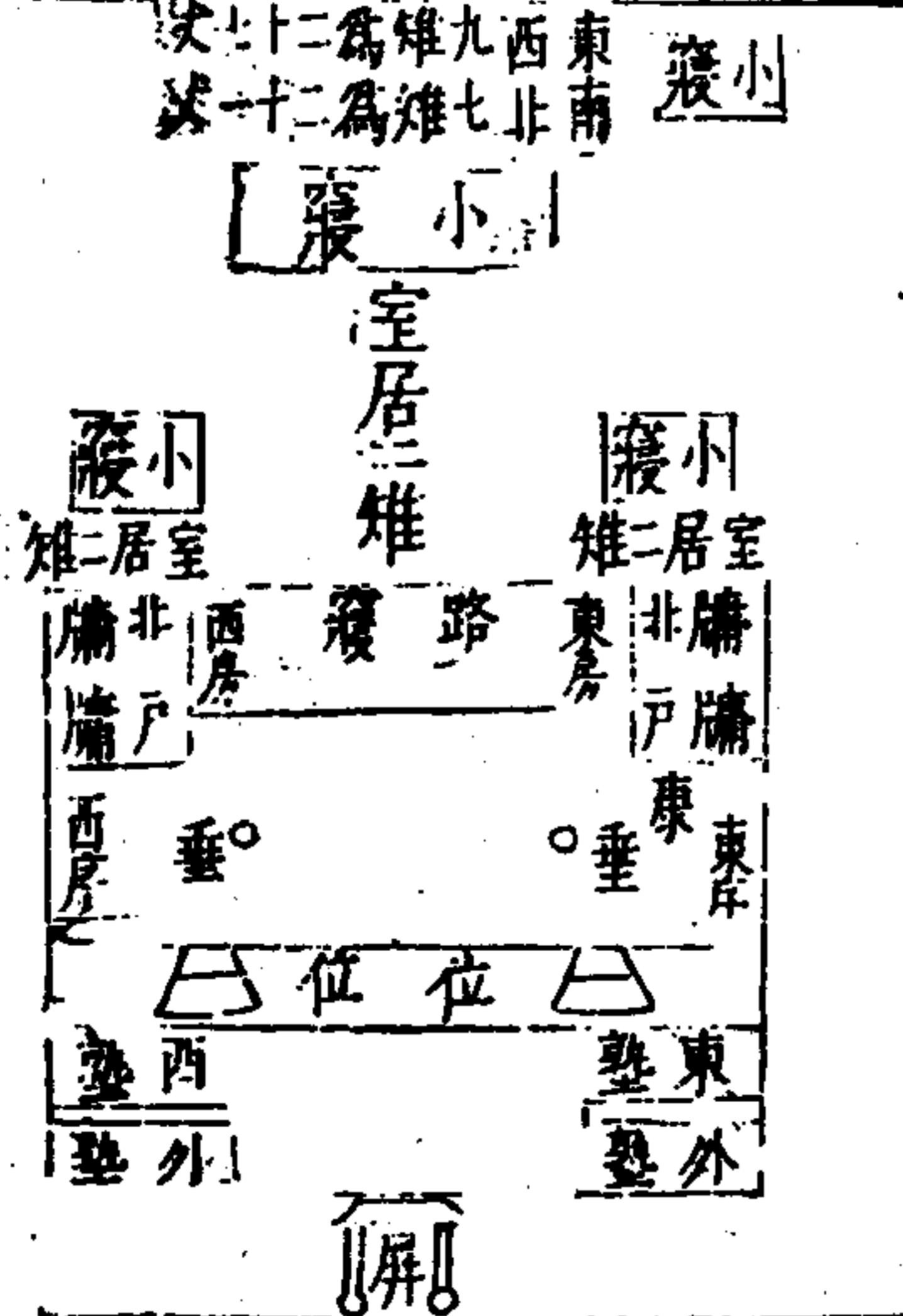
寢廟辨名圖



爾雅曰室有東西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窀東南隅謂之窆一曰東西牆謂之序牆戶之間謂之辰宮中之門謂之闕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又曰扶于結謂之闕棧謂之棧無結反又概謂之闕魚列蓋界于門者扶也亦謂之闕旁于門者棧也亦謂之棧中于門者概也月反亦謂之闕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牆謂之牆士昏尊于室中北牆下是也堂下之牆曰

壁士奠饗在東壁是也坳有 坳西坳士喪疏云室隅有坳以土爲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註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燕禮設篚當東霤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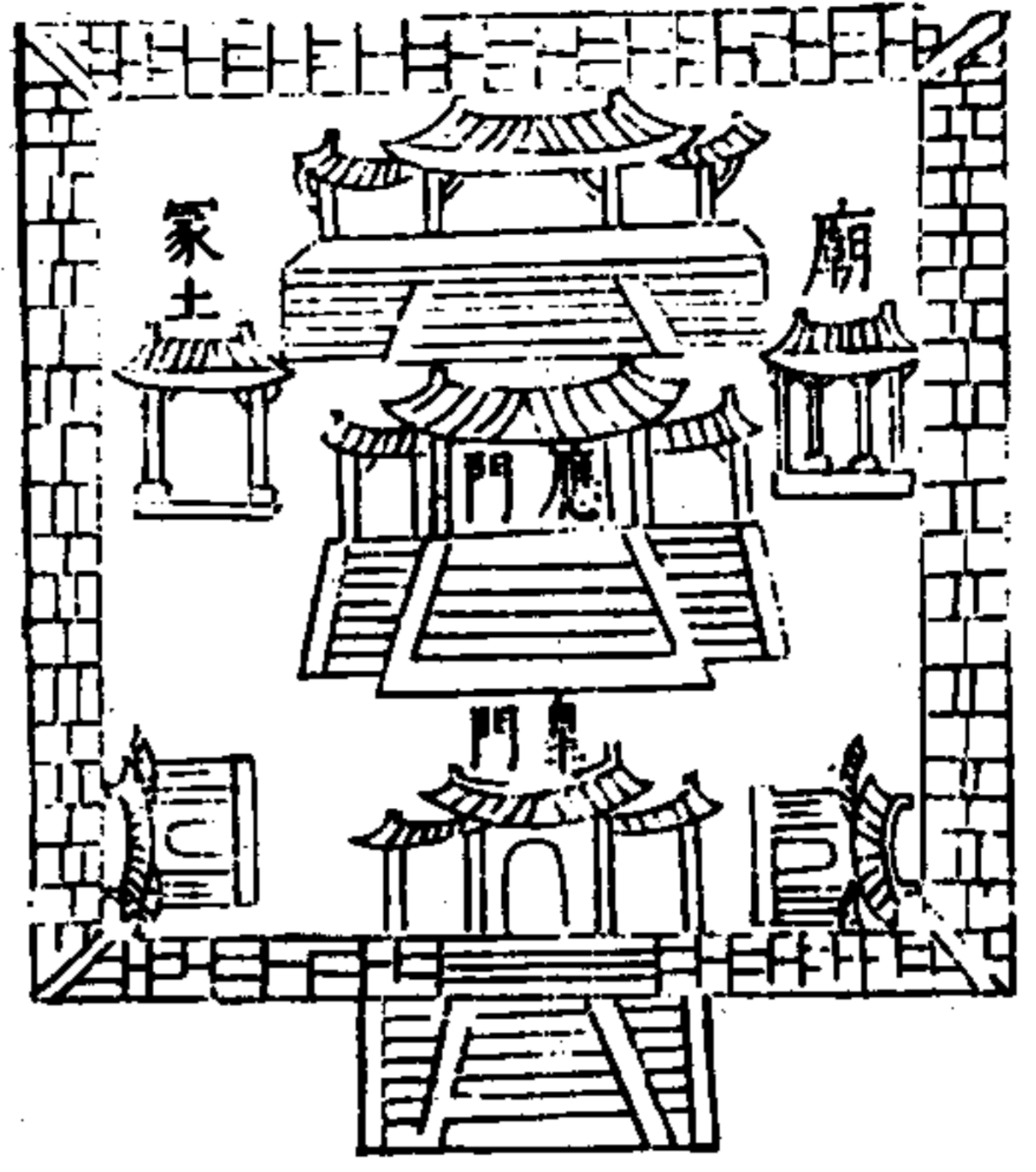
天子寢制



官人掌玉六寢之修爲其不寢去其穢惡註小寢謂之屏之門謂之左之鄉謂之右之鄉謂之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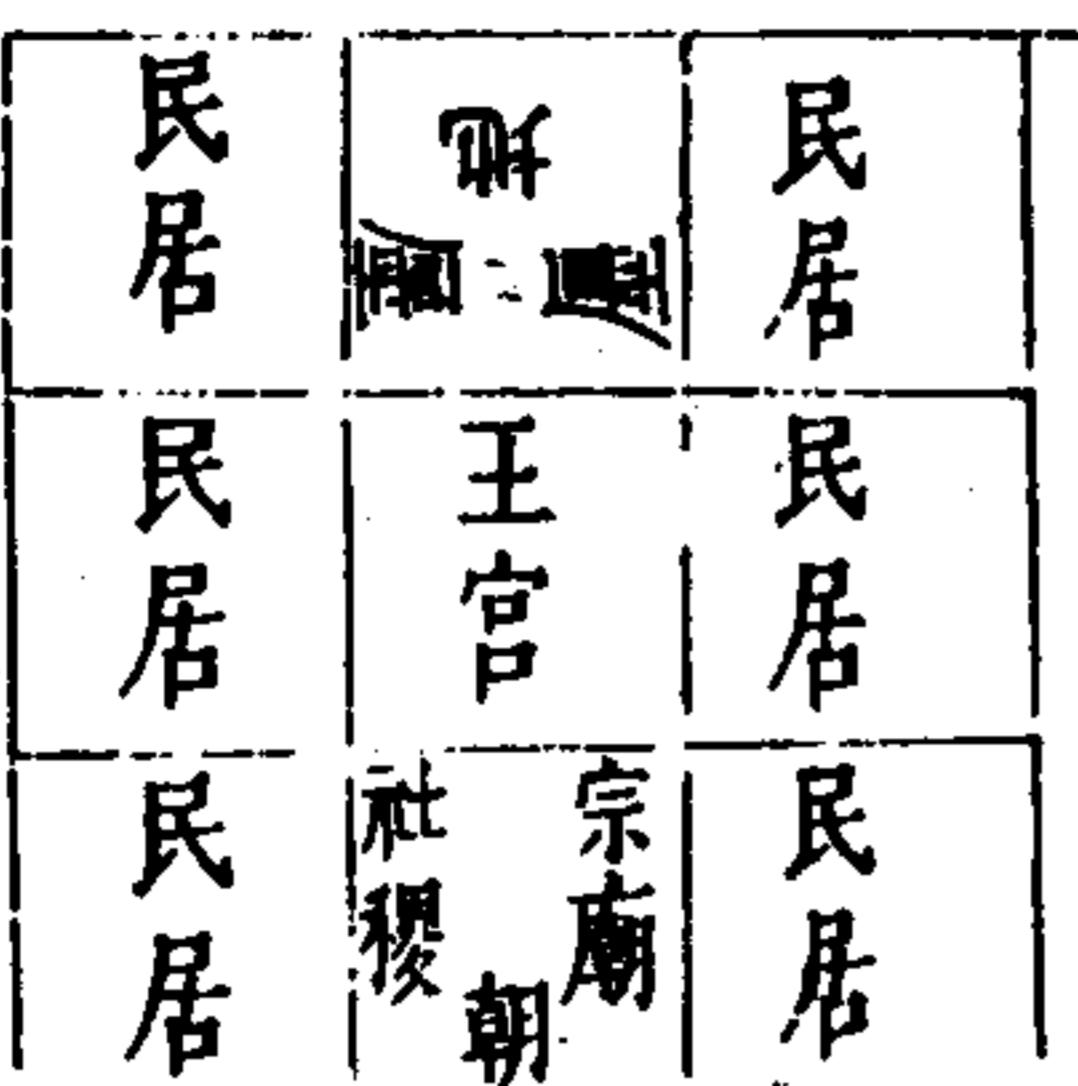
卷九一

門應門圖



大雅云迺立阜
門阜門有仇迺
立應門應門將
將迺立家上戎
魏攸行

市之圖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為規其中
為王宮其前為朝左宗廟右社稷
其後為市四門皆有門市賈百物
至皆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爭亂
并譏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為屬
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
四十家共一區凡百畝所謂二畝
半在邑也蓋屬有義賦其田也謂
市地之賦稅也受二廩者所居屬
市之也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八編類纂

卷九一

六

廬舍之圖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
兩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
春夏則出於田以治田秋冬
則入居於邑以為安也居之
宅四圍墻下則種桑以供蚕
飼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為布
苧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
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
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一
畝半在邑也

八編類纂

卷九一

七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
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于九地之下古
人曰收其伍全遠其五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
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
地置既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
內容丁眾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
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
直金粘沒喝一觀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
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為式
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隄為二丈下濶

式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牌院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陣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牌院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為半下上收闊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則護垣為易宜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元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人

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空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即以東北角論之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非築臺若干丈尺若欲以垣相附以省工費則附東垣矣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附東垣縱使兩垣俱附亦須為臺三四附牆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外磬折向內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疊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既繆矢道皆斜臺以塞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為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為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

亦須量勢為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為虜乘矣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牌恒為虜墜者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牌亦不易呈收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牌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牌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言之六者今制臺高三丈高于垣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南直出牌牆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為牆尺許中空通置木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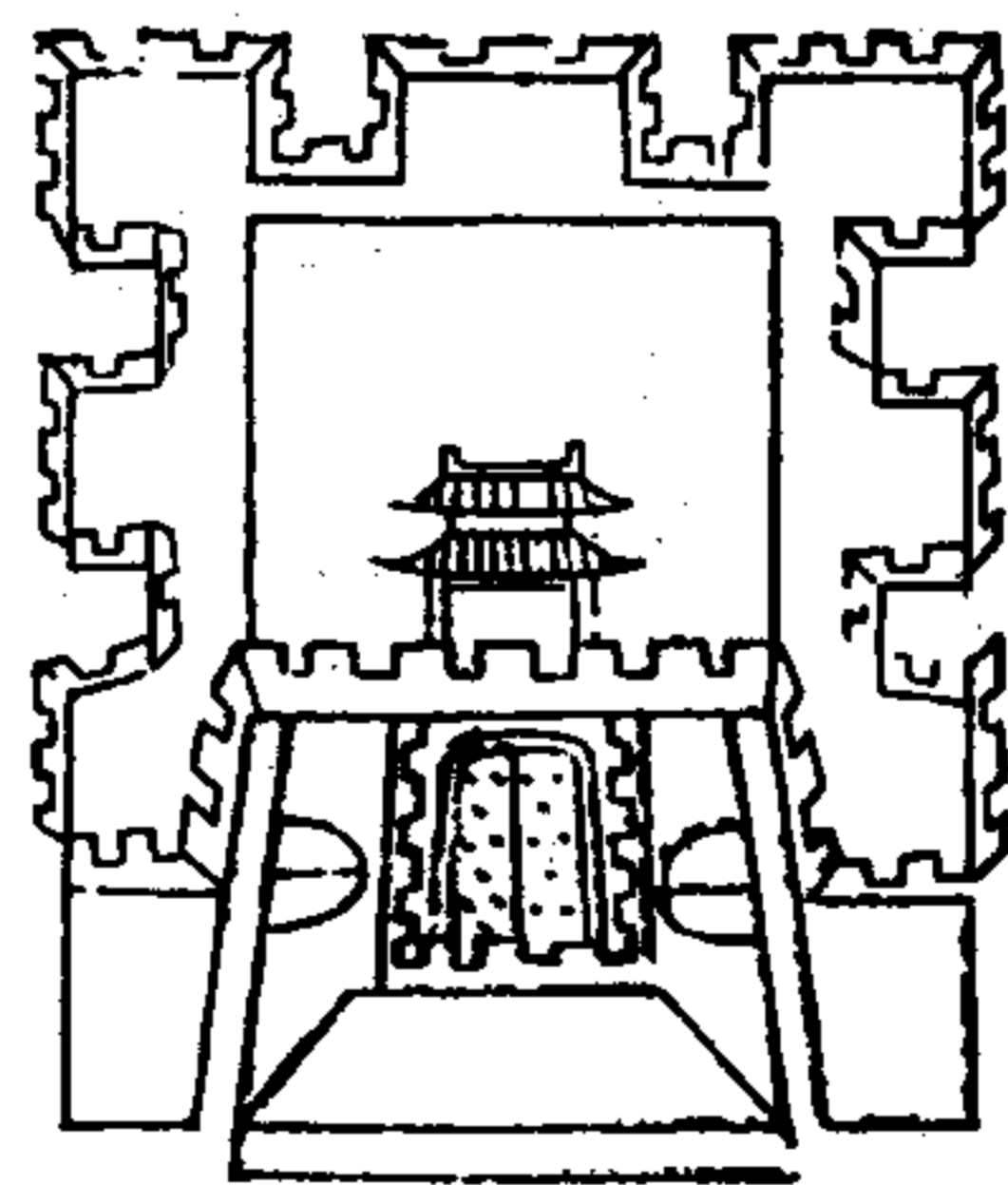
牌外為附眉內加轉捺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于此吾則啟牌于彼夫牌長注矢牌一定也牌啟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為發火與矢若夫礮石則踰牆四出不必凝望村度也三牌院敵臺既就則牌院宜講也夫垣既不高牌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懸石懸木之上一有損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邊人曰虜飛石墜牌則以竿表裹為人形加革帽高揭之以惑人眾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牌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土以成又率立植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頁

其易墜故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與立植與
 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上模成橫卧者曰泥坯
 為啤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麥藁曰茅泥固之庶堅厚可賴也
 四甕城啤院既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
 于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薰灼鐵
 熱木焚為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
 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
 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
 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為啤院旁開一門亦
 用鐵裹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為用可也夫甕城高厚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十一
 與垣等內外皆啤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敢入者而
 泥為重門邪

甕城圖

小堡有甕城而不用故大堡仍為之甕城不須角蓋必大大則更須角蓋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十一
 嗟夫錯之為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
 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
 者楚漢兵爭燕代及復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
 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誦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
 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
 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田大滋由塞垣以
 達畿輔不憂無人也罷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
 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
 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為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為
 之堡險在地也家教之守險在人也宣德之間虜警

紀少舉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歲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為堡矣官宜為之制也而不制則不實矣民堡說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燕自造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長城說

方虞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施為措置之詳其法非不鑿鑿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古

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紆一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採豈議論多而成功少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開後田水利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簾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岸斗曰泥攪曰泥筐曰鐵

鑷曰竹籠皆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余新制也然皆可深開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簾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為之多弗效方船利于載石撈泥水車大利于乾漕非人不能用岸斗利于挹水南人

不能用泥攪以布為之二人共舛煩難可厭泥筐以擔買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盛土多利器也恨北人不習鐵鑷利器也南北通習之竹籠水中夾泥唯高寶湖中能利用之活閘以板為之遇開河淺則施有石開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淤沙之淺一刮可去沙數斗二器大利開漕云

治槽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治水諸器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壘則興元之荒瘠復為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為沃壤論浚渠築堰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為湖溝因水激防因水淫淵因水壑析而向於矩為湖為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

之水不助河而為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宜入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溢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禪分畫功臻于永賴熙寧之術也此謂本務治田治水議

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殺入清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清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戕舖每年轉運故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七

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清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清河之喻乎 治河失其故道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貝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陸宜歛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益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適其委上築

深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賈由宜歛以達兩浙迺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大湖四十里為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銅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湖沙之壅矣單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七

鑄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漕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漕則脈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郝儵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為豪強之業江尾為芟廬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為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類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為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富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論車南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為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七

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忘靖公乃專力于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澗而吳淞江之氣脈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為漫水港云夫江流迂緩既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然也某恪遵廟算廣集衆思咨訪機宜究極形勢乃知併益為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于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開治江中壅塞四十

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淞滄淞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益鉄浦淮六磊等塘洩澗柳之水于黃浦滄蘇之吳塘顧浦戚虞徑南井橫澀等處洩崑太倉諸水于劉河復滄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于海滄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塘雷溝等河使尚崑湖昆陵晉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滄白鶴荆城港西汎裏河洩長蕩荆溪諸水入于運河滄武進之水於孟濱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鉄橋港洩閩州上流之水亦入于大江皆所以節其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千墩堡南濬澱山湖使湖水通徹入于吳淞又慮江水外逸乃於夏駕及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六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為之矣如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與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湖水則嘗析而

為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
可以灌田與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經澗載在經史
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
之車戽而耕種為水田乎 伊洛水田議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僉事淮陽副使兩
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
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
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勅給以關防住劄適
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
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即一項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十一

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
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
土地招來人民多寡為殿最亦務各久任超遷如是
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 淮鳳聖

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澗澗
及州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
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住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
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
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
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

泥其迹疏為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于
川則並河居民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議典西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
東輔郡而劇又重鎮固股肱 神京緩急所必預者
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
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
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言
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此
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光其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十一

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
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
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管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
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
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
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鉄廠湧珠湖
下至差萊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
遷安縣界餘流管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
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
相接夾河皆可成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管湧泉成河及

管束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
 流亦自燕河管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
 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
 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縣清
 莊馮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二里屯及大泉小
 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
 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為開其荒而收其利不難
 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連阡
 以棄鞠為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
 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一 五

里南北度之百捌拾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
 之沃區相等今崔葦彌林而繁名于勢族然葦之利
 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
 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
 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
 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
 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
 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
 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
 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

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
 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
 非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迺咤曰子固
 好奇甚言非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非易也曰客何
 異予言哉南方之民披篲而耕抱濕而獲蓋恒與雨
 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
 以一沾濡為快迺西非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獲之時
 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
 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
 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枯槁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一 五

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
 深二尺溝深四尺血深八尺滄深二仞而已未有如
 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
 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為易易也東南
 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
 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
 洸水種秬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謝復三
 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漚
 瀦通于列國水之為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
 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為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

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
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
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
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
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
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
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擬以稱饒及
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
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
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
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
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
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
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跋
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
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
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真定
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
及泮沱旁決桑田之變祗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
難卒興者乎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嘗考桑乾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三

水發于潭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火山而下至
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為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
經修築為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
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
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
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
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章家橋窪
皆連阡里壤廢為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累洋
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微利且夕而終
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
募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
增勸農水利一事被之號為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為
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
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
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
者可坐而致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三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河治

漢武帝以前此論

詩于治渠此太史公特筆

一日溉田田功即水

漢司馬遷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從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泮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鴻溝，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

商渠無所不利

秦能用人秦能作事

塞河之始秦未有不

言古河功好做此太史明大便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賦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距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二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

漢地可田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
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
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
委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
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
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
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
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三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
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
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
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
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
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
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為發卒萬餘
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為水水類以絕商顏

漢地可田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首
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
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
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
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
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
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楩天子既臨
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
肝肝兮問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今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四

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
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
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
湯兮激潏潏北渡迂兮凌流難攀長菱兮沈美玉河
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類林竹兮楩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
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
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
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
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
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
蘇望五湖東窺洛河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
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
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
渠書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
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
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
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
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
非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
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
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
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
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

此亦議論
之一端

既出大畝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
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
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
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
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
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
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
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
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
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六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
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學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
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今亦何樂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
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
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
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李仲昌等塞尚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夫亦未可全非
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丁酉 七 十五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鄩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自李仲昌
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贊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此言人
知水世之

足財用在平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徒東
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
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
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
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
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
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丁酉 八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
齊鄆徐尤甚壤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
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岍俱被水患而都
水止固護東流北岍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岍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
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
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
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
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曰

吳越王嘗用之撥漢亦此類

濟川祀事極小亦費爭論何其淺也

皆出向之瀉瀉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
 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
 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
 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
 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
 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
 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
 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
 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九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
 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遠
 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
 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
 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
 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
 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
 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
 杷則諸河淺濶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舉人初

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
 尺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
 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
 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
 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
 埽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
 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
 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
 非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九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
 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
 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
 引汶水以逮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埽三十有
 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
 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
 西百有餘里南岍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岍故
 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非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濟、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十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漫、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大敦腦兒、大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轉、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質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木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卽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昔于都城外、開河置牖、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十二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岍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干河患者。

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
 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
 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
 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
 開黃河故道命督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
 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
 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
 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
 賜脫脫世襲荅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
 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晉侯使士雋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真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雋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
 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尅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城築

以此為城
則諸侯亦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
 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
 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
 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城遠屏晉之力
 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
 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
 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
 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督問于范無宇曰吾

以城成周
諸侯亦

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服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旣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晉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羨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殺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彘，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盼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六

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虜謂吾衆不滅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晨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晨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晨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

人編類纂 卷九十一 七
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劊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洸州刺史以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潼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人編類纂 卷九十二 八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畧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二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

在也。罔前訛語塞。高琪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二若從之。改名綏德城。

播州冉璉及第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從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

八編類纂

卷九二

十九

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容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米虎高琪。煇以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後一興。民茲病矣。城雖完固。前在開。高琪固請。人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以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刺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賓。金主一日問曰。人言

室官

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幣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八編類纂

卷九二

二十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謂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為也。知襄子為室。美士。高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

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乘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臣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高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

八編類集

卷九十二

五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蕩蕩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德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剪齊魏矣陛下何為于中興之日而縱亾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柳

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葬纘項墓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亾之後毀不旋踵關主之所終也如此向應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保堊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亾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與亾奢儉惘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晉高祖樂聞讒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八編類集

卷九十二

五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
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
石巖樓真嶺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竝
峙有鹽池唯唯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
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
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
沼中作兩州東爲盧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
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
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嶺道上
至介亭亭左復有極日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
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圍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
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間館飛岑亭
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
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
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
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
橋引水東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
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
德宮旣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

初朱勛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
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
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
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
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
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
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蓋從熙五人諷以
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
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
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
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
欄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惟石巖壑幽
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
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旣放
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徒市民行鋪夾道以居
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
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
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運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三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備而春掘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豎有寓望數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殺土民無縣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置有遊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修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冠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灌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三

凡我造國無從匪異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亂績之常棄其仇儻如嬖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衣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

禮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鑿民部尚書唐儉殺馬持之

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朕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足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街掖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冠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

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三

實用編

六曹類

工曹

梁斗輝曰甚者河之為害大也予戊戌春備計道經宿遷過石橋見流泉灑灑問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將來矣後果缺沒予秋北遠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望平湖顧瞻

三陵睇目兩洪中流擊楫慷慨壯懷恨未即操舂鉞往耳比入北寺聞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斯夕圖為弭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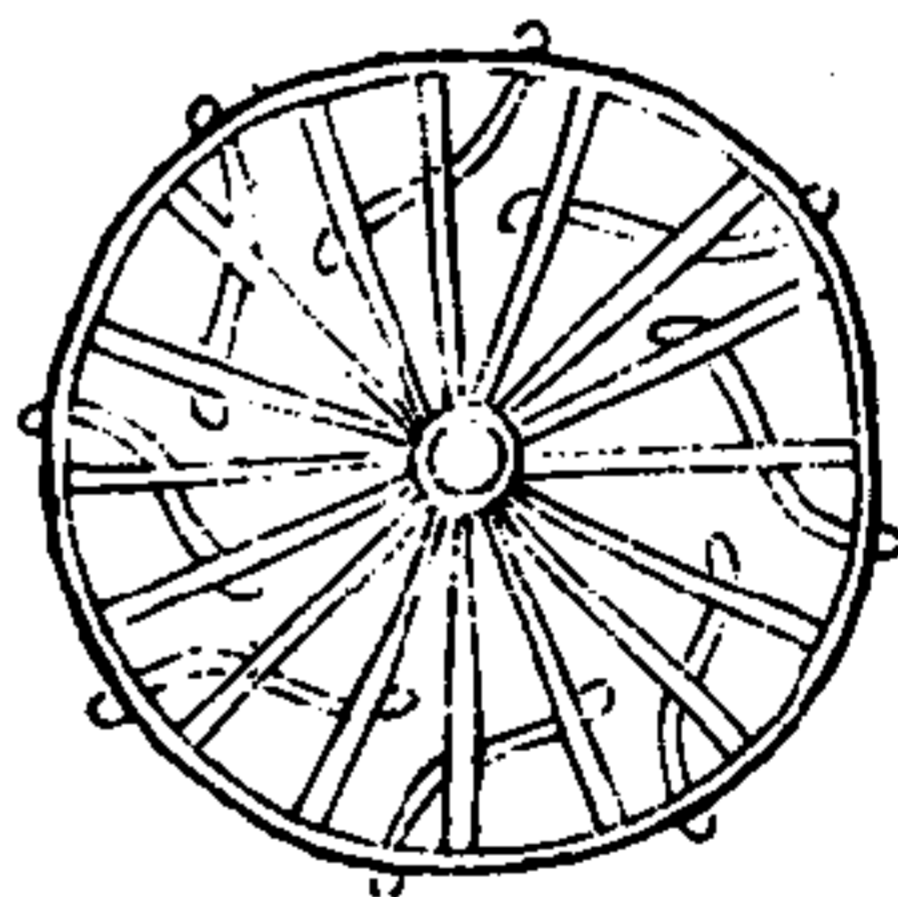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三

一

志計盱眙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予因著論而以前入已經成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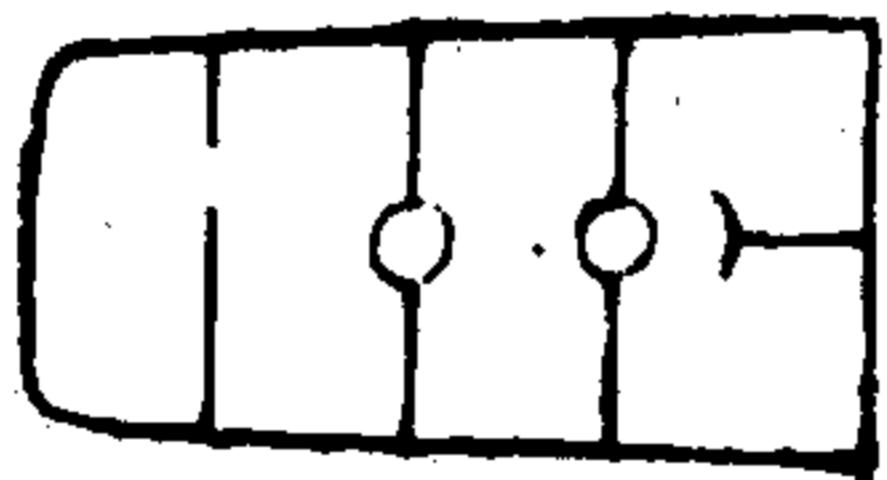
神濬具

如意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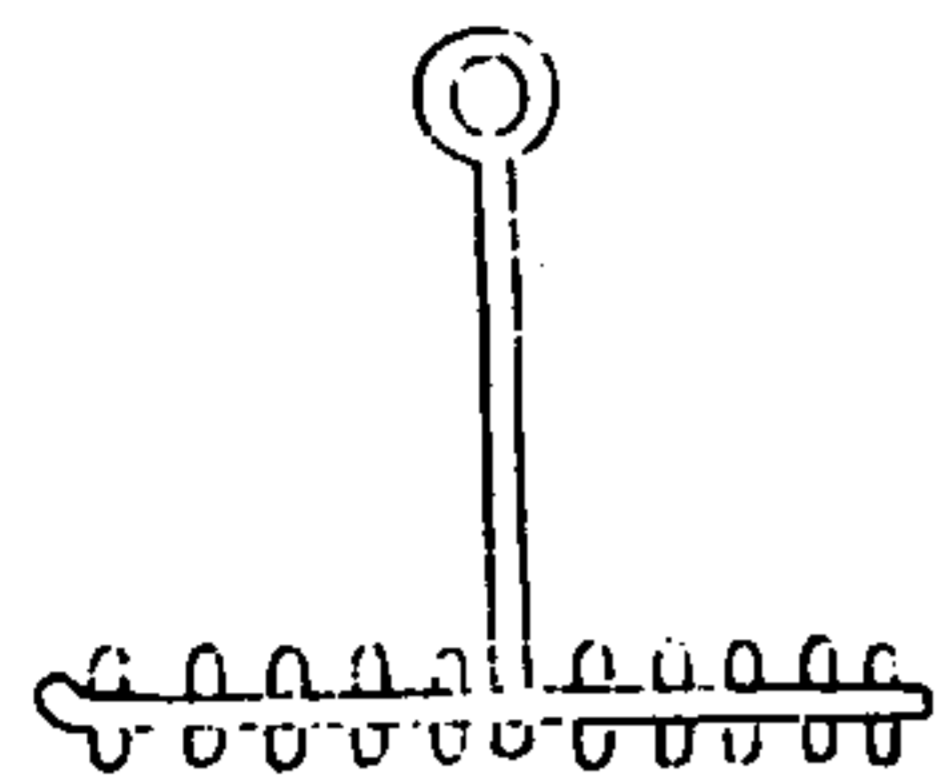
如意輪有單輪夾輪自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可用○單輪依舊制夾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者二尺四寸至三尺六止輪口帶開沙斧

揚沙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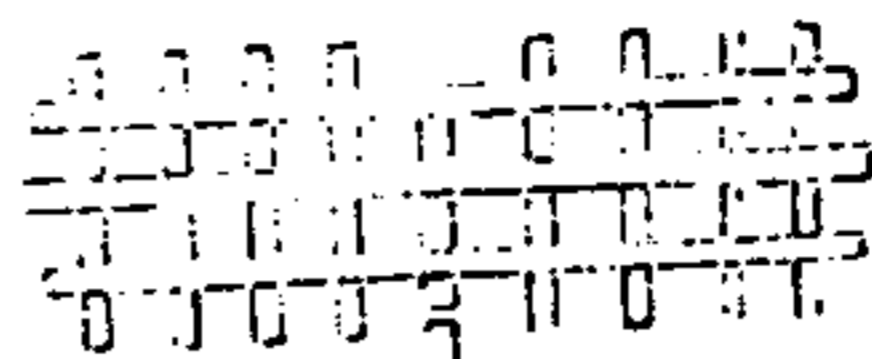
揚沙錫二百以鍊為之重五斤長竹柄每件鍊楞鍊齒如梯樣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寸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九九每齒闊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一兩可辦

短拖泥扒



短拖泥扒一千以水為之柄尾用鉄圈或篾圈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齒用八根闊一寸六分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一寸鉄箍四道俱實堅木為之共銀一百兩可辦

雙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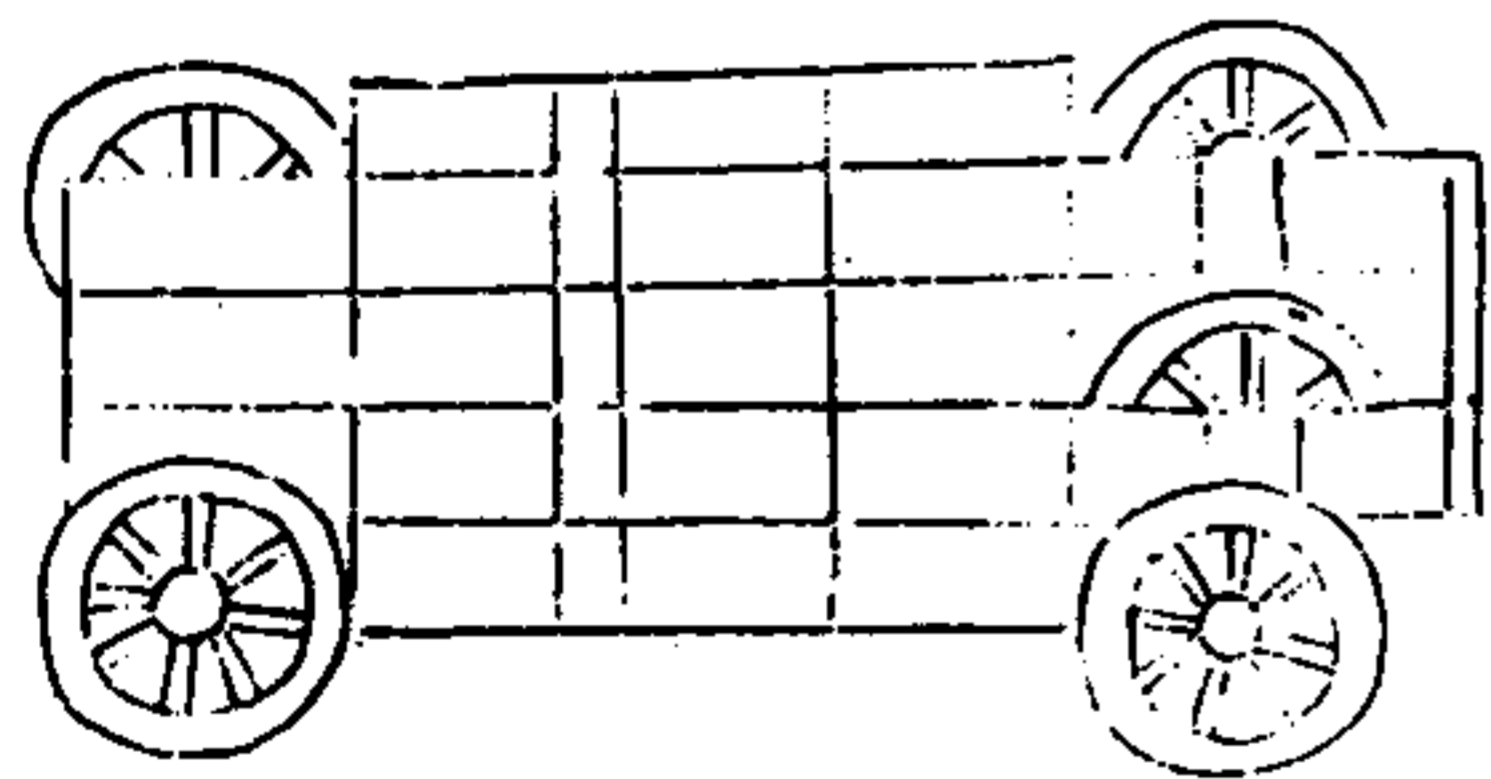
雙拖泥扒二百以木為橫梁鑊齒長毛竹柄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兩旁橫梁徑二寸鑊齒八根穿過兩頭露齒一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八編類纂

朱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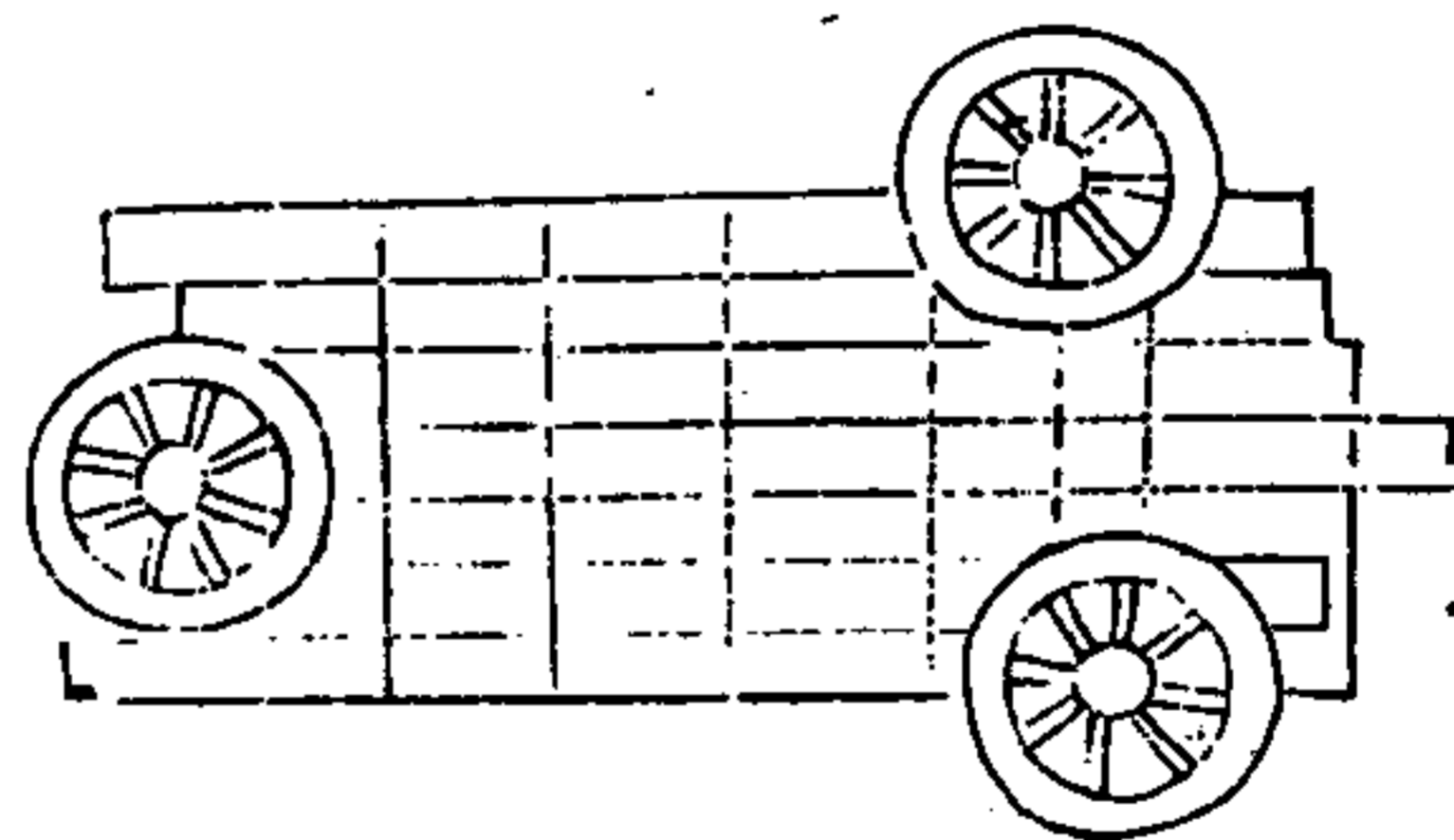
三

自在河車



自在河車十乘以木為之輪俱鑊皮包裹入水自行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用水自濬只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以回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銀二百五兩可造

揚泥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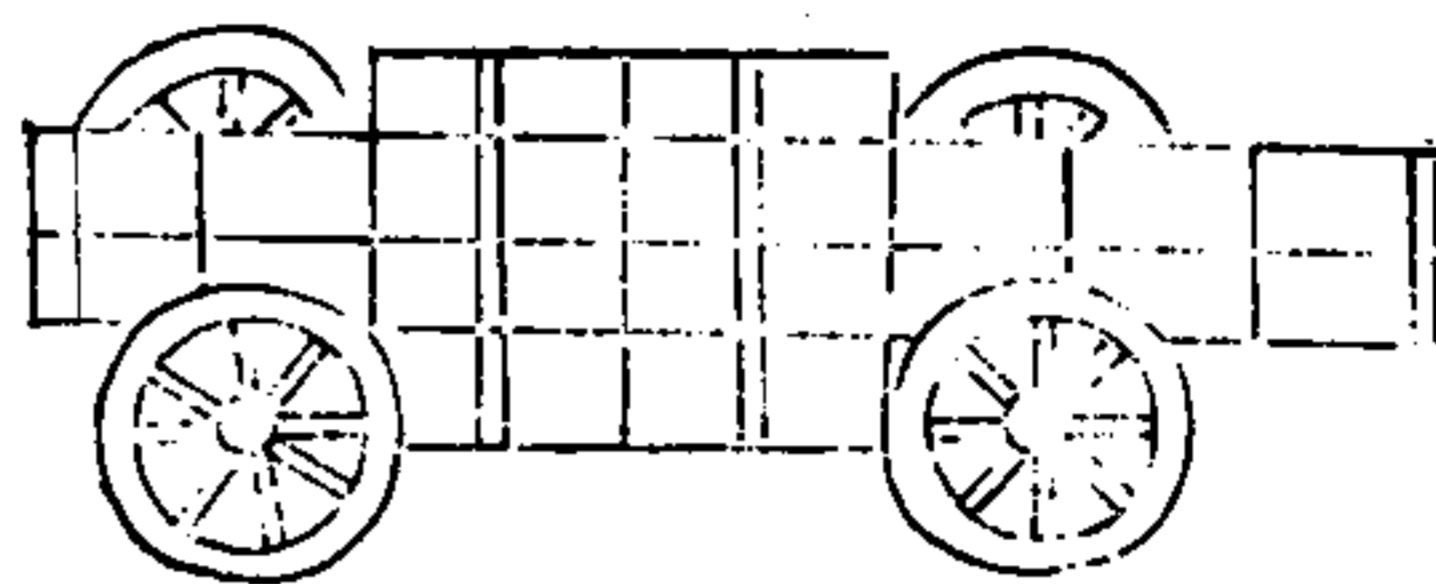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十乘以木為之輪用鑊皮包裹入水自行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自濬止生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而回每車該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六十兩可造

八編類纂

朱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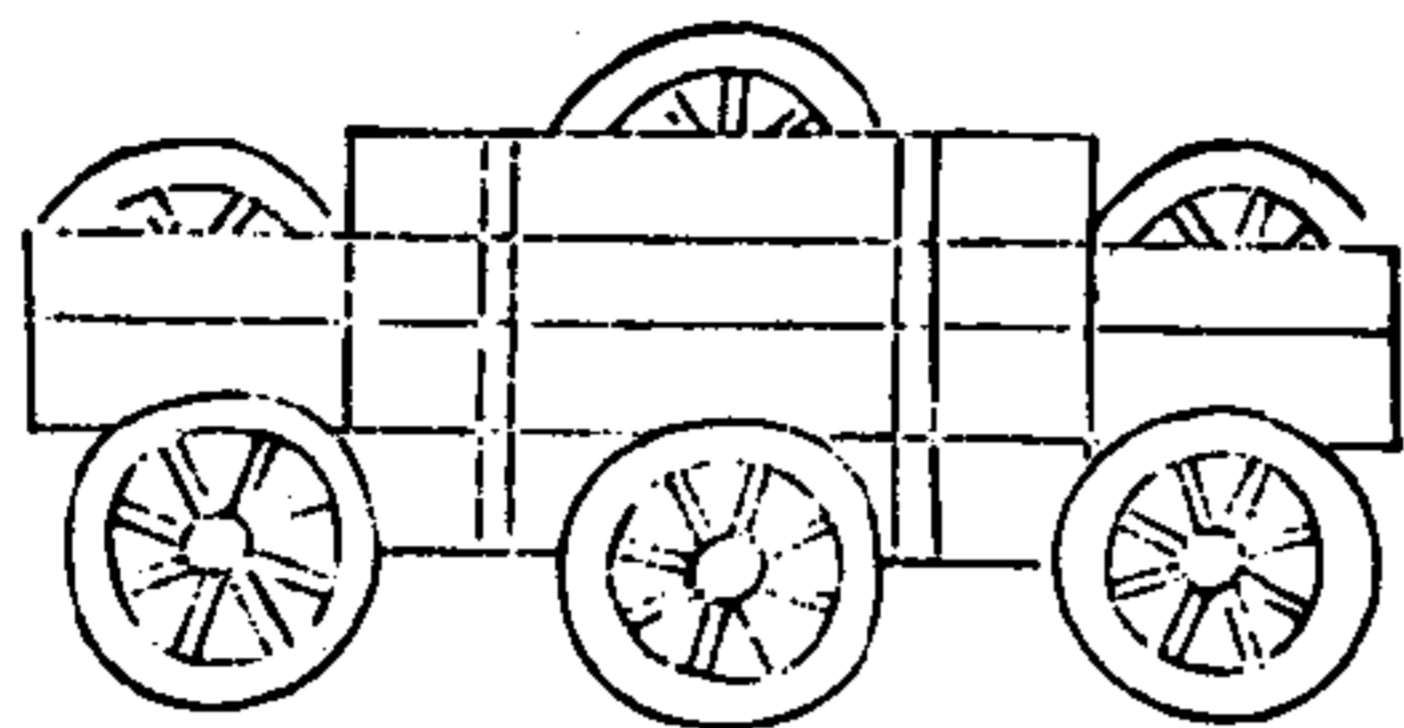
四

滾沙輪圖



滾沙輪十乘以木爲之
包裹輪如前用四雙輪
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
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
二層割水板餘如前該
銀二十兩可造

常轉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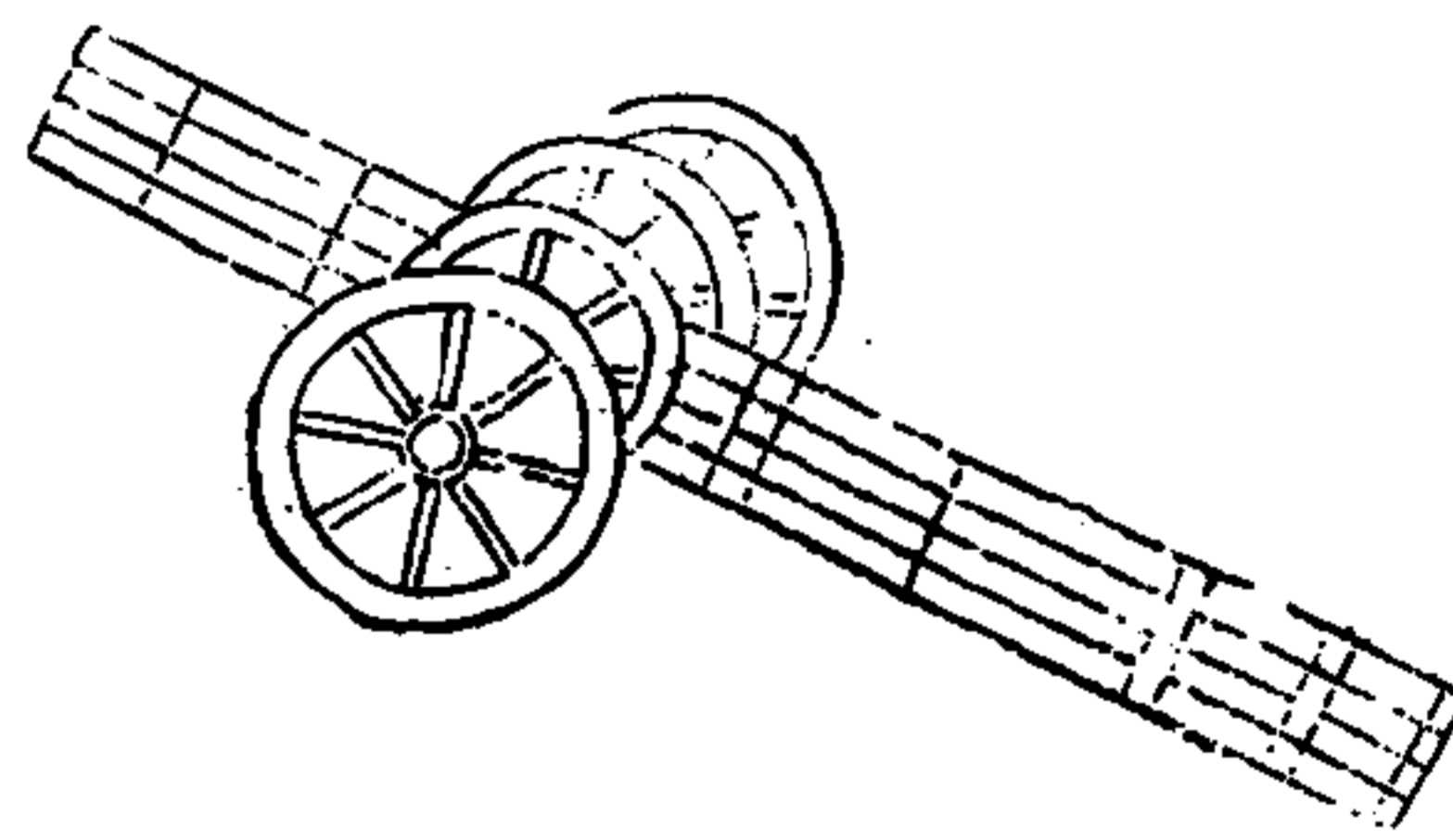
常轉輪十乘以木爲之
鐵皮包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長五丈闊二
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刷
江帶此輪往回一次河
深一尺坐二人收纜而
轉該銀三十兩可造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三 工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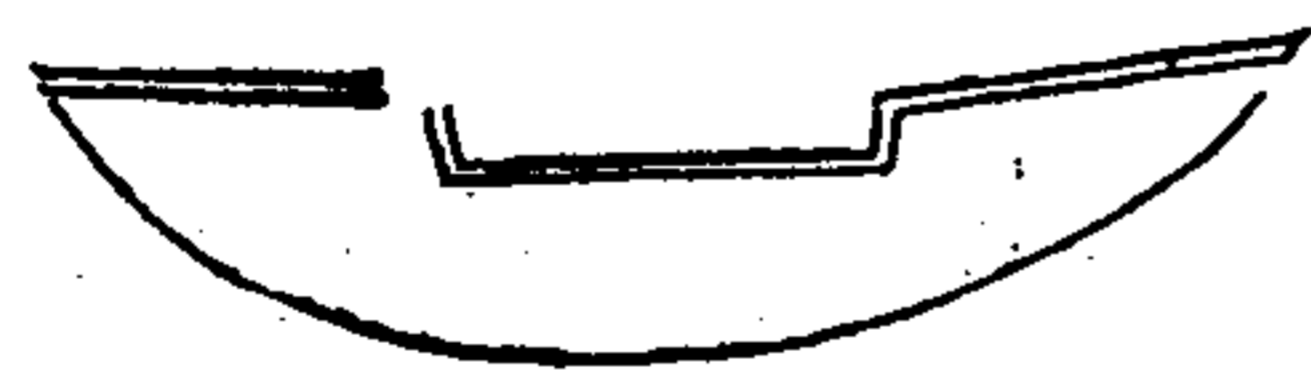
五

開沙輦圖



開沙輦十乘以木爲之
四輪鑲包帶開沙斧入
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六尺闊
二丈前後上下四層水
推板尾拖割沙扒此輦
往廻五次平地可行舟
約用銀三十兩可造

淘沙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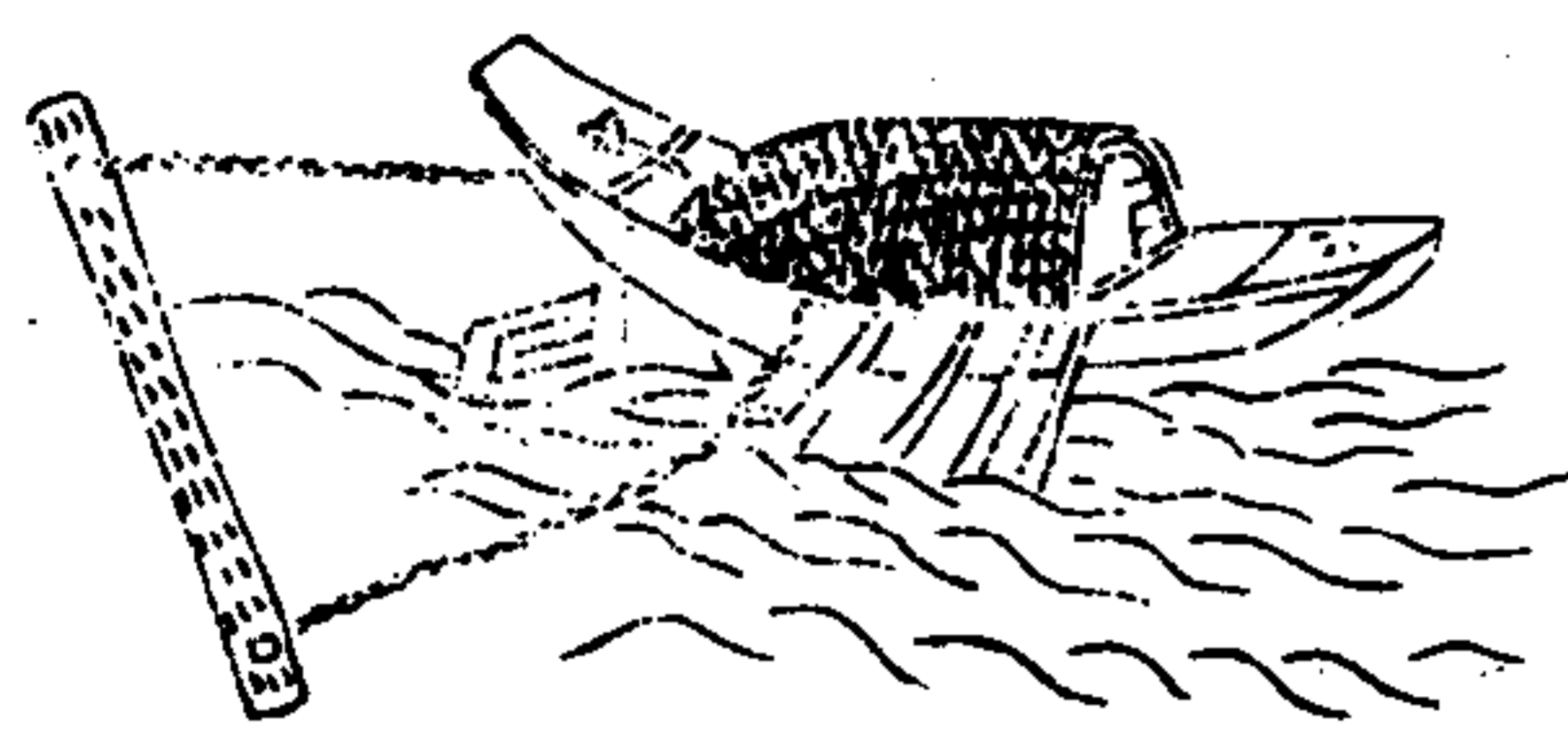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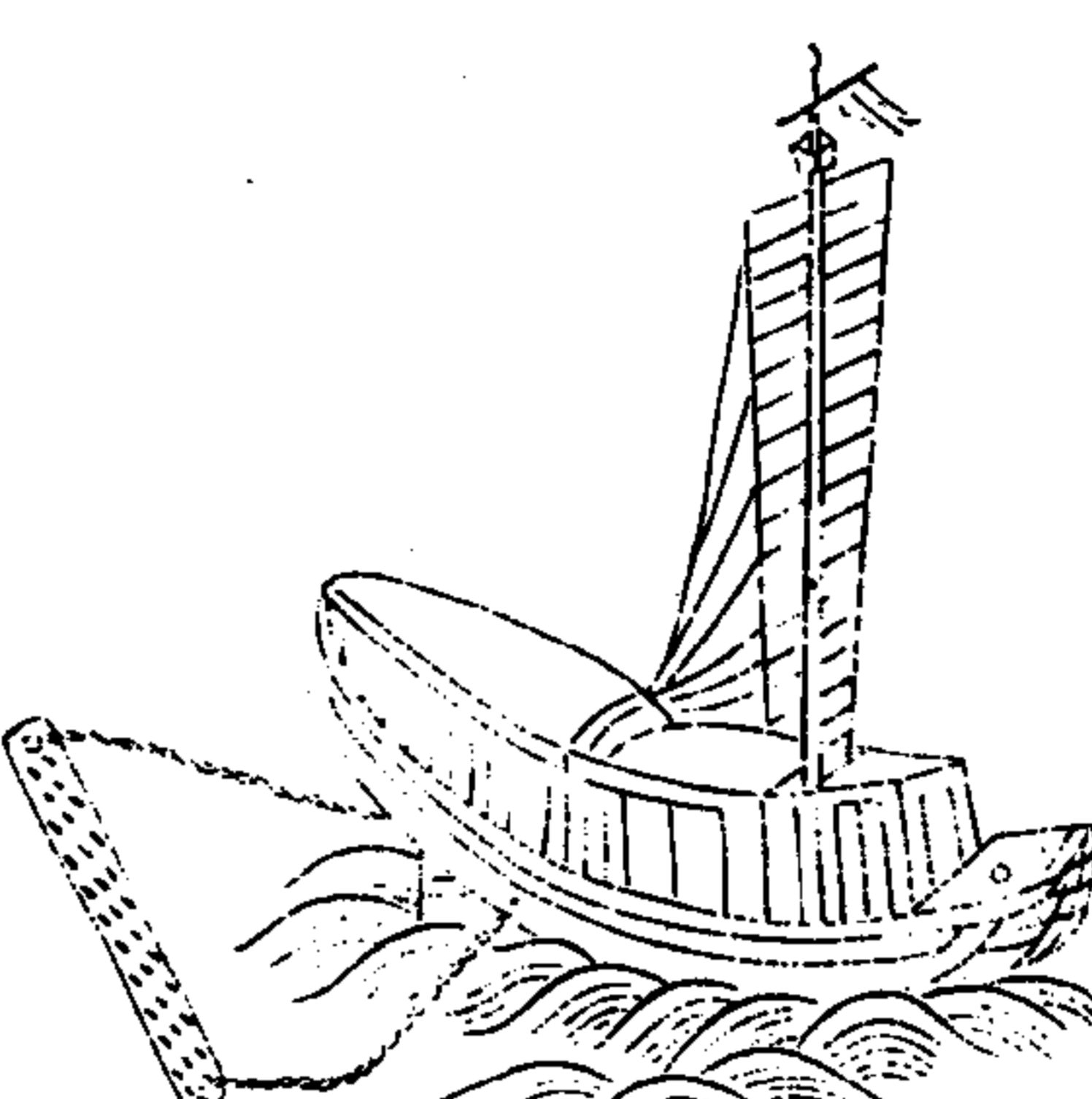


淘沙船一千每舡載濬
夫一名用厚板打造
用大淺舡價多不足於
用淘沙舡名最妙價廉
可多置該銀一兩今漸
濬用千隻共銀千兩如
頃濬可聽加至萬餘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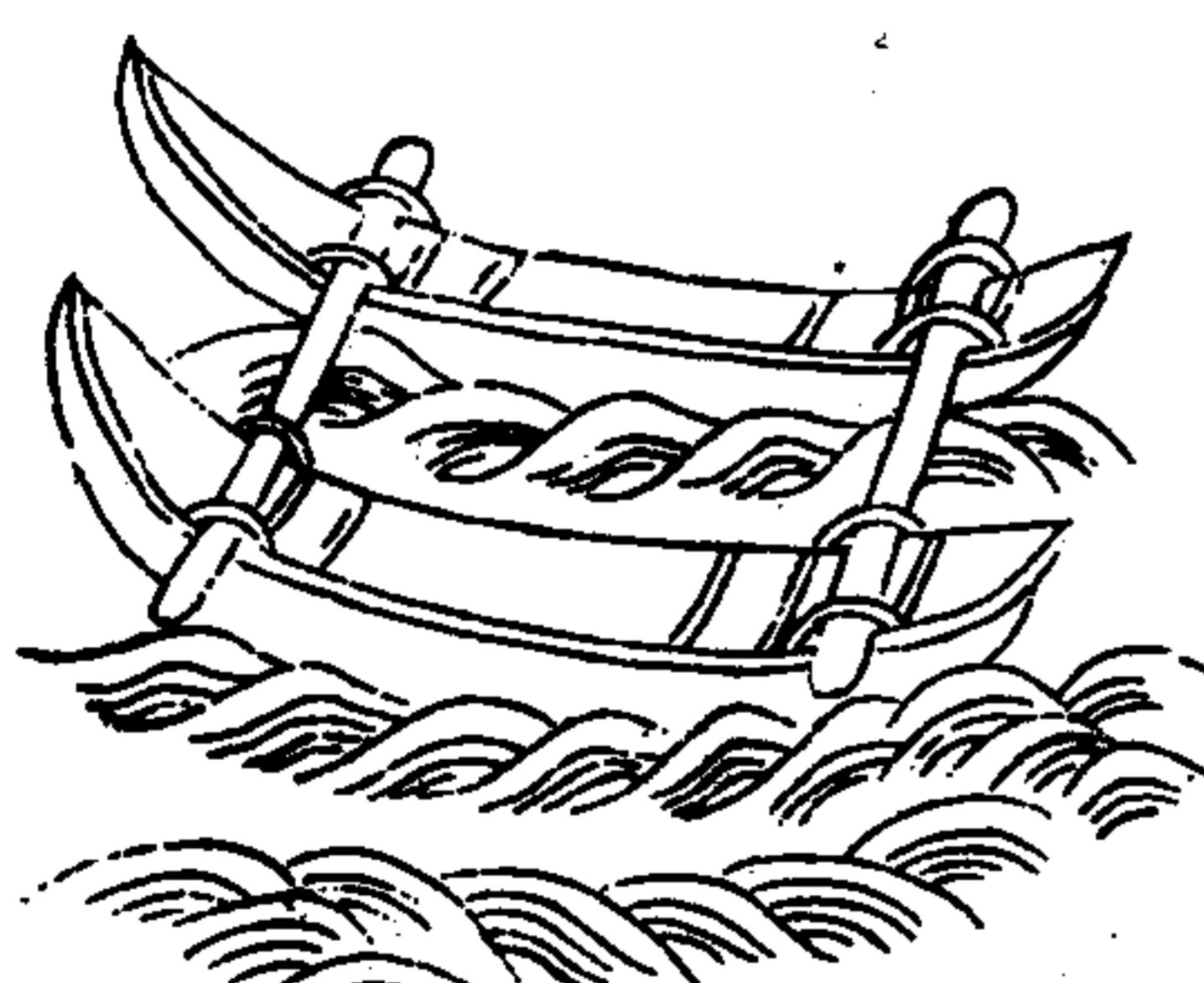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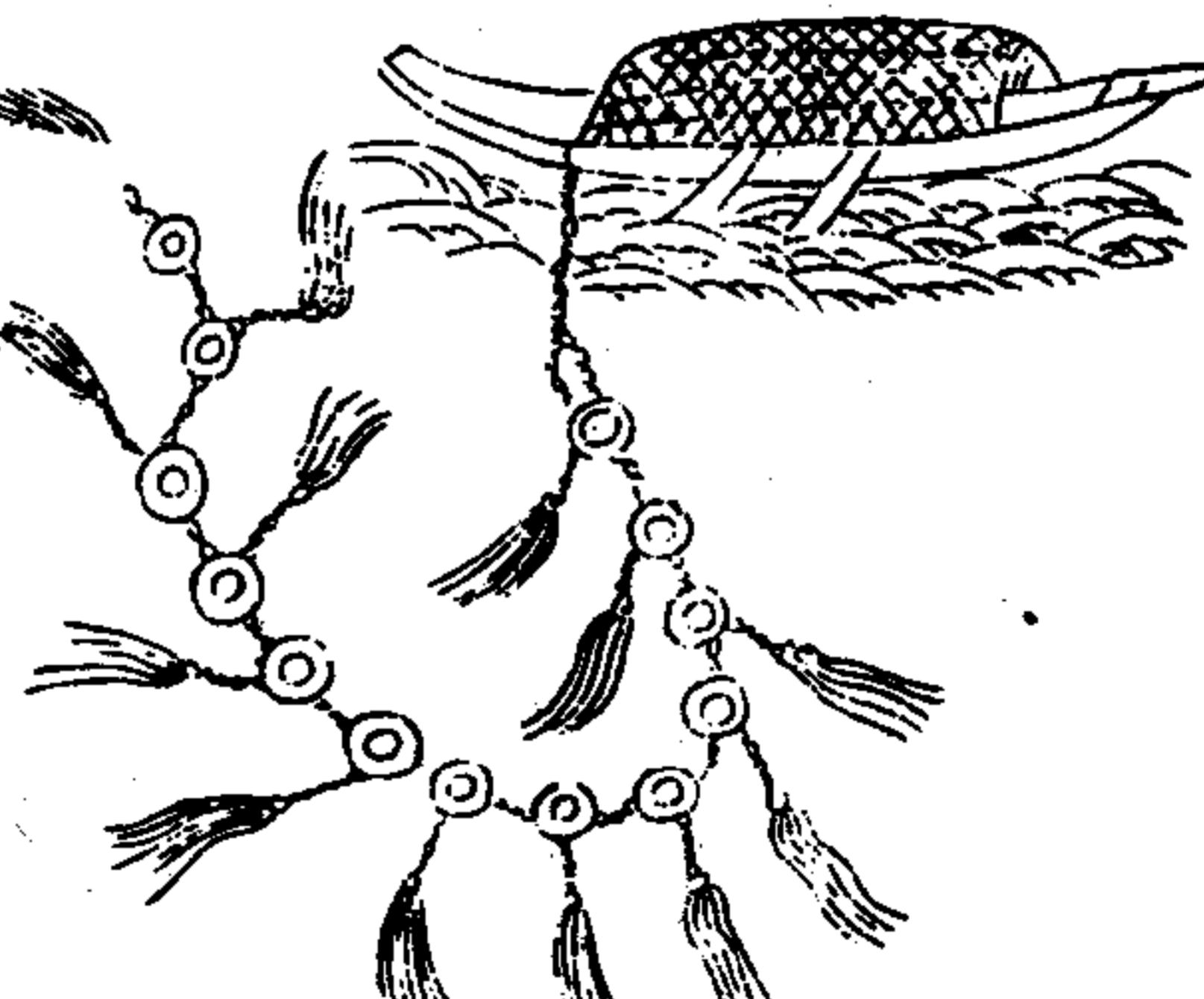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三 工藝

六

<p>混江軸圖</p>	<p>梭江輓圖</p>
	
<p>混江軸一千以木和鐵為之舡隨其器為妙頓漸皆可用</p>	<p>梭江輓一千以鐵為之大舡方可不造而自足用斯為妙矣惟利于頓不利于漸</p>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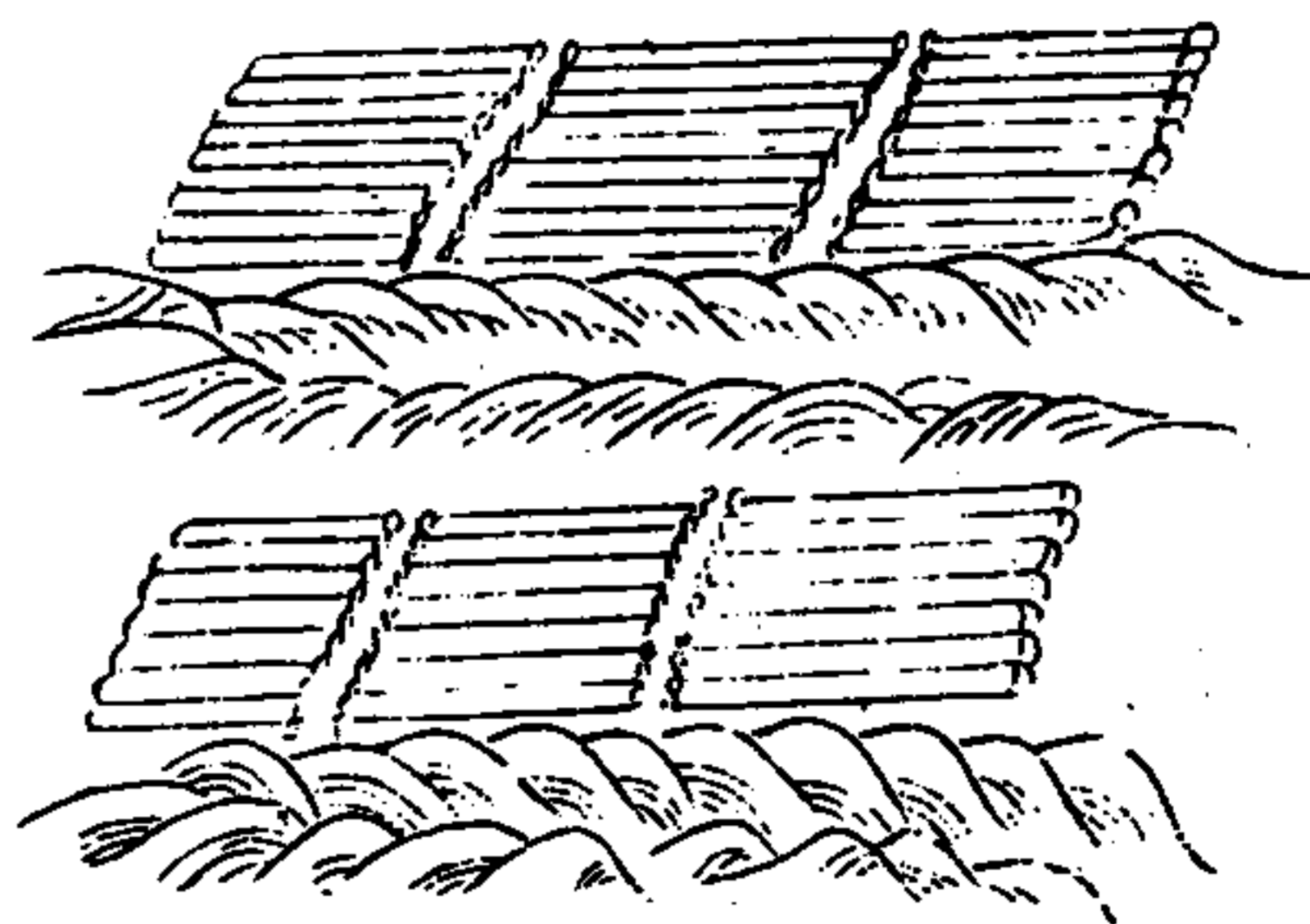
卷九三 江

<p>伏波艇圖</p>	<p>百節帚圖</p>
	
<p>伏波艇三百該水手六百名篷猶具全即此一十二百可當一萬</p>	<p>百節帚一千以木為之每舡一隻用水手四名該四百名可當大一千</p>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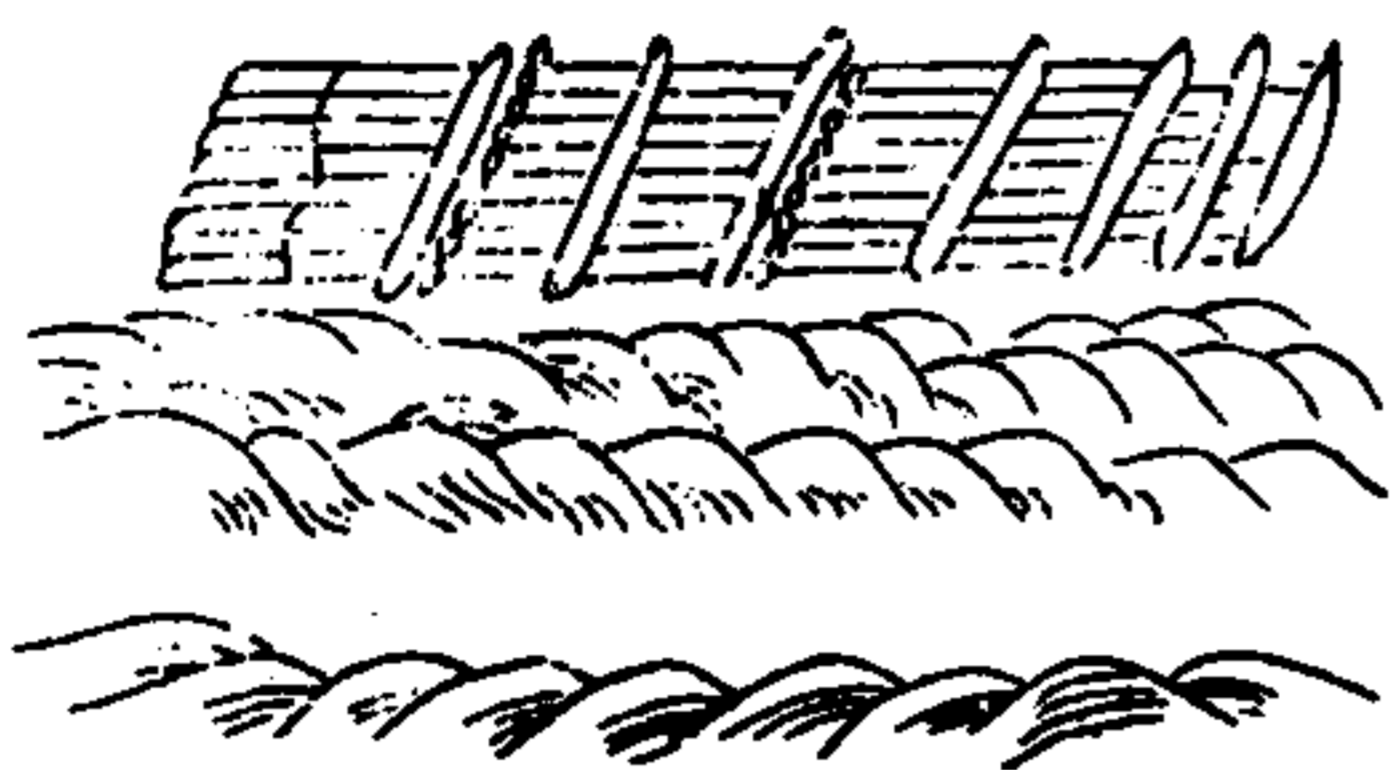
卷九三 江

披河排圖



披河排一百
水手六百名
以竹爲之

鎖泥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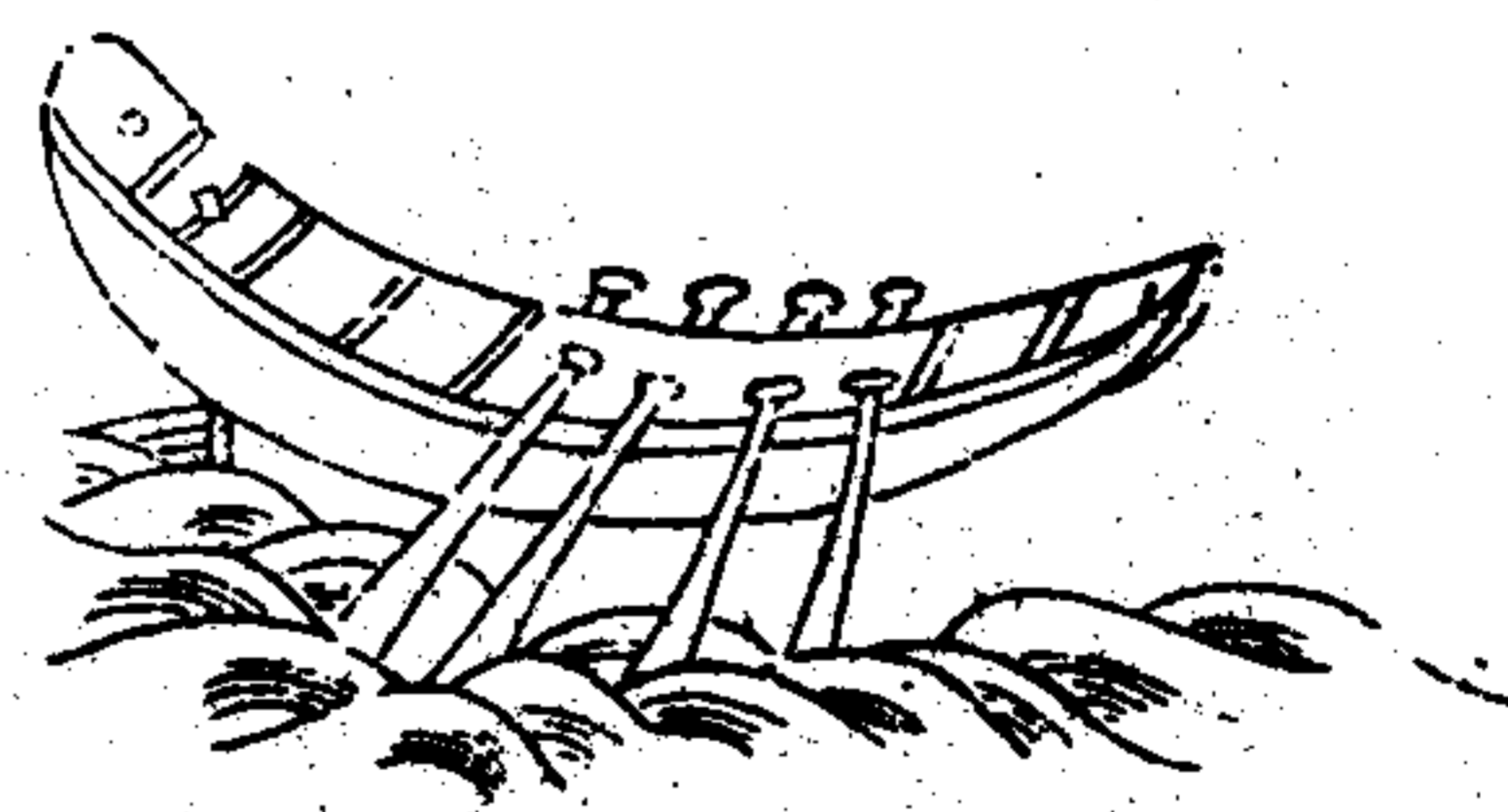


鎖泥鰍一百
以竹爲之水
手二百名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三 工部

八槳船圖



八槳船用
槳共二十隻
水手一百六
十名以備差
使

刷江帚



刷江帚一千
以鐵爲之重
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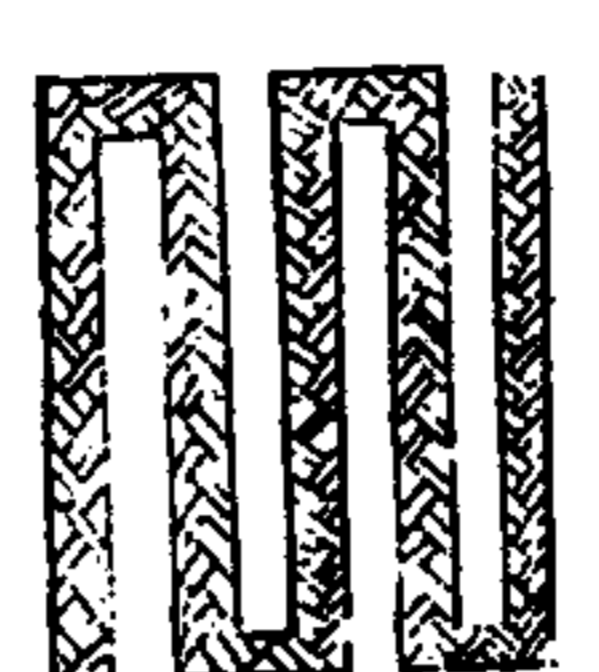

開江犁



開江犁三百
以鐵爲之專
利于漸不可
輕用于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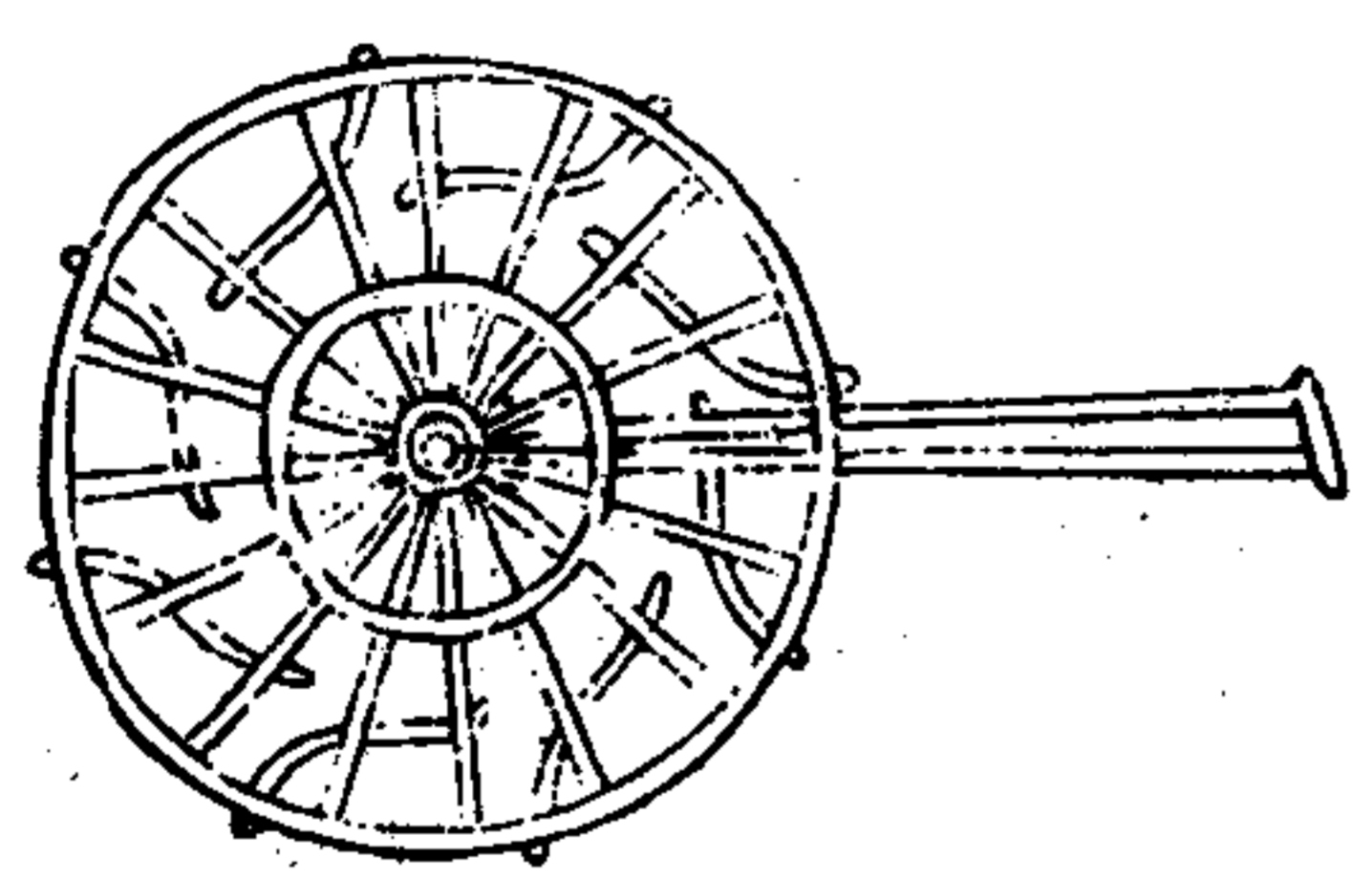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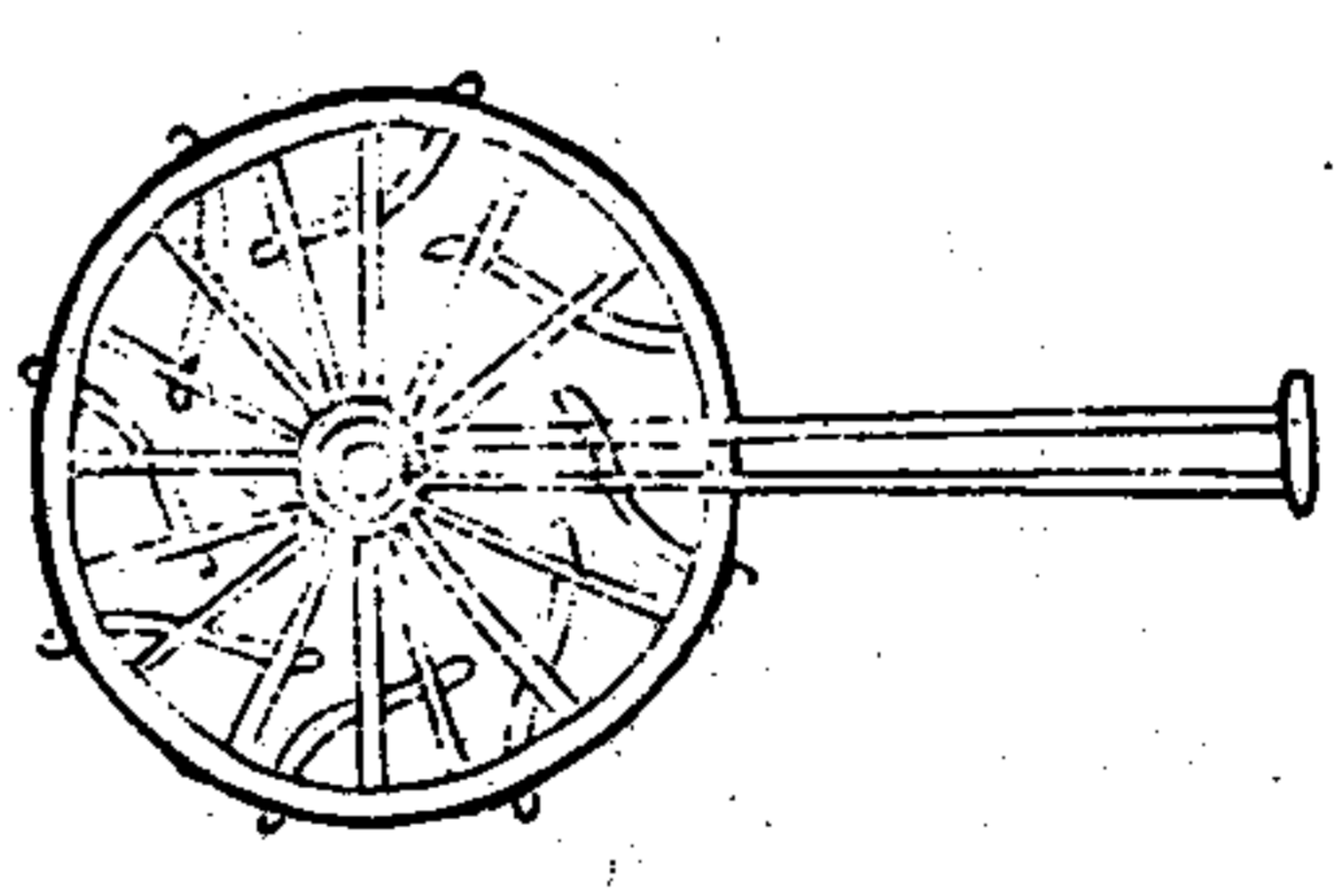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三 工部

<p>繞江桴</p> <p>一百以木為之制似披河排用木手二百名夫二百名</p>	<p>四槳船</p> <p>每船四槳用一百隻木手四百名以備煩濬</p>	<p>驅山鞭</p> 	<p>定波纜</p> 
<p>夜遊巡</p> <p>一千以木為之可備夜濬惟利于漸不利于順</p>	<p>千里健步</p> <p>二十以木為之用親水信于煩最妙</p>	<p>驅山鞭以竹為之</p>	<p>纜有二一以鐵為之一以竹為之與常用者同在手隨宜而用之</p>

八編類纂 卷九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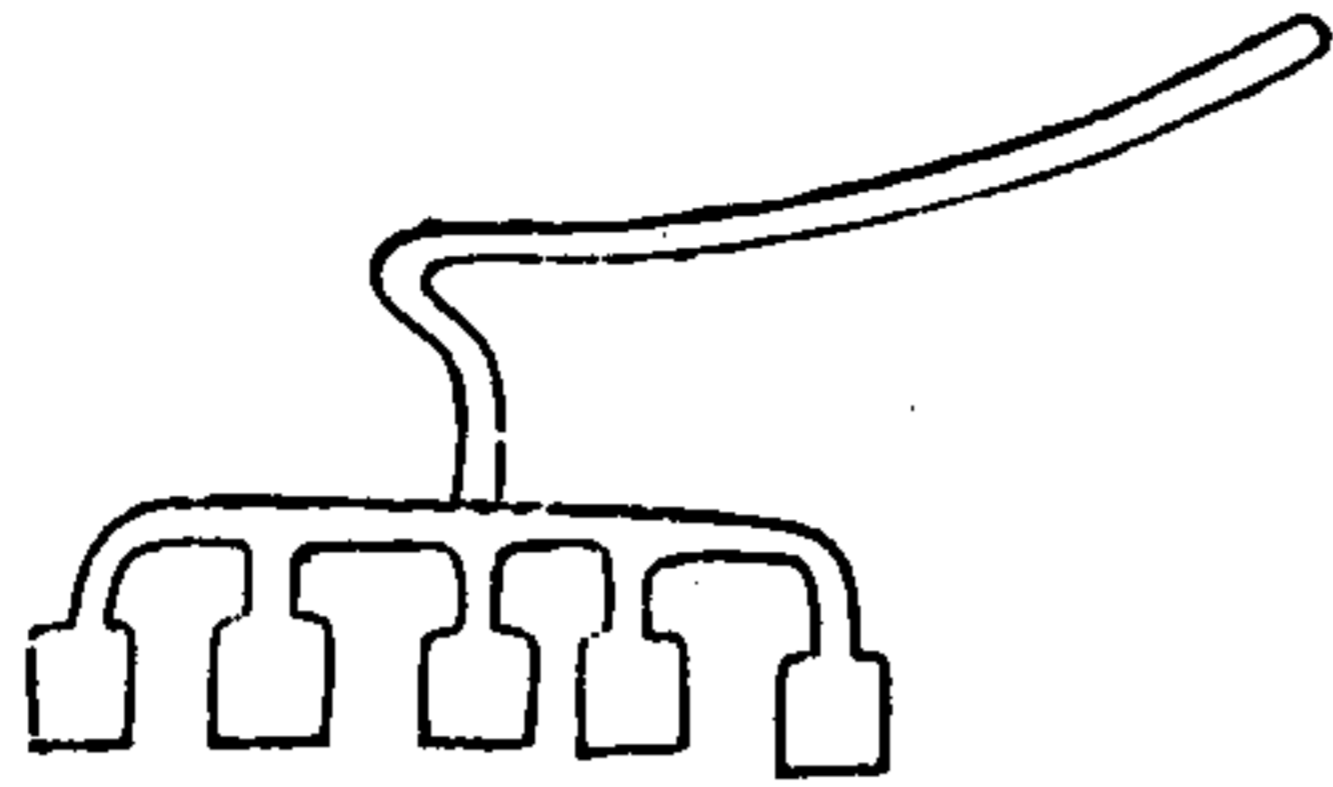
十一

<p>雙推輪圖</p> 	<p>法輪圖</p> 
<p>雙推輪二百以堅木為之鉄板為齒槁木為柄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寸兩邊帶開沙鉄斧數片二人共推該銀一兩共銀二百兩可辦</p>	<p>法輪一百以堅木為之鉄板為齒槁木為柄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斧數片一人可推該銀六錢共銀六十兩可辦</p>

八編類纂 卷九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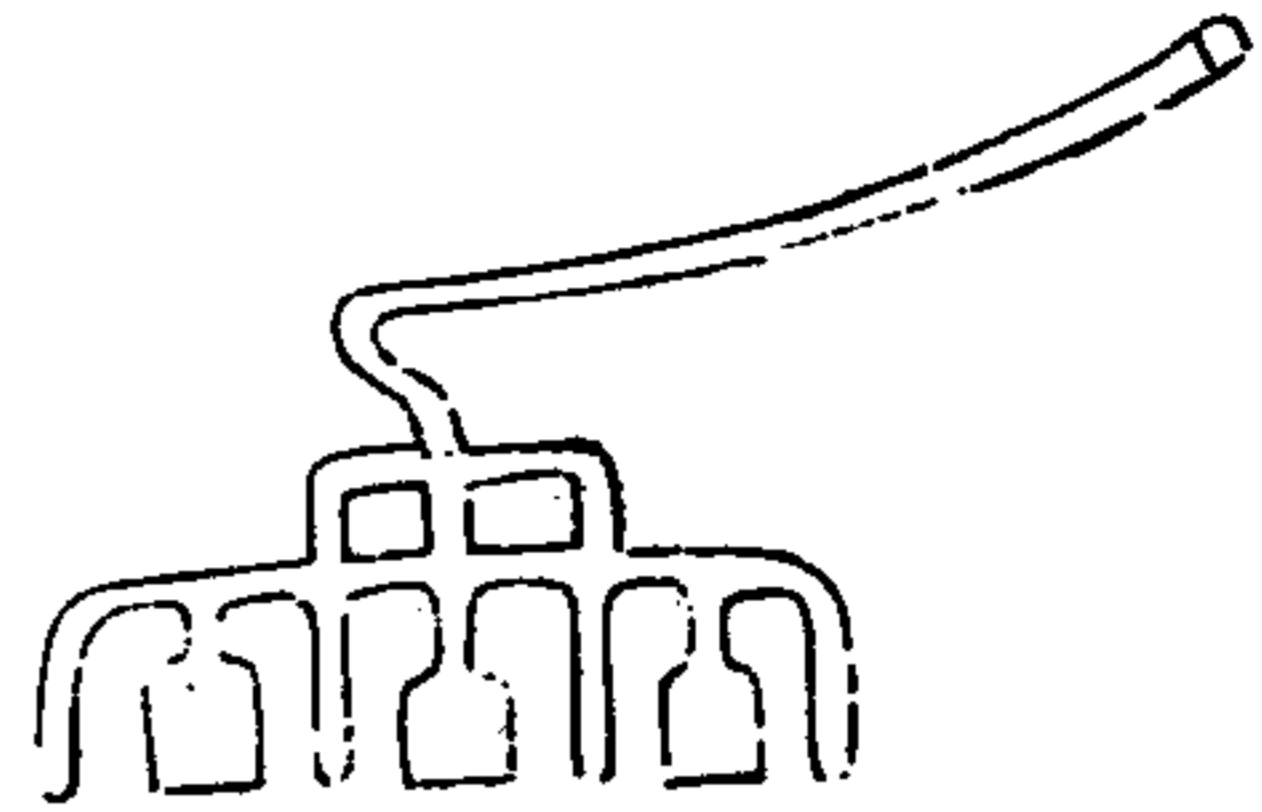
十一

闊齒扒圖



闊齒扒一百以鑊為之
重五斤長稍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寸鑊齒
長三寸六分下區上方
用鑊管柄連竹柄該銀
一錢六分計一百件共
銀一十六兩可辦

闊口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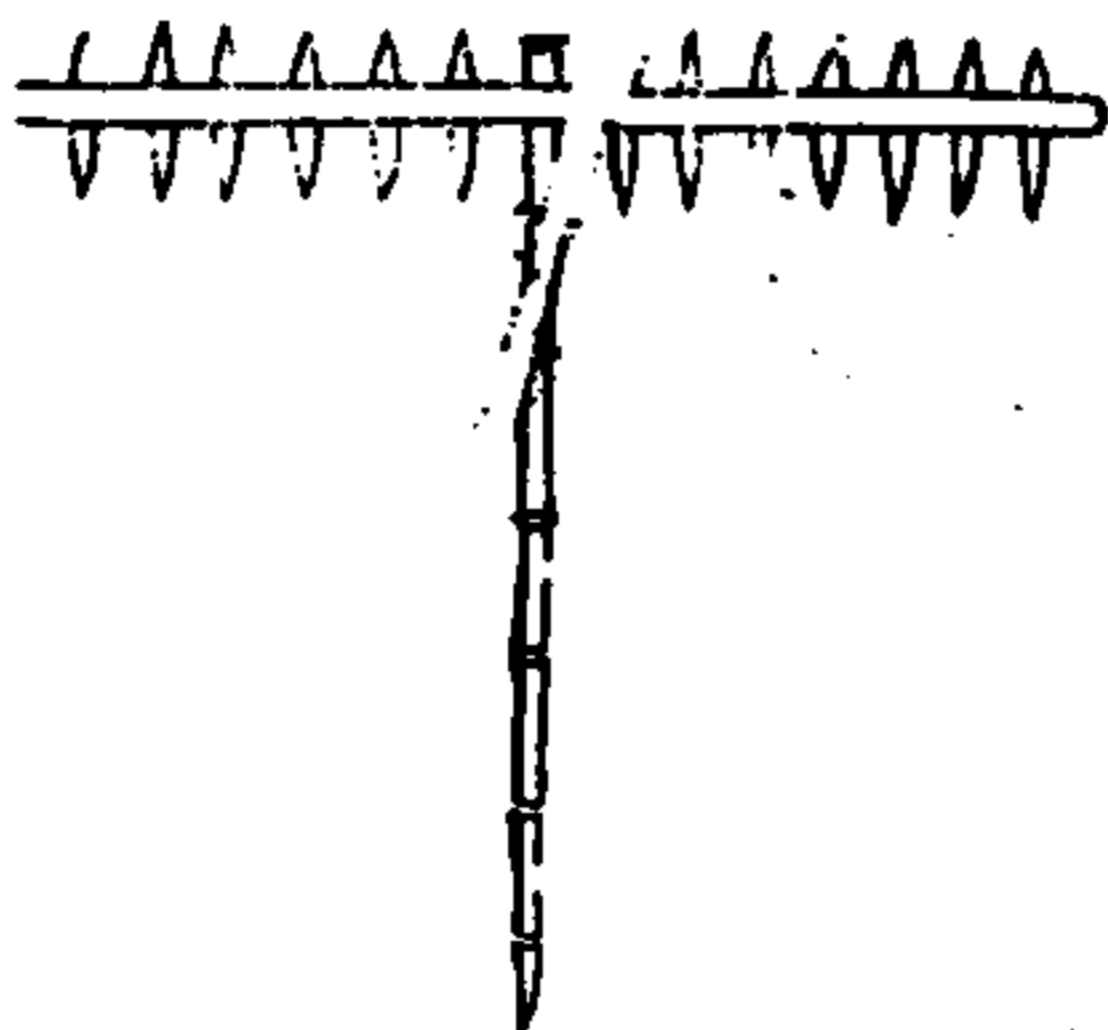


闊口扒二百以鑊為
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
柄
每件闊一尺八寸齒長
二寸六分下區上方用
鑊管柄連毛竹柄該銀
二錢三分計二百件共
銀六十四兩可辦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三
工書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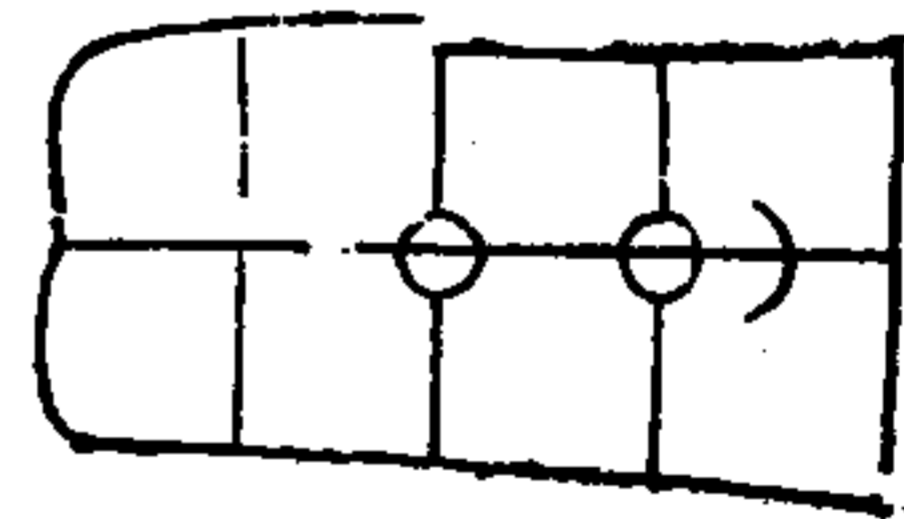
三

單拖泥扒



單拖泥扒一百以木為橫
梁鑊齒連稍竹作柄
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
齒厚一分濶一寸露梁
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
任用連竹銀一錢六分
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揚沙大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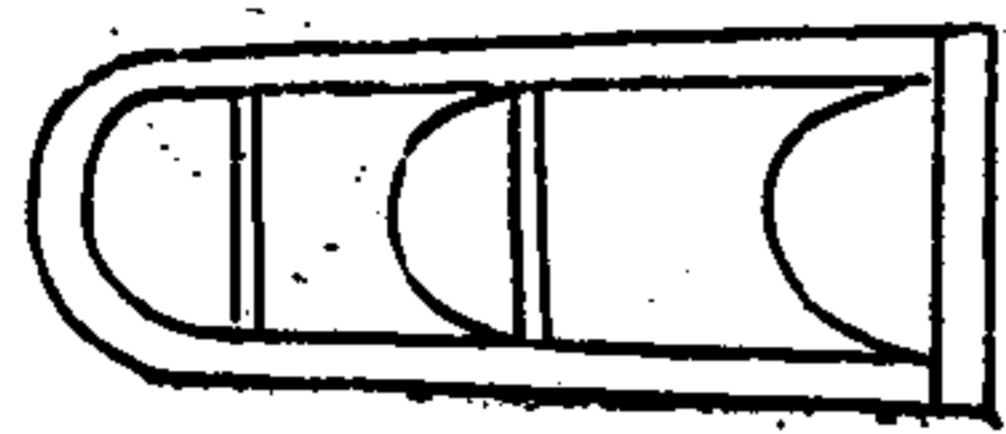
揚沙大錫二百以鑊為
之重十斤毛竹作長柄
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
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
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
人夫用之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三
工書四

四

大推沙鉋



大推沙鉋二百以木爲之
鑲齒重一十二斤長
毛竹柄
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
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
每鉋用齒二對鉋面如
缸底形該銀四十八兩
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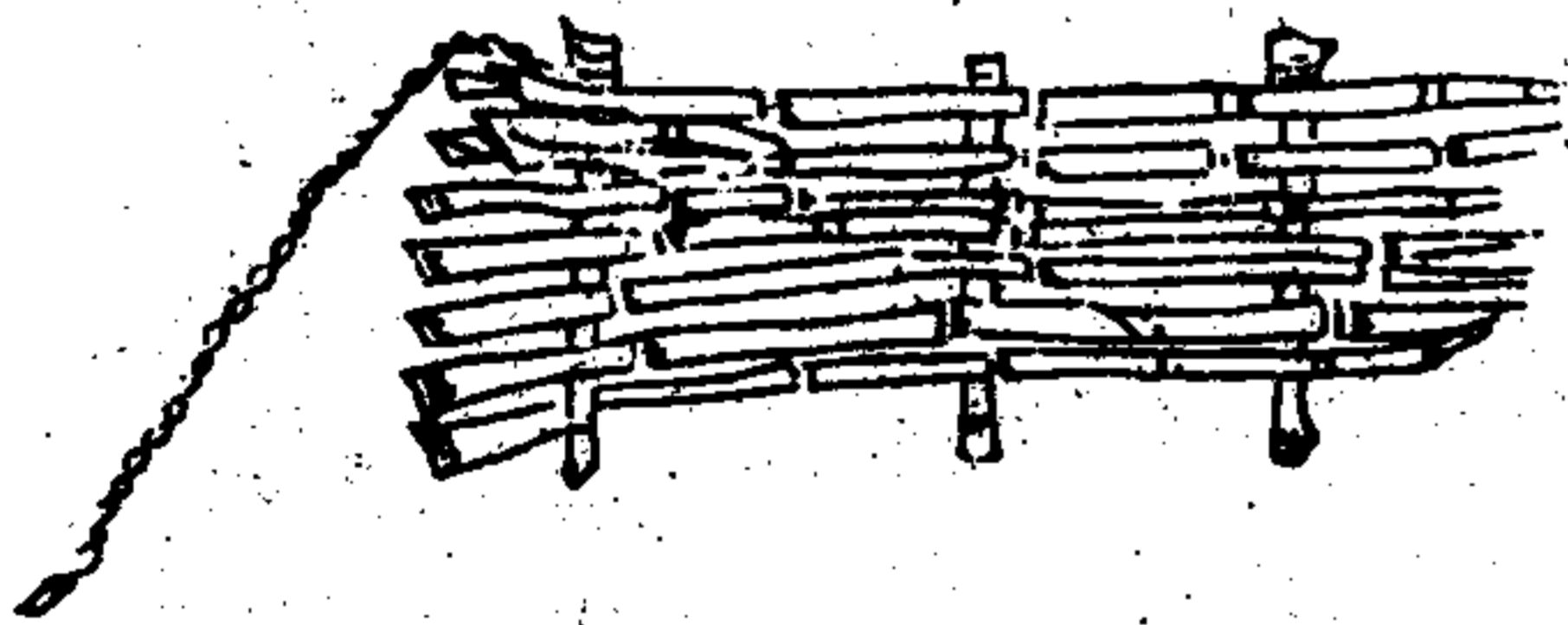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九三

推沙鉋圖



推沙鉋一百以木爲之
鑲齒長竹柄共重五斤
每件長二尺頭闊五寸
根闊六寸厚一寸六分
每鉋用齒三片連竹該
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
三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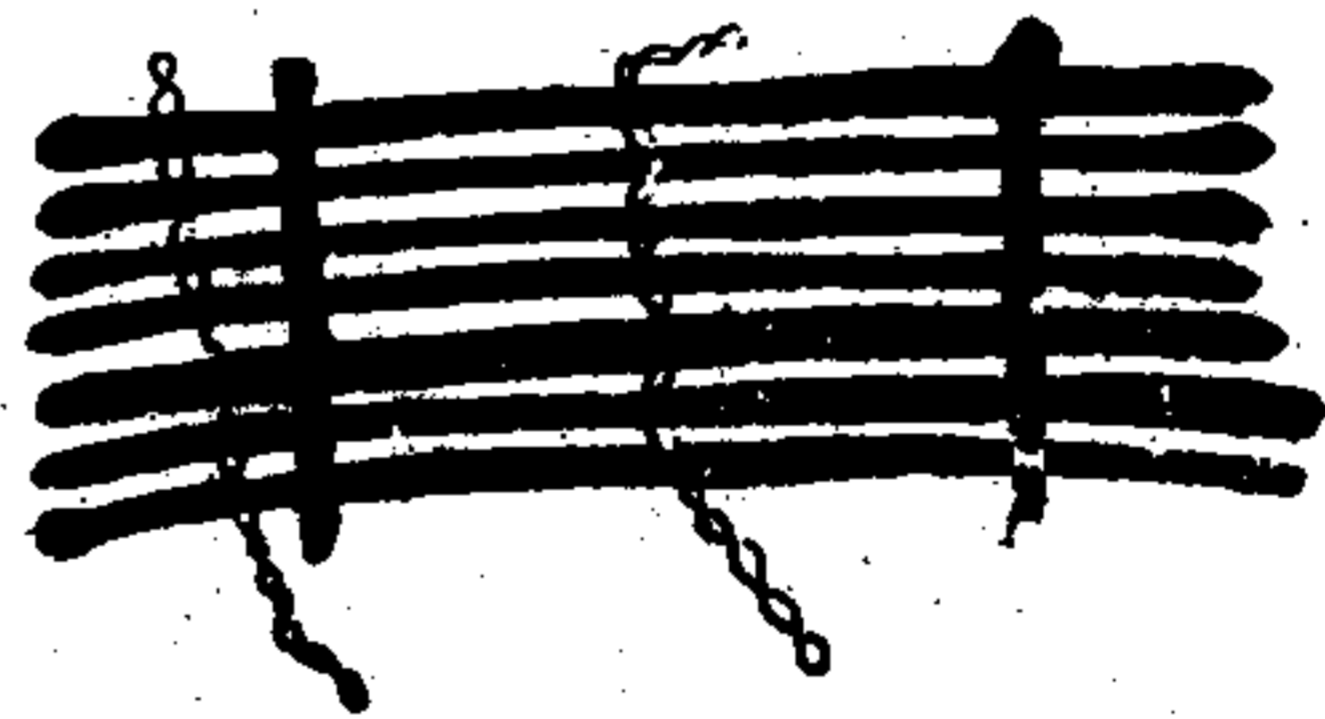
吸沙桴圖



吸沙桴三百每桴濬夫
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爲
之
大毛竹每根銀一錢每
桴并樞拴毛竹共銀一
兩此桴潮來則浮潮去
則拽置手乾灘比缸按
輕且便

八編類纂 卷九三

濬淺筏



濬淺筏一千每筏用杉
木二十五根每筏用夫
二名
杉筏可耐久濬異可更
他用每筏用銀一兩二
錢五分頓濬可用萬筏
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開口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柄

長柄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為柄

短柄鐵扒

一千副以竹為柄

闊扁頭

一千副以鐵為之

窄扁頭

一千副以鐵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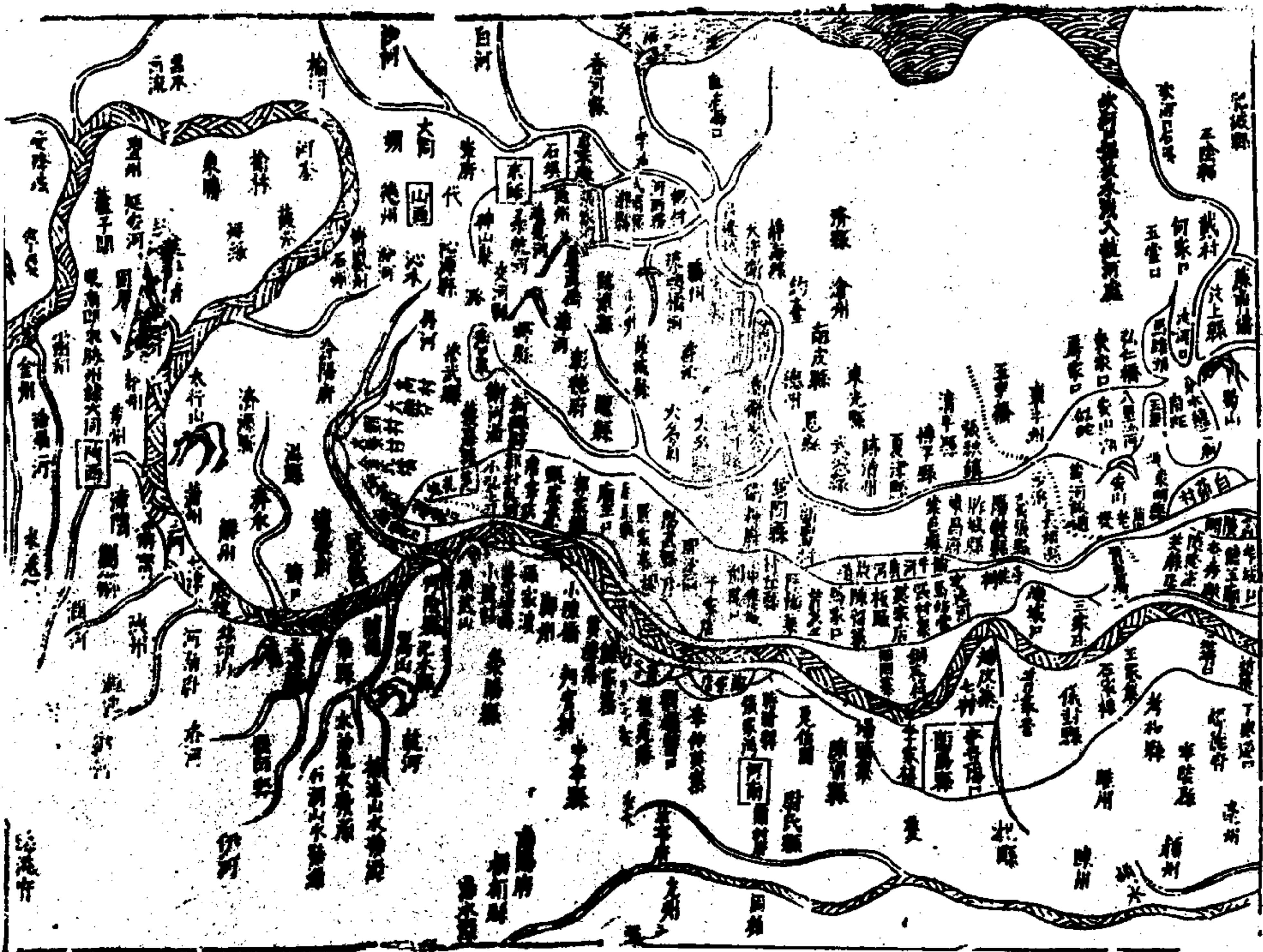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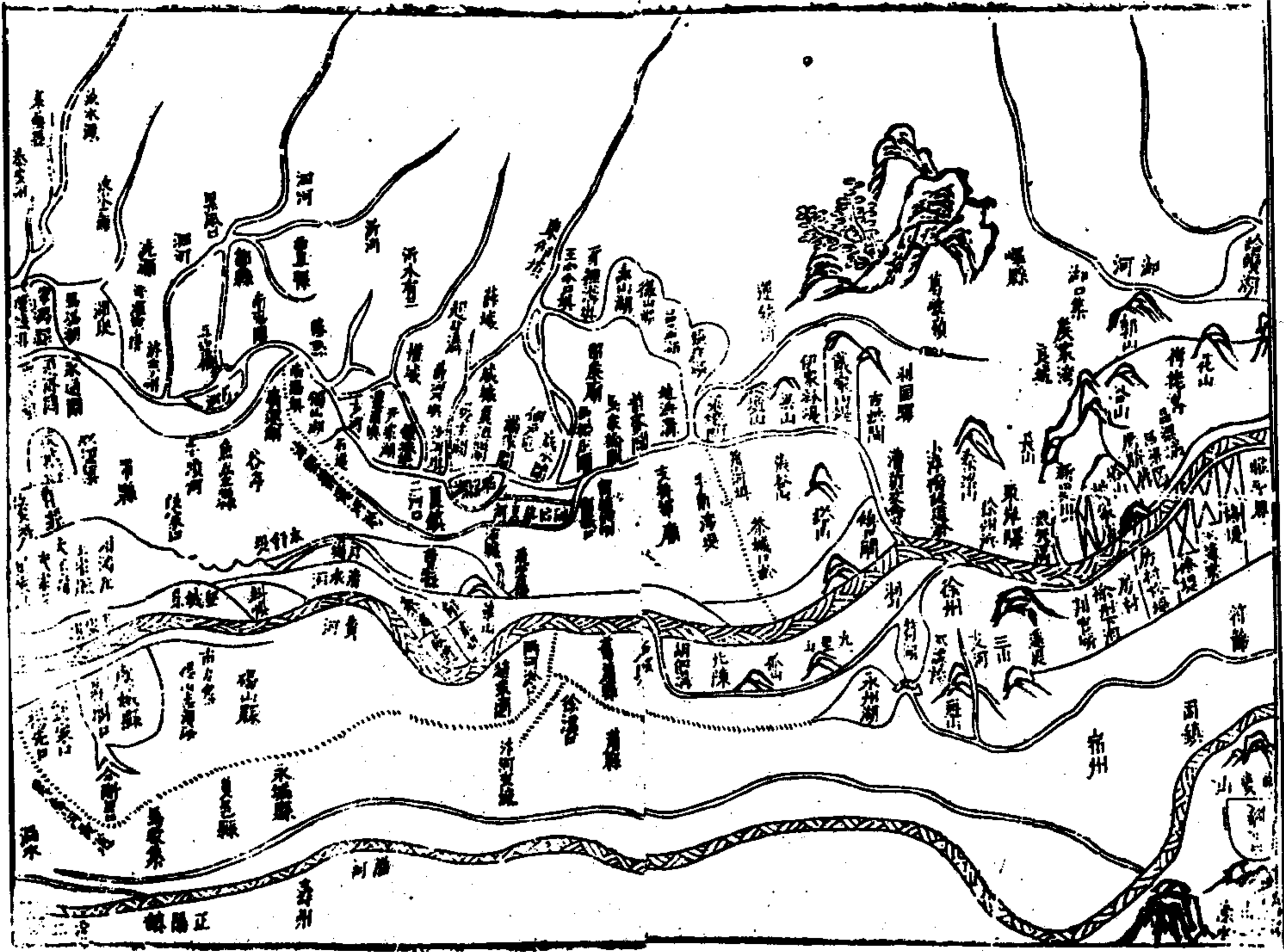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三 工藝四

十七



八編類纂 卷九三





潘公注河圖謂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卽是今之淮黃交會處乃故道也按古今論淮河故道卽孟子所稱今亦不合矣至于唐致之白樂天詞謂汴泗流至瓜州古渡頭則與羣說亦不相合然淮泗入江無疑矣今以淮黃交會爲故道則是入海也

高家堰居淮安城西南四十里堰內山陽縣地堰外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出雲梯關入海此禹迄今故道淮... 盛發則及堰舊自平江伯... 隆慶四年... 淮楊成

股南股遊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股遊豐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山飛雲橋分爲三股至湖陵城口散漫達徐隆慶六年築堤萬曆六年築邵埧退使南由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達徐淮嘉靖四十四年又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沛縣舊河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地次年間復晉城至境山新舊相接通漕船

正德四年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與臺谷亭
嘉靖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二三等備衝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成堤障水南趨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吳仕舉等處沖入鴨鴨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塌口冲谷亭十一年水俱不至十三年廟道口淤塞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段大潘溝小潘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 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棧散五小股龍溝母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嘉靖十四年挑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弘治甲寅年決陳隆集嘉
靖二十四年又決嘉靖二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

運河

元人分水于濟寧我朝尚書宋禮築堰城垣乃老人
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宋尚書又濟元人
故道即袁家口其二十里則新創改者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冲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濟黃
陵岡堤趨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荆隆口潰長以

二縣

嘉靖十四年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邑太丘

入箱羽寨

回村集集冲數口轉東北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

濟二洪趙皮寨遂於嘉靖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滹

人淮二洪告涸開濟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

洪閘二年亦於葛曆二年決李景高口冲葛四月

堤入雖陳尋塞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濟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場

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復決累開累塞萬曆十八年築遙堤萬曆

十五年決

金坑塘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裨編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
大象可運算而闡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
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
家蓋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
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
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蓋天其實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天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
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為光者星若果自有光
焉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
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
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
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日月星不受
月本無光日耀乃光故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
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
也若願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

矣武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
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
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矣 朱熹月受日光辨

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者天象
惟舉分至四中星而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
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
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
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
小編類集 卷九十四 天類 三

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
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
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
其說為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
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
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
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

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
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
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
則陰陽遲速為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
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
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
西行則為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
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
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
後彗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西行則
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為逆

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
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萬類者
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
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
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
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
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
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為
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為最速

次火次木惟上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一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日上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及過日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四

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遠矣七也

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考大術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侵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五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一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

來論歲星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大張四十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閏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

入編類集

卷九十四 天類

六

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下丑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止術人初以為燒火也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下寃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充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早空化為雲而沒十

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有星長二十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隋日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具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僖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泰古文也其叙二日月月乃至暈壻珮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為同分罔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占星

入編類集

卷九十四 天類

七

極南必斗又以聲教所不暨占皆為狗國此為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為非的矣

來論論天象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州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

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豈然之分
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
是也紫微大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
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
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郭晉河
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是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
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
若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昔者其
分野在天亦居非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
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大牙然而欲以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
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
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故曰地有是形
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
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
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
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
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 蘇伯衡分野論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
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
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諸子雜論風雷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曆家言晷漏者自
顯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
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
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
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闕二事尤微一者下漏
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
漸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速天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
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
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一
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
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
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
脈而不圓縱有強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
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
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
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為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

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
圖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
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
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
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
其際此圖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沈括
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渾儀三儀渾儀議
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
廟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
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日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十

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難
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
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
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
星焉當度之盡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繫
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
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
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
有璣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作為曆
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

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
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
所謂璣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
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
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
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
二分為一度而惠星辰稠穢張衡取用四方而復推
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
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植而黃赤
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十一

有雙規規正距于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
地特規斜絡天腹以象赤道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
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解蘭皆嘗為儀
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
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
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
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為圓儀三重
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日三
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璣璣規月游規所謂
璣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日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

游筭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晃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十三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戾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比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于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諗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其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戾之日未嘗不出于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帝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戾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於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為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月之所及者裁以為法不足為法者宜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十三

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卹也其三月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俟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度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

八編類系 卷九十四 天類

四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游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窺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去極星之未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嘗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璣舊法大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衡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樞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辰刻十千八卦皆刻於絃然絃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開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運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

八編類系 卷九十四 天類

五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縵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度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算率之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其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
續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
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從
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
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
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
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
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
椎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
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從而西則赤道不得獨
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
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
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
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絃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
入則地際正為地絃所伏今當從絃稍下使地際與
絃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絃際為率自當默
與天合又言渾儀製器渾儀之為器其屬有二相因
為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
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匠見者體為之用察黃
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為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
者璣衡為之用體之為器為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
曰經經之規二並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
距四寸夾規為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絃之上三
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疆南極下絃亦如之對衡二
缸聯二規以為一缸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
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南北距極皆九十一度
疆夾規為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絃絃之規一上際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什以考地際周賦十二辰以定
八方絃之下有跌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為平中溝
為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跌為升龍四以負絃凡渾儀
之屬皆屬焉龍吭為綱維之四捷以為固象以為器
為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並峙相距
如經之度夾規為齒對衡二缸缸中容樞皆如經之
率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
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衡赤道赤道設之如
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衡於璣有時而移度穿
一窻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銜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其北入赤道赤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銅編屬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并赤道從而西黃赤道夾規為齒以別均適之度璣衡之為器為圓規一曰璣對時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為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對銜二缸而璣對銜二樞貫于象璣天經之缸中三物相重而不相膠為間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利旋也為橫簫二兩端夾樞屬于璣其中挾銜為橫一棲於橫簫之間中銜為韉以貫橫簫兩末入于璣之鑄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昂以察上下之祥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置所謂即月之有節豈有預借先閏之理攷於授時曆紀年氣無中氣者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閏之例哉 漢括三儀說

曆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三會也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術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斯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半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討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借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 葉子奇曆元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果實於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
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
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
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
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
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連
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
分者為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
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申在室一
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考索曆法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
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
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
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
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
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
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古不同太初併謂歲之用
總計之也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紀大備之意見乾象元

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十年武帝始中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
年晉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
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
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自三皇五
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
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為開闢之始張賓
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
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詡等議建曆之本
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也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
年為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
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
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為
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按此二事則推曆
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
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
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
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涉不廷矣四分曆仲

八編類纂 卷九四
三二九

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日，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三
起於牽牛之初乎？
牽牛星紀 七政之運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年名關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關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為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為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為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詡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

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即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三年之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詡之議，臆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即以太初元年為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年名關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為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三
猶言以七年為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

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為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
太初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

大抵季月中星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翻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

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

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

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為密率。歲差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

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三百八十八為紀法，一百四十

五分為千分，而造乾象曆。冬三十一，在千二十二度，以

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為乾象曆。又制日

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

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

象洪術，遂為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承天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五

日四分於天，出三百而盈一，口積世不誤。劉歆三

統又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

其說，采為太元班固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為乾象

減千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

三為統法，千二百五為千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

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

議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下分元

起已丑實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千

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

近翊術自疎，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
大呂之月為歲首建子之月為曆初遂以建丑之月

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書

古曆斗分雖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古

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

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翃揚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識

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改經之合朔多中校傳之南至

則否說齋曰翃創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

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皆寫牙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

蜀仍漢四分曆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

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十分不同

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為朔也定朔

者或二小或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為朔多主定朔

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饌之文氣有

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且冬至以為將來之

範此隋志定朔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

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穀梁傳云不

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

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

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

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

經于天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

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

二年三月又僖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年八月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

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翻

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類大日月柯離何患乎

類小也傳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

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

合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

通劉孝孫主傳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料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

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作曆法必以

定朔為正而已王孝通所謂節元紀首三端與定朔

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

推日食不驗而遠更成法也平朔不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可曆過再

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十

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

以為辰在申而計曆以為在戌史書以為建亥周十

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爰乃
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期而
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
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爰
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
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
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
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
月或退在三月者間亦有之已上三閏皆一釋春秋
是三年一閏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
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
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為
十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
言是歆爰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
其謂是歆爰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
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其能正曆其為
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
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此諸家最疎也杜預
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
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
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
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
而無定論也後三正論亦
以流火為正 釋火流

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矣。唐一行日使議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一刻半。而天已明。即屬晝日。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晝。故晝刻常多於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八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晝夜刻數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晝夜長短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

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入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術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十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術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術又合日度為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十分。至大術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

之曆。號為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術。以四十九分為算。而終唐之世。號為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為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為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四百四十五為半。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半。分漢之曆。或以十百為法。曆或以九百四十為算。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為數則一也。諸曆總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厨皆為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為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為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為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為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文類

一

以後皆為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井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為南極，誤矣。天一晝夜繞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有為之紐者。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蓋南面而數，居前為右，為西，居後為左，為東，順二十八宿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為在北之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為在南之星，此列舍東西南北之所分也。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內，為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文類

二

黃道之經，即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進，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進，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為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為黃道之極，後

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不用，至于牽牛，亦為黃道之極。又復轉而北矣。奈天差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東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翼。非黃道之異，蓋由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度劉焯始明八十二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同，皆可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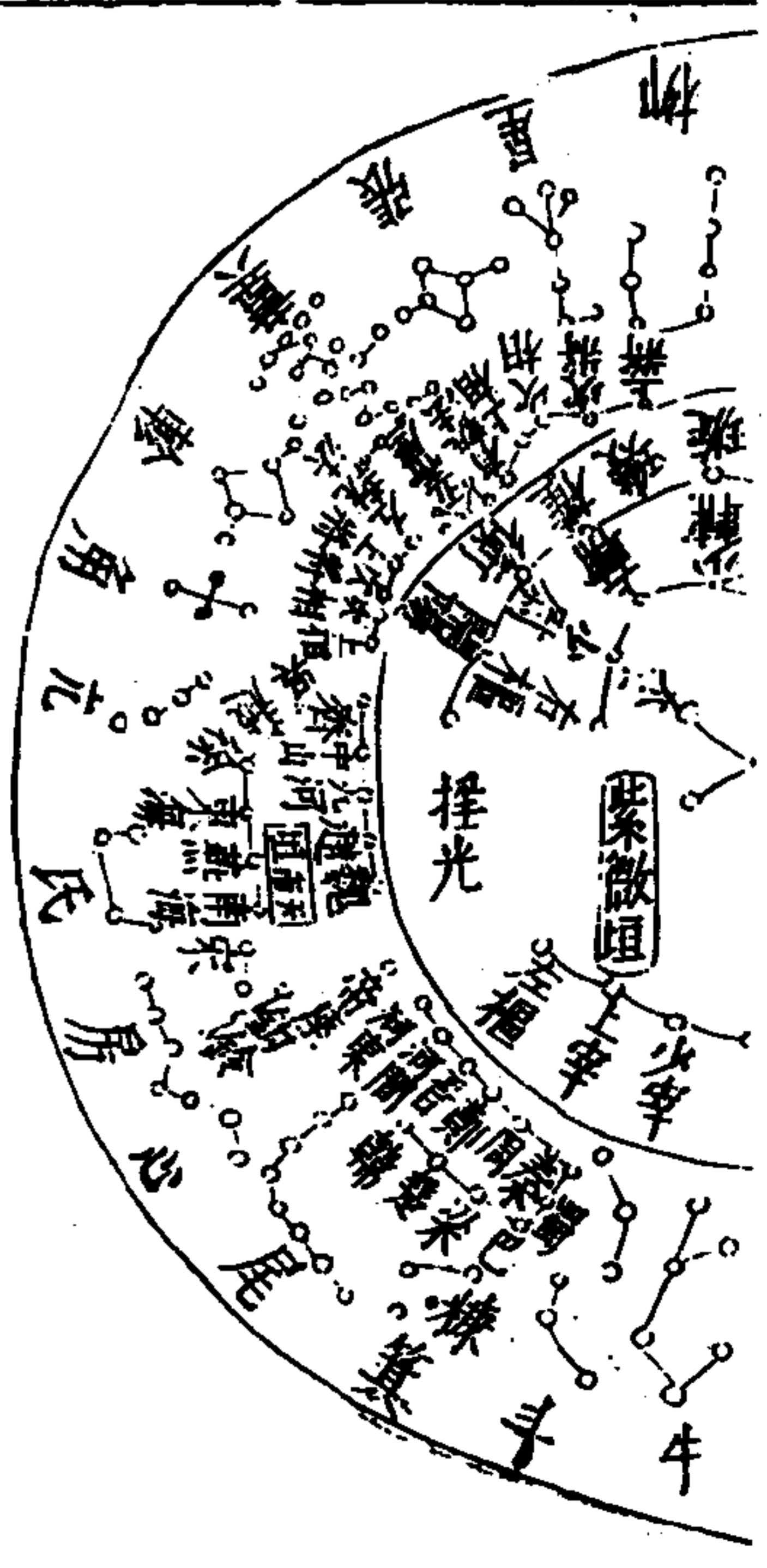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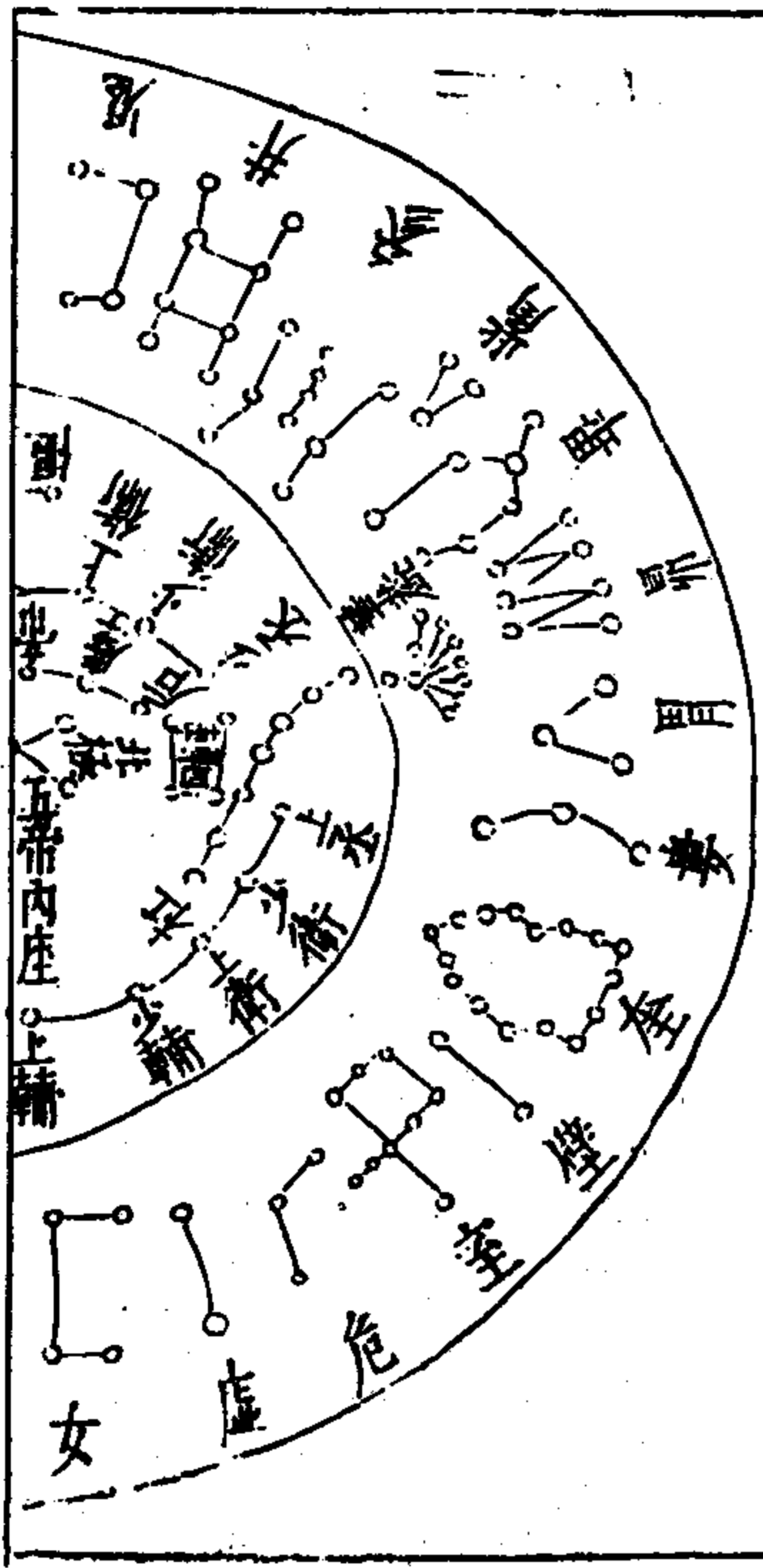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二

三

三垣二十八宿圖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二

四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座。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二千一百一十三里。凡星同舍為合，相陵為闕。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鈞，南北曰紀。相去七寸以內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曰日守。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為首四輔為翼
鈞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
游息尚書恣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識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煥矣其功茂哉環侍衛以曲列儼闔闔而洞開北斗
標連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枕三台闢天牀于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捨天格以相指內厨內

八編類纂

卷九五

五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宿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圖設禁暴之隄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籠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薦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厨
儼兮供百牢傳舍開兮通四方俾天官之繁縟蓋人
事之儀獨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官建都而炳燭紫微既
已歷乎中宮迺旋睥而自東睥角亢于南道詢分野
于榮中開天門之璀璨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攬耗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頂備昭極天况舟亢池飛劍帝度周鼎繁

社天田豐藉披三條之平道冥萬國于天門置平星
以夾虞列騎官而衛關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
奔頓頑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八屯望南門之峻闔觀
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衛的矚分于五柱或藏兵
而舊銳或重局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
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
火赫矣天王鈞鈴儀于鳳闕積卒穆于龍蹏天輻備
于輿輦鍵閉守于關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形日為陽德二成防非而體政七公
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北彼

八編類纂

卷九五

六

貫索之為狀實幽囚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
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
泳魚迴鱗而水嬉天江為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
祠棟為簸揚之物杵資春白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
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回匪縱却盼女床前臨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燦椒房之玉齒東房中有崇垣七宿屢
名天市車賜中衛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
而獨尊侯臣熙而燮理宗星孤疎而連集宦者刑餘
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角或形而天迺若眺北宮之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犧廟之類司垣蒞淮江之
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輪于南海狗國分疆于
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驚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
羅偃迫于天桴是司溝洫是司田疇導引於漢陽
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固操絲弄杼輦道清塵而俟
駕漸臺飛灰而侯呂規須女之繪室奄開邦于會稽
離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宇維瑜佩瓊而祛
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荆國燕趙連境韓
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
摘光奚仲臨洋而汎影既編架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天類 七

警天舟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噴雨旗夾道以
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富狀以
狐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何禍福之多端總與亡之窈
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為入之質狀鈎主震而屈曲宛
如鈎而取象車府息雷輟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
泣吞聲以相召敗日察災以播暉天壘守夷而駢照
司命與司祿聯彩并軍給以標正日午豐而示仰土
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間寂以幽闕
蓋屋喧轟而燕賞天參納賚以山積天綱慈輿而野
饗北落置侯兵之門八懸建張命之納瞻廣府

壁諒有術之封畿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
震交震雷電橫飛墨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
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廐分馭而起機騰蛇蛇而成
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超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
源北方睹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馴獸于園
圍類封豕于郊瀆左更處東而掌慮右更居西而司
牧立困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生土以知祥
缺鏡營務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旂
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居河而路
寒策載鞭而電溷閣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關而居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天類 八

下循胃婁及昂畢直趙地之郊衝昂髦頭而肅引畢
車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護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護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誦諛天
船泛影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于壘礪礪石資夫銛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晝
時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卯域天陰進謀
于腹心天庚積粟而標稔天康備覆以祈歆天圓曲
列今儲芳天苑團開今畜禽芻藁運納結之執殊口
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榮而淺添天
關嚴局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漢濠何五帝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藏府圖九貢之邦貫天橫利
涉以淪連咸池浮津以渺漫關岷峨之列壤踰崑崙
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伐沐袞旅而獲寧參旂幟于邊
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
冥屏嫌于客厠咎于園亦有天屏緇黃效靈西房于
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
泮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侯兩河占胡越之急水
位瀉流而迅奔天鑄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圍畿
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阻鸞耐之方積薪貯牲庖之
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連關丘據乎兩
八編類纂 卷九五 九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奉雲門之六英長
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蔭于韓貊器府總
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閭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
鶉火之呼嶽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厥類乾坤
之闕闕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儲
二參以幸臣從官肅侍請者通賓即將立戟于丹陛
即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警嚴衛于常陳仍
寄屏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
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大微胡天漢之昭回自
東宸而綿絡北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轡合乘津
八編類纂 卷九五 十

慶視所居為積吉，廣邦微而新，醫治軒宮而載出，若
 虜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舍丹而舉兵，或擒玄
 而構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黠，填彼金方之
 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建象于將軍，
 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于深戰，順著
 指于寵動，苟思微之不測，則禍變之司分，或飛芒而
 食月，或變彗以橫氛，六賊以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
 破軍，白太諂大陰之粹靈，粵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
 顯，歷一周而視履，為用罰之淵模，為出師之合軌，察
 出劍而相去，侯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二

而者，死若滯刑而縱然，則委宗而液矢，自其角而延
 哀，無其規而應水，辰若夫无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機，律舉斯兮為人主之明鏡，齊滿兮實真履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移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退寒暑而弗愆，中昏旦而
 無越，畢路雲滋，其靈似發，亦有權降軒而繞甯，景瑞
 堯而麗月，雖聆響之難尋，信其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禪，燿黃帝而摩金，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繼職，識曹公之潛迹，季邵流目，知漢使之幽縱，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

如雨而周替，彗長竟天而秦滅，地墮楚而九域吁嗟，
 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國而參
 暈，結周楚死而南衡，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
 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美絕，諒吉
 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已而
 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
 吉，唐則義和典察，夏則昆吾衍典，或者殷巫之美，或
 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竈，唐昧將尹臯，宜範
 甘德與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
 傲，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三

進賢之見舉，泰府器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札附耳
 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墜扉而絕駟，豈臨淵而羨
 魚，望天門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
 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如餘三星後宮之
 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日陰德，或曰天乙紫宮
 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接，後大星絕漢抵營室
 曰闕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
 角衡殷南斗魁流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
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脚分陰陽
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
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
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
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
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
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捨
捨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三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
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
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
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
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
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義
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于宋子韋鄭則

晉書

禪龜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趙魏石申夫天運三十
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
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
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
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
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徵諸侯力政五
百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
越夷狄也為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
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
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四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臯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
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合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
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于狼狐吳楚之強
候在熒惑占于烏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危虛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
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
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
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洛月氏諸衣旃裘
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昂主之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俗教傳
 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
 客主人榮惑爲幸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
 天子必視榮惑所在諸侯更疆時滿其記無可錄者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
 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貽藉不可勝數
 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
 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
 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八編類集

卷九十五

五

勝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
 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
 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
 亡榮惑守斗朝鮮之叛星彗于河戒兵征大宛星彗
 招搖此其榮榮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
 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
 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
 星法唯獨榮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
 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者行事百年之中五星
 無出而不及逆行當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
 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
 秩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
 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
 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
 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禮
 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
 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
 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
 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八編類集

卷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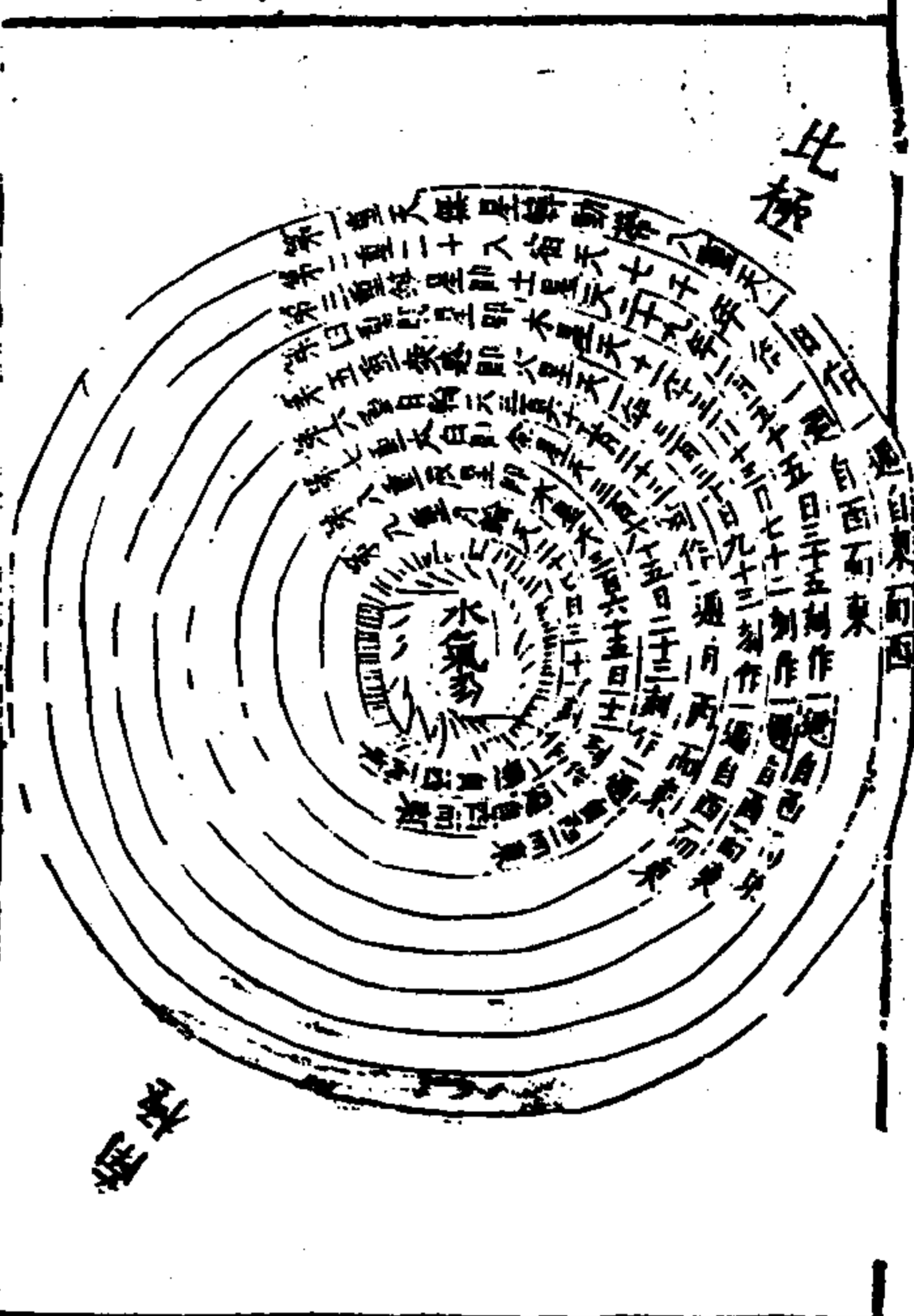
六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
 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
 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
 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
 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
 時四面有光溢也水行火金木土即人間日用五府
 之精光也水行最遠一千里星金行于世其精如辰

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
亦名填瀆如鎮以填靜為體瀆如田以填塞為用也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
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日天市明堂位也曰太
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
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
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
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
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
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
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日疏廟氏為天根
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
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子所
主箕成帝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
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
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故牛女

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
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
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
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
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牲以供祀事自
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曹儲藏五穀之
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
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
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背行軍之藏
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故營國制城畫堦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祀祠事
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承
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
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
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
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
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即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
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
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
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九重天圖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九

九天說符

天一也胡爲有九天之說哉子白切聞之莫識其指
 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矧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
 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
 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
 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礙又有云日
 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小大殊哉蓋人在日月之
 下自下觀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
 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曜之象亦

甚短矣設非高下各途則當其同度同道寧無室塞
 之虞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
 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爲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
 垣二十八宿所繫次填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
 太白次辰星次月出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雨風露
 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二
 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
 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爲最微也初亦不解其
 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觀一僧自稱胡洛巴人
 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魄不特知時知方且
 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携其所製銅儀大不盈
 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子細玩而釋之與九瓣圖義
 稍相似乃知辰星高月一層惟月之于人爲至近也
 是月以低而大辰星以高而小與前日小于月義亦
 相類可見世傳天象圖不遺于紙上平面視之耳若
 以九層豎起仰觀則凡三垣二十八宿五星二曜其
 小大明暗參差不齊何可勝筭要皆高下層疊不同
 故也是故合前所聞所見論之于一天之中分之爲
 九者因日月星宿位次不等而分之此所以有九天
 之名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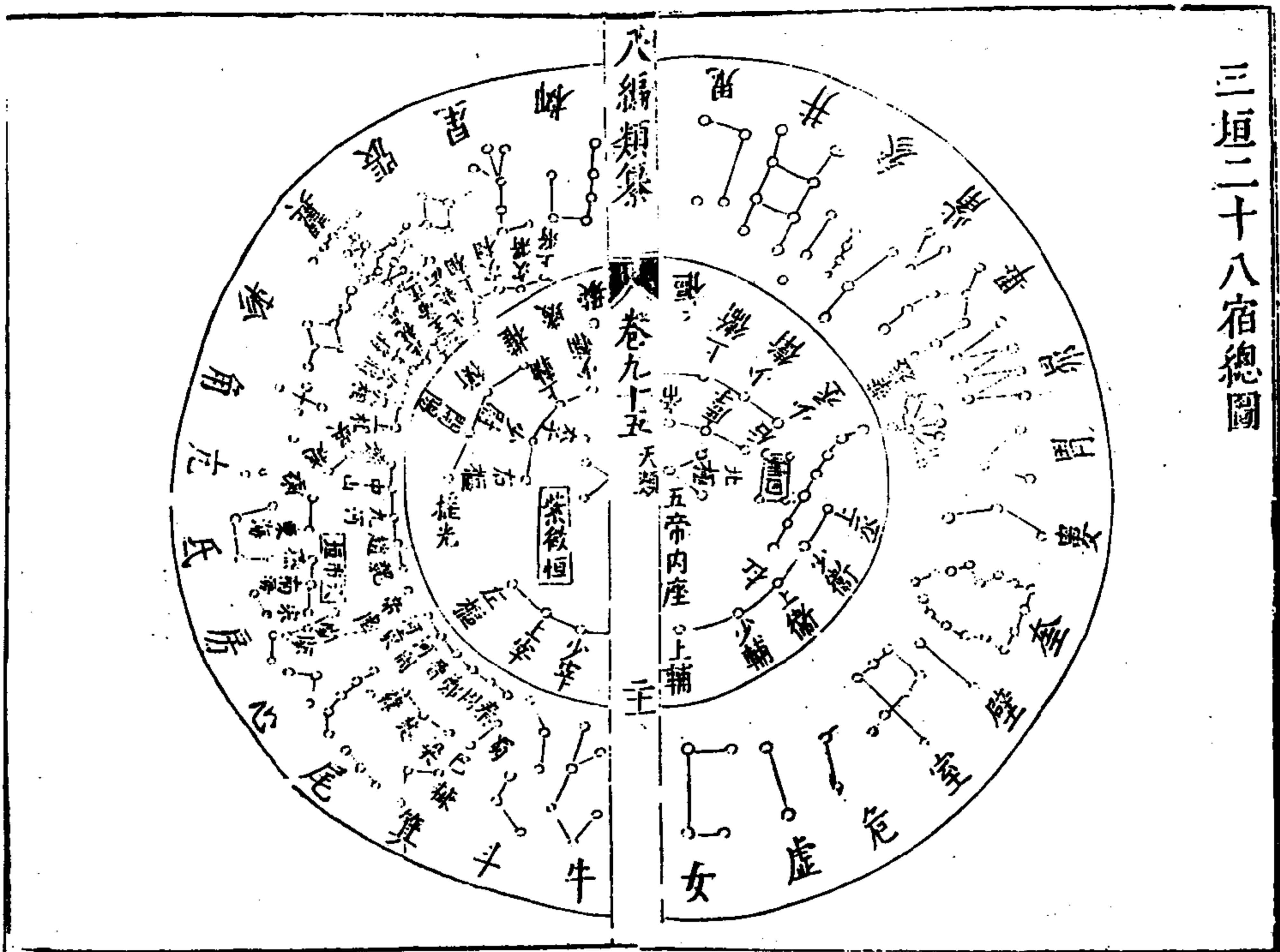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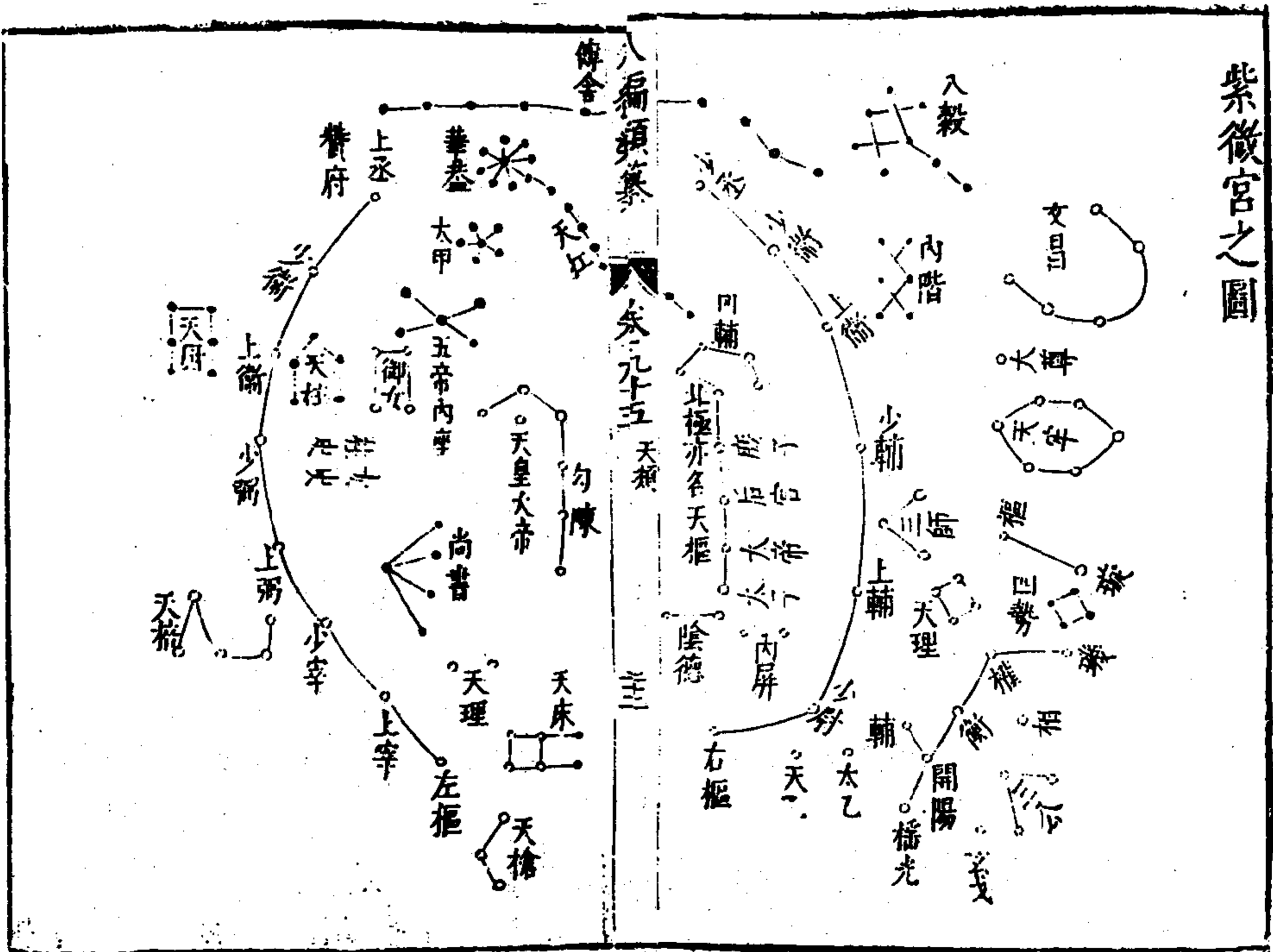
三

三垣二十八宿總圖



八編類纂 卷九五

紫微宮之圖



三三五

紫微宮 爾雅北辰謂之大辰 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

史記中宮天極星 春秋元命包云宮宜也宜氣立精為神垣又春秋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舍元出氣流精生色

楊泉物理論北極天之中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前漢律曆志大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三

隋至北極為天拉轂二十八宿為天轅輻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

史記索隱曰紫北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真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鉅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

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為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五

三台司四季司中獄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蟻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困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為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謂中央五時分為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 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交合盛為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
散為露聚為雲立為虹蜺離為背商分為抱珥此十
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上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雜
以成與

太微垣總叙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
治一日天庭一日保舍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
九卿也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
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
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五

微上官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蕃各四星南北列蕃
南第一星為上將北間為陽西門門北一星為次將
北門為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西
門門北端一星為上將東蕃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
星為上相北間為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
為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東門
門北端一星為上將其南蕃兩星東西列四星為右
執法東西為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
右執法西間為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為左掖門右執
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去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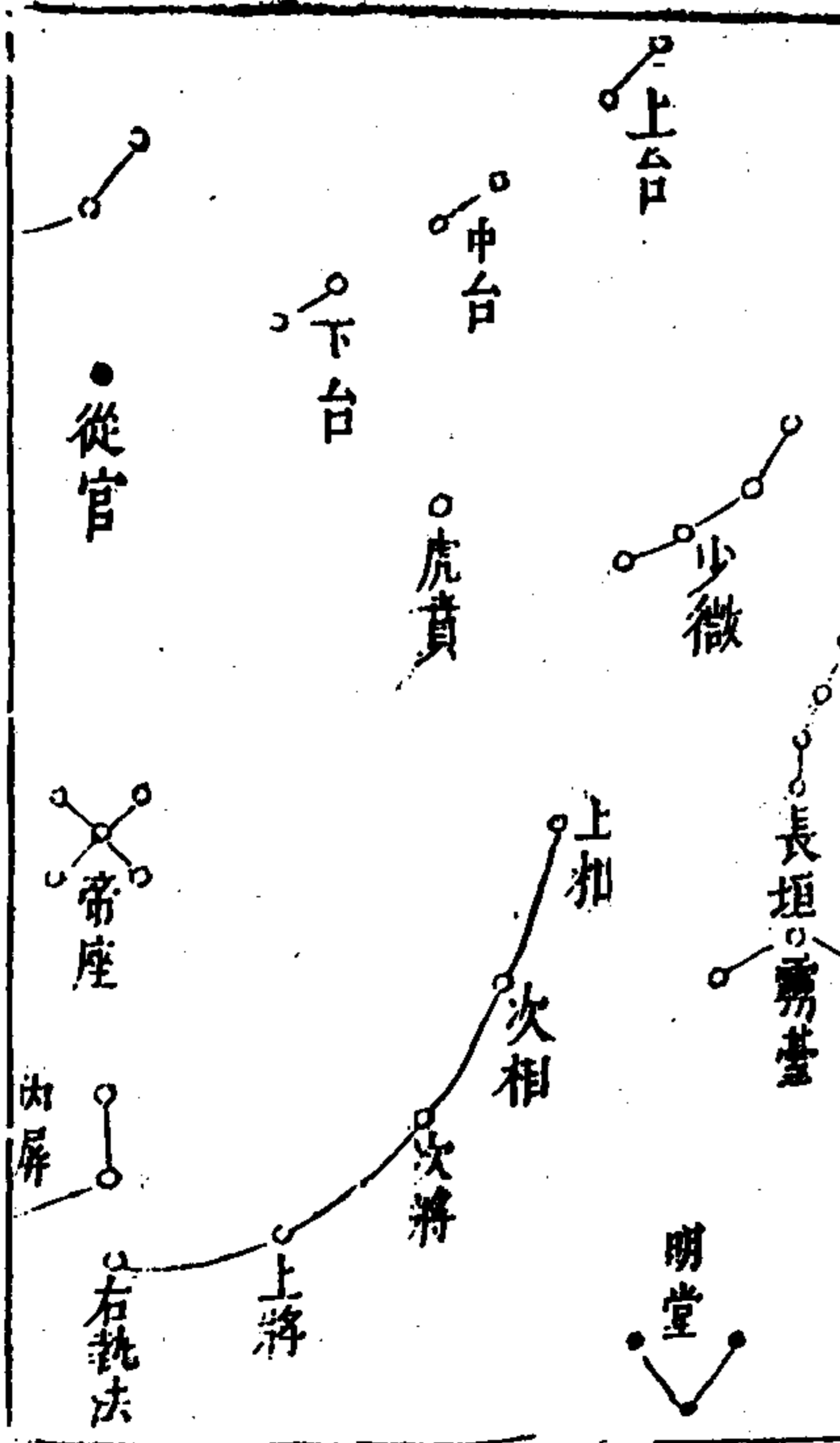
事十里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安差矣則輔臣乖
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天下失次則大臣專
恣執法怒則煩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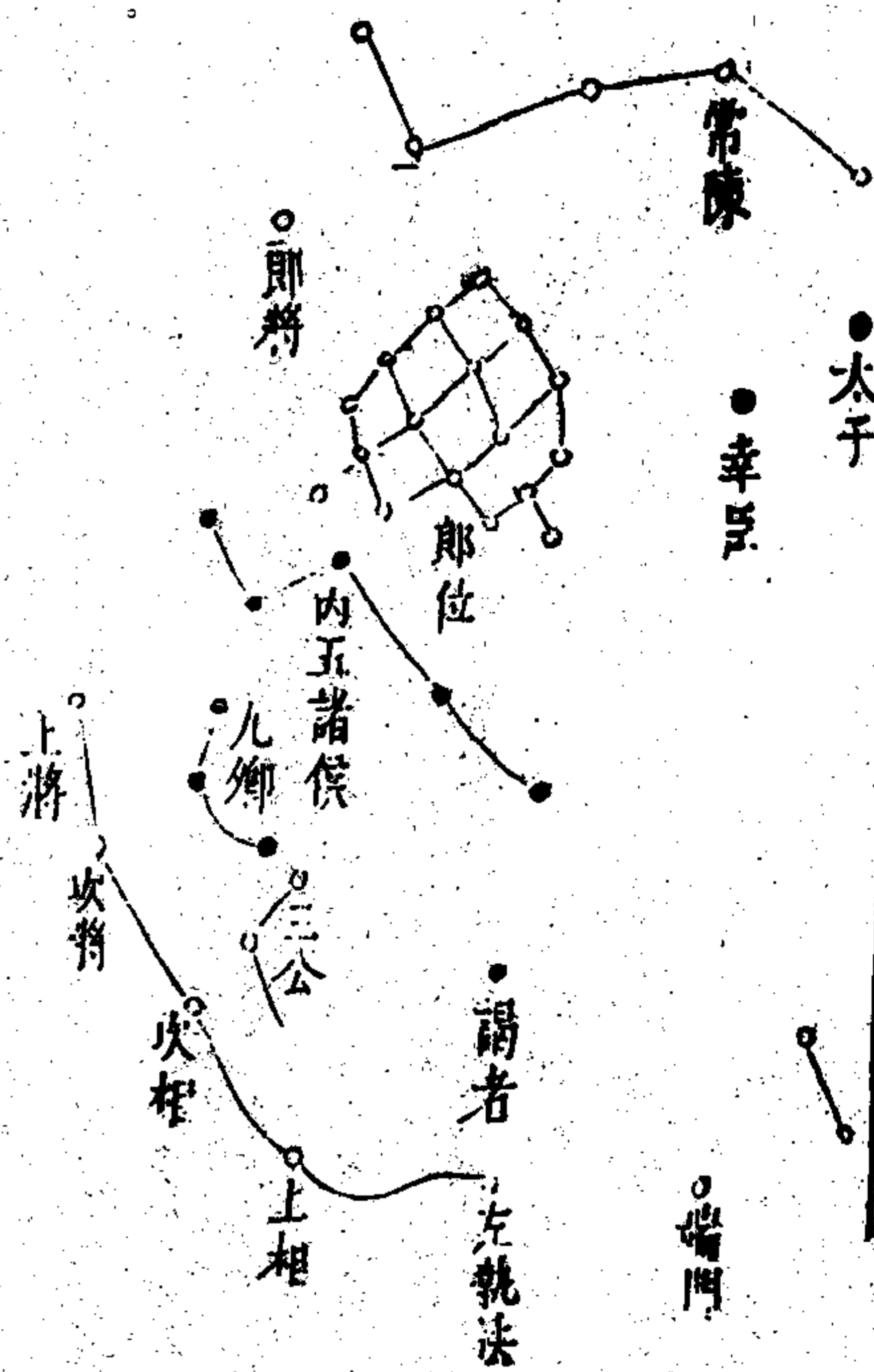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五

太微垣之圖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日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垂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陽門也第四星

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止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則成刑罰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謂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三

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臣有禮黃帝內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為天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明而潤則太子賢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為篡逆之事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即將一星在即位西北所以為武衛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髦頭之騎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即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與強毅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无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強微武兵弱即位也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日依鳥即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在朝為郎官其星十五野為郎將止一天之示人深矣隋志即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為亂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

可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日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日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土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不齊為乖度金火守入兵起孽李尤甚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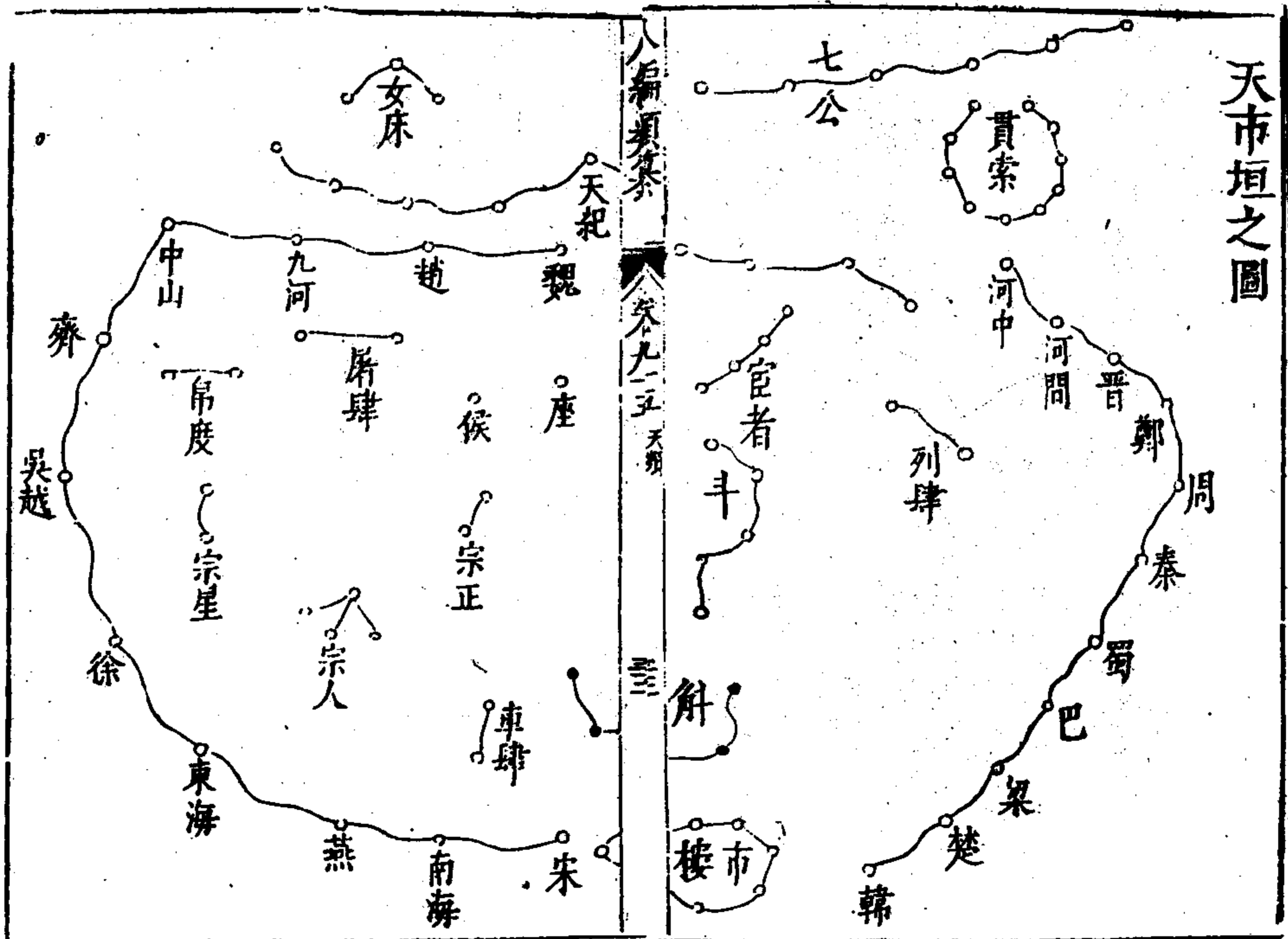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微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其極紫宮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官配五帝也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日天府一日長城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眾一日天旗庭天子之旗幟也主斬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越次齊次中出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河中其星芒角動搖光色異常即為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類 三

市中星少皆為歲虛五谷傷糴貴大饑石氏曰天市星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則市吏弱商人多利郝萌曰天市明大則粟賤其中小星多則民當之一日垣星芒角赤色則亂人憂然各家所指與圖中所載星名多不相協

天市垣之圖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三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氏	赤十六度 黃十五度太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半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虛	赤九度半少 黃十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太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鬼	赤二度 黃二度六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星	赤七度 黃六度太	張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背與鬼之度少蓋背與鬼之度少蓋背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二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背與鬼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二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為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為一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六

圖書編

天類

二十八宿方位度数圖

東方蒼龍七宿

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房四星心三星尾九星箕四星

北方玄武七宿

斗二星牛六星女四星虛二星危三星室二星壁二星

西方白虎七宿

奎二星婁二星胃二星昂七畢八觜三參十

南方朱雀七宿

井八鬼五柳八星七張六翼九軫九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日行纏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觜止一度要亦以日纏適與各宿相值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於是乎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為三十一度觜一度或增為度半或減為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况經星一度統地一十九百餘里占分野者豈易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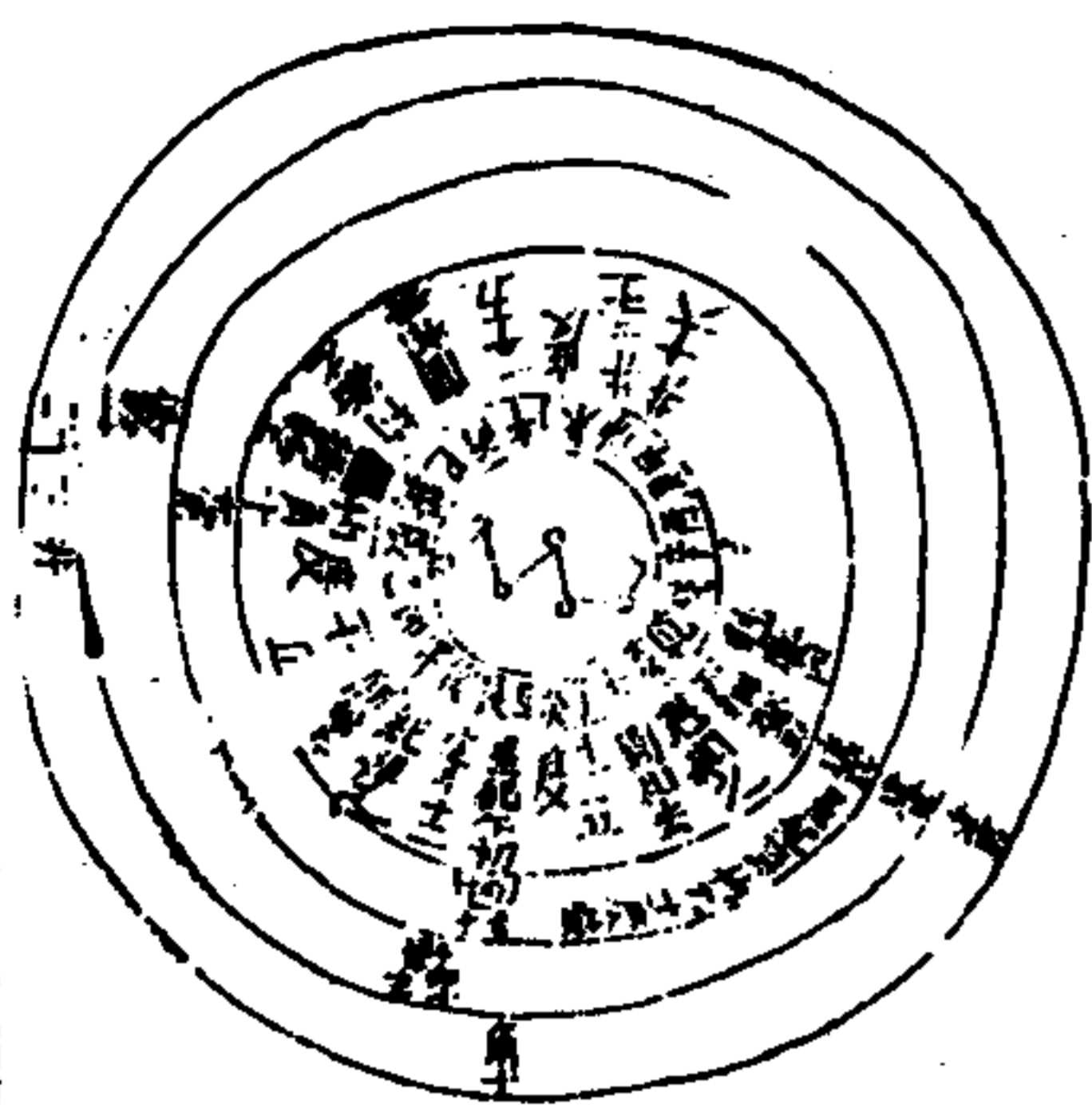
天度類考

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日纏不相富故其度不得入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二 不濶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纏一二日適與之相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為度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總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纏耳

赤道黃道星度

角	赤十二度	亢	赤九度	氐	赤六度	房	赤六度
心	赤六度	尾	赤九度	箕	赤十度	斗	赤五度
牛	赤七度	女	赤十一度	虛	赤十度	危	赤十度

斗網所指月建總圖



內二十四氣
次二綱即本始
次三約機龍角
次四衝殺南斗
次五魁枕參首

室 赤十七度 壁 赤九度 奎 赤十六度 婁 赤十二度
 胃 赤十五度 昂 赤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紫 赤一度
 參 赤十度 井 赤三十四度 鬼 赤二度 柳 赤十四度
 星 赤七度 張 赤十八度 翼 赤十九度 軫 赤十七度
 黃赤九度少 黃赤十度 黃赤十一度 黃赤十二度
 黃赤十三度 黃赤十四度 黃赤十五度 黃赤十六度
 黃赤十七度 黃赤十八度 黃赤十九度 黃赤二十度
 黃赤二十一度 黃赤二十二度 黃赤二十三度 黃赤二十四度
 黃赤二十五度 黃赤二十六度 黃赤二十七度 黃赤二十八度
 黃赤二十九度 黃赤三十度 黃赤三十一度 黃赤三十二度
 黃赤三十三度 黃赤三十四度 黃赤三十五度 黃赤三十六度
 黃赤三十七度 黃赤三十八度 黃赤三十九度 黃赤四十度
 黃赤四十一度 黃赤四十二度 黃赤四十三度 黃赤四十四度
 黃赤四十五度 黃赤四十六度 黃赤四十七度 黃赤四十八度
 黃赤四十九度 黃赤五十度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于橫故黃道為之增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為之減蓋亦自然之數非人能增損之也雖然赤黃二道本皆天度但以赤分天中故為天度日行黃道故為日度日行天之內天運日之外外則有餘內則不足孰非自然之勢哉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運

黃赤之色特借之別筭位耳曆家以為實有黃赤九道繆矣 赤黃二道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網所指之地也斗網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網所見之辰即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日魁第五日衡第七日杓此三星謂之斗網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七政曆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止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
 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
 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
 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
 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
 積二十八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
 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
 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
 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
 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

八編類集 卷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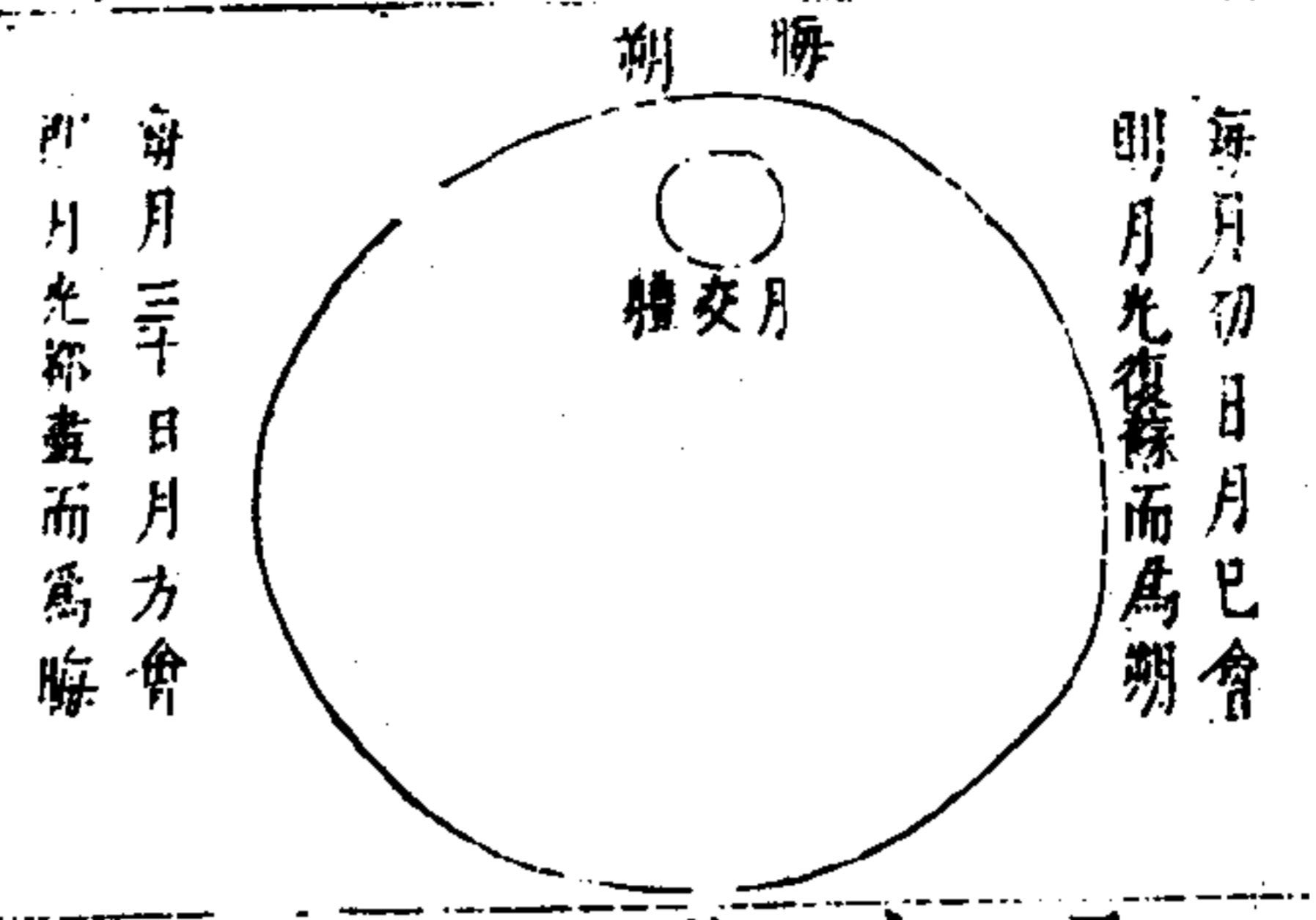
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
 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
 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
 日亦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
 令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
 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
 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
 及日此其大率也 總叙
 冬至日繩距赤道二十四度立冬與立春所距亦相
 近焉

當是時黃道橫而平近南極也立夏至立秋黃道橫
 平而近北極亦然蓋冬夏之日躔東西移差多南北
 移差少春秋則黃道斜移於南北雖東西行而南北
 差速於冬夏故春秋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而二
 至前後其晝夜長短增減一刻相去二十餘日矣是
 故冬夏增減之日遲春秋增減之日速日數未始均
 平也舊云日未出二刻半天先明日已入二刻半天
 方昏然此五刻不可以眾星出沒論但日始出為晝
 入則為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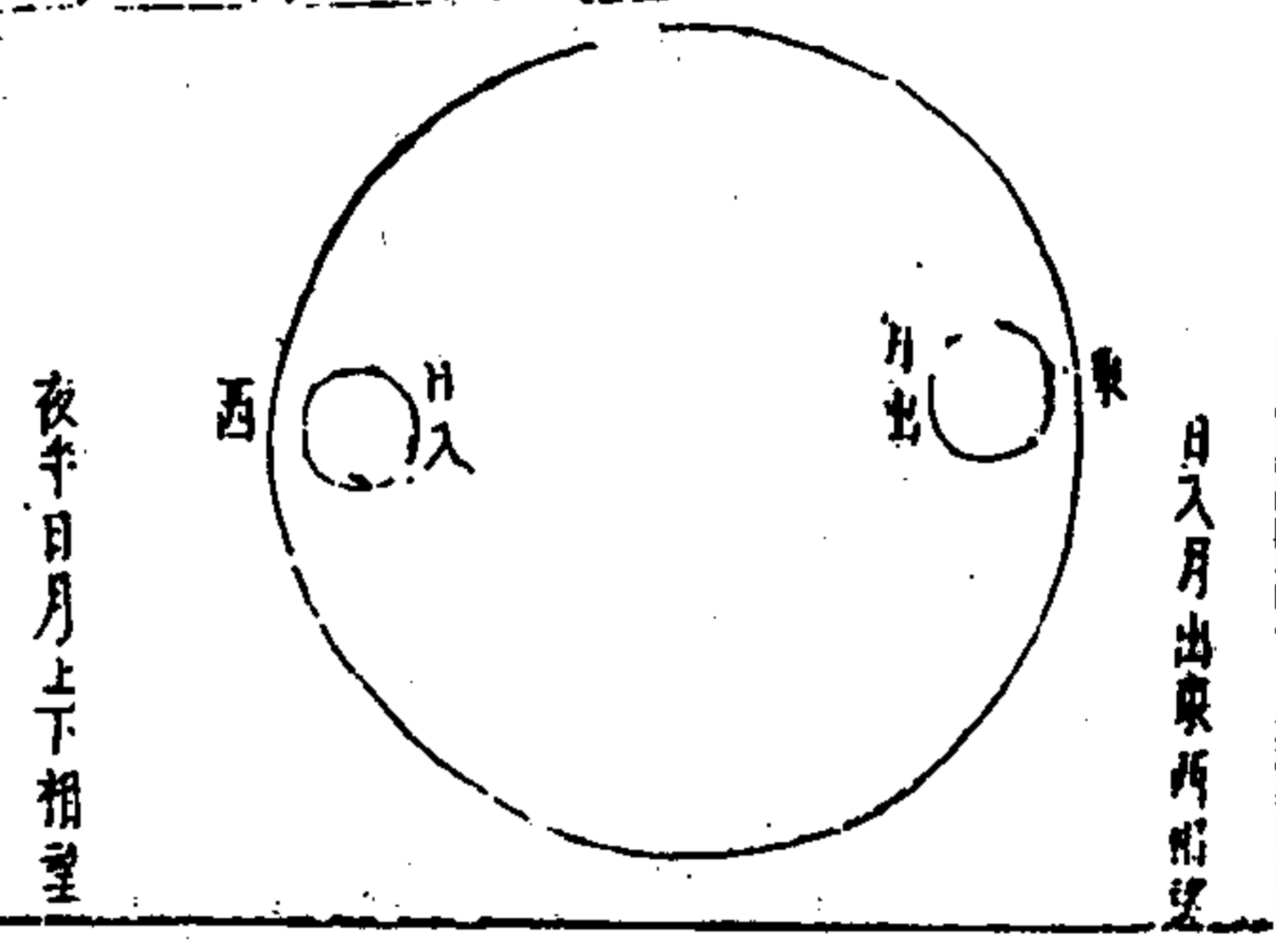
八編類集 卷九十六

層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晷死而明生既望則
 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
 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
 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
 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
 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
 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
 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
 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
 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日月晦朔構精圖



日月相望構精圖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日陽精也月陰精也日月于每月交會謂之朔對衝謂之望曆家止以朔望推步其薄食于此得其構精之象焉即其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也即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何也陰麗于陽謂之離離為日陽陷于陰謂之坎坎為月月本陰陽之互藏是以晦時日月同度同道適相交合而既合則將復蘇為朔朔晦之中月光體滿而為望朔之會也或度數有遠近然交維合體而日不食者其常也望之對也或度數有參差然雖衝分中天而日不食者其常也陰施陽受一盈一虛網緼摩盪變化無窮此所以貞明

八編類纂 卷九六

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亢敵乃其變焉耳但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與日道交有遠近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十二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為有數載不食者乎苟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疊宜日食矣曷謂月為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晦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即宜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况日同宮而度或不同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處雖欲謂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為萬象之主陽盛則不蝕而日蝕者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則當蝕而不蝕矣曷為極盛之世不免日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陽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由陽之衰矣則月食必為陽之盛曷為一月之間日蝕于朔而月又蝕于望也

論交朔

蓋朔必定于日月之交會是日月交會則其氣復蘇而郊迎之典正以迎其復蘇之氣告朔視朔之禮所以為甚重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然則朔必定於日月之交也不於此可證乎一行乃謂陰陽

曆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蓋以日道為主而驗月道之交或月道自裏而交於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謂陰陽曆交是也謂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亦然特其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入其北而出其南所謂東交于角西交于奎是也不知日月之交會每月之朔望皆然豈徒二至二分四立為冬哉特朔交為初望交為中交皆視陰陽曆以正其行耳且朔必以日月之交會為定法則雖二

入編類纂 卷九十六

九

小三大或三大二小一日為朔十五日為望俱不甚差否則望或在十四十六而朔之拘為一日者非真朔矣此所以論朔當必求乎交也然日月交必食者何也曆家止論其變而不知天道之常無怪也然日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而不食於朔豈不交而亦食或食於交前交後之謂乎觀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故公羊傳謂不書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謂不食朔者晦也此皆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之相間耳惟左傳謂不書朔官失之也斯言得之矣詩小雅云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然則日

食必於朔也不於此可證乎可見論定朔不於日月之交而不知月法小大或二或三之相錯論日食不於朔而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之無定時者皆由曆法之不正也噫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止十二字耳而古今論定朔論日食可謂萬世曆法之準者恃有此經文在也

日月九行薄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入用力此見君臣之禮也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

入編類纂 卷九十六

十

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謙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為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即取此義

日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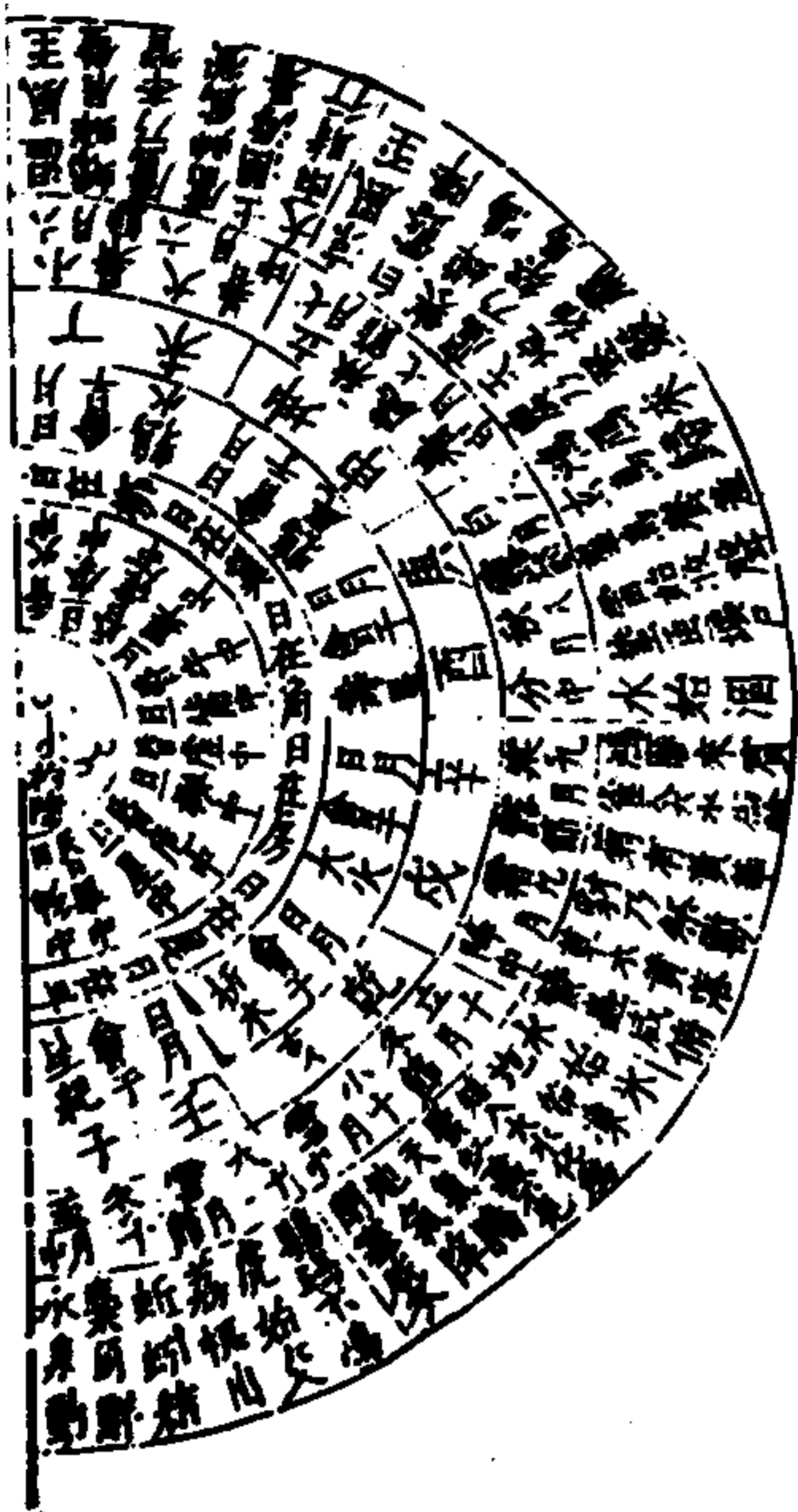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禍在外也臣愚以為谷永之言似為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當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天意以為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君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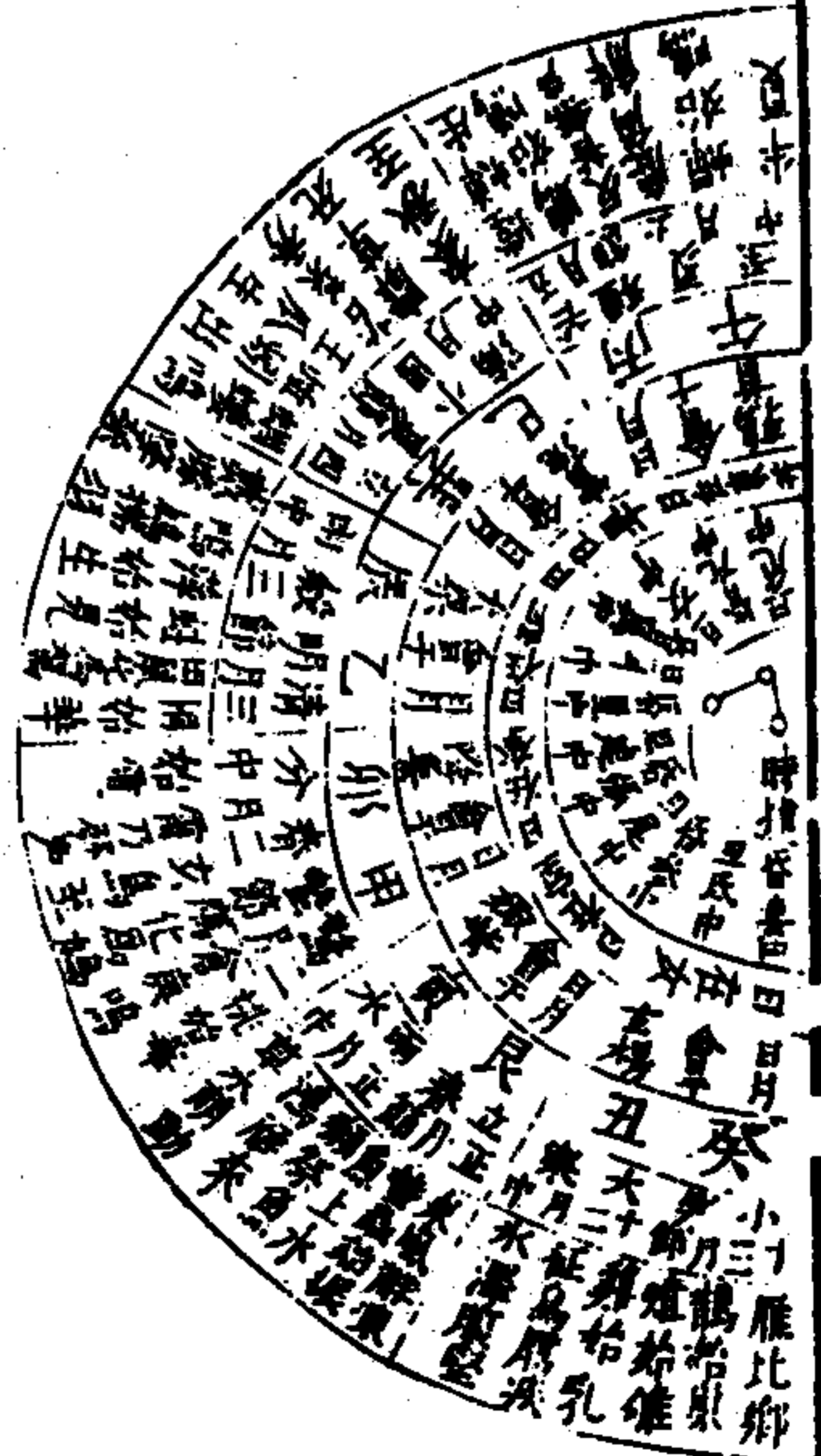
日 德則日不食非矣

月 交 會 時



八編類纂 卷九六

節 氣 候 總 圖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三

五星經天論

古今星釋曰歲星經天其國大饑人相食熒惑經天有兵火鎮星經天其國大旱亦曰有土功大白經天有急兵亦曰國以兵亡辰星經天其國大水秦始皇時有大白經天占曰國棄祀宗祀亾後果因漢楚與兵相距籍秦遂以亾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亾臣不得專也晝而見午上者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三四七

晉安帝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大白經天者九皆華伐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後劉裕受宋公帝遜位于宋

五星合聚論

漢元年五星合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分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合聚當以義致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玉婦女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霸上以候諸侯與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以明歲星崇義東井為秦之明効也

四星合聚論

晉孝武帝大元十九年十月大白鎮星熒惑辰星合于氏占曰為亂饑為內兵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舉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旱饑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鎮星大白辰星聚于奎婁從鎮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徐兗連城寇掠至於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殄慕容超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鎮星大白皆聚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二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

晉作

三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後元二年四月乙巳水木火三星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是歲誅反者周殷于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漢孝景帝元年七月乙丑金木火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金之河南也又為楚王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東西及淄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遂敗之吳王走粵攻殺之平陽侯

敗三國之師于齊遂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懷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為土膠西中山楚濟北為淄川至淮陽魯王汝南為江都七月兵罷

漢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鎮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星盡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鎮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次熒惑西去鎮星皆西止遂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下十一月丁巳夜郎王韻大逆不道悻悻

太子立捕殺

晉惠帝元康三年鎮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為兵喪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頡遂篡位廢帝為太上皇天下從此兵亂禍連

晉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占曰牛女揚州分是時懷帝傾覆而元帝中興於楊

二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與水合於危占曰為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壅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日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軍陽環畢東北而出西逆行至昴即南乃東行占曰為喪死寇亂畢昴趙也後三年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齊國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斃遂敗之

漢孝景帝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為變謀為兵憂婺女粵也又為蠻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斗牛占曰其國絕祀至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卒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日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為粵三年吳楚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

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遂敗之吳主亡走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十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正月丁亥金水合於觜鶻為白衣之會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占曰傷城於鉞木為諸侯將行誅於諸侯也是時梁王欲為漢嗣使人殺漢臣袁盎勸漢誅梁大臣梁王恐懼布軍入關伏斧鉞謝罪然後免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水合於虛相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六

去一寸占曰為錄為喪虛齊也四年丙申金水合於東井占曰為白衣之會并秦也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陽城王濟陰王死三月天子四白衣臨邸等後元元年五月壬午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為燔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晉惠帝光熙元年九月鎮星合歲占曰鎮與歲合為內亂是時司馬超專權於中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合鎮星占曰為內兵有大戰是

後河間為東海王越所殺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政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荀晞大破汲桑

天文總論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右行之說黃池齋言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水火也所以圖解云動靜所乘之機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磨動磨止則蟻隨磨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云斷釐鍊石尤為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釐而立石而補有是理耶懸象著明白日乃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御火以照此蓋惑於天不足八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

理哉吾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戴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侵辨吉凶則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於理有之若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鼎繆矣况夫金枝玉葉見於崔豹古今註者又皆道聽而塗說者也是何足與較是非哉雪之所以凝者吾聞上天同雲雨雪霏紛詩經上天同雲雨雪霏紛霏紛益之以霏霏既優既渥天地陰陽溫則為雨寒則為雪周天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禮有之若毛詩之咏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謝靈運之咏柳絮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謝靈運之咏柳絮近矣若夫銅馳玉馬見於真定記者真喪心病狂者也是何足與辨真偽哉

刻漏總論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承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攷之鄭氏所注則有曰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略也漢典因拘古制漢武所用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

刻建武中興曆稍後天宋浮許淑請更曆法天下初定顧猶未遑而令甲第六漏品斯載日分百刻率以九日爲刻增損視夏曆爲疎焉永平紹隆張盛景做以四分法課校弦望術頗施行元和編訃李梵推廣其術曆用四分而宮漏之制一仍其舊或時至差二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和帝永元之十四年惟霍融待詔太史親考夏曆露章抗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十四氣日躔所在泊于黃道去極晷景昏明中星刻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爲長短始終至起凡一再周而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政定于茲然則是氣之設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九

聖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爲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爲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爲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副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沈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時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合天星行度爲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爲不差則寒暑之氣候自正也雖然周官挈壺氏凡軍事垂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鷄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十

五行總論

橫渠張子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水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水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爲天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

火者陰陽造化之妙物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卽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卽生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本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人謂人生木不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無所本始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三

申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屬木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卽減絕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執把持之執留停之而能退避相遜定分而不敢越耶子術論辨雖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關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金與木乃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以異各

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能生火鼠火鷄不常有也絕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魚鱉而已矣土止生禽獸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爲火所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吾見稍離於火卽凝而爲金矣豈有生冰之理冰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爲木乎以火爲體也必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三

以薪而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火矣安得有灰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成金乎且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涪水麗水潭瀨沙渚之中則謂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有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舒是水也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斂縮是金也二氣各感交相傳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

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為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說曰天地未開未闢之先是為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為天地生水何可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為天水之查滓火之燥結降而為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焉月水也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出雲升而為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為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矣柔者為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為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為強探五行為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熈時雨若則水行修也又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燠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預蓄洩通灌溉則水以潤下矣明鑽燧禁焚採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庫則金以從華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矣辨疆理重農時則土爰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

五運相勝相生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全孫弘之徒皆用其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劉歆子則以五行相生為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即以火勝金金能剋木即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為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為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既自以為

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併吞海宇。秦人推五運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欲以此制禮樂。易服色。豈理也哉。逮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炎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以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况既以黃帝為土德矣。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為金。既以帝嚳為木德矣。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為火。父子之間。五行之迭運乎。誠如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為一德。不幾于紛亂之甚耶。秦雖不德。亦傳位二世矣。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之共工。可乎哉。見主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為火。主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之水為閏。歷觀詩書。述堯舜三王之事。亦詳矣。何嘗如陰陽家之說。妄相配合。其繆戾一至此耶。嗚呼。漢之興。都一也。見神母之祥者。則以為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為土德。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為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雖然五行之相生相剋。亦天

地自然之造化也。經經然拘滯於帝王之代興者。固非也。後儒又以此為陰陽家之術。并消息盈虛之理。莫之察焉。通儒固如是哉。

上古曆元圖

新曆 從此 起數	甲子年	甲子月	甲子日	甲子時
年之始	月之始	日之始	時之始	
	至初四日	朔	二雅合璧	五星運珠

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為端首。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以八十一為分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元至元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曆

成賜名曰授時曆

按古今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大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為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背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較之授時為密○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條改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

歷代曆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天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為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唐自開元太衍之曆行算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止齊

交宜悅宋景業識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諛耳不為敬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其精輒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探其法之是非也標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纏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元

總論諸曆

大初曆為張壽王所抵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曆為瞿曇撰南宮所非霸臺校薄而當否始次大衍曆非行說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為馮異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作

蔡邕議筮等議光見之罪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大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爲與天疏濶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暕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通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大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太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而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明嘗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遞或速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元

歷代曆元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必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大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迨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為五紀為正元唐觀象為崇元又何其紛紛耶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三

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惟元曆測景法默孚易象至我朝用之有差又當隨時變革曆家不可執一法以為定筭也明矣

曆象日月星辰

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俱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

作曆者宜
觀此亦不
容不俱此

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為之數以筭其分至啟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節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之數以為曆也明矣凡為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三

序一畧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算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算不密哉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為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也又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

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曆象日月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七政不可變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數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

古今曆法

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

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為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令并天運所躐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躐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

會得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說得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李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三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自己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李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個頭勢大數演得濶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四仲中星正日總論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為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為一日一周天為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為一月故日月一歲十二會為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為分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為朱雀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為蒼龍體夏至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七為玄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星七為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既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南方列宿則孟季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裁又曰凡馬日中而出口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三五

日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為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張中書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尾中書於秋舉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日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為不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皆於立春則以為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為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為昏參中者考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與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日月令但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豈非與曆為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為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宋朝所測者合為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為禮書亦併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日婺女季夏之曰火日奎孟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三五

之且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
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
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
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歲差法

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
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
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
年有餘似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
八編類纂卷九十六 天類 三

之法積四朞餘日而分日加於四朞故二至之時祇
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
為九百四十畫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凡月
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抄一朔虛四
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
一畫前後為朞胸祇在一畫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
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
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
所見同也日為月所掩而食而日大而月小日上而
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日有九道故有觀者遠

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才
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
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官所步合八分六
十七秒而閩廣之區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焉可同
之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至精
至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
半抄積以歲月則疆離朞胸皆不合原筭矣
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
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元
朝以八十二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
八編類纂卷九十六 天類 三

一筭始為精密又隨時與儀象
三代以上曆無差法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
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
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
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四時而即因以革之
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若恃吾之算數為至密
籌策為甚精毫釐絲忽為不爽吾恐銖銖而較之至
后必差况執有為有盡之術窮無方無體之妙雖欲
不差其可得乎蓋以古今之日暉觀之彼天開于千

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初開，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曆法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杞宋無徵，以是推之，其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箕，我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曆法總論

太祖高皇帝 承乾御極 膺曆授圖數由天悟理 本心乎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于五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 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即少昊之所命也 春夏秋冬即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以至元辛巳

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 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舍負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 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嘗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甲

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五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哉編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日立元二日測候三日察度四日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且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去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

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小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做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數此其為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日專門之裔二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壹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為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閔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下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閔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七

函史編

天類

曆上

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霧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曆上

息察發欽以作調歷而是歲已酉十一月朔且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時惠而辰從顛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乎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為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為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為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

星昴正仲冬為冬官其命官之辭曰咨汝羲暨和恭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萬世敬天授時之統紀在焉年者禪庶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股有巫咸周則史佚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濇正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主日太史氏尸之以正歲年叙事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以世掌天文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二

之常曆天行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一周月於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辰則日月相會之次也辰十有日二玄枵曰報嘗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星紀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所宿躔舍焉故歷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紀者也故曰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和萬國至乎寒暑晦明陽陰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泮生靈範圍大化極天人會和之盛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噴

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不統魯哀公十年以建申之月為建亥而怪替蟲之不伏仲尼歎之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蓋傷之也當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而甘石書迄于今宗之至於戰國金騫於強國禽敵救急解分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三

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端正以十月色尚黑也豈不謬哉漢興方剛紀大基正朔服色襲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敖主顛項曆用之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真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大夫寬與博士賜等議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筭者造密度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

洛下闕與焉乃分東西立曆儀至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月行弦望乃以前曆太初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初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閏運筭其法以律為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中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歷也與鄧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曆

弄如閏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著半日名陽歷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群臣便議上上使校律曆官淳于陵渠覆校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遂下詔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歷大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

課表疏遠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秋推法密要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辰星土合於填星故歷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太初歷施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永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五

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峯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峯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為元其後竄誦邊韶馮光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為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應不可復尚若更三聖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為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年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

時儒者蘇况郎顛張衡蔡邕之倫並能參互天文而
衡為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霧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
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永光中
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歷推以為在二月疎闕
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為四分疎闕者以斗分
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一百四十有五為
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追月及五星之行
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掛用事推五行用
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怡月行
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六

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為窮幽極微加注釋焉三
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黃初本乾象法名景
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之以為名而
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為古曆斗分強
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
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
諸昏明中星為法已闕於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術知
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獨用泰
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修上顯所造乾度曆皆不
果施行宋元嘉中前歷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宋

何承天悟以為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於是即朔弦
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
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
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徒而上三日五時
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各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
之不改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為
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冲之子散騎常侍暉疏上
之具言先臣在晉仰尋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
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
權度即輕重長短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七

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萬物潛萌此此律
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
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
八宿惟斗井二宿為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即狐
建星以為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
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
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暉所上歷與舊歷對課疏密冲
之歷皆密而大明歷遂行亦曰甲子曆善乎杜征南預作
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
逆其舍皆以其象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

之差積久而差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為合以驗天至哉言乎則知造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詡精耿更相疵詆以為名高何言之頗也其在北元魏至隋歷凡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讖作天造曆逆以為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數有代謝之徵逢隋祖造已巳元曆則其外無惑也是時劉孝孫劉焯條駁賓歷紕謬者六事忤上意見絀久乃召用而張胄玄所造大業曆乃行唐終始二百九十餘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八

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歷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為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歷以獻其法蓋中晷術以考日為本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元中日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蓋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為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歷也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歷成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

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曆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謹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遞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善曆之所能及矣大都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遠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探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啓曆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紫麟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九

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

日而雲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
祥始見而雲傳日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
水昏至而裁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
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
正可以與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
為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
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繕城墮治宮室是
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與
土功又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何不減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
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
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常其明
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
臣于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陽
為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常無而詩人悼之何也
以為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
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
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盛陰微而不食
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

賈逵之偷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
歲以日蝕非常故關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
以密率而課夫日蝕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
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
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其五星
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
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
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
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者也政小失則小變大失
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為俯仰而神
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而警悟乎世
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則
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
相蒙而兩喪其真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
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覆相求以初為常而以其獨
異於常者為占凡二星相近多為之失行三星以上
失度彌甚三竺曆以為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
好之星則趨之趨之行疾捨之行遲凡皆精氣相感
故五星各止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

變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暉等，次為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歷議十篇，上之。頒于有司，時善為算者，皆置異議，怨不得與。與玄暉等言大衍獨術，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子右司禦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合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纒三四，而是非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歷節增二日為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歷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必更曆紀，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稍增損。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一 天曆 三

之以為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密近，則宜明為然。遂以遵用。至昭宗時，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巧算能馳驟，反覆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非復本初意矣。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蔣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以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世易之，稱小曆，頗行於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至石晉時，馬重績本土為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為上元，雨水為歲首，其法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崇玄曆復行。至周世宗始詔更造歷，而端明殿

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歛著為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次為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為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臍胸而正朔望，按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躔有常度，月行如循環，而二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金差，而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宋初承用名應天曆，而差未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逮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度後有作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又百十年，歷亦復八改。元承用金曆，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愨、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為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

所歷地最廣也。今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議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間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管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十四

抄遠周家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按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故曆增損傳會爲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脩政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日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十五

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窺
 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
 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慎其中景
 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
 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
 尺表為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
 奇在八尺表為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
 頗異而景長為南至短為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
 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攻求不易劉宋祖
 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十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用
 人編類纂 卷九十二 天類 二六

之定為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
 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月測驗至己卯冬至
 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定擬二至時刻
 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以上考春秋而來冬至無
 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日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
 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
 歷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
 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
 曾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
 減六餘分二千五百為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

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立歲差之法損歲餘
 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
 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實相為用也今損益稍失其
 常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
 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
 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
 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
 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一十一
 秒定為今所用歲餘之數蓋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為
 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定七十五秒為今所測天
 人編類纂 卷九十二 天類 二六

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
 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
 五十秒定為歲差之數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
 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
 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
 年在斗十四度不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
 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
 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即
 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
 朔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為日

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為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損歲差而增歲餘。止推春秋以來冬至皆合，下埃方來庶可永久無弊。其日躔法曰：列宿麗天為舍，二十有八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欲紀之無從也。而大明一生列曜俱熄，以欲測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為近，然秒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外。晉姜岌首以月食衝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

入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九

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巳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大白相距度分，定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比令大明曆所測實差七十六分。其日行盈縮法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日序各變，前人未知也。北齊張子信積候合節始覺日行氣差，趙道嚴復準景長短定日月進退求虧，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真，代述。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用之。夫陰陽往來，氣幾消息，馴積而移，可以晷測。非以法求也。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分九度之七，而不知其遲疾。其後稍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該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疾，若平行之度考驗之交，蝕於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透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分月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為半周限，析而四之為象限，而白。

入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九

三七一

道交周之故固可得焉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為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遠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

大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子

道外為陽入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象限者四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限限為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為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天之一度二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層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二度三十分夫層法疏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為難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人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矣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

大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子

日躔縮遲速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朧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晚則食分無強弱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中為直距以兩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為準於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為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

齊分秒為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積算年月日為法之傳會者，一本諸天道之自然，以為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為上元，以是為曆之本，始千歲之日至日至今而後曆可從定也。

高皇帝聞括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為太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古天象，三年立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天類

三

欽差天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霧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古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古準，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盈正。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與籍黃麟等以蔡傳右旋說對。上怒曰是儒

家說梁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為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天類

三

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未易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筭以宜昭一代制書奏上報可。權統為監正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歷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樓焉。令隔遠毋及通二十年選壽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即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統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為推步合舊法。上曰二統皆

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統中造已巳曆頒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為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為算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八

曆

說主算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寬而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疎典命羲和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繫舉全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為固有事無所用數數為也後世日不足而為度度不足而為分分秒益碎積算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况天行無方體而欲以數盡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修省之實矣

不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八

函史編

天類

曆

幽王益貪天禍不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師尹君子獨處守正反見讒烈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之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八

曆

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凶乎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它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然日過分而不克克必甚亦且必為旱故禮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舉而辟位擊鼓奮夫馳庶人禔祝史用幣辭焉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于尊其鼓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日食王者重之也李之言弗甚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堊出東井齊侯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浚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字星將出豈何懼乎由此言之李甚

於星也。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恒星經星也。日入星可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大水陰盛火陽亢也。水為女婦淫。其連起百姓愁怨火為君不思想好內而聽謾也。其雨雷震覆木米皆以非時而書。地震金木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為易臣。搖政為無德專政為臣弑。遂君六鷁退飛風也。風發而高疾鴉逢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宋災晉侯問災故於士弱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味為鶉火心為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閻伯居商丘祀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火商人是因故閻商人禍敗之業必先於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中。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四圍當之。其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太暉之虛也。鄭祀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為水。梓衛頹垣之虛也。

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當是時秦毒海內而刑峻。天應之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亾。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此暴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間。兵相駢籍。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既入秦。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與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午北。午南。過期。乃入於法。秦地得勝。辰星出四孟。為易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齒。圍參。畢。昂。數重。昂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為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滅光。星見。雨血之異。孝景時。吳楚七國之變。彗星長數丈。天狗遊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間。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四出。誅夷狄者。

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凶熒惑守斗朝鮮之拔
星蒞于河兵征大宛星蒞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
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為星也
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為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
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為天子推明言之其治
國以縱閉求雨陽雨暘為若昌邑王賀徵在位淫縱
大將軍光為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
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吹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
諫日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
縛以屬吏更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

人編類纂 卷之八 天類

曰

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許讓之以為泄語安世謝
無有召問勝勝以為語出洪範五行傳中持示光光
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
自見大白頭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
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
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官室將空此危凶
之象也先是昭帝元鳳初泰山萊蕪山南何何有數
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
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
是時昌邑有枯社木附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

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
睢弘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春
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偃柳
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為天
子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地節元年正月
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憂在宮中辛亥入氏
氏天子之宮也其景寅客星見貫索東北行入天市
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關東
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波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
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

人編類纂 卷之八 天類

五

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
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
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封事臣聞人氣內達則感動
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
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
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
動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
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歷中
十一月庚寅日黃鐘律初起用事歷中
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奉傳師
方之律也好行貪廉申子主之東方之情也北
行也庚申主之是月王者忌于卯也南方之情也

也。惡行廣矣。寅午主之。西方之清善也。善行寬大。已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百年之精歲。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歲。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懷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察。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問。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興而來。官室

苑園日增。奢泰難供。所由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復疏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費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不為。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成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族同日俱封。而黃霧四塞。大異數見。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向領校中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速傳禍福。著其占驗。八編類纂 卷九八 天類

此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流。涕太息曰。管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公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凶乎。懷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以上。大射禮。行有雉集於廷。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曰。天地之氣。以類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最聽察。先雷聞聲。故經載。尚宗雉雉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大眾集會。飛集於庭。

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
 曉告備具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其後許皇后廢而
 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並入宮大受幸谷
 永以涼州刺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上使尚書
 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
 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
 異四發而二者同月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重
 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失法
 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
 憲又以掖庭獄為亂阱榜箠屠於炮烙主為趙李報
 入編類纂 卷之八 天類

德復恣反除白罪遠治正吏多繁無辜至為人起責
 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
 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
 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尚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崇聚僇輕以為私客挺身晨夜鳥集雜會醉飲吏民
 之家亂服共坐沉酒媒媾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
 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去高陵
 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為高積上成山反天地之性發
 徒起役並治宮館重增賦歛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
 乾谿又廣財嘗表發冢墓截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感

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餒殍道路者以百萬數公
 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播畏上天之威怒懼
 危亾之徵兆蕩滌辟邪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放
 絕群小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
 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庭獄去炮烙刑以塞
 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
 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風
 夜莘莘屢省無怠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
 答禮至此對上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
 入編類纂 卷之八 天類

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
 軍商規上怒密摘永丞發之郡而救過交道庶勿追
 而免後災異益數永遷北地太守當之官上猶使衛
 尉受欲言永復對語尤苦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
 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
 橫天夫彗星極異也上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為饒變
 厥期不久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
 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
 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四方將有樊兪蘇令陳勝
 項梁奮臂之禍可為寒心往年邵國被水者二十一

今年蠶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綏和元年，成帝即位之二十有六，平也。春正月，熒惑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會郎賈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口，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以葬。親弔數至，禮賜異他相，冀以塞變。驗月上竟崩，無繼嗣，立定陶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說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八編類纂

卷九八

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照臨四海，少微處上，爲此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王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而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可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保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即位，薦待詔黃門，上使衛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羣陰伏。

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朧昧，凶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管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

八編類纂

卷九八

十一

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朝靡正終始，茲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

見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
 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
 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
 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
 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亾常
 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
 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
 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
 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
 人編類集 卷之八 天類 三
 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
 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
 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榮
 以蕩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
 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
 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
 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四孟皆出為王易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
 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政治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
 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

卷之七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
 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
 日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决溢所
 為最大今汝頴吠滄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
 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
 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
 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三
 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
 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
 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
 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
 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
 今亾比而尚見輕何況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亾人
 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
 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
 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
 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

官於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傳曼為大司徒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對策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之勢非希見聞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上悟收晏印綬罷歸第光武初與天命告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助威滹沱冰合耶鄆烈風影響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於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五

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為漢不再興之效獨扶風蘇竟以為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憲當之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亾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鈞偃蹇不禁此皆逆亂未平大運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徃徃指麾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為八魁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人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

丈長且半天正臨黎丘之地為秦豐所都月入于畢畢為天綱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當之又甲申之夜流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槍出奎西北行至延牙管上散為數百而滅為延牙破之象漢為火德雖昧必亮北卦部歲德在中官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為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皆果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上疏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和帝初竇太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虓用事地震水旱頻起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為貴戚占司徒鴻上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嚮著日為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也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是月竇氏誅安帝之世耿貴人兄竇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顯弟景耀並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閔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入宮掖為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五

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譴歿順帝起幽廢在位既誅豐顯等而怠荒於政罔念聞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封皇后弟冀爲襄邑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顛詣公車策問之顛對言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關災殆民勞不息而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官殿官府離宮別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天師

觀所繕修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北也蒙言若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序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頗彌甚冰既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九日於卦爲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

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伏案飛候恭祭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水之災陛下宜恭已內省諸所考案當須立秋夫三公上應台階股肱翼戴以燮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親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違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青興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宰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下宗之彌優臣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綱疎而小網密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步與鬼環繞軒轅易傳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一娶九女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天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官女聽其媼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 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謂也又火爲大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天師

春

辰北極亦為大辰言字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道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參罰為白虎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魏西關將有寇之變也宜豫宣諸郡敬授人時輕徭薄賦選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威建并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光芒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右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歲四月京師地并夏早秋鮮卑入馬邑城破州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顛言上以地坼故引致撲士對策太史令張衡對以為裂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漢安二年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為大器六月乙丑熒惑犯填星占為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占皆為大器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為逆謀而質帝以暴奔先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七

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丁丑在奎癸未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册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並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之臣相為讐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譴平原襄楷奮詣闕上疏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為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而誅罰太亟之故也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電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瓚南陽太守璿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為寒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七

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為陽之象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為紀異也願賜清問盡所言書奏不省霽帝初竇太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傅蕃同心輔政為宦官所構戮歿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以風有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上書言昔周公避位居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此天疾威妖青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及從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天

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行已復治鈞黨天下賢士繼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詔議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演孔圖曰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內舊臣無忠意者陛下開機之內在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羣臣有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決毀譽使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天

貞邪各得所守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問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黃門與語言往來不得入遂去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官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官所言下獄成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况今將有狂狡為王氏之禍乎抑羣陰太隆羣小並進強盛也詔問南宮侍中寺雖雜化為雄犀已似雄頭尚未變謹按凡雜為變皆貌正失也夫牝雞鳴尚致家索况陰陽易體於貴政變此其異甚大獨頭為元首變未至頭而明主知之訪問其故此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若應不精誠頭冠或改即成患矣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變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即昨以來頻歲日食地震風雨不時疾厲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厲簡宗廟上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為咎徵况並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災惑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災惑主夏以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

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國強皆有女禍又失道而見是為羸長疾王不榮災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治政審察中外申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萌則其救也詔門蝗蟲冬出臣按河圖秘徵篇曰主貪政暴吏酷誅深則蝗蟲出宜息不急之作省財賦之費進清良出貪虐損別藏以贍國用詔門平城門及武庫室各自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祀法駕所從出之正門也武庫藏禁兵則國家之守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已曰官瓦自墮諸疾強凌主詔問朕焦心聞災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三

治無以致遠傾邪在官所當先懲光祿勳偉瑋有名放濁長水趙瑛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聖意勤勤欲清蕩濁流扶正黜邪宜先放廢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正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奸貴遠間親小加大列在六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在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刻大臣也夫憂樂不並喜戚異方祇畏災變時而復巧作洪都篇賦之文非專精一意示優懼之道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絕非類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三

雜識數家言近支碎矣占五胡之亂腥羶中土獨應
 在太白畢昂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夷夏哉
 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
 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
 天下以為嘉瑞鉅鹿張琇曰漢亾久矣魏豈襲作殆
 將來之兆乎而是時魏主叡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
 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隆對曰易傳
 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為災
 蓋役作繁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
 然已又問漢栢梁災天起宮殿以厭之有諫對曰有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天類 三

之此越巫之諄也天災可敬也不可傲也誠罷役清
 其地毋更作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黃初之際天兆
 其戒異類之鳥長育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
 於蕭牆之內選諸王使典兵基峙鎮撫畿夏時魏疎
 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
 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主
 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
 關之難晉既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
 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萊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庭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
 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適以廢妖星字干
 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圻軒轅者后
 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為魯為庫兵大陵為積尸
 灰卷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弒太后楊氏
 誅灰司空華僕射顧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
 元自春正月至十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
 中熒惑犯帝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
 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
 隕於地有三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天類 三

光燭地化為肉長廣三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而
 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灰平陽羯胡氏羌交
 毒於中國亦載籍未有也其後太白入東井而秦統
 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壺關申胤歎之曰鄴
 其亾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凶今福德在燕
 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三
 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東井至於冬不滅尾
 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伐晉羣臣諫不聽在衛率石
 越曰今福得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
 險賢能為之用民為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

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人何所得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言也卒伐晉已困於晉而燕竟以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須女婺女也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弒帝於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以失所在法當入危亡之國爲民謹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與太史新詣司徒浩曰其人秦乎魏主問曰何謂入秦浩曰秦傳神降於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天類

武帝爲改元肆青是秋月地填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器帝捨身同泰寺禳焉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其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滅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歿於臺城之圓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覆焉周之亡也太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謂絕行國內常有兵器改立疾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徒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天類

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無光而上疾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竟天犯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德也見久者災深也星大者事鉅也行遲者期遠也後十二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于天閣道聞聲如墮墻癸丑有大星如彗流羽林場如江都明年夏五月辛亥大流星如彗墜江都煬帝弒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九

函史編

天類

曆下

陳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闖隋鵲巢繡帳火炎門闕則祥符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興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歲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主福作占未當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星孛于胃昂間丁亥孛卷五卷五孛也蓋建元吉連後宮構秦王之應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九

天類

一

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氏氏天子宿室也太史傳奕言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以示視王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或臨湖殿殿在禁庭中八年秋八月有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虞世南進曰臣聞德政不修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關即彗孛何憚焉願陛下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慎終如始可矣彗非所憂也上深納之九年熒惑犯軒轅十年四月亦如之六月有文德皇后之喪十一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荊州都督武士護女

入宮為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晝見占為女主昌

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鈞鈴鍵閉鈞鈴鍵閉在房南咸間主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傳秘讖籍籍言唐三世後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上深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此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上曰朕欲索疑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為也天之所命誰能違之王者不歿徒多殺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九

天類

一

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夫更生壯者肆其讐毒則禍益大矣上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數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川事大臣陰謀之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為昭儀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上漲出乘高避儀水入寢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巳丑熒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或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或焉於是高宗之世且

赤無光咸亨元年二月日濛濛有濁色如赭咸亨元年三月

朝之旦月見西方儀鳳二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龍朔元年六月

元年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三年正月熒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十二月

四月二年犯房心元元元年正月犯鈞鈴儀鳳二年八月而軒轅權數

有變大風落太廟鸛尾洛水毀天津橋二及河溢水

失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帝革命為淫縱典土木開邊

所誅夷諸王大臣百千人二十年間日赤如赭文明元年

二月長安月過型不虧者三月掩軒轅大星者二年三月

元年十二月月熒惑太白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

象并星辰廷尉東井法令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

天關主邊災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

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

明堂火而侍御史來俊臣逢上意為苛酷其家井水

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窒之木忽自

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再既而后遷上陽

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

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為瑞雪將臘月雷為瑞雷乎不

聽既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

榮而寒雪為災此異也為黜刑之應豈得為瑞今賀

者皆面諛非忠臣后默然為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生

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為妖此鼎足非

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為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

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洛陽尉宋務光上疏

曰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

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溢漂損百姓按五行傳曰簡宗

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

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

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

暴水之災殆其為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

氣盛滿則水泉逆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維丁

八編類纂 九元天類 四

厥時而汨恒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

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絕其萌又自春

徂夏牛多疫疾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

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與願勤

思德容暫勞宵旰為百姓自疆勉毋徒以聲色犬馬

為娛樂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雨暘或愆貌言為

咎雪榮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收津豐隆戢響而欲

於一坊一市暫開暫開期以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

亦遠乎自數年來心空竭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

邑近觀朝市則以為率士之人既富且康不知閭閻

者皆面諛非忠臣后默然為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生

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洗滌。急征橫斂。上躡天和。良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欲俾至治。豈不難哉。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及夫嫺威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馮寵生災。如武三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閑。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宗崩於秋。韋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政。主家并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間。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

八編類纂

九十九天類

五

前星皆以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頓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為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為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瘞。議者以為蝗多不可盡徙。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豈可坐視不營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貽患。或以為殺蝗多宜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忽於人之饑。而歿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上素服撤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凶賑饑。乏勸農功。相宋璟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

調燮無狀。罪萬死。抑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脩德也。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毋為數下制書。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博河決。復為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開元二十日。暈五重。天三年。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山入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月日食。不盡如鉤。其明年十二月日食。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妃歿於亂。先是開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上憂。復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

八編類纂

九十九天類

六

害。上以為然。扶風守房瑄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肅宗即位于靈武。而內寵張良娣建寧王。以譖歿。外嬖李輔國。太上皇遷西內。當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十月。乾元二年。白虹貫日。乾元三年。彗再見。長數丈。歷昂畢至參東井軒轅。四年正月。月掩心前星。占為太子憂。六月入南斗魁中。明年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而帝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為變。而安祿山慶緒父子相屠。建中三年。德宗方勤政。而月掩心中星。明年朱泚反。陷京師。上跳身奉天。以神策節度李晟

討克之而定方辰之軍涓橋也。災惑守戶以占為軍
憂已而徒令賓佐皆入賀。辰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
知歿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入賀。
辰謝之曰：曩非相拒也。辰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
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
謝不及，後上頗惑讒，晨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陸
贄貶中州，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
年暴風發太廟屋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
燄，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登簡十年，群臣以微譴逐
不復收數，恒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

八編類纂 九二九天類

恤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
必偏也。官人數廣于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歛，克進奉
多方掠良人，賣為奴，請禁絕。上立從之，而雨，其後上
惑志於仙，服金丹，增躁急，連歲月犯心中星，災惑入
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
復犯心中星，是月上，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
關宦勢益盛，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
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
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
而災惑時時逆為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

又明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舍元殿四鴟尾，壞金
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將相大臣，火
於兵已，而河中奏騶虞見，上太息，謂度支杜悰曰：往
李訓、鄭注為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
兔，殆先覺也。悰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叙
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類，何
世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
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上曰：善。詔諸道祥瑞
毋以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合譽星賀。帝喜，
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

八編類纂 九二九天類

奏蝗不害稼，皆抱荆棘，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
之世，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自八月己丑至于丁
酉，不絕。自是兵革熾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為盜，而王仙芝、黃巢
輩蜂起，夾守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
後，已悲夫。常是時，世亂史佚，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
纓紐負背之氣，十月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
尤多。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漢儒董仲舒、劉向與
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意，至
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悖矣。可勝歎哉。昔者箕子

為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疇考其說為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以為皆屬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周顯德中竇學士儼善為星與盧多遜楊徽之並時為諫官嘗謂楊肅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為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奎端拱淳化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真宗咸平初彗出

八編類卷 九十九 天部

九

營室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上愀然曰朕以天下為家豈直一方哉遣使按諸路逋負畢除之當是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同列頗目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生冲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即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昂昂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兵當起七月癸亥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渡河次澶州是月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契丹請盟

而退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嚮息繼而王欽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封泰山禪社首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上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戒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華貌之異為上瑞臣竊懼之上為默然其後學士迪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首輟朝首相曾附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整理無狀致然其何敢

八編類卷 九十九 天部

一

十六

即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上召入於是被殿減膳肆赦蠲民租諸被水處若困窮者收賑之七年夏六月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真宗故所奉天書處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火捕官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上親政恭仁抑長遇水旱輟徒跣伏禁庭禱以為常嘗以早行禱太

乙祠晝炎赤却蓋不御中夜聞雷起露踞殿階下雨
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乃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雪
河東地震右正言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占爲
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荒宴後官不及經國
遠圖而河陰雨赤雪終致晉亂則舒緩之効也地陰
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官爲四夷而忻州爲趙分
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
及卽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下
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出英斷以攝姦邪

八編類纂

九二九 天類

十一

漸此應天之實也時上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二
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寵幸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
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
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
而極於亥今陰未卽伏而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
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
開宜前爲之備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
今二州置金沅多聚民鑿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
乘而動宜禁止濠濠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
六年夏六月朔日食食四分訛謠群臣以故事賀起

居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
爲近狹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
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
之表萬里同景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
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不可言
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戕明若天下皆知
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憂
社稷豈顧當賀哉上然之敕百官共修省毋稱賀神
宗勵精爲治始卽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
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上避殿減膳

八編類纂

九二九 天類

十三

撤樂以爲憂翰林學士王安石爲上言災異皆天數
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稱自汝州召相方在
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
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
所措其力是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爭卽上書數
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應之理以
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其後相安石柄國者七年災異
並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上
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
皆風沙霾曉中扶携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草根

以為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
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
所見為圖具疏上閣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逆
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
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
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
為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奉差監安上門謹按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
况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
陰陽之調風雨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天類

盡罷今所為新法者當立雨即不雨乞斬臣以正欺
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
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
發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
流散之數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謹呼
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出俠所進圖狀示之
皆再拜謝始知政罷行之由於是群姦切齒以狹付
御史獄治擅發馬逆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上
前以為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
而慧見翼軫上憂甚為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

言昔晉武帝五年慧出軫十年李占為主命憂而帝
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往占不合上日聞民間殊洶洶
苦新法也安石對曰願法善不何如耳祈寒暑雨民
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上曰曷若并祈寒暑
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快快退而謝疾上慰勉起之
數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如初春秋時學不能遠統
主於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
邇之說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縱教信所守也然是
時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為火未出而作
火鑄刑器藏爭碎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天類

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
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宰至者也怪之可也
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上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
為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為文細人以為神異
哉所聞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
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權
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咸以主
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之喜不則曰主使出
外國若外國使至也咸莫敢有言徽宗初元三朝之

且、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于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淡、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崇寧中日赤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肉掖庭災多焚、次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賀、星出柳色赤、黃、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之異、非常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為嘉瑞而賀也、宣和初、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滅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常有洚水劇大如此、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七

其甚者也、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於是群入紫微垣、長數丈、搖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天大風、靈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而宋、凶、嗟夫、天變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南宋之亾、天日山崩、元師圍臨安、江湖不溢、匡山之戰、星隕、廣南大如箕、中爆裂、為五、既、陸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元興以百年之運、擅中國、天厭其德、災鉅異劇、順帝在位三十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孛十數、凡久至六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

太廟柱裂、頽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鼈、雨、粟、雨、毛、各一鳴、鷄、山以震崩、陷為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鳥驚、散石墮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疫、民流至數十百萬、戶、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遊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為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噉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而上、在兵間久、甚爛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備倭、戰船二十一日大風、海舟覆、上怛然念天心、革命嚮應之會、而恐倉卒有寃、濫無及也、深省悔、手敕戒百官修輔、戊申春正月、羣臣表勸進、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儀、於是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為生民主、期日願帝祗來臨、天朗清氣、示以靈視、時京師自歲祗雨雪連日夜、晝陰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二

朗清氣示以靈視、時京師自歲祗雨雪連日夜、晝陰

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氳上下凝靄獨露中星以戊申月正四日即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昂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羣臣會議端明殿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憮然太息曰殿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石妃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土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表為國然人情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萌懼福之基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天類

十七

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即以聞匿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其露降園丘羣臣次詩歌以訟土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其露諭示群臣焉十年浙西大水勅免民今年田租上勅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來常勤勵自克待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輒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即中為憂惕圖民事當罷行者次第條記之遲明發罷行實祗順天命其何敢即安股肱既情元首叢脞即百姓何賴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

為意向纒明天必垂象示之兆先見而影響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也上常憫旱甚躬禱祈勅官中皆素食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苔葉露坐晝曝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臥者達旦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群臣請復膳上太息曰亢旱為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其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天勸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天類

十八

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符雷斧每出入命內官捧以前御朝廷寘案上得願時儆焉十五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盡革天下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十九年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四年春正月癸惑入南斗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

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伯基在括蒼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寬上下其書史館編錄二十七年春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盡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稽古述作稱朕意為禮賜諸儒甚厚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日七

八編類纂

九十九

天類

十九

太白經天彗或犯南斗五星並見三辰晝見各永樂二廟星入太微彗入紫微彗掃天客晝見各一

元年北京山西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為兵戈土木之應上測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恒恒于心想圖蘇息之敢為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勅邊將嚴為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儀智曰宜免賀為當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元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曰萬一莽丹行之為中國羞已莽丹果罷宴而仁宗

大悔今免賀誠當上莞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手詔言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既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而眾陽之宗薄食於元旦答孰甚焉爾羣臣免思輔朕調陰陽弭消災變其朝會勿賀永樂中日食十有初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成祖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即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即應於彼朕少待太祖每教以仰觀朕何敢忘今此書簡以賜卿於是作觀象臺于禁中時時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為主命憂翌日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即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五月十一日主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勅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遺詔傳位太子而崩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雨不見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請表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人若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

八編類纂

九十九

天類

三

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將吾誰欺乎方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是年十二月異星見或曰合譽八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或乃進景星頌云宣德中日食一災惑犯南斗二夜有彗星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正統元年秋九月白虹貫日狼動搖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不以聞又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移有聲者三河東徙蝗十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夕雨明日棘生殿基長二尺是月丙辰大雷電雨風奉天謹身殿蓋三殿災是月癸惑入南斗留宿不退秋七月虜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天類九

先入寇大閣振主親征次大同欽天監正彭清斥振日象緯示警軍不可復前脫有敗致乘輿何地振怒以為妄詈之是夕有黑雲厭營上如蔽明日師潰駕北狩景帝以監國即位族誅振正統中日食十有二天順元年春正月景皇帝不豫上皇自南宮起復位是夕久陰天忽霽午夜月白如晝夏五月建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于獄併逮閣學士徐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是夕雷電雨雹風拔木水溢忠國公亨宅事得釋秋七月奉天門災三年亨誅四年閏十一月望

月食失占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為隱蔽怒之謂閣學士賢曰序掌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即言必曲為之飾占書中所載機祥語輒敢削進獨善事詳聞夫朝廷欲知災祥見天戒凡以自修省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忠臣賢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然國何賴焉下序獄鑕秩天順中成化二十一年春泰山地震三月壬午朔乃大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時有以妖術危東宮者頗有端未露而欽天監言占應在東宮上大驚事遂已又明年上崩成化中日食九食之既一太白入南斗等見西北長三丈三闊月乃沒彗見軒轅星字台斗字天田入太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天類九

微瀝陽雨黑黍小陰雨血京師雨錢山東黑氣五天書晦長樂山突起各一九月皇太子即位冬十月丙子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光燭地如龍弘治元年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遣官祭告陵寢罷大學士安僧繼曉伏誅三年冬十二月彗出天津詔求直言刑部侍郎彭韶言國政大體上嘉納四年遷韶部尚書秋八月冬十月南京地再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靜虜衛天鼓鳴詔求直言戶部主事胡濬言地震天鳴災之大者也猶可言也西北旱饑父子至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此變之大者不可言也顧陛下深居九重無自知耳李廣楊

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上。心以齋醮糜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由致也。疏上人皆為燼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衛以防不虞。部郎中何孟春謂當慎火未幾京師數火禮部燬焉九月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交作。霖霧晝晦。雨水水地拆裂。畜凍久殆。盡鷹饑附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雷雨之陰也。大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月有是陰陽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陽之而冰諸皆陰盛之罰。恒寒之應。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山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震。人畜壓積死。地裂水湧。後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湧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何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湧未有知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為官闈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為內侍之應。晉武帝大興元年為柄臣之應。光武時武彘蠻反。晉武帝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天類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天類

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為兵禍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烏合竊發。他如齋醮之設。喪天贖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繁費。松江大紅布太細。古謂服妖廢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且。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陛下祗畏變異。嚴自尅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廣言路。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停陝西織造。絀禍以蘇民困。幸甚。上皆嘉納。弘治日中食七書星見二宜府山西南河書。星見武宗即位。中官放橫。逐內閣受顧命大臣。下言官獄。而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隕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郊壇門。七月彗星見。參井井北太白經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源上疏言。比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旋地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出入。遂寵侍內侍。辟遊逸群小。毋勞狎節賞。止役親

元

元老大臣召講讀教勸於詩書疏下禮部十月源復
 疏言是日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靈霧交作是為蒙為
 衆邪冒陽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象意日大
 闕瑾引警力瑾怒矯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肅皇
 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奏
 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
 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而斥之
 曰尖嘴蠻爾官何官亦欲為忠臣耶矯旨杖錦衣衛
 謫戍肅州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吏尙書楊一清疏
 五事以諫一視朝太宴二郊祀不虔三創梵宇西內
 八編類卷 九一九天類

必不測肉袒小曾以忤諫乃罷行諸諫臣俱廷杖責
 降有差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既一星于嘉靖
 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
 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為大災
 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疾
 王王者有德受慶于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
 姓流亾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
 聚井未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
 栽覆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
 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之者失也皇上聖
 人指類卷 九一九天類

四調邊兵禁地五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後疏上不
 省十四年上既歷覽諸邊欲遂登大嶽幸徐揚抵南
 京蘇浙因行江漢探武當澤藩時蓄異志伺國象內
 外以為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
 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
 潮太常博士上陳九川疏連入太醫院高整以醫諫疏
 入明日吏部郎兵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
 寺行人司各進名疏入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謫廷院
 是日靈晝是日靈晝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
 七同日折是日靈晝是日靈晝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駕出

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
 天慶乎簡易寡欲修德之大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
 願陛下克已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修德
 應天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德
 愛民之道仍勅中外工修省協贊使皇天永眷又占
 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為諸修內
 攘外為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
 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日天數在躬允執厥中四
 海罔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遠公私
 蠶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

流移轉徙饑寒相望朝廷屢議賑貸而官無可發之
歲民無可藉之儲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道
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托甚重惟陛下仰稽乾象俯
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群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
心爲祈天永命之本惟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資
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
以啓倖門至於足國裕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
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典作稍在得已卽賜停止
務安靜生息以休養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
盡其力庶生理復而國用自克應天之實莫大於此

八編類纂

九十九天類

卷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經濟編

天類

天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
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
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
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
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
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
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
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
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
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
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
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何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
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
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恣已而爲正

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恣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而為正
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
子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
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
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
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
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
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
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

六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
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
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
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
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窮孤夷之國皆
揚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
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
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
故愛楚之人越王食于越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
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

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
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子之不辜曰
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
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
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
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
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
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
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

六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賞善之證是故
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
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誦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
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
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愛以及
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
毀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
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
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
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

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許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許則欺愚也貴則敖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德

四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以爲春會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緇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置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牆垣掘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掘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桃李瓜薑者今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德

五

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畢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垣，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則豈有以異是黃黑曰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之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

九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天類 六

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子懷而明德，母大葦以色，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常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墨子天志

曆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而和，旋復疏濶，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元數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審課，固不主於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天類 二

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自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筮之，然後行。

祥瑞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問周公，公曰：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類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與鳥魚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竅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

矣。履泉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官之文質，重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官，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周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令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

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類
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金野獸拜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笑之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為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鸚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祿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

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

人編類

卷一百一

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

條教敢挾詐偽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勸甚慚

文宗時杜棕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棕曰野獸之變也河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棕曰野獸之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代棕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判度支河中奏驕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棕曰李訓注皆因瑞以售

人編類

卷一百一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曰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災異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各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為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忌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周靈王時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遷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辱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墜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顯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隕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厥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名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止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節猶在中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惰淫之心開之故亡其氏姓臨弊不振絕後無主堯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
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
忠信之心間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
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
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
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
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
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
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闕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

八編類纂

卷一百

天部

一

有翻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
可過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闕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
入禍至于今未弭我又寧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
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入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章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
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

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
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
共神祇而獲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
器子孫為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
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
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獻
畝由欲亂民也獻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
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
以儆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
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谷之前
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為王之為也
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
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
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
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
王室遂卑

八編類纂

卷一百

天部

五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管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六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桀紂辜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春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隄正，納郊保，葬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戊其司，向成討。

左亦如之，使樂造，凡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凡武守使，西鉏吾，凡府守令，司宮巷，伯傲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閔其禍，敗之，霧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七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朔靦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天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懸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曰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雷霜電癘疾不降民不天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曰厄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于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古火曰其桓僖乎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驪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類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鏹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為祥反為禍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靡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

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欽欽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咎咎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弑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五

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虞有蛾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水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艸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蝻蝻并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侯其師于買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否渾轂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慝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垂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輿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五

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諫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睚眦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稷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季斯與叔孫俱官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

入編類卷一

卷二

天類

三

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一時而反是反汗也二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三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誣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于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

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

入編類卷一

卷一

天類

三

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宜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成帝時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于辰

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在矢夜光熒
 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
 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亾觀孔子之言考暴
 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
 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乃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
 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
 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
 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
 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惠之紹起天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頁
 丟就豈不昭昭然哉 劉向條災異卦事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弗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箴
 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
 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于上
 天聊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
 或妄以意傳者星歷虛造旬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
 其師悔過自責疾誑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頁
 宜復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
 來父虧明母震動于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
 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况于日虧
 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从素飡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
 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
 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
 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本下葭葦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賜亡度竭盡府藏拜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
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
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
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讐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與太平
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聖恩之恩
八編類纂 卷一百 天類 退入三泉死下所恨

八編類纂卷之二

圖書編

地類

地道總叙

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大華而北逾大河
竝大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坦至於滅貊胡鮮是謂北
紀胡門也自岷山番冢負地絡之陽竝商山抵上洛
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於百粵是謂南紀
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梁豫揚雍畿服畫九
州江河分為兩界其大幹入中國者為南北中三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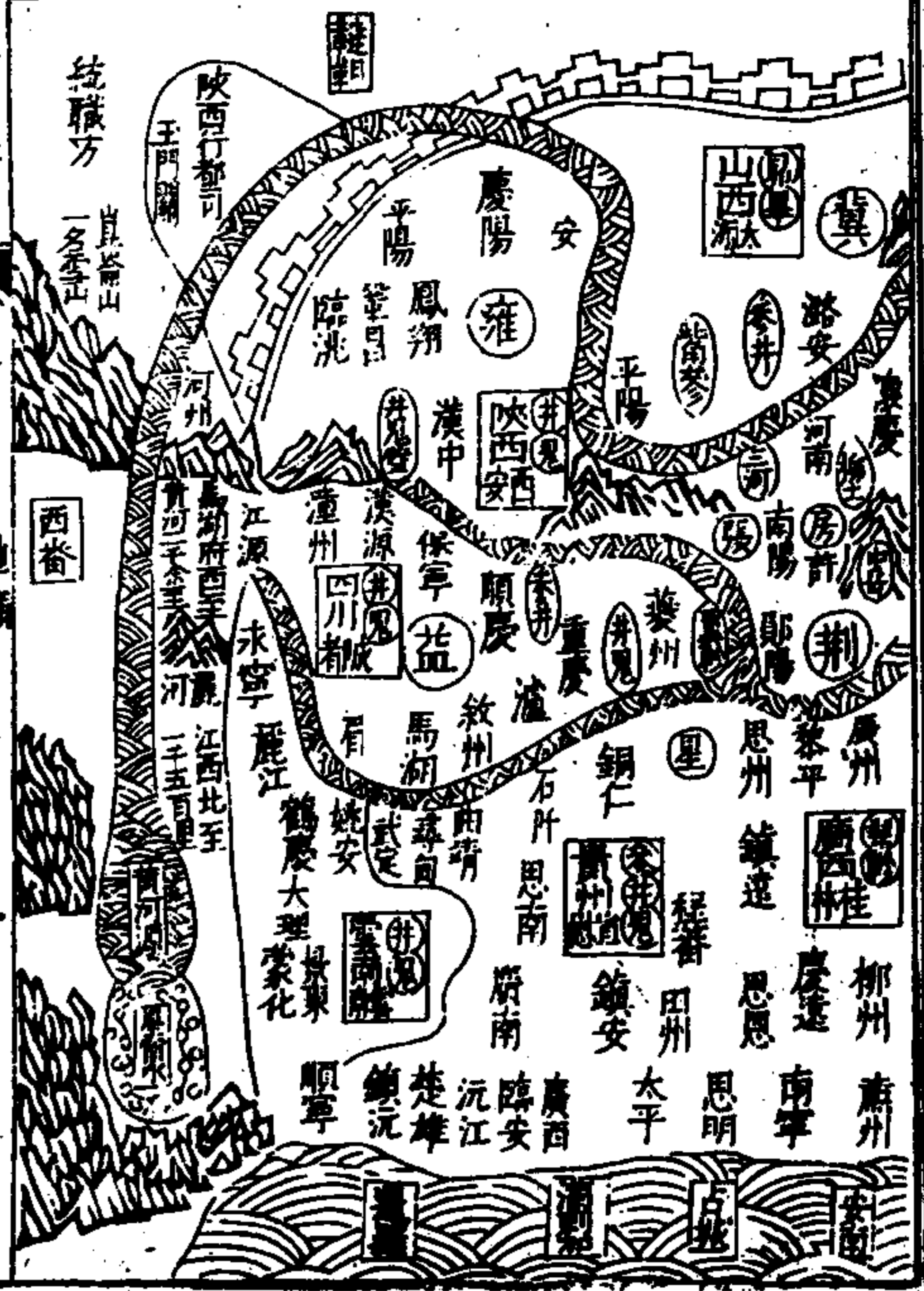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一百 地類

二十八宿分應



各省地理總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二

星宿次度分屬天下州郡國邑考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配十二分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令章句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直費

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

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

豫州費直起氏十一度蔡邕起氏九度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

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

野屬揚州蔡邕起斗十度

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

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

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

徐州費直起奎八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西趙之分野

屬冀州費直起胃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三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

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

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

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

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又改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

衡所著州郡躔次井方

角亢氏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 度 泰山入角十二 度 齊北	房心宋豫州 穎川入房一 度 汝南入房二 度 淮南	箕尾燕幽州 涼州入箕十 度 上谷入尾一 度 涿郡入尾七 度 河	斗牛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 度 丹陽入斗六 度 廣	虛危齊青州 南入危一 度 北海入危九 度 東萊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 度 瑯琊入奎六 度 陽城入婁九 度	昂畢趙冀州 魏郡入昂一 度 鉅鹿入昂三 度 中山	紫參魏益州 廣漢入紫一 度 趙篤入紫三 度 鮮
-------------------------------------	-----------------------------------	---	------------------------------------	----------------------------------	--	-----------------------------------	----------------------------------

井鬼秦雍州 漢中入井一 度 定襄入井八 度 雁	柳星張周三河 弘農入柳一 度 河南入星三 度 河內入張九 度 江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 度 南郡入軫十 度 零陵入軫一 度 桂	國朝列郡分野	北直隸順天府名幽州尾箕分野漢名廣陽宋名燕 山保定府古幽州尾箕分野漢為涿郡河澗府	古幽州尾箕分野秦為鉅鹿上谷真定府古冀州	昂畢分野秦為鉅鹿常山順德府古冀州昂分野	廣平府古冀州昂分野秦為邯鄲大名府古冀兗	二州室壁分野商舊都春秋為晉地唐為魏郡周為 天雄軍	南直隸應天府古揚州斗分野漢為丹陽郡吳為建 業鳳陽府古揚州斗分野古為塗山氏之國戰國	時屬楚秦為九江郡漢為淮南唐為濠州蘇州府	古揚州斗分野秦置會稽郡改江都松江府古揚	州斗分野晉時屬州郡名雲間常州府古揚州	斗分野秦為會稽郡唐為常州鎮江府古揚州斗	分野秦屬會稽郡晉屬毘陵唐為丹陽郡揚州府
----------------------------------	--	---	--------	--	---------------------	---------------------	---------------------	-----------------------------	---	---------------------	---------------------	--------------------	---------------------	---------------------

古楊州，斗牛分野，秦爲九江，漢爲廣陵，淮安府，古楊州，斗牛分野，秦爲九江，漢屬臨淮，廬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爲楚，秦爲九江郡，漢爲江國，安慶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廬陵，太平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屬郡，漢爲丹陽郡，寧國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爲漳郡，漢置丹陽郡，晉名宣城，池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先越後楚，秦爲漳郡，漢爲丹陽，徽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先越後楚，秦爲漳郡，漢爲丹陽，廣德州，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漢爲丹陽，和州，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爲九江，漢初屬淮南，滁州，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爲九江，漢爲淮南，徐州，古徐州，房心分野，春秋爲宋地，秦置彭城縣，項羽都此，山西太原府，古冀州，參井分野，漢置并州，唐爲河東道，平陽府，古冀州，背參分野，堯都於此，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皆爲河東郡，大同府，古冀州，昴畢分野，戰國屬趙，秦爲雲中，雁門代郡，汾州，古冀州，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漢皆爲太原，遼州，古冀州，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爲上黨，沁州，古冀州，春秋屬晉，秦漢皆爲上黨，潞州，古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類

六

州參井分野，西伯戡黎，卽此，秦置上黨郡，唐爲潞州，澤州，古冀州，背參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山東濟南府，古青州，危分野，春秋戰國並爲齊，漢爲濟南郡，兗州府，古徐兗二州，奎婁分野，春秋爲魯國，戰國屬楚，東昌府，古兗州，危室分野，春秋爲齊西鄙，戰國爲魏，齊趙三國之境，秦漢爲東郡，青州府，古青州，虛危分野，太公封於此，漢分置州海郡，登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唐虞時爲峒夷，秦爲齊郡，漢屬東郡，魏析東萊郡，萊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古萊夷地，秦屬齊郡，漢析至東萊郡，遼東冀青二州，舜分冀東爲北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箕尾分野，戰國屬燕，河南開封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魏於此，號爲大梁，秦爲三川，漢爲陳留，彰德府，古冀州，室壁分野，商河亶甲居相，卽此，春秋爲晉之東陽地，戰國爲魏之鄴地，秦爲上黨邯鄲三郡，衛輝府，古冀州，室壁分野，殷紂所都，朝歌之地，秦屬河東郡，漢屬河內郡，懷慶府，古冀州，覃懷之地，室壁分野，商爲畿內，戰國爲魏，衛鄭三國，河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類

七

府古豫州柳分野成王營洛在乎東都於此 南陽府古豫州張分野木夏禹之國春秋併於楚戰國屬韓光武起兵春陵更始立於清水在此 汝寧府古豫州角亢氏分野秦置潁川郡漢置汝南郡東魏改蔡州

陝西西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為王畿漢為三輔後改京兆秦漢西晉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 鳳翔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為岐周春秋戰國為秦武帝更名右扶風 漢中府古梁雍二州井鬼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漢高祖初為漢王都南鄭即

此漢武分隸益州 平涼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北地郡漢析安定郡 鞏昌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為戎羗秦屬隴西郡東漢分立南安郡 臨洮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為羗所居秦漢為隴郡隋改舍城 慶陽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時為義渠戎國秦屬北地郡 延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上郡漢初屬翟國 寧夏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羗戎所居秦為上郡漢置朔方郡赫連夏氏都於此 洮州古雍州井鬼分野秦為諸戎之地後為吐谷渾所據隋置臨洮郡 岷州古雍州井鬼分野古

西羗地秦為臨洮縣屬隴西郡漢時晉因之 河州古雍州西羗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靖虜古雍州西羗地秦屬隴西郡漢屬舍城 文縣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為氏羗地 甘肅古雍州井鬼分野漢以前為月支國漢武置酒泉武威張掖等郡

浙江杭州府古揚州井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為會稽郡東漢屬吳郡隋置杭州改餘杭郡唐復為杭州 紹興府古揚州井女分野禹會諸侯於此春秋戰國時為越國秦置會稽郡隋改越州唐改會稽郡 嚴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為會稽漳二郡漢屬會稽丹陽二郡唐為睦州 金華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為越國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仍屬會稽唐為婺州改東陽郡 衢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鄙秦漢屬會稽郡 處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為會稽郡漢為東甌 台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為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屬東甌國 溫州府古揚州斗牛女分野春秋戰國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為東甌國 寧波府古揚州牛女分野夏商周皆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八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九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十

為越地 湖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古為防風氏之
國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漢屬江都改會稽丹陽二
郡唐置湖州改吳興郡 嘉興府古楊州斗分野春
秋屬吳越分境秦為會稽郡漢屬吳
江西南昌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吳越之
交秦屬九江郡漢置豫章郡 饒州府古楊州斗分
野春秋楚東境後屬吳戰國復屬楚秦屬九江郡漢
屬豫章郡 廣信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為
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屬豫章郡及會稽
郡 南康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為吳楚之地戰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類
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 九江府古楊州斗
牛分野春秋為吳越地楚秦為九江郡漢分屬豫章
郡 建昌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吳南境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 撫州府古楊州斗分野
春秋為吳境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為豫章
郡吳名臨川 臨江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屬吳後
屬越戰國屬楚秦為九江漢屬淮南後屬豫章 吉
安府古荆揚二州之域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國晉為廬
陵郡 瑞州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唐置靖州 袁州府古楊州斗
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為豫章隋名
宜春 贛州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
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因二水名章貢 南安府古
楊州斗分野春秋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
豫章郡隋屬虔州
湖廣武昌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屬吳楚秦屬南郡
漢置江夏郡 漢陽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戰國屬楚
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安陸縣三國屬魏後屬吳
襄陽府古荆豫二州翼軫分野春秋屬楚秦為南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類
南陽郡 德安府古荆州翼軫分野雲夢即此地秦
屬南郡漢屬江夏郡劉宋置安陸郡 黃州府古荆
州翼軫分野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 荆州府古荆
州翼軫分野春秋為楚郢都秦置南郡漢改為臨江
郡 岳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周以前為三苗地戰
國屬楚秦為長沙郡劉宋復分巴陵等縣 長沙府
古荆州翼軫分野商為荆楚地周始名長沙 寶慶
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
東漢屬零陵郡 衡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楚
地秦屬長沙漢初屬桂陽郡吳分為湘東衡陽二郡

常德府 辰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本蠻夷之地春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為長沙武陵二郡三國為武陵郡 永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為楚南境秦為長沙郡 沔陽州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 承天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 宋齊並為竟陵郡 靖州古荆州軫分野秦為黔中郡漢屬武陵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為溪洞 郴州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長沙項羽徙義帝於此漢置桂陽郡屬荆州 施州古荆梁二州翼軫分野春秋為巴國戰國為楚巫郡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 永順古荆州翼軫分野蠻夷之地保靖古荆州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為武陵郡 保靖古荆州翼軫分野隋為辰州地唐為漢州地宋置任靖州四川成都府古梁州并鬼分野入參一度古為蜀國秦置蜀郡漢武置益州蜀郡隸焉蜀漢都此 保寧州古梁州并鬼分野春秋為巴國秦置巴郡漢末改為巴西郡 順慶府古梁州參井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巴子國秦屬巴郡劉宋析置宕渠縣郡 叙州府古梁州并鬼分野古為楚國漢為捷為郡 重慶府

古梁州并鬼分野周時巴子國秦置巴郡蜀王走孟知祥繼有其地 夔州府古荆梁二州地翼軫分野秦屬巴郡東漢分置永寧郡改巴東郡 馬湖府古荆州并鬼分野古楚侯國之地夷獠所居漢武為捷為牂牁二郡 潼川州古梁州并鬼分野春秋戰國為蜀地秦為蜀郡漢置廣漢郡屬漢分置梓潼郡隋改新城郡 眉州古梁州并鬼分野秦為蜀郡漢為捷為郡 瀘州古梁州并鬼分野春秋戰國為巴國秦屬巴郡漢為捷為郡 雅州古梁州并鬼分野秦為嚴道屬蜀郡東川屬南詔 烏蒙古梁州并鬼分野古為竇地甸漢為牂牁郡 烏撒古梁州并鬼分野 芒部古梁州并鬼分野古為屈流大雄甸 播州古梁州并鬼分野秦為夜郎旦蘭二縣漢屬牂牁郡 永寧梁州之南境并鬼分野秦為蜀郡漢為益州 龍州古梁州并鬼分野周秦為氏羌漢為陰平道屬益州 天全六番梁州之南境并鬼分野古西南夷 平茶洞古荆豫二州軫分野戰國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 松潘古梁州參參分野古氏羌地漢屬蜀郡 四川行都司指揮使司古梁州并鬼分野本西南夷漢武置越雋郡

福建福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置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為泉州改長樂郡 邵武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改屬建州 建寧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建州改建安郡 延平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閩越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為建福汀二州 興化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隸豐州後隸泉州 泉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武榮州改清源郡 漳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汀州改臨汀郡

廣東廣州府古楊州之南境牛女分野春秋為南越地秦置南海郡後趙陀據其地漢武為南海郡 韶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為百粵地戰國屬楚秦為南海郡漢初屬南越漢武屬桂陽郡 南雄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兼屬桂陽郡 惠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秦為南海郡漢初屬南越

國 潮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古為閩越地秦屬南海郡漢初屬南越 肇慶府楊州之南境牛女分野春秋為百粵地秦為南海郡漢為蒼梧合浦二郡 高州府古越地牛女分野秦為南海郡漢為合浦郡 三國吳置為涼郡 廉州府古南越地翼軫分野秦為象郡三國吳為珠崖郡 雷州府古百粵地牛女分野漢為徐聞縣 瓊州府古百粵地牛女分野漢置珠崖儋耳二郡

廣西桂林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古粵地戰國為楚秦為桂林郡漢屬蒼梧鬱林二郡 柳州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為桂林郡漢屬桂林鬱林郡 慶遠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屬象郡漢為交趾日南二郡 平樂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古為百越地秦屬桂林郡漢屬蒼梧郡 吳置今其郡 梧州府古荊州牛女分野閩為百粵地秦屬桂林郡後屬南越漢置蒼梧郡 潯州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為桂林郡漢屬鬱林蒼梧二郡 南寧府古楊州西南境翼軫分野周為百粵地秦為桂林郡漢為鬱林郡 太平府古南越地漢屬交趾郡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為羈縻州 田州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隸邕州 思明府古

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明州隸邕州 思恩古
 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隸邕州 鎮安府古百粵地
 屬交趾 泗城府古百粵地屬交趾宋隸邕州 利
 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建利州 泰議州古百
 粵地屬交趾 向武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都康
 州古百粵地屬交趾郡 龍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江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上林古百粵地漢屬交
 趾 安隆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雲南雲南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 大理府古梁州
 界井鬼分野漢為益州郡 臨安府古梁州井鬼分
 入編類纂 卷二百一 地類 二六
 野漢屬牂牁郡 楚雄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漢為
 益州郡 徵江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古西南夷
 蒙化府 景東府古拓南也 廣南府宋名特磨道
 儂智高之裔君之 廣西府古梁州界古鎮國東南
 境漢為益州牂牁郡 鎮元府古西南極邊地唐時
 南詔家氏為生銀府 永寧府昔名樓頭賧地接吐
 蕃 順寧府東蒲蠻之地 曲靖古梁州界井鬼分
 野漢為益州郡 姚安宋鎮國地漢屬益州郡 鶴
 慶東漢為永昌郡唐為越南詔之地 武定古梁州
 界井鬼分野古滇國漢屬益州郡 尋甸古滇國地

昔焚刺蠻居此 麗江古梁州界井鬼分野漢為越
 雋益州二郡 元吉古西南夷極邊之地 忙勝州
 南詔異牟尋好開其地 馬龍他郎甸阿瓊諸都蠻
 台者據之 瀾滄元為忙勝州地 金齒古梁州西
 南徼外之地古哀牢國 勝衝漢為永昌郡西境
 車里蠻名車里倭泥貉獵蒲刺黑角諸蠻雜居 木
 邦舊名孟都一名孟邦 孟養地名 拘 緬甸古
 西南夷 八百大甸 老撾俗呼撾自古不通中國
 孟定府舊名景蕪 孟良府 南甸舊名南宋 干
 崖 龍川舊為麓州地以白夷所居 威遠州 灣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地類 七
 甸州蠻名細賧元屬鎮康路 芒布其地舊曰怒謀
 貴州貴州宣慰使司 荆梁二州之南境參井分野古
 西南夷 荊州府楚為黔中地漢屬鬱林 鎮遠府
 荊州南境舊為堅耶大田溪洞 石阡府荆南裔
 銅仁府荊州南裔星分野古為漢蠻地 黎平府荆
 州荒裔翼軫之餘夜郎之地 晉安州古梁州界井
 鬼分野古夜郎地秦為黔中漢隸牂牁郡 永寧州
 古為荒服地 鎮寧州古為荒服地 安順州古為
 荒服地
 分野分配總說

15. 25. 5. 8. 1. 1

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之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貉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總論分野

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南二十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越韓楚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九州分星圖



陸大司徒只言所
宜辨三土不言
辨何次係章只
星辨九州不言
所辨何星又言
封之域皆有分
不以其何分也
康以春秋十二
國分配十二次
未必然今此國
指定九州分某
星只按職方氏
言九州東南北
自有定界觀九
地界之所抵則
矣之所辨亦略
可觀

分野辨

略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
野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傳會之誣更以左氏
考之無水之災何關於元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
之饑襄二十八年日食之變何與於豕韋降婁而士元伯
以為魯衛之惡昭七年星紀果同為吳分則吳亦得歲
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昭二十
二年
參虛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
子而能為晉侯之祟昭元年此又左氏之說又不足信
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

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
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以盡略
之也蓋星土分星本不可以州國拘也且以職方氏
言地理必指其東西南北之所在山鎮川澤之所分
民畜穀利之所有獨於天文之紀如司徒只言十有
二土未嘗斥言其所應者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
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何星是星土分星不可以
州國定名亦明矣愚以保章觀之隨其土之所屬應
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鄭氏言
十二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

故謂之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亦非如賈氏言受封之
日歲星所在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
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
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九州之土皆
配星九州之國皆有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
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保章氏之說如是而已
說者何必牽合傳會而定指後世郡國之名以求配
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變無所不記豈必
皆周魯之分而後言之乎五星聚東井漢入秦之應
也崔浩嘗言其不在十月司馬公作通鑑乃棄之而

不取歐陽志唐天文日食星孛之變一一紀之而獨不言其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哉大抵周官所辨者欲以觀妖祥爾天子之所觀者九州也諸侯之所觀者一國也諸侯以一國分星而驗一國天子以九州星土而辨九州諸侯觀一國之妖祥而為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以諉之一國分星之所屬而不為之救政序事乎知乎此則可以言星土分星之說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

圖書編

地類

天下山川海嶽大勢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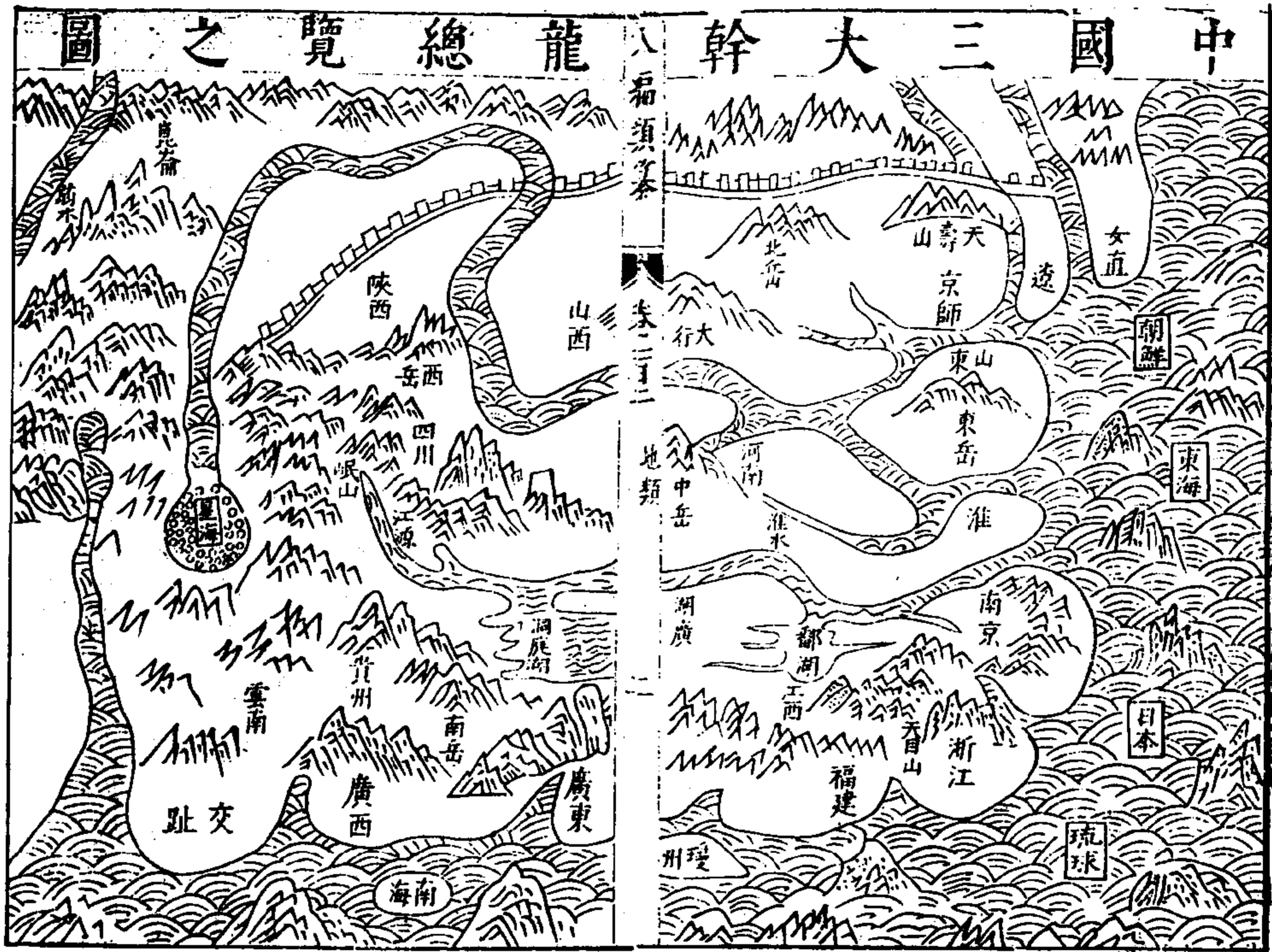
山各鎮乎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為北戒而濟會於河江為南戒而漢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在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其會歸于東海矣乎即水之兩戒以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而來為華嶽為析城王屋為雷首為大行為恒嶽而東為岱嶽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由滇貴至廣右經武岡寧慶至衡陽為南嶽散為廬阜為會稽鴈蕩為金陵又別為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由辨也兩山之中必有水兩水之中必有山加以山過水也山雖斷而脉不斷水過山也水雖分而流未分此豈常情所能識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

地理

一



論三大幹龍

朱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於東南，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於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幹龍盡於遼海。此則自其來源之極遠者而論之耳。禹貢所叙山川，自與地理家所論不同。先儒蔡文正公蓋嘗辨之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

三幹總論

三幹之布於九州也。三幹之龍，中幹最尊，次北幹，又次南幹。故歷代以來，如漢高祖之泗上，漢光武之白水村，宋太祖之夾馬營，我太祖之鍾離，皆在中幹。而唐虞之君，俱為北產，南幹至宋以來，運氣方興，文物東南為多。其南幹之最長者為金陵。我

國朝根本重地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畿也。中幹之最長者，盡東泰嶽，身顧祖東海外，滄河江前向萃，產孔聖及賢貴疑聚。

宋末河徙截其來脉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而中幹之旺氣南北兩大支盡頭乃萃於泗州鳳

陽我

皇朝

熙祖

仁祖二陵在焉北幹之最長者為燕京今京師也

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大風水山脉從雲

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直流入于

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

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

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

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南安大庾嶺桂陽

嶺臨賀南嶺治又為第三四重案正謂此也吳興

唐子鎮以燕京為支結以堯都為正結而謂朱子所

論冀都指作堯都非也彼蓋未考舜分冀東北為幽

州而幽燕乃古通稱曰冀耳若堯都既為朱子所稱

之冀則朱子又何復曰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

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河南南遠直至

泰山湊海云此不待辯說而明矣故立文莊公大

學衍義補直以朱子所稱為今京師誠確見也其

八編類纂 卷一〇二

以燕京為支結者不為妄談乎夫南幹正結為南畿

及我

太祖高皇帝孝陵中幹正結為我

熙祖

仁祖皇陵北幹正結為 今日京師三幹之盡惟我

朝獨會其全

禹貢九州總叙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

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復以十

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采多所

統采狹且始建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

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

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僑

置諸州以會稽為東京口為南廣陵為南兗歷陽為

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跡為徐州

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為豫州而晉則屬

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不可

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

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

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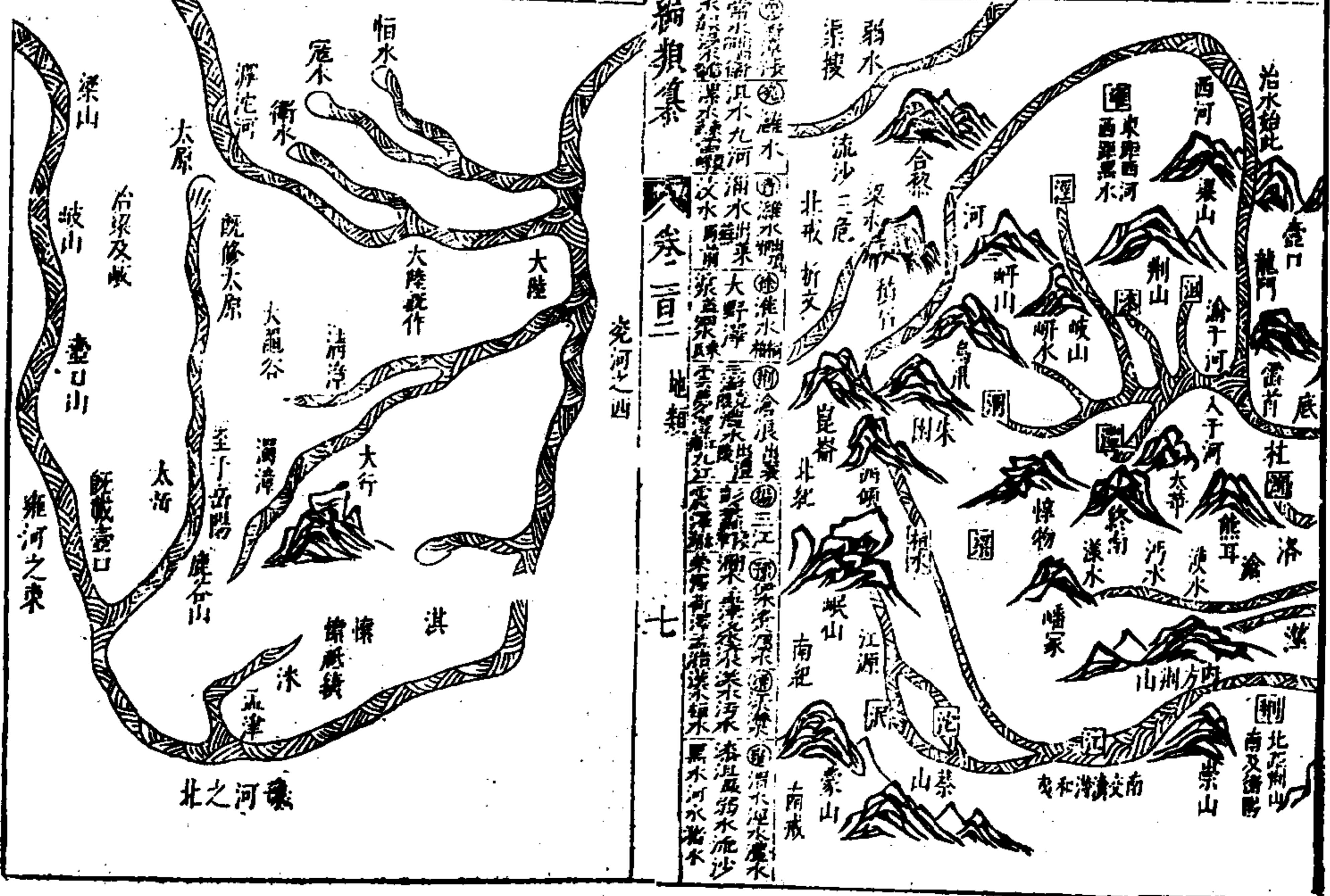
不可選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
善哉言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六

山澹川之圖 冀州疆界



冀州之城

今山西之大原府平陽府大同府潞安府汾州澤州沁州遼州所屬

河南之懷慶府彰德府衛輝府所屬

北直隸之順德府真定府順天府宣府河澗府永平府廣平府大名府之滑縣濬縣開州長垣縣導河云至大任今大任在濬縣故知濬滑在冀州之域古志謂開志長垣在河故道之北則知開州長垣亦在冀州之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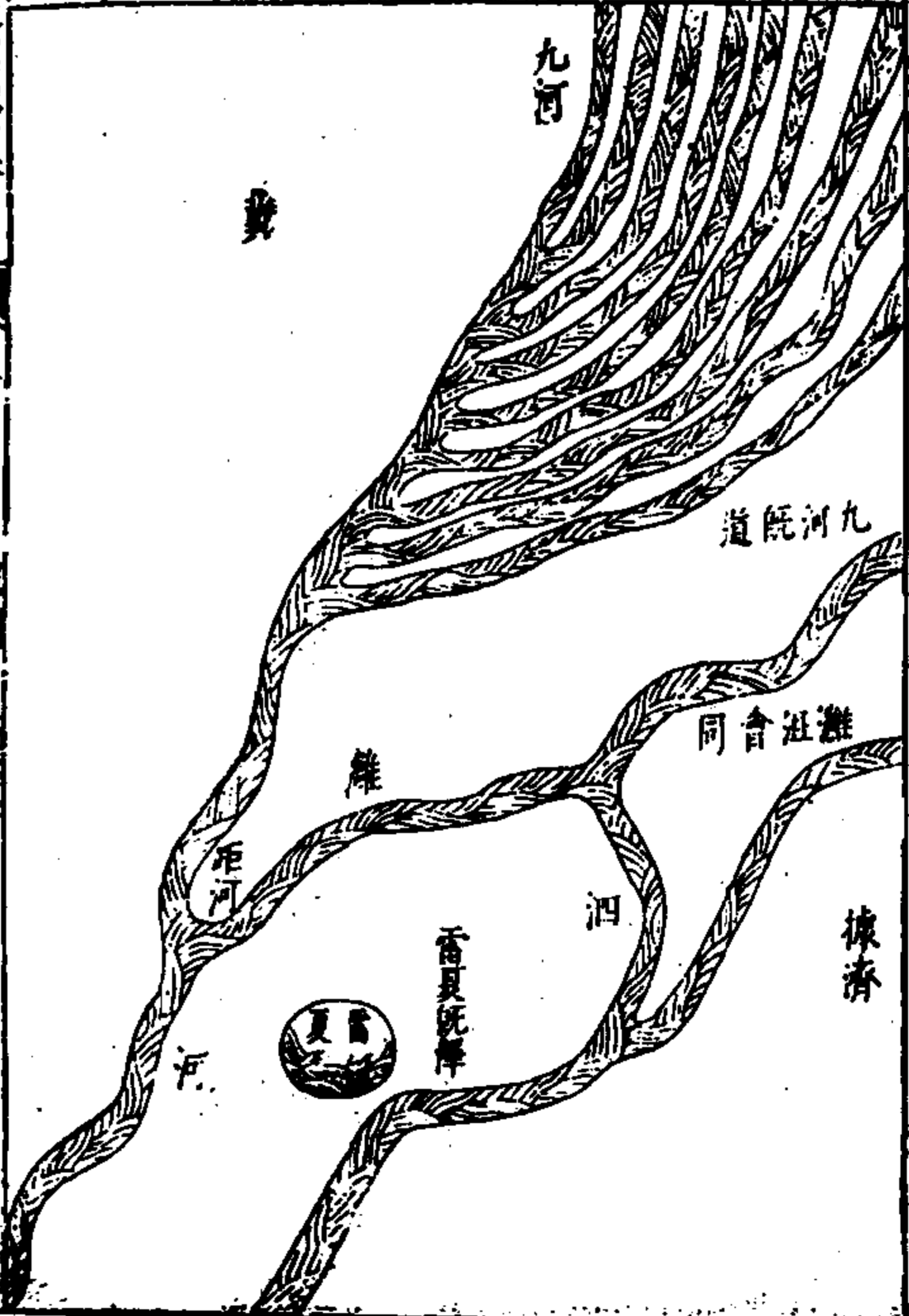
冀三面皆河東北阻陰山一帶故河折而南流為冀

八編類纂 卷二 地理類

九

西河至華陽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大任折而北流為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下南河壅砥柱之西東河施旋於大陸之野故禹首事壺口梁岐等處以殺河勢大原則汾水所出大嶽則汾水所經也

兗州疆界



八編類纂

卷二 地理類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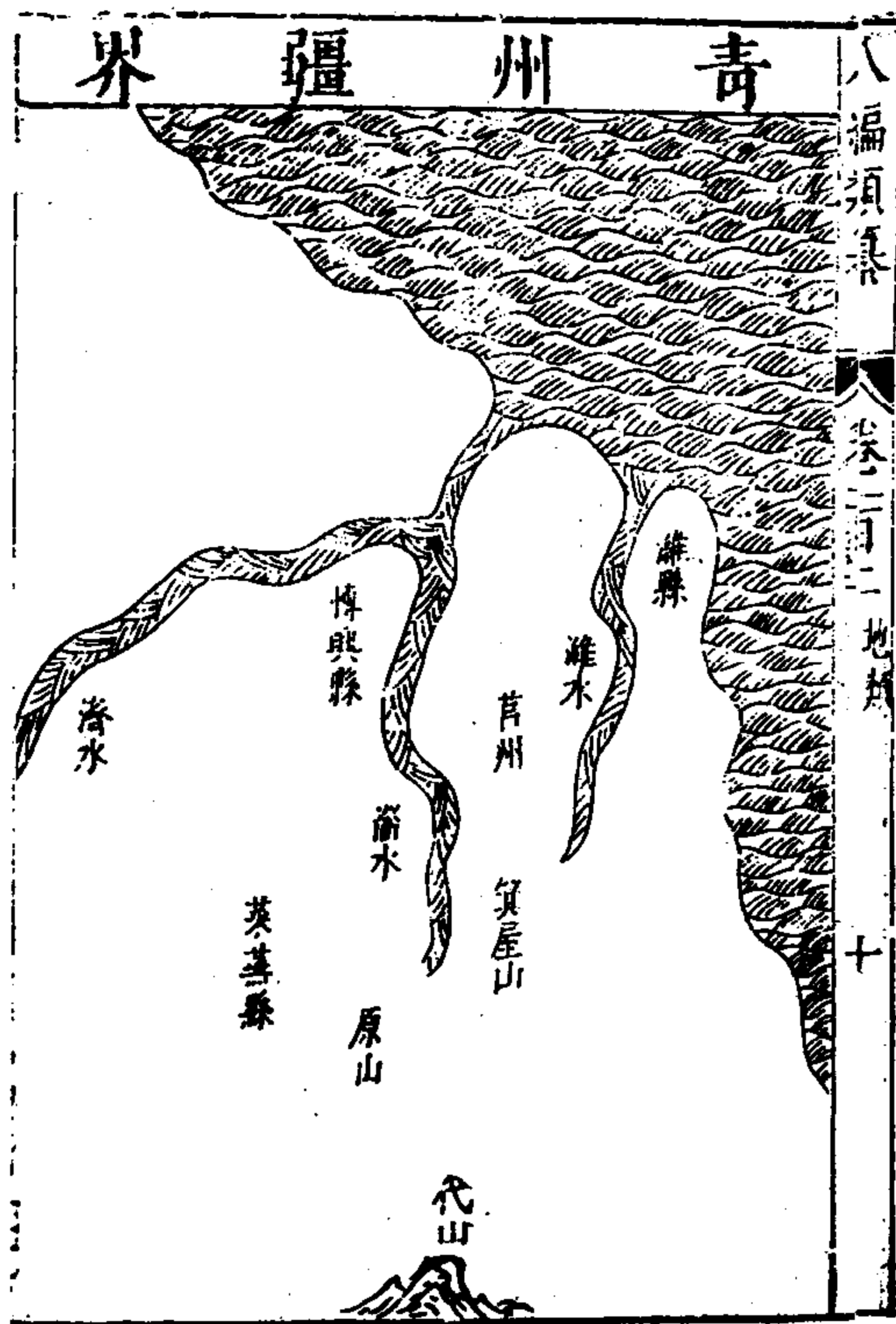
兗州之城

山東濟南府所屬濟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東昌府所屬州縣兗州府陽谷東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

直隸大名府所屬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內黃開州冀長垣東明魏縣

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昨城河澗府吳橋縣有黃河故道而滄州古志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簡潔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景州

東光縣胡蘇鬲津在滄州慶雲縣鈎盤在獻縣此九河相去不遠又與黃河故道相近蓋先儒皆于紙上求之此古志得之士人父老之相傳一則近海一則在正北一則相去不遠似當時分合之迹河雖為冀充之界然充地下九河之分則皆在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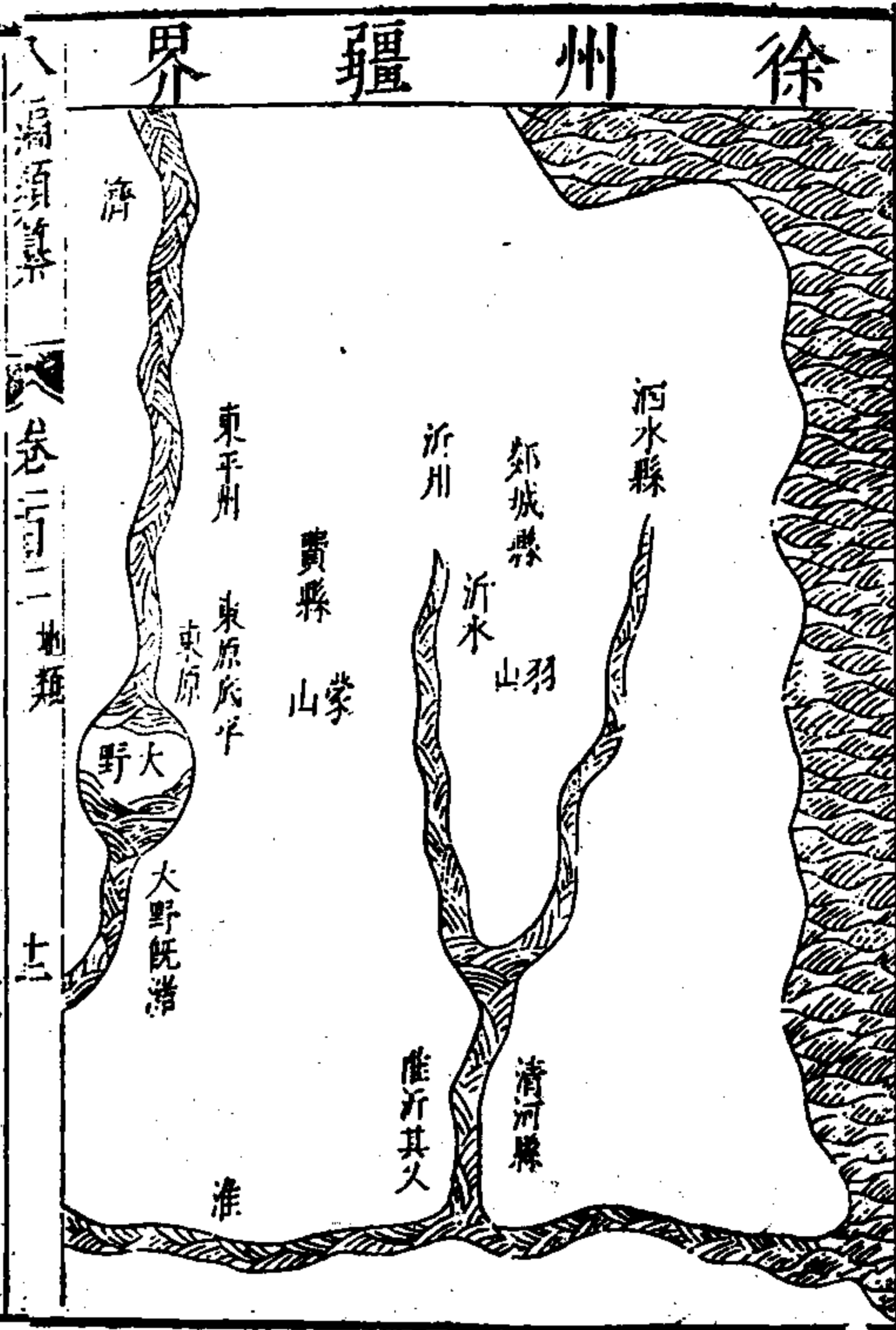
青州之域

山東之青州府萊州府登州府濟南府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齊南濟陽及遼東廣寧以東濰水出山東青州府莒州箕屋山莒州即箕縣也經本府諸城入萊州府高密經本府昌邑濰縣東北入海濰縣即都昌也淄水出本省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北入本省青州府臨淄至博興縣入濟博興即博昌今却至壽光入

青州北據海西南距岱據謂跨之也故海北遼東西之地皆青州之域舜丁二州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八編類纂 卷二百二地類 十一 淄汶雖俱出原山惟汶入濟淄濰二水俱不達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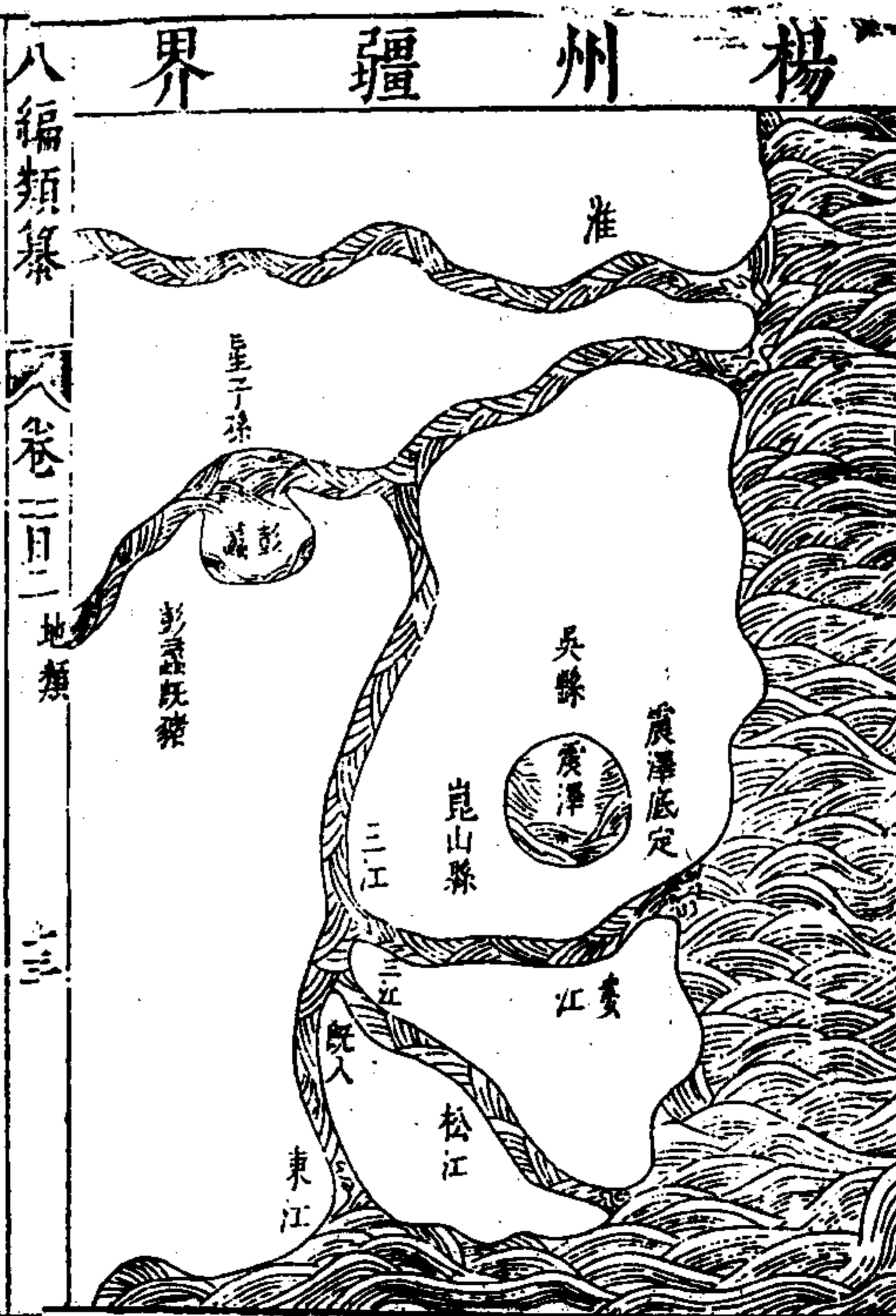
徐州疆界



徐州之域

南直隸徐州所屬淮安府海州所屬邳州所屬淮安府桃源縣沐陽縣清河縣安東縣
山東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城蒙陰充州府所屬金鄉魚臺武城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以淮為界淮北為徐淮南為揚
徐即魯境其川莫大於淮淮受沔沂泗受鄆沐大野即鉅野澤今南旺湖是也大江以北長河以南諸水皆與大野相聯屬在當時已為入貢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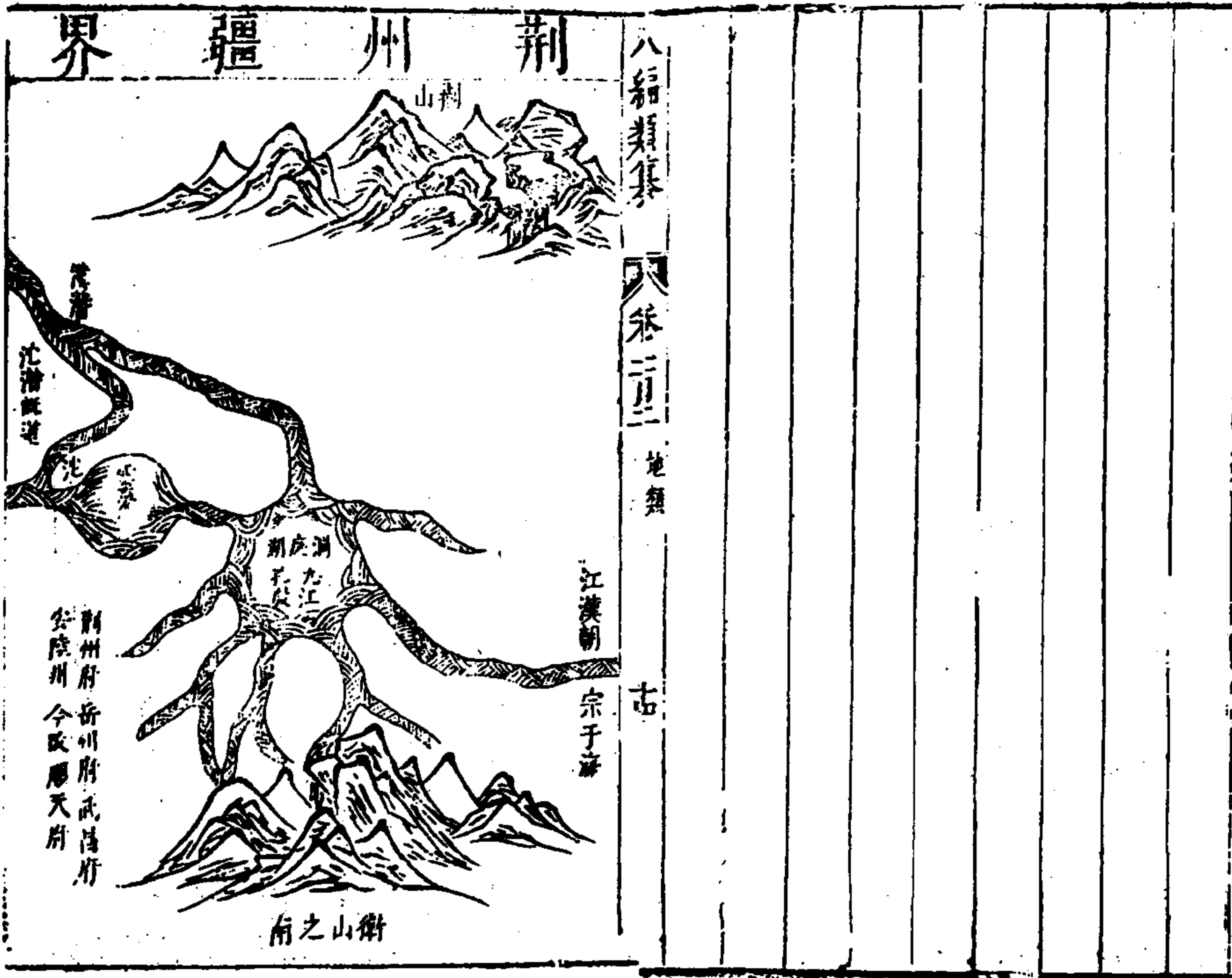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



揚州之域

南直隸應天府揚州府鎮江府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池州府徽州府寧國府太平府安慶府廬州府鳳陽府淮安府所屬山陽縣鹽城縣廣德州和州滁州浙江杭州府嚴州府嘉興府湖州府金華府衢州府處州府溫州府寧波府紹興府台州府
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廣信府臨江府吉安府瑞州府袁州府贛州府南安府建昌府撫州府九江府所屬瑞昌縣南康府
揚北距淮南距海中貫長江大江之南西偏諸水莫

大於彭蠡東偏之水莫大於震澤三江即震澤下流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地理

古

荆州之域
 湖廣武昌府漢陽府荊州府岳州府襄陽府襄陽縣
 宜城南漳房縣德安府黃州府辰州府永州府長沙
 府寶慶府衡州府常德府沔陽州承天府舊安陸州
 靖州郴州永順軍民宣慰使司保靖軍民宣慰使司
 施州衛所屬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
 江西袁州府所屬萍鄉縣吉安府所屬龍泉縣永寧
 縣所屬建昌地
 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大昌縣大寧縣
 荆州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發源于梁入海于
 揚而二水會合于荆故曰朝宗于海九江即今洞庭
 諸水是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地理

古

豫州疆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地類

十六



豫州之域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陳留杞縣通許大康尉氏洧川
鄆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府所屬南陽
府所屬汝寧府所屬

湖廣襄陽府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
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據地勢則直隸之東明
當亦屬豫

豫于九州爲中土南跨漢抵荆山北距南河洛自西
來中分豫境受伊瀍澗三水以入于河

梁州疆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地類

十二



梁州之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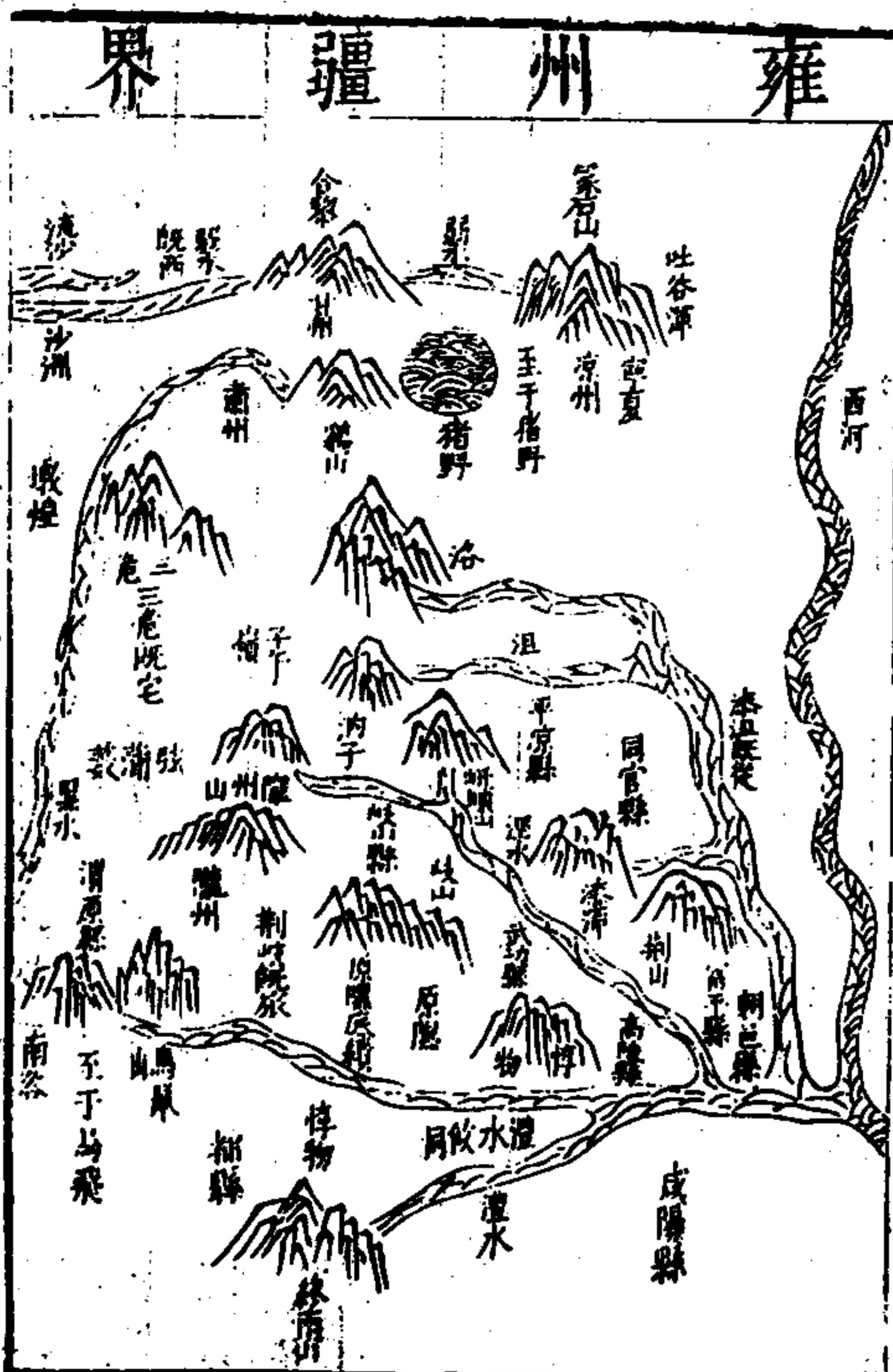
四川成都府重慶府順慶府保寧府叙州府馬湖府
潼川州所屬眉州所屬瀘州所屬雅州所屬夔州府
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

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和秦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
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宜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溪軍
民千戶所

湖廣施州軍民指揮使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
域中者不載

梁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山江源所自出嶓冢

漢水所自出凡蜀中山南谿谷諸水皆至江謂之滄
山北谿谷諸水皆至漢謂之潛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地理 六

雍州之域

陝西西安府延安府慶陽府平涼府鳳翔府臨洮府
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
州滋州兩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
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及岷州衛洮州衛文縣
守禦千戶所古沙州 據岷嶓既藝則鞏昌府大半
當屬梁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州縣亦當有屬
梁者

雍西距黑水東據河弱水既西者眾水皆東惟此水
獨西也雍水莫大於渭中貫雍境涇漆沮皆在渭水
之北涇自北來注渭漆沮自東北注渭惟澧水在渭
之南自東南來注于渭

九州總論

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
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而荆
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
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闕據今驗
古略可知則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爰自
秦開阡陌而廢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
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坐水陸而建都會

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田更寡至於平土多曠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敵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大郡多至數十萬戶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既不能為之開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類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有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叙文也九有取育草為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有解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九有

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

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

貢於九州歌冀州載脩治之辭於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紀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叙九州以經之數叙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豬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叙於後則列山川叙原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具備蓋可想見而其先後次第則証諸禹所自言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類

而尤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一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先於刊定諸山總叙所以先於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貢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定山澤辨厥土等田制所以有導川則壤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患壅阻濬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謂溝

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最為周密至於所謂懸遷有無萬邦作又所謂誦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叙之浮于其水達于其水總叙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廷曰洪水滔天即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彭蠡諸水而指為漢淮此猶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之矣抑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沛泗而狀而冀充青徐豫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其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地理

三

至九河淪而為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為勾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為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山綿亘糾繆勾連盤錯其南為岷山而岷山最大而東北為積石諸峰其東為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南諸山尤為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謂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為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

壘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為北嶽以至太行是為河北之脊壘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群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寇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為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鳥鼠諸隴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且為終南屹為秦華東北為肴陝

八編類集

卷一百二 地理

三

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為桐柏淮源以達於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諸圍而南分是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為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積東出者

又為袁吉章貢肝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時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勾連為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濬之功

九州嶽鎮川澤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 地理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

圖書編

地類

周職方春秋列國圖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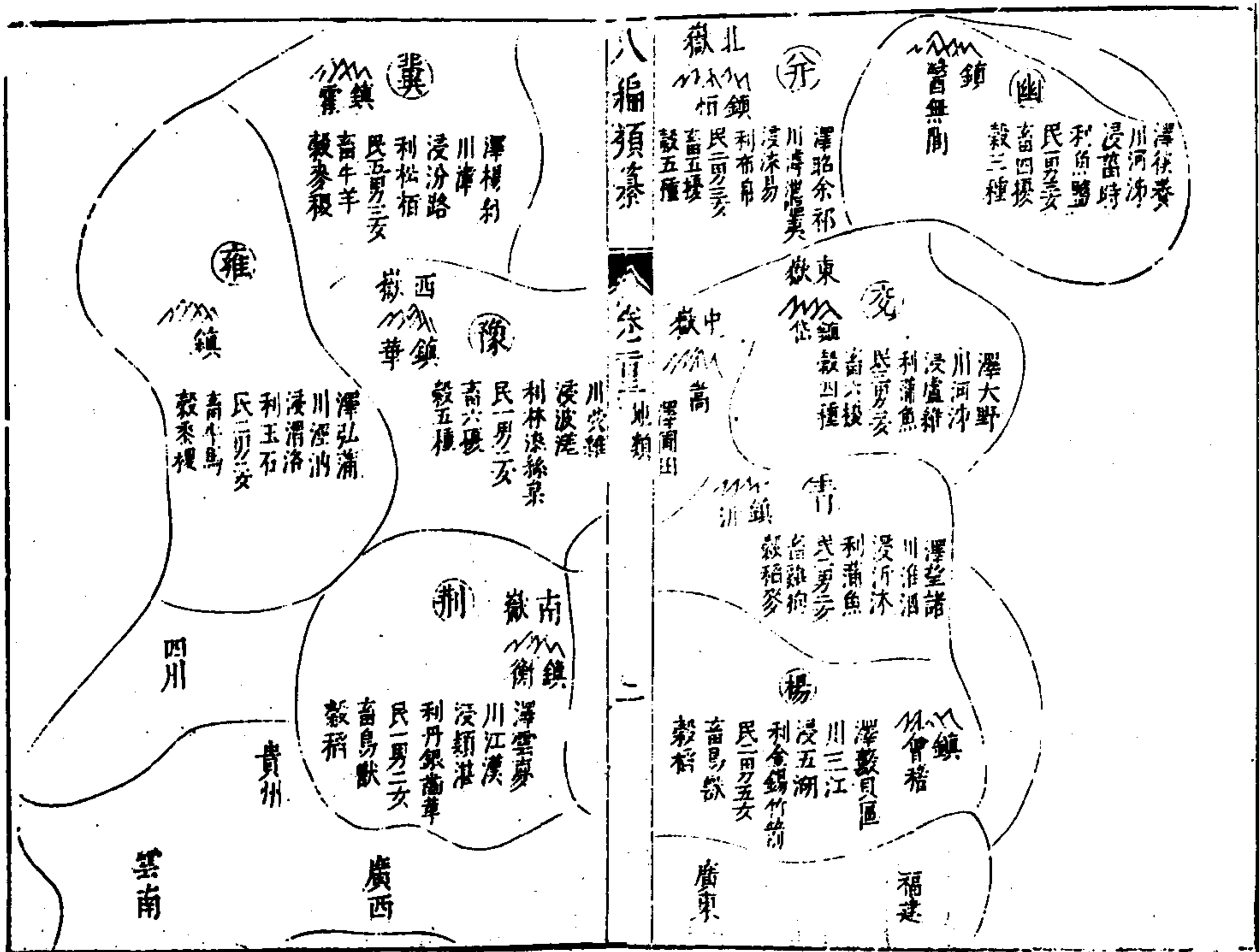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想從古有圖籍可考三代封建未之改也觀周禮職方所掌幽冀分屬而梁之名已不見於九州矣然列國都邑大勢如故及平王以後諸侯率以兵力爭雄區宇分裂非復先王之舊也故蘇子瞻畫為春秋列國指掌圖以便觀覽凡古今圖國邑沿革異同皆可按圖以覈其詳焉嗟夫凡今之人誰不罪秦之廢封建為郡縣也抑孰知唐虞萬國至周王代商止存千八百國耳春秋魯衛齊晉小大不侔其所存者不過數十匪特篡弑之禍靡國不然而強弱吞噬亦無虛日秦雖始欲復封建萬國勢不能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地類

一

廿五



周職方氏九州山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
 澤川渡利民畜穀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
 至于治水幽并管皆北方廣漠之地罹水患少故幽
 并統于冀管統于青而立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
 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
 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
 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
 瓊瑛峩磬在禹貢為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
 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為不
 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為大禹于其下
 流施功為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
 入編類聚 卷百三 地類 三

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華徐州而東方為無空者
 無梁州則西方與地似于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
 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
 人皆出于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
 正荆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羗豳景從是乃梁州
 以及微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以其
 施貢所及者則分屬于荆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
 不入于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隴越南
 粵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但西南地俱
 為來王之國而時有肯叛者宜周公于此不置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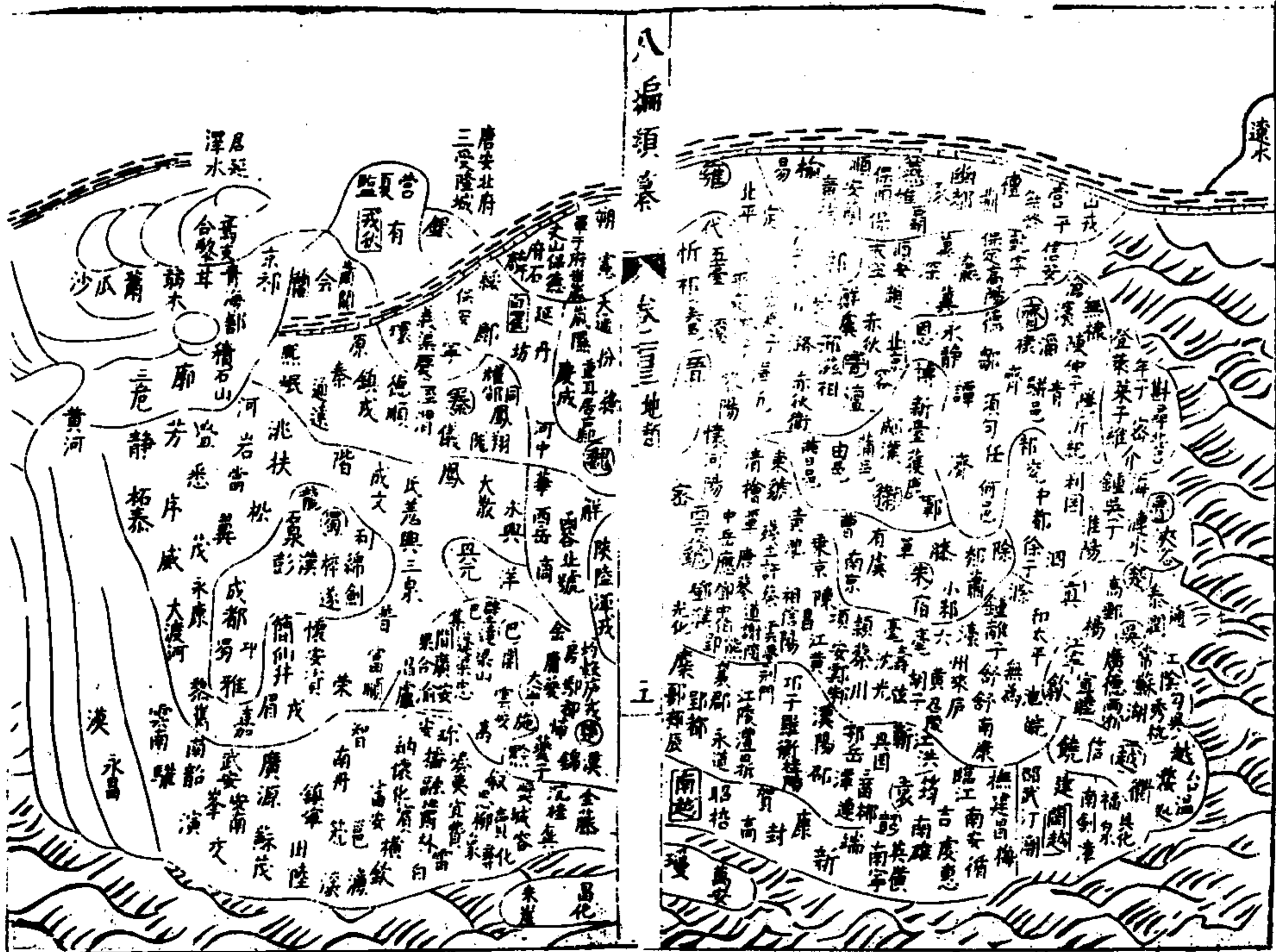
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域間之有時是故不能強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醫無閭冀州河套內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內其外則為九貉六狄亦皆內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不自周德衰而為胡人所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為長城以限之遂使肥美之地與兖豫等者悉淪沙漠不毛之域反為犬羊侵入中國巢穴自漢以來欲為控禦戎狄之策者已為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畧吾之九服乃分內事是不免于棄天也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地類

周九州與禹貢異

丘氏曰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九州也冀豫雍幽管楊充徐荆此爾雅九州也楊荆豫青充雍冀幽并此職方九州也舜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青為營夏復為九州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都雍王畿不可不廣梁多險阻故合雍梁為一時碣石淪于海徐地狹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壤最闊今京師山西外包虜境故此分幽并

春秋列國圖



山東即春秋之齊魯也。浙江即春秋之吳越也。福建即春秋之閩越也。山西即春秋之五臺忻代也。陝西即春秋之秦也。四川即春秋之蜀也。廣西即春秋之思柳也。湖廣即春秋之楚也。江西即春秋之西康以上也。河南即春秋之許鄭也。廣東即春秋之南粵也。知各省之所自，則知春秋五霸十二公經歷處矣。然五霸之所禦者，即今之九邊。而九邊又可以弗究乎。冀州即燕京左輔也。宣府即大寧涼亭間，而葛峪柴溝皆其路也。大同即古雲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附焉。所謂娘娘灘羊圈皆其地也。榆林即舊治綏德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塞米脂魚河皆其地。寧夏即朔方。賀蘭山花馬池花兒岔皆其要也。甘肅即漢之河西。紅城子莊浪鎮皆其要也。固原即開城。與寧夏為唇齒。花馬也。邊人謂之大門。吾以是益知九邊要害。譬大家門戶。利在關防。設使大門不嚴而守儀門。魚門不固而守房門。可使暴客不入。吾院宇及吾房舍乎。今宜大國朝大門也。遼東延夏甘涼角門也。山海居庸紫荆鴈門之類。儀門也。緩大門而急儀門。不可以言計。無故而退守。不可以言武。縱大門失守。獨責儀門。不可以言法。深謀遠慮者可不加之意哉。觀春秋伐山戎敗長狄入

州來會潢池而治亂存亡之機兆矣。齊魯秦晉之卦危矣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五八

歷代州郡沿革考

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內史之雍州北地之雍州

隴西之雍州上郡之雍州九原之雍州三川之雍州碭郡之陳州

潁川之豫州南陽之豫州邯鄲之冀州上谷之冀州鉅鹿之冀州

漁陽之冀州右北平之冀州遼東之冀州河東之冀州上黨之冀州

太原之冀州代郡之冀州鴈門之冀州雲中之冀州東郡之兗州

齊郡之兗州薛郡之兗州瑯琊之青州泗水之徐州漢中之梁州

巴郡之梁州蜀郡之梁州會稽之揚州閩中之揚州南郡之荊州

長沙之荊州黔中之荊州南海之南越桂林之南越象郡之南越

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築南帶皆臨大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地理類 九

漢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分為十三州部刺史隸治河

南今河豫治譙郡兗治昌邑郡徐治郟郡青治臨

淄北海涼治隴郡并治晉陽郡冀治鄆郡幽治薊

范楊治歷陽郡益治維郡荆治壽春郡交治廣信

其地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

南永昌郡

晉初分為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郡

豫治項城郡冀治房子郡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

城荆初襄陽後江陵楊初壽陽春後建業京治武威

分二輔為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邦益治

成都分巴漢為梁治南鄭中漢分雲南為寧治雲南中漢

治深分遠東為平治昌黎安東交治龍編南安分合浦

之北為廣治番禺

唐貞觀分為十道開元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

察非法京畿治西都畿治都關內多以京河南治陳

河東治河河北治魏隴右治西山南東治襄山西南

黔中治黔嶺南治南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

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

漢東不及西過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地理類 十

宋分天下為二十四路東京開西京洛南京應北京

大浙江路臨浙東路紹福建路福江南東路建江南

西路隆淮南東路揚淮南西路州湖南南路潭湖北路

江成都府路四利州路中梓州路梓夔州路軍江廣

南東路廣廣南西路江京西南路襄京西北路京

東東路州京東西路州秦鳳路鳳永興軍路西河北

東路州河北西路定河東路原如唐之河東河北隴

右則多為遠夏據疆土視漢唐則大促矣

古今地名沿革論

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

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之鄭州也。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疎。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湖南府界去郢州餘三百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滑國今在東京偃舒縣之丁氏鎮去滑州餘四百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舒州餘三百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廬州之黃陂縣去黃州餘三百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類 十一

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城垂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偃師南亳在穀熟縣北亳在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在鳳翔府虢縣南虢在南陵軍州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荆州府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魏公酒泉之邑定在子河南而西漢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乃問匈奴之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今存荆南古之豫章在江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今存荆南

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春秋諸侯會于澶淵實宋州而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都督府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于是始啓南陽即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鄭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嘗以彭郡東陽郡行封今浙西在吳亦有東陽

桂林非百粵辨

今之桂林春秋戰國屬楚，自楚滅越時，越人散處海濱，各為君長。今桂林在嶺之北，去海二千里，與越不相涉。東越都會稽，閩越都甌冶，南越都番禺，駱越都交趾，蓋百粵之統名在岐海中者是也。秦桂林為西越地者，以其為南越之屬。後趙佗所擊併蒼梧，寔不與焉。即非秦之桂林，可知矣。五代時劉日晟盡有嶺南西地者二十年，時亦僭稱南漢地，非越王也。終始無越之名，何得以百粵名之。楚越雖皆有南蠻之號，而其種類自別，今越西蠻與武陵九疑同者，同一疆界故也。

三河三秦三齊三楚三梁三蔡三苗之辨

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

翟王故稱三秦三齊謂齊及齊北膠東也三楚淮北
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
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或曰楚
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曰三楚
三吳國經云漢分會稽為吳與吳興丹陽為三吳
同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湖
為三吳其說不同九脩稿云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
漢封之吳都會稽即蘇常嘉杭非紹興之會稽也三國之吳初為會
稽太守封吳侯即蘇松常鎮杭嘉湖之地備記之三
梁謂南梁大梁少梁三蔡謂新蔡上蔡下蔡三苗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十四
堯時為夷地在今日則為中國乃湖廣江鄂嶽之州
故今三州人尚有苗姓

都邑總叙

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
中原依大河以為固吳越依大江以為固中原無事
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
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於今者為河北
昔皆為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
所以幽薊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堙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瓊州入

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
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
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
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為
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為可恃也天下之山
西止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
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
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
廣與地都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十四
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為最遠惟中
國之河為然漢之發源於嶧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
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
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為第一其二

唐虞冀都之圖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地理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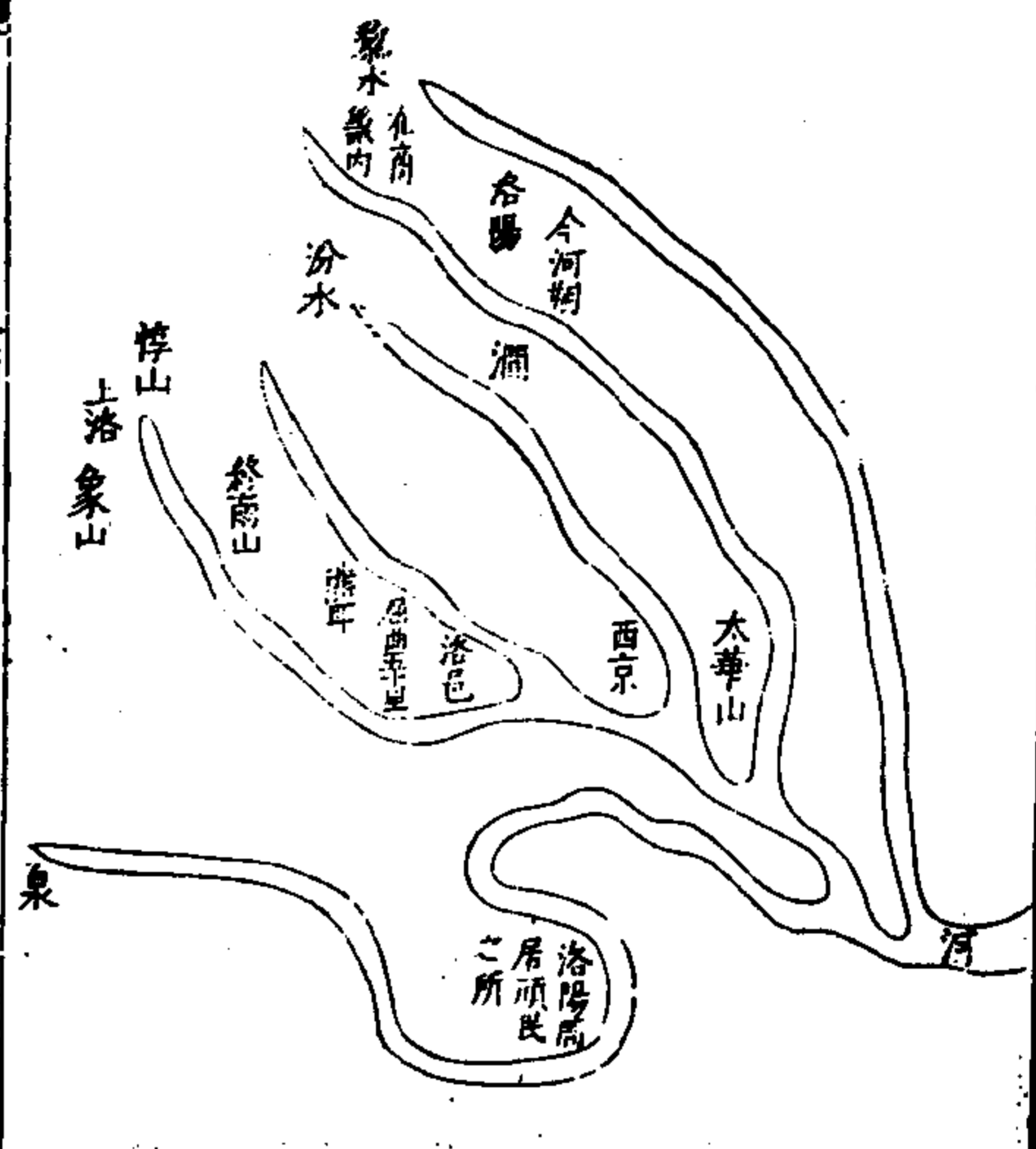
冀州龍脊堰黃河不得直趨入海橫之中國遠達冀州西南東蓋河以龍堰而曲流龍以河遶而截住夾身則左有小東河右有西恒水南有小南河攔截於內而大河經之龍將焉往魏莊渠曰大地之脈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里固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知慕禮義世

為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脈若從天降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遶以絕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地表裏山河而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後世人主垂裳無能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郵皆為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會東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地理 十六

夷為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于壘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以害於清河則障之使南况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

周營洛邑之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地理

周洛邑乃飛龍格勢手脚本自分明迎送却從外假合也凡大地皆取諸外而不取諸身所謂本身脚手一屈曲縈迴輒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見其為脚手也况遠外迎送其得見乎發揮曰凡大地必有關欄其規模愈大則堂局愈闊堂局愈闊則關欄愈遠故冀州關欄乃在碣石長安關欄乃在荆山洛邑關欄乃在太華蓋如荆山太華等山動占據百千里而手脚支派皆有風水大地非孤然一山之比碣石亦有石山綿亘在海其深無底人不能見所可見者山上之石如婆娑之樹耳滄海

揚塵陵谷變遷寧有此理此冀以夷狄之迫風水之變河溢之患而不可都洛以封建之罷獨守之難而不可都惟長安天險實為金城之固天運周流何能復觀漢官威儀也

魏莊渠曰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南蠻葱嶺自起為祖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瓜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絡其北別為中絡與大河分為兩界中絡岷山為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則為長安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于中龍則為洛陽風雨之所會陰

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九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為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之神聖多起于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垣無備其勢必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能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為後托進則嵩高為左障然終南自為長安前朝太行亦為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為勾連其

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而之他，帝王有德而興，無德而亡，世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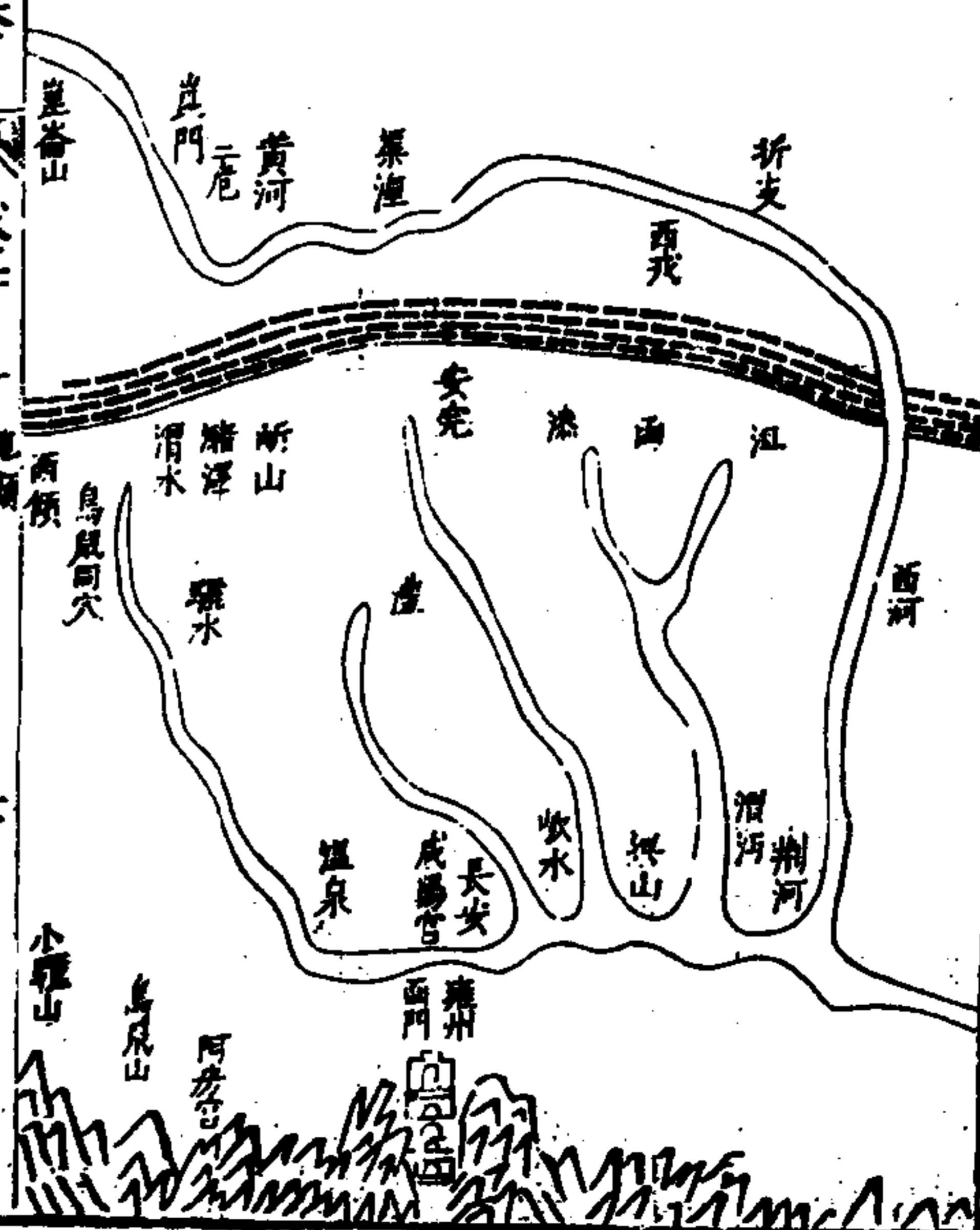
秦都咸陽之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地理類

三



秦都咸陽，非長安之正，以官屬渭跨渭為飛橋，複道以象天關道而屬阿房，如驪山溫泉，又長安之支龍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荆諸山為托，澧涇漆沮河水，界限為河，以高臨卑，百二之固，沃壤千里，可以積儲。此秦所以能併吞六國，至今為天府也。

洛邑居天下之中，為大龍之腹，四望平夷，近則熊耳居其右，取諸遠則上洛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停物在其北，內方則在河南，周公所取制天下之中耳。桐腹為人身都會之所也，以水而言，則洛水自西而經其前，纏澗界其東，汾水黎水遶其後，伊水陳其西。

而如平洋無蔽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凶如以風水言之則溼潤伊洛界限分明其進送護衛不取諸身而取諸外耳但今之洛陽非周之洛邑亦非周居頑民之洛陽居頑民在洛水之陽伊水之地東都洛陽在河南又隔伊水周洛邑北合風水法度後人不敢居者周家封建諸侯東西南北皆我守衛侯國滅而後能及於周故以秦之強又以無道行之不滅六國周不可併也後世罷封建而制郡縣所守皆須自備故力有不及則難於守若立國於河南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然終不如長安可恃今之西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地類 三

京即周公所卜澗水東瀍水西而墨食者亦可立京畿之地蓋下有太華一臂力量甚重洛邑則又添得西京一臂也然無太華亦非京邑之地王疏京畿之地在虞氏為幽州域在禹貢為冀州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成祖遷都於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千八百年之後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唐虞之都以河溢為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大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幹最尊而已鍾

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等處則又不足論矣故惟我京師為上而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總論王氏蓋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其二

論北龍帝都垣局

北龍有燕山即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於此故曰燕山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北為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地類 三

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為幽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脈以華夷共視為中脈蓋鴨綠江外有大幹為護綿亘數千里至于闕歷滄海之玄屈曲出夷入燕大同為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山後曰雲緜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為燕雲北京為山前曰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達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變河潮河系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

會帶黃河，辰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最合風水法度。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百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軋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

八編類纂

卷百二

地理

五

枕居庸，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崩芳，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勝甲天下，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黃花鎮，俱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自昔之都燕者，始於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雜氣，皆不足以當其大。惟我皇明，科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真萬世不拔之洪基，而議者乃謂北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無

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之守，然不知今之四夷，壯虜為急，倏忽來去，邊備須嚴，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臣，則非居重馭輕之道。故我成祖文皇帝，睿意建都於此，良謀遠猷，豈凡愚之所能及哉。

論中龍帝都垣局

關陝之地，形勝全龍局。美王氣攸萃，而文武周公，列聖篤生。自文王都岐，徙豐，武王遷鎬，京成，王實都于鎬。以據天下形勢，當西周全盛時，特往來朝諸侯于洛邑。至平王避犬戎，始遷都洛陽，號曰東周。則周日微弱，而雍州王氣，惟秦得之。蓋秦先世有非子者，善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地理

五

育馬，為周孝王主馬，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歷三世，至秦仲始大。歷莊襄，大戎殺周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秦即其地，日以強盛，兼併天下，然無功德，肆暴虐，不足以當其王氣之大。漢興，以婁敬張良之議，遂因其故都都之。傳十二帝，歷二百一十四年，其後唐又都之。傳一十八帝，歷二百六十九年，宋人亦嘗議欲都此，而以橫山未入版圖，故都大梁，以經營橫山。蓋橫山當宋時，諸戎所依，為戎夏必爭之地，不得則不可都。故爾丘文莊公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一者也。周人初起於邠，繼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世，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為縱，而獨為衡焉。卒能以少制衆，併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帝用婁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居於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矣。詳究文、莊、茲論，各有所見，而議者乃謂漕運不便，然不知周與漢、唐各數百年，而儲積豈無其道，且禹貢著雍州厥田惟上，上史稱沃壤千里，可以儲貯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五

秦號富疆，顧所處之何如耳。

論南龍帝都垣局

南龍為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也。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蘇伯衡謂劉廵簡云：金陵地脈自東南迤長江而西，數百里而止，其止也，延統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衍，所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為鷄籠，覆舟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左右映帶，兩淮諸山合脊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諸葛孔明謂

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昔始皇見金陵有

王氣，東遊以壓之。其後三國，吳都之，傳四世。東晉又

都之，傳十一世。歷百餘年。南朝宋齊梁陳，南唐皆都

之，而年代不永，蓋以其雖合垣局，而垣氣多泄，故爾。

楊筠松云：長江環外有三結，垣前水中列垣，中已是

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是也。若以形勝論之，則江

限南北，古今特為天險。劉誠意伯謂襟帶長江，勢甚

險固。符文襄公謂金陵江北，則有徐穎二州，地跨中

原，瓜連數省。江南則有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

為江表門戶。南龍之次有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其龍脈自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三

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龍精二山在其中。郭景純

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

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經云海門環合似天市，天

目天池生侍衛，萬里飛來垣外挹。海外諸峰補垣氣，

廖氏云：大江以南，天目峙海門，似天市，故臨安亦天

市垣耳。傅公伯通謂其地只可駐蹕，不宜建都，不過

偏安之地，且主奸相弄權，武臣多咎，後宋竟未能恢

復，而奸相如秦檜，賈似道，諸人輩出，皆操弄國柄，武

臣多不善其終，果符傅公之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

圖書編

地類

輿地總論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前抵柱王屋大行北抵當山之古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夷狄南界自岷山岫豕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類

一

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界為胡門南界為越門此以天象分南北言也或又即中華之山川大勢分為三條者如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大幹盡於東南南海黃河與大江夾中條大幹盡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大幹盡於遠東吳草廬所謂崑崙為西極之祖分派三幹以入中國此又以地脉言也禹都冀州王畿四面各五千里今京師即其地而宣薊大同去北虜何其近歟大寧河套之失此可知矣揚州自淮南以及江浙地本廣矣而又加以開廣荆梁之廣本由湖之巨浸山之重複矣而又益之以雲貴此則不可

槩以九州限之也然則統觀宇內西北文物之盛遠不逮古而東南過之固由天運使然而莫雍青徐充豫之土田今猶古也一望千里萑葦極目亦可委之於天運乎揚州田本下下賦下上今歲運居天下之半而民力殫矣况古之王畿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則是粟米之賦取諸五百里而足也今京師天下之本財賦斯民之命而盡仰給于東南得無大異于古歟

皇明輿圖四極

士夫嘗言我朝疆域過于宋教于唐不及于漢蓋以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為王城臯蠻氏陸渾氏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舒郡秦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故應鑪言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類

二

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底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為重輕也

古今方輿總論

古西北表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也古東南蹙而後展蠻夷服屬漸眾也至云三五之宅甚邇後乃寢廣博綜其實不然記牒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禹使章亥步四極里各數億什即詡言未可盡詰自日南徼外堯時羲叔所宅也滇垂黑水玄禹所導也庸茅百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理

三

濮武王歌舞之師也歲貊句驪箕子田蚕之國也蓋古以文教漸遠不盡若後世隸為冠帶之室必謂古之地陔臻秦漢乃大非通論要之君德休明即殊域絕黨不異宇下否則赤縣神州判若外域自遠陽之舊委于虜則擅幘蟠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矣全寧捐于熱夷則朝瀾兩口外犬羊聚居而神京肩臂寒矣開平興和遷大邊保堡棄而上谷雲中患剝膚矣東勝內徙則于八百埃罷戍而虜家河曲關輔腹心結轄矣哈密沒于土蕃則西域朝貢之吭咽鑿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幾于倏蓋矣其在東南者

則交南設藩置吏一旦以界夷而揚戈三下之勞盡捐矣

統論長安洛陽汴梁三都形勝

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艱隅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纂漢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敵受八面而險不數捨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理

四

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關如履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戾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寔安起於無虞弊盡生於悠久故載武載繁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獯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自古以來洛

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
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其外
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
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大梁未易宅

統論南北強弱

是以荆楚荆勃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
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強魏武克朔方孫
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
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
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宗高祖周武帝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十五

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
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
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
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鷲
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
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
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於南夏一則制勝於
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
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嘗考
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性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並戰遂

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
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
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深
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
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
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
故張良賈克鄭表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
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
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論南北古今盛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六

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
之民戶縣邑當天下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
今之殊絕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
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
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
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
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丘二縣屬宋朝舊
縣也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為福建一路凡四
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戶宋朝為許穎二
州民戶纔萬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戶宋

朝乃為江東西有十三州軍江西世與國軍餘皆豫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增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琊潁川皆中原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

論川陝大勢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望南北之輕重者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七

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為喉襟以荆襄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診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襟以并汾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種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

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汧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八

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徵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棊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迫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持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

論東南古今盛衰

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徧于南服若敖盼冒算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關句踐種蠶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實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浙江之間浸有疆理矣薦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甚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脩駱越之律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章甫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以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類

九

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矣自開關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于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石而宋朝漕運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治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鹽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與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

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加增至于今則又不然矣閩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詹為之帥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

統論南北形勝

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類

十

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并營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益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上兗豫青雍冀幽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揚益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梁冀幽并司隸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益交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二而已加之

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藉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

論青齊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置中夏，赫然為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稱，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為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也。是故田肯有東西秦之稱，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暨光武中興，削平中土，而齊實為殿。故地土丘墟，戶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戶不踰百萬，重以黃金之亂，海岱騷然，數載殺傷，困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銳者為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為空地。自是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

論韓魏

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疆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為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

論淮蔡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生民稟中和性，安舒逸豫，而不能為亂。故古名其州為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為兵衝，而其民不攻戰鬪。王師甫至，則箠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為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承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徒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為常，但知為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歷境，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父子相視，死不為悔。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願其人如此。

論汴梁

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四面搏擊奔為戰場王伯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扼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焉李唐中僭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為重鎮逮黃巢逆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唐室遂據汴地以為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為帝居迺於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寶九年二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握本不可搖即日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

論睢陽保障江淮

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於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持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堙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如盱眙王瑩鍾離宛丘諸戍自秦漢以還皆戩然無

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滅質乃固守盱眙宋州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王瑩故城在宋州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動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州李唐之季黃巢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犖乃固守宛丘宋州陳則四城之要害為何如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而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

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而前此未有聞也

論河朔

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振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憝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崩之以前既乃大操而還首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

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遠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没少壯生長離散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誰何矣

統論河西

杜氏通典言唐之士宇南北如漢之盛時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唐史取其說以序地理志此蓋開元天寶時事也然愚嘗攷之河西在漢本匈奴休屠所居武帝始取其地置郡縣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地理

十五

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其後又有呂光禿髮沮渠之徒迭據其土少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五涼相繼夷夏不同而經制文物俱能放效中華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可樂如此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沒於吐蕃大中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而河隴為西夏所據元昊倔强構逆兵勢甚銳竭天下之力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不免衣皮

食酪幾不能為國是以亟亟屈服蓋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為荒莽沙漠之區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唐自安史之亂西北土地皆不能如舊然北方如盧龍滄景雖世為強藩所據自據其兵賦而奉正朔請旌節猶唐之臣也風聲氣習文物禮樂猶承平之舊也獨西陲淪於吐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數百年中華衣冠之地復變為左衽不能自拔雖號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涼五涼止有河西五郡無靈夏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財貨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遠南事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地理

十六

荆揚統論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壅壅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是鄂州之壙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沿鄂更以嚴或問其

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原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墾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矣，而土壤腴墾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墾，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

統論江淮襄陽巴蜀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為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淪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為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為守淮之計，則非

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為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為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為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為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淮北，而朱泚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襄陽而守荆湖，則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為門戶，備淮以為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荆河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為要害，以漢中為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宜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河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漢入泗

泗

以平司亮則在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伯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為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穎。取財於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陽。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之大勢一矣。

論江淮

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陝。則襄陽隨郢為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為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為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理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理

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曆陽為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為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取江東。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窺宋。世率以為守淮之地。足以蔽長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良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欽祚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為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為恢拓之計。則其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衝攻取之志。觀孫策晚歲囑付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肥之後。一為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

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
 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
 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
 地劉興祖徑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
 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
 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
 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
 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不能用險以
 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
 之圍鍾離雖以韋獻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
 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宋邊之東有淮陰
 盱眙西有鍾離蕪春西北自襄陽抵樊城自丹陽而
 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
 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陽自曆陽而抵鍾離自鍾
 離而抵蕪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
 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
 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
 而西可以獲全至於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
 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商浩書
 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羲之勸浩因

長江以保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謬
 哉

論荆襄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陝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
 故諸葛亮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
 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
 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
 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
 流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
 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
 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
 淦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郡蠻西運
 荆郢亦藩屏之要地以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
 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兩廣統論

切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
 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
 齊監軍郭重遷措飲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

入編類集 卷百四 地理 三

入編類集 卷百四 地理 三

朕鞠之，苟一毫制民，朕不以遠救夫。瀘州去京師四千里，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宋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

兩都形勝總論

漢祖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彊而朝廷之所以斃。至於晚年末路，司熾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修洛陽，所以為徒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弗競。於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山之禍，已噬臍無及矣。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備也。況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二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

八編類纂

卷一〇四

三

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將以搯天下之盛，入附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至於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潼。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浦，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水，搗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鍾，決而迎鑿瓜州之埧，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師矣。唐之軍士，乾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者，可鑒也。

八編類纂

卷一〇四

三

南北兩都形勝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關，嫡宗由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行，二百餘里，聳鍾山，作回龍顧祖穴。大江逆遶其背，淮揚廬鳳，纏托于江北。又北則遶以黃河，黃河之北，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盡逆二百里，苟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遶，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為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也。

燕京論

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為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為左臂。宣大為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而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以遼東隔絕。腦後之防。益甚疎矣。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整溝瀆。常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所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約五十里。葦葦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滂更盛。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河。備緩急。遣發無徒。籍手于北。可也。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四 地類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

圖書編

地類

北直隸

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

有金湯之固。北左環滄海。右擁太行。沈居庸。南襟河。真定以北。至於永

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關。喜峰古北黃

花鎮。俱口子在順。險阨尤著。故薊州府屬保定重兵

屯焉。山後諸州。自宣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人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一

宜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蘇糧

運道猶通。蘇州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焉其人

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屬天而東野曠人稀

寡。先伏匿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若多奸人。每

窺其中。賦煩民困。戶口流徙。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

馬政。寄養河間之水潦。患尤烈。同叙

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

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逮金元雖嘗

於此建都。然皆夷狄入中國。豈足以當形勢之盛。至

我成祖文皇帝乃龍潛於此及繼承大統遂建爲北京而遷都焉予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勢之勝爲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之盛未有過焉者也沿革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一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議防禦

嘉靖中給事中秦敷言幾輔之地北抵灤州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

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訪募江南作田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畜水或築圩以裹田仍乞倣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超遷自真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地利

北京密切邊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大寧已廢移於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二十里上築一城如通州爲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

矣西南良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爲近京西南之輔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虜遠哉臨清出紫荆關甚近宜設重鎮控之可也設輔

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窮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爲遠唐契丹界直洹旬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頓蓋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爾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爾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常時封殖則一旦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議戡守

夫全寧徒患叢於遼左漁陽矣今處遠左漁陽得不以全寧爲鑿乎開平與和遷患叢於上谷矣今處上谷得不以開平與和爲鑿乎東勝移患叢於雲中矣今處雲中得不以東勝爲鑿乎議豫保障

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腹也秦廣漢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腹欲驅夫歲簡久邊之銳率以成薊門徒罷於奔

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諉河渠於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恐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北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冠彌山海民無所號頃雖蕩定如寡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天順天八郡於周為燕趙諸國於唐為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四

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伍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為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眾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為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為今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隙地無不可耕者又欲倣漢唐置三輔

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寓於農而實編於官者既編於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為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兵之愚以為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戢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障之固亦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世之利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敵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揀兵墾田禹貢叙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故涑易恒衛燕之寶也管召公始封于此迨其衰也秦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網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大喜曹亂備公燕南之地以水為固葛莫間諸淀鈞連堦道如綫耳陳貫所謂天造地設者也今畿內千里之水皆會于直沽不可以因境內諸川滙成地險哉且武漬有兩淀即古之雍奴長瀾百餘里寶坻有七里海亦

平道昌子
助諸人老
其遺跡可
斷云

渺然巨浸也皆在直沽之內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
之置巨壑于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
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即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
發奔衛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
以濟運水溢則由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設險
會川開連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
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築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
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王泉至西門
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
至煙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置一閘以時啟閉漕
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
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
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
惠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蓋運船一隻載
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腳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
抵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眾聞自通抵京
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其去
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過天時久旱則舟遊難行莫
若因故閘之遺趾而為五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
布袋中轉剝而前可省腳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地類 六

車造船 議轉漕

自其常論之則 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
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後為最急則大寧
之內徒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
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
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
肅之左臂伸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
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甘心棄土得非往事之恨乎
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
宣遠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地類 七
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
之間但知火節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壑築
敵臺 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
京都形勢說
南直隸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
業實基於此然限南北古今特為天險周時已有王
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 江北則徐穎二州
虎踞真帝王之都即此地也
府所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
府 漕運 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地類 七

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全楚俱楚也為江
 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縣俱蘇州府屬縣之
 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四行標劫者不
 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
 惰地不盡利風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冗費
 故皆易以告饑蘇州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
 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
 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未
 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統理不一寇盜
 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
 入編類纂 卷二百五 地類 八

士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四圍田多稠江民勞甚矣圖叙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
 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即此地也吳
 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
 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太祖高皇帝隆
 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為京始足以當形勢之勝
 永樂中於此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即為京師
 遂以此為南京實根本重地云沿革

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

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
 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
 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
 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
 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
 於淞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
 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
 鄭鳳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
 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
 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
 水編類纂 卷二百五 地類 九

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
 帝藏云耳金陵防守要害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
 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眾清口之役楊行
 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眾寡殊絕而卒以
 勝者拒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守淮以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為三吳為巨而三吳之田則水
 為最急也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
 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為害也孔安國云自彭蠡江
 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既滿

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強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又曰江自太湖入于海其猶孔氏之說歟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裏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郭景純以岷湖松爲三江韋昭以松湖浦陽爲三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耶酈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訛承而舛踵之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蜺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自蜺入急水澱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龐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久矣此單鏐所謂開白蜺安亭通龍鎮以入海者也治水之法有三曰決三江曰浚諸浦曰導涇港蓋太湖東入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隄障也宋築長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噎此單鏐所以欲鑿吳江岸爲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成效而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地類

十

七

或者猶欲決去長橋以決入海之道則亦難矣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瀝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惟澱湖支流北入吳松江耳因其舊迹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乎吳松江卽古婁江也通塞無定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松江入海矣然渾潮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爲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則未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惟舊經七鴉白茆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浚者而浚之於其已浚者而時導之以爲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也必使修治關而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通流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不過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之患息矣夫吳郡之水譬諸人身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震澤則胸腹三江則腸胃也浦港涇瀆則脈絡衆竅也腸胃閉衆竅塞脈絡不貫而咽喉之入不節吾見胸滿腸脹而斃可待矣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地類

十一

八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
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
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
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
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為重鎮設二衛淮北海防
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
而邳州設衛南畿海防

建康東起天目山北接鍾山覆舟山雞籠山終于行
堂又有岩山牛頭白特山堂陽寺山而大江橫其後
淮水流其中夾淮而為王都秦始皇見金陵有王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地類 三

東游以歷之壑秦淮以斷其氣殊不知秦淮入于江
而江水口再朝亦旺水也建康形勝

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
郭官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閭寒暑與夫頽地
六尺玉鳧交流何其溢也降是而七國則春申以楚
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為都邑
至於上客三千皆躡躡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
二縣邊齊之南為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
故宋之旁以介於大國即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
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楚

淮南分王其地疆者即山煮海鹽銅鹽之利下亦厚
招娛遊以九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矣
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
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略與
江南等矣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
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為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
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
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為二京者方且
盛穹廬旃幕之場故益遠也然則吳之盛久矣三吳
太相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地類 三

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
漕江南北梗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
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
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
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為
雷都並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
政減襄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用足兵機

山西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漠表裏河山蓋有俯挹
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皆太原府屬是也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

特設征與焉綏在大同互為聲援

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

河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之間與虜僅

隔一河黃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劬敵矣蔚州大同府屬

續徒臨晉平陽府屬之屯卒潘府屯軍之通民並以山谷阻

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

彌蕃一切供輸白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

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

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國叙

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

入編類纂卷一百五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雁門等郡而不常所治

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

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

宋置河東路經略安撫使以太東守臣兼領元以冀

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

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本朝置山西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嘉靖中陞潞州為潞安府又置

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三司並治于太原而行都

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沿革

山西幅員不滿千里民又甚瘠而三關固太原一郡

地耳必以一郡建兩撫臣無論供億煩苛無益勝負

之數而反以滋病即內有分地則外之召兵於內者

難外有分地則內之轉饟於外者緩牽制沮格之患

不可不虞也總兵之設也始於宣德既罷復於弘治

當是時皆偏老居也寧武設於成化丙戌置守備耳

而幸無事弘治間置守禦千戶所耳而亦無事總兵

居武寧之議果何見耶三關備兵議

山東

山東古青州兗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

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

西境為魏運通衢南盡邳徐俱南直隸州北沂天津歲有

河運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

兗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

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州青濟南

之間號多鑛賊禁戢猶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東

自為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

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

復可也登萊登萊州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

多海嶼運船積之往積則平度州東州府屬東南有南北

新河水原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

入止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蓋嘗治閘故時所濬以避進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蓋嘗治閘故在迤北新河店海潮所通自此至海止八十里以達安東州東南境則避關津之險亦宜有可講者周叙

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瑯琊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未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令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八編類纂卷百五 地類 七

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沿革

山東水道會通受派於黃河支流合泉於汶泗淫潑久而魚臺曹單之防必潰衛河漲而館陶清源之害孔殷環二郡千里之間成犇突四出之勢且大清之入海擊平陰而會諸清小清之入海自釣突而沿諸深特其河流久塞故道悉湮決鄒長清濬之洩漫浮苑博匯麻如諸水之衝漸圯齊城斯時也得其人而

疏築之防其所害而導其所歸一經畫之間而水之危者安矣疏通水道

國朝令甲凡山東空閒地聽民開種稅不起科其便民計至熟也嘉靖開富事之臣嘗一議墾矣世廟俞允時令使者行部核其事歲報若干殿最諸長吏立法至嚴也民投墾者官給牛種復二年越三年始稅其撫循意至厚也令丈地乃魚鱗踏丈首以清額報者山東也乘丈地之後而行墾荒之政其勢甚易顧百姓懼於輸租如嘉靖故事則雖募流民占種鮮有應者議墾田畝

山東盜巢必稱梁山即前代巨寇宋江盤據之處雖大嶺已成平陸而周環八百里之內猶多遺風按古史稱蚩尤葬壽張豈其有以致之乎安平鎮即張秋乃東阿陽穀壽張三縣交地四民輻輳不止萬家三十七年陽穀穀災異流言日傳人心恟恟臨清兵備道於張秋選集市民七百餘丁編為行伍教以武藝地方幸以寧戢前撫按謂張秋宜壯顏神鎮例增捕盜通判一員以彈壓之議防盜賊

登萊一方不過數百里地瘠鹵禾苗少熟而消清縮穀其口穀有餘不能出給他郡以轉資不足不能求

羅他郡祇以自給故小熟則驟饒小凶則坐困無關歲之積者乃其恒也議處登萊

河南

河南古豫州地開闢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

北今北直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陽汝寧直走襄

黃襄陽黃州俱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

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考形勝者

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

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三州俱開一帶地

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

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

歛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

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

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土地未闢教

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

不免矣圖叙

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察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

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

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

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

道治漢郡宋都於汴置京東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

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開封云

沿革

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蕃黃河

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

懷慶衛輝彰德五郡衝繁雖同彰德間於趙魏軍民

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

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敝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為

優勁險則河洛為最處置

天苞地符通乾流坤赤文綠字命於天地呈於人間

則四海未有文字之先而豫先傳處戲厲山始鑿洪

濬剖判之以定兩間分四序而人有紀則四海未定

治之初而豫先治後乃周公分陝汝洛之間卒多遵

化仲尼羣七十子之徒游談列國端木賜顏孫師若

黎耕公良孺公孫龍之徒多豫產周道衰微聖王不

作於是洛陽蘇生本鬼谷氏之學起家閭閻歷說韓

魏齊楚六國與張儀共為揣摩從衡之術世名長

短家爭三川之利取容卿之長輕負邪之資道路不

敢仰視人心或為之馳驟三代禮樂教化之風變矣
 至漢梁孝王以藩屏之親侍同車之愛闢地靡財出
 入警蹕築東苑三百餘里落後棧龍鶴洲鳧渚複道
 連平臺三十里延四方豪傑牟勝公孫詭枚乘鄒陽
 之徒登高作賦命意奇邪賞賜或至千金山東遊說
 之士多歸之世名曰梁苑賓客豫風又一變建安以
 來曹氏父子既得鄴辟苑囿廣亭榭臨漳水而封其
 上六十步一臺表銅雀一丈五尺貫其頂金虎水井
 戲馬鬪鷄相望掩映天下才人墨士望風奔走其間
 於是王粲鍾繇徐幹楊修應璩之徒出入應制陳思
 王編須臾

王粲鏡振響時加評品世名曰鄴下才子漢風又一變

彼夫河薄城市量與埽捲而大濬之野廣漠之墟去

城遙遠原無民居縱有衝蕩害亦未甚聽其自流可

也柳稍大戶報擾紛紜而儀封以下考城以西沿隄

官柳百里成林歲伐餘條還充官用柳性耐折無傷

本根量為取之亦可也如此則所省豈止倍蓰哉特

利病

蓋重者計畝踰斗而輕者畝不踰升以不踰升者而
 較之踰斗者其相去蓋十倍此或謀始者之未審與
 一日殊正派謂實徵折布之類以糧之重輕定數之

多寡也二日均兌軍謂汝南二郡之稅均輸水次與
 諸郡等也三曰別糧價謂重糧得輕價輕糧得重價
 也四曰酌歲辦謂非常之雜供歲不常有令糧重者
 常得脫也五日嚴徭役謂移其糧重者之徭而加諸
 糧之輕者或計之二三可也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十五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

圖書編

地類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

原平涼屬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

鳳鳳州屬之墟若延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

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

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

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安河套盡為虜有

八編類纂卷一百六

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甘肅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

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北輒肆侵犯以為河

西憂洮岷西寧則地人西羌西番實與四川同患若且

亦不刺上虜小王以殘孽窟居西海在西寧番人漸

以南徙今松潘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

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南之保障金陵並稱重地而

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

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圖叙

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州部

刺史察各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嘗所治東漢司隸如

故涼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畿等

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內道以京官

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為觀

察其治仍舊宋初置西路後置永興郡延慶秦鳳

涇原熙河六路經略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提

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于西安

置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鳳翔又置甘肅等行

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于甘州本朝置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八編類纂卷一百六

三司並治于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

境云沿革

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

誠艱矣西鳳漢中稍稱饒庶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

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

之患獨先嘗焉二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

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干

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人衝

耗一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關

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直，驅踐涇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夙汚之墟，夙多同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處置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脈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埧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舉鉢爲雲，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塞北江南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蔽河

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

肅，靈草寧夏之接葭，綏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

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

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略也。全陝邊防

固原，卽詩所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者，本是侯服，然

地近北邊，風氣高冽，八月中雨雪者，再秦文王者爲

誼，楚於朝那，湫者在焉，然有二一在州東二十里一

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

藏其中，人莫之敢狎，然歷世滋邈，忘其本名，土人但

稱東西海子云，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

寧兩界卽好水，川也。宋與夏人大戰場在焉，東望環慶，延安境相銜接，追憶韓范經營，殫勞心力，然卒用底績，豈自古豪傑功業之成，亦藉天幸與國運耶。關中

關中之險，華山與長河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此函谷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

及平陽與陝西人之語音風俗相同，論關中之險者，當詳於是。關中之險

雍州之地，土厚水深，漢唐建都，皆以四塞爲固者也。在漢雍之郡十有六，縣二百三十，有一戶至一百十

萬餘，初置南北軍于京師，材官於郡，國武帝增期門羽林，屬南軍，八校屬北軍，又發謫吏謫民七科，開河

西發三輔，免刑惡少屯遼東，發官徒弛刑戍金城，其制之爲兵者，殆民之半也。唐則爲府者一爲州者十

有三，爲縣一百七十有三，爲戶九十餘萬，高祖初舉關中之衆，爲十二軍，太宗更之爲府兵，總曰折衝府。

而在關內者當天下之半嗣是又有千騎萬騎之立
射生供奉左右神策之名逮李郭成功則實藉朔方
兵力矣謂二代國勢之強非於地方有資哉我 國
家盡二代故疆創建藩省而南益漢中東連商洛又
兼前代所未備者有之矣是宜兵力財超二代而
軼之也然頃歲醜虜匪茹徂伺塞下每一竊入諸將
輒閉壁坐觀一矢莫敢發詰之則曰兵寡不敵也入
衛之士每懼不盈列障乘墉悉資內地之力焉議者
屢欲日募以克之而鎧甲之所資芻糧之所給慮其
費之無從也竟莫克舉焉封疆兵力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地理類

虎牢關潼關誠為險要能以寡遇衆然貼隣大河若
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
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議守關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
為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請王瓊
新舊城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
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冠路拆墻頗易入靈草
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管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為捷
徑又自大廣武而下渡河至靈草亦易議防禦
關陝如平涼洮河以及甘肅幅頓數千里一望荒蕪

人物凋耗較成周隆盛未可並論西漢置涼州部刺
史察隴西北等郡東漢司隸如故唐置關內道以京
官領隴西皆視為重地故漢唐盛時人材之多財貨
之富甲於各郡有由然也况趙充國屯田金城湟中
東至浩疊而羌虜警服非今之甘肅西寧間地乎張
萬歲監牧汧渭雲錦成羣繚易一馬比屋豐盈非今
平涼洮鞏間地乎夫充國屯田之地具在也屯獨勝
於漢而廢於今豈今之地不可耕且種耶萬歲監牧
之地具在也馬獨盛於唐而耗於今豈今之地不可
牧且畜耶特無充國萬歲之人焉耳或曰今甘肅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地理類

有鎮巡之設矣涼鞏已有苑馬之設矣而各衛所屯
田之不廣各寺監馬畜之不蕃豈有他哉患在軍民
丁戶不如古之多也甘肅鎮巡以禦虜為重務苑馬
寺監以點視為常規求其留神民瘼也難矣陝西事
夫秦關中四塞之國也方贏呂時藉以舉胡戎距危
竿塵六國而殲之有餘力焉今軍國百需仰給東南
而關陝之利靡厪自給傾天下之貨市靡馬以厭夷
心而雲錦騰襄之驥在關中者置不以齒延綏以南
捐數千里沃饒之地以資虜而邊夷噤莫敢言此其
故余莫之究詰矣蓋漢武拓地置張掖酒泉郡急則

守帥士卒給餼糧以從故邊郡數有功今兵民分統封疆之臣惟程書錢穀是給四方有敗問主帥已耳主帥檄諸岳伯則菑糧器械莫之應也陝西總論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興湖州與

江淮相表裏嚴州衢州以徽直隸饒州江西饒州為浮郭

左信都江西廣信府右閩關在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

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長興俱嘉興府屬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無

兼轄之司公訂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

八編類錄卷二百六 地部 七

則震澤今太湖東海之所經也湖衝淤壅大遺三農之

害而鹽徒嘉湖易通舟楫故私鹽尤多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

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屬處州松

谿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一帶歲被侵暴溫州台州並海而南

信宿再宿達于福寧福建屬州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

寇也若吳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

點詐巨尤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平圖叙夷舟所從入

古揚州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

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東道採訪處置使而

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

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皆治于杭州府云沿革

寧波之金塘山大榭山台溫之玉環山皆島沃區也

諸山去海岸較之舟山尚近橫亘表延大約計百十

餘里廢棄歲久置之榛蕪不可取而田乎紹興餘姚

諸湖皆內地腹壤也環列海濱與臨山龍山相為聯

八編類錄卷二百六 地部 八

護大者三四十里小者一二十里漸次淤積多成田

蕩不可墾而耕乎此皆開屯之助也或者又以金塘

大榭舊有明禁未敢輕墾此乃 國初一時預防之

謀耳今若建議奏 請召民就佃即籍為兵立重鎮

以統之寇去且守且耕寇來且耕且守是即東浙鎖

鑰也奚有不利哉或者又以餘姚諸湖皆儲水之所

未可遽變為田然此乃自先年湖尚窪下之時言之

耳今若建議取高者築埂為田低者仍挑濬為湖與

邑民均而為業經畫其疆界疏導其溝洫是即兩利

皆得也奚有于妨民哉邊海墾田之利

今夫沿海諸衛四十有一壯以金湯聯以烽埃首尾策應可以見固圍之略戰艦之設四百二十九艘四時分哨上下番休可以見制勝之具焉夫樓船飛鳧戈船下瀨皆古之取勝於舟楫之間者也但古之戰者爭利於江河今之戰者競技於海島今欲襲江河之舊以收海戰之功計亦左矣宜求古擘竿橫海之製如閩廣所置者蓋得其遺似焉定海有急得以調援臨觀至於臨觀有急亦得以責應定海勞則均其賞敗則均其罰則官守雖分而事權聯屬矣浙海事宜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九

馬臻孔愉也捍錢塘而築之隄浚廣德而疏其隘則唐白居易任侗也周因令奉化而濬霽濟陳渾令餘杭而開南湖陸明允疊龍潭之石李滂築陽陂之湖孟簡觀山陰而新河北開王濟刺杭州而斗門增置諸賢相繼卓有成績而興利障患全浙賴之然自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後凡治吳越水者固不止數賢迺其施設大較如是焉耳自有宋慶曆欲便糧道遂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蓋自是水流漸紆泥沙易漲而東向之勢不敵渾潮是以壅積不滌吳淞之堙無異平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夫其趨矣夫太湖一噓

於長堤再溢於吳淞汎溢之患理所必至况霖雨一集諸郡奔流積焉注之則欲其不爲廬舍稼穡之災勢可得乎然則治水慶曆之後較之馬臻輩殆難其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臣之書陳正同有言相視之札史才有圍田之議李結有敦本之說而單鏐郊廩則其經畫尤爲詳切焉自今觀之置五堰於溧陽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則單鏐之大槩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於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濬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則郊廩之大限也蓋鏐之議詳於導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

王炎圍田堙塞淳熙間曾請於傅洪而岸東江尾茭廬沙泥則單鏐之憂又爲參拳此皆可稽而行之者彼其時所謂豪右之家肆意圍築而守倅縣令輒爲給據今得無尚爾按禹跡大勢則湖之下流莫要吳淞今得開吳淞與黃浦會則太湖不足瀉矣然淤澱既久工力頗浩議者又謂葑浦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必衰恐吳淞未必通而黃浦亦澹則東南之害愈急以此則吳淞之間不易言矣然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蠟東曰小漕曰大漕皆吳江入海之故道今

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則支流為未廣至若范家浜
 劉家港夏駕安亭諸處凡以達婁江導之海者則今
 日所賴矣然潮汐難過而浚治久疎則壅滯為可虞
 此可不加之意哉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
 茜涇七鴉白茅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
 按其未浚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途多而四達之勢
 沛矣或曰若開諸浦東風駕海水逆注反病民田不
 知百川東流有常西激有時單錡固已辯之自蕭梁
 大通三年吳興告災遣王奕督率三郡大圖鑿泄而
 有此舉然當其時十郡流移草竊窺伺故昭明太子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地類 十一

有丈一呼門動為人靈出丁之處必妨蠶桑之類上
 書止之夫誠以其時不可為也而擬之今日則民窮
 時誦益非可以舉贏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而遠者
 不泥於近昔賈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
 隄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
 以讓之見酌今日也蓋嘗按地勢之所歸天目以東
 之水可以自餘杭入德勝出沈塘遵皋亭下臨平而
 瀉之江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
 減其半昔之淤浸之田可以復膏壤之舊矣此非有

待於經濟謀猷之士乎兩浙水利

江西延袤割屬歷履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
 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南昌北
 負大江依湖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
 最南南安沮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
 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故江西大勢凡四鄰有警
 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皆一可慮而
 贛州尤為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
 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
 舟而北猶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地類 十二

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
 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
 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逸事難就緒今命都御
 史兼制四省按境府州隨宜調度則 奏可施行而
 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略曰南京根本重地淮
 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於九
 江而贛吉撫饒匯于鄱湖口 國家於九江開府置
 衛又置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全
 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
 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俾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

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顧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池州衛一所戍建德復于要害隘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埃則陸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開事竟不行二公慮誠深其于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楊議竟不見實事豈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三

非所謂冀苟安枕者哉全省險要

江西延袤千里疆理而郡者一十有三法制畫一風俗樸淳垂二百年人庶綏靖宜無他患而乃有如桶岡姚源之爲斯任事者之計失也何者桶岡之徒自廣而通耕于橫水鴈湖山谷之間其初不過以起生業資蕃息也後以土地之故與我民違爭強梁頑悍日益以甚郡縣吏乃束縛而操切之故彼自棄於我而阻衆稱亂耳姚源之徒固亦類此是以議者咎時之失計謂不當以我土地而資逋匪及其違也又不當右我人民而督過之夫桶岡姚源其往者也橫峰

此事不知

之人自浙而入始業陶焉氣習頑犷生齒繁多則鼓禍煽爭遂爲弋陽之患正德所專設郡倅制至善也議者猶欲縣其地以圖久安乃以費之鉅而不果今至執吏而質也夫橫峰其小者也鄱湖匯合三江波濤瀰漫盜賊舸艦率以爲歸遂爲豫章諸郡之患

國初常卽康山置署設守備以制之制至善也議者又欲鄔子以扼要害乃以地之薄而不果今至殺越人而貨也鄱湖其小者也高砂之地山林深阻與岑岡三洲相入其人習於攻闕而易於駭亂遂爲龍南安遠之患正德時因其內附而以新民待之使自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四

伍而時其調役使自耕鑿而薄其征稅至善也議者又於羊陂爲隘而戍以譏察焉其後譏察漸弛而隘不爲賴今至樹黨而援也桀驁之徒恒托於市廛而腹心之寄近及乎吏胥况黠戍之類士有怨心職制之分官無信地紀綱之弛如是盡考諸戍制而申嚴之防守要害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襄陽鄧州今河南鄧州抗其頭顧蘄州府屬黃州引其肘腋江陵制其腰腹伸膠向南北亦足以雄視諸州矣郎陽之保商陝陝西文界州河南地方州

桂木州桂之跨閩備粵廣辰沅沅州府之捍蔽

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荆楚扼塞斯其

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

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

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矧宗藩基布歲賦實

繁楚俗慄輕鮮思積聚比遠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

故其民率音子倫而難治割洞諸蠻施州

保所屬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

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偏構驕橫滋

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五 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圖叙

古荆州地漢置荆州步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

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荆州初治漢壽

夏治江陵曹貞觀中令以江南道開元間增置十五

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之兼

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

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荆湖西

北二路及京西二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臣

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潭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武

昌又置荆湖北道宣慰司及江南江北大道肅政廉訪

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

訪司于潭州本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而

安陸州為睿宗獻皇帝藩封於此洪惟我世宗

肅皇帝入繼大統遂陞為承天府相與都焉及置都

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而三司並

治于武昌則行都司分治于鄖陽云沿革

楚之水有三曰九江曰岷江曰漢江而漢水之患為

甚此無他以東西無所洩而日值泥沙之易淤也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地類 六 之議江者在捍禦而以施之漢水則難矣必也疏水

甯之水則上流易行開沙洋之口則下流易達此治

水之策也議處水患

楚之邊有三曰靖州曰清浪曰鎮筵而鎮筵之地為

要此無他以川貴相林連而且當麻陽之出沒也今

之議苗者在防守而以施之鎮筵則奸矣必也離哨

兵土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清永順保靖之遁逃則

奸慝易息此治苗之一策也議處楚邊

夫屯軍不能世其業輒質之民民利其賦薄無他役

卽以已所有之民田更籍為軍歷數十傳不可窮竟

所謂民竄於屯屯竄於民者非耶楚均田議

四川

四川古梁州地劔閣即劔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

峽名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西阻以蠻部東阻

烏撒芒山水襟屬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

政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

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况上列一親藩重兵外戍諸

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於清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喉

于龍州宜撫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已西之

隱禍也烏撒芒部印鎮諸夷四軍雖犬牙形格仰我

鼻息然內相黨結數生兵燹且於叙瀘瀘州有唇齒

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劔門地名天

全六番招討司之臂視諸番播州宜慰之富西省播州地

治此廣雲南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四

徽自為與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國叙

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蔡舉蜀巴廣漢犍為牂

牁越嶲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雅唐貞

觀中於此置建南道開元中置劔南拜山南東西道

採訪處置使而劔道治蜀宋為四川路後為東西兩

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

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瀘州三府元置四川等處

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本

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

控制邊境云嘉靖中改瀘州宜撫沿革

故漢第五珂張堪廉范李膺唐韋皋李德裕宋張詠

趙抃馮京崔與之諸公此其人皆廉能將相之器而

又俱久於其官故卓然各有稱述保茲西土而或以

僻遠易之過也擇守令

川之形勢北有劔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以孤城介

西番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羌戎

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

限外隱弊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

保縣外無百里乃為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

復有霽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泄里

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

禍乎哉防守於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

天全黎州常共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

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

天行非若北達烏合之眾殘侵無紀况以重險障之

為力久易南鄰芋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僚要皆腹
裏几上肉耳行都司六衛裁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
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之疊溪綿漢彭石
重重相護深藏三窟所慮姦宄內作地饒克備不能
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文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
之苟非精兵東守瞿塘事未易成也四川形勢
阿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
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
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
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文伐蜀由之從
入編類纂 卷一百六 地類 五
兩黨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風出者
為今連雲淺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
為斜谷道武侯屯涇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之險
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同一谷褒谷
斜谷同一谷入川四道 三谷辨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眾軍悉從外水取成
都滅僭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尚黃虎
史焯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土水口右則涪內
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
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按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叙州

加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
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日
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為名爾
沈約宋書資江為申水涪江為內水川水辨
夫險塞則可以守沃野則可以出軍需亮蓋得策矣
是建邦啟土之始也今觀蜀自秦守李冰鑿離堆辟
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
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今其堆在漢縣西一里許歸立
水中可觀也蓋始未鑿堆地勢下墜沫水奔突不可
控揣為居民害而今則順流而東而水之利旱則藉
入編類纂 卷一百六 地類 五
以灌溉雨則不遏其流故其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
饉二江蜀志以為一汶江一流江蓋經郡城南七里
者即水所穿耳宋郡縣志謂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
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岷入成都謂之內江者即
今灌縣而所用灌溉則曰灌曰温曰即曰雙流曰崇
慶曰成都凡一州七縣皆利之天下謂之天府也蓋
昔魏襄王為羣臣祝而曰今吾臣皆西門豹之為人
臣也史魏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
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是仁智未盡何
足法也及起為鄴令乃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

民歌之亮之智，豈少史起之見乎？然亮初募蜀之沃野而身自爲相，江水無恙也，獨不問其與羣下謀鑿引以溉旁近田畝何也？蓋沙河以南其原野雖廣，平可田畝而地高，江下不可引水，卽鑿之亦不得利，故亮置弗爲坐此耳。蜀志有之：蜀古蚕叢之國，若田地宜蠶也，所從來遠矣。乃張詠則蜀賢守也，先是知鄂州時，旣以教民拔茶植桑矣，而至爲蜀，宋史第稱其減鹽價以足軍餉，督驕將以討叛，賊吏不服，牽出斬之，民苦饑，豫折米以待之，而獨不聞其勸民植桑，豈詠不知蜀地宜桑而不以鄂耶？特以于時四郊多壘，

入編類纂

卷二百六 地類

主

桑株悉膏，釜爨不可復植，或蠶桑故業，民自利爲之，不煩督勸云爾。乃今保寧諸縣則家植桑，而人飼蚕，其絲紬綾絹旣用以自衣被，而其餘且以貨諸他郡，利云厚矣，而官以南千里無一桑株，何也？鑿塘一畝，深一丈，可灌田十畝，鑿塘百畝，深一丈，可灌田千畝，則自沙河以抵龍泉，皆沃壤也，如是行之數年，而陂塘之利，不與一州七縣相埒，吾不信也。植桑十株，可供一女之蠶，植桑百株，可供十女之蚕，則自錦官以及戎淪，皆桑陌也，如是行之數年，而蠶桑之利，不與保寧諸縣相等，吾不信也。水利 養桑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萌寢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不知而妄議者，猶欲利其餘課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之由，殆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爲利乎？其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固在也，使能師其遺意，稽裁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譏察以時，礪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復也，番僧盜鬻，有罰漢人私通，有罰其誰日非初意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可不加之意乎？谷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民存乎其人耳。時務 茶法

入編類纂

卷二百六 地類

主

成都堂與也，灌口門戶也，威茂松疊藩籬也，犬豕之性，喜人怒獸，伺隙蹂躪，藩籬不密，則門戶危，門戶不密，則堂與危，此西北邊防所以重於蜀也。川蜀邊城

福建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溫州 處州 衢州 信江 西 廣爲北藩，建昌南贛。建昌 南 贛 州 爲右壁 惠潮 潮州 俱廣東 爲外戶 海爲門 封壤促甚 爲關內 險溪山秀 美民用以和 然處州 浙江 處州 人輕相盜 鑛流入政 和產

寧福建寧州府屬縣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福州府屬縣一帶木

魚鹽之利山谷遂深通寇每憑之而嘯聚俱不常出

也濱海上下外過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

害而海互市妖孽荐興通蕃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

居多且江汀漳州漳州府屬縣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江西

屬聲勢相連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

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山盜頗多

蓋簡僻莫若邵武器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稠耕稼自

給兵燹不加諸郡一也屬叙

古閩越地漢以揚州步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地類 三

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

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

撫司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

于泉州尋徙福州權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

福建寧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本朝置福建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

按察司而三司並治于福州行都司分治于建寧云

沿革

島夷之入寇也月港海滄之民嘯聚而附焉而諸峒

不逞之徒又角起而為之翼是與閩為敵者半閩人

也如之何閩兵之不弱以廢也頃者台臣有城邑建

官之議不惟剪賊之羽翼而且厚吾之藩籬由是以

通沿海魚鹽之利以通諸蕃貿易之利禁通海奸民

夫南澳有重鎮矣海壇有游兵矣滑州在日隄之間

亦無所伏姦矣脫有侵軼而竊據者其彭湖乎夫彭

湖遠在海外去泉二千餘里其山迂迴有三十六嶼

羅列如排衙然內澳可容千艘又周遭平山為障止

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人守險矧

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往民居恃

險為不軌乃從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地類 三

分兵以守則兵分者於法為弱遠輸者於法為貧且

絕島孤懸混芒萬影脫輪不足而後後時是委軍以

予敵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輪石則難

扞其急天地利我與賊共者也塞不可守不可攻又

不可則將委之乎惟謹修內治而已法曰佚能勞之

飽能饑之賊之所資者糧食所給者硝磺也惟峻接

濟之防而敷陳整旅以需其至賊既失其所恃而海

上軍事又絕不相聞雖舳艫輒笏詎能為久頓謀哉

福建 海寇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

圖書編

地類

廣西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

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固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

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

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桂林府屬苦其

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

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劫日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

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同寧五屯所在梧州府屬拒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

桂林府西延六州在興安縣境內與武岡州湖廣屬陽峒接壤

狴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慶遠以西則八

寨在柳州府屬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府屬並罹慘毒而

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州

土官最強思恩州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焚之

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躡交趾自

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圖叙

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

道後分為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

使朱屬廣南西路置經略安撫司以靖江守臣兼領

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

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靖江俱隸湖廣行省

至正末治于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本朝置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並治于桂林云沿革

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

年動眾二十萬一舉殲之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

近羅旁畏威悔罪哀告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

時東西兩山並稱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略

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事宜尚未停委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

餘孽呼攜潛出盤據舊巢劫掠水陸謂其藏匿在六

十三山等巢然無實跡可考也謂其糾合者為六十

三山等種然無踪跡可據也廣西徭獠

粵西蒙右踰制或不下他藩而燬峒土酋或吞食齊

民之業莫敢誰何或田稍大牙其中輒以此輩為解

而避租賦此清理視他藩尤難之難也初額田九萬

六千三百有奇後失額一萬八千有奇今竣事田九

萬六千五百有奇稅糧稱益蓋粵西之便歛屢矣皆

奪於羣議迄無成功至是始復舊額有羨但徭獠奇有

生熟二種今熟者已願就田賦而趨編氓亦宜與之
輕科而重禁里魁毋得苛求其生徭糧每不利於熟
者之來歸而為我用或行煽誘或肆警殺或指其田
為彼田而羣起與爭則為設兵防禁其出沒重則兵
之士酋在上世止責其悍衛藉其兵力故田無敵而
聽其自輸糧為額今在左江者頗輸租而在右江者
漸積遺負故督責宜加焉其有怙強而奪民田或受
民詭託以滋避第按籍而清之重則罪及其酋必不
能感吾法矣議清理州賦

廣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田雄而連

廣州府屬可以向荆吳湖廣江由惠惠州可以制閩越

是福建由高高州濠濠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而形勝亦寓

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困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

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動惟務

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托名通番無事則挺身為

盜將鼓之警彌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

久弛齊送鹽米入山通教治不脩而大征數舉之過

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征蠻幕府在焉總督府太

史似駐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得待乏况

在產珠池在瀾州番物駢集本民時所興而內使數
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
廣東是也圖叙

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
所治東漢末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
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為嶺南東
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以廣州守臣
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宣慰司及肅
肅政廉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
政廉訪司於廣州隸江西行中書省本朝改置廣
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
治于廣州云沿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廣東

四

夫廣東上燭南斗下聯衡岳左跨荆揚五嶺之重阻

右瞰群河溟渤之洪波少隄多陽物恒榮茂固天實

作之以開奇甸也然山搖海舶菁伐航涉時為疆場

之害愚嘗考自洪武以迄嘉靖選將誓師屢屢征討

如鐘福全寇海晏下川我是以有陽江之役既瑤寇

長塾林墟我是以有雷州衛官軍之追嚴啟盛寇香

山東莞我是以有大船之衝黃蕭葵攻廣城我是以

有董興之旅黃秀山屯據海洋許折桂何並入遞回

聚黨、我是以有馘首磔市之提、清遠黃白眉上杭江
小流劫漳泉程鄉、我是以有二省夾攻之舉、羅劉寧
林烏鉄蘇孟凱丘泥金陳萬寧魏宋輝先後寇海陽
我是以有葉元玉劉洪源等之禦、其平海之盜有若
此者、峒獠李仲可、則葉榮擒之、潭源崗呂法子、則征
虜移師定之、白飯坑等徭、則率鄉夫滅之、連賀鐘賊
劫江華、則會調三省官軍剿之、大帽徭彭錦瀧水徭
劉第三趙音旺鳳第吉封川徭龐古子使弟晚蘇公
樂、則調達漢土兵撲之、茂名茅崗鄧公長化州遊魚
塞馮曉則抵營論降之、羅扶山寨李汝端黃三坑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地理

五

永賢等、則分哨捕獲之、其平山之盜有若此者、然戰
艦方回棹於二洋、而雙桅復揚帆於諸澳矣、征卒繞
載戈於舊壘、而萃會已舞劍於郊垌矣、故海寇之來
當防諸海、閩浙之水寨是已、山徭之治貴因其俗、粵
西之士官是已、吾廣地濱南海而分東西、平洋其極
東曰拓林、稍西曰揭石、近省曰南頭、西洋之極西南
曰瓊州、極西曰欽廉、各為勝地、而曰沙烏兔、白鴿、乃
其要害、頃歲比例閩浙、創六水寨、統之以參將、守備
把總、協之以近府同知、而監之以海兵各道、綜理周
密、海防振舉矣、顧所以制禦山徭者、可無長策乎、嘗

考 聖祖命將討平溪峒、卽立徭首領之、自是四面
向化、緣正統間鎮守內臣多索方物、乃始作亂、延蔓
至今未已、茲若仰體 聖祖遺意、近倣粵西成規、取
諸酋中素所信服者、授之以官、其秩崇卑視地大小
而又禁交通之私、守必經之路、則不惟息征剿之繁
而且獲調遣之用、與粵西向武等州埒矣、制禦山徭
夫粵自番州而上接牂牁九疑、此嶺南界也、其番夷
市舶交易、蓋自唐結好立戶而已然矣、洪武初、命商
止集船所、乃後稍稍築格室於灣澳、以便交易、則已
有雜居之意矣、嘉靖間盜發、禁之徙去、尋又別集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地理 六

今之香出濠鏡澳、林林然聚也、夫市之可也、居之不
可也、乃今則居矣、居而聯絡矣、又或匿亾命畜死士
矣、而漳湖無藉蟻附而蟬集矣、官爲之權而任其便
而譁然、斷斲莫之誰何矣、今成者卽不可亟毀、廢者
勿令其續成、又禁其來不得附益、如洪武中只就船
戶故事、數年之後、以次散落、是亦陰折其武悍之氣
而剝落其附比之黨也、合浦欽霧山雷北海北界也、
其俗類西粵地、墾墾不耕作、民以採珠爲業、大盜巨
艘掠而取之、而不得、則攻埋椎剽、先是烏兔白鴿二
寨面峙、夾而戍已廢、烏兔而並于白鴿、蓋單弱莫濟

盜公行無禁矣。議者欲復烏兔嚴其戍而差其罪。劫殺為上從者次之。沒而得者末。滅之是亦救敵之微權乎。瓊亦南漢之一都會也。則黎岐為惡。盤據山峒。羣縣環乎其外。進有所掠。而退有所守。彼無外憂。而我有內患。蓋自職方以來千六百年餘。靡有寧日。元至元間。大舉空其巢窟。勒五指出。嘉靖間。渡師直擣其穴。賊逆首就。然皆未有善後之略。以故隨散隨聚。其舉之也未覩。日前一息之安。而調發傳置儲芻之費。不待遠計。瓊崖之間。固已數下萬矣。如此即累舉何益也。議者欲于大兵之後。乘其威力。從瓊至唯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地類

千里而遙。自儋至萬。六百餘里。橫徑以十字通道直走。其洞洞貫達。背瓜分之。然後邑里亭障。衣冠禮樂。而沙灣羅合。即溫嶺脚諸峒。悉為垣途。瓊之民或少息也。自春恩陽電而上。互高涼會梧嶺。西一都會也。其間徭浪最著。從晉康都城走高要。馬柳兩山之間。如大牛石歌村石龜古種古蓬上。馬綿邈千餘里。皆為巢窟。往時劫高州。破其城。嗣復出沒莫禁。蓋我聚而彼散。我進而彼退。我厚集其陳。而彼星落以伺吾。竄近一舉蕩平。為東安西寧二都。界兩山之間。而統之於羅定州。但其招插安輯。愚以為園田漆林之類。

宜悉以付也。勿與之兢。毫眇而履。畝之稅。不以煩劇。新民復業者任之。其不能盡墾者。始令屯兵雜耕。如孔明涓濱之事。而又聚兵營保。千百為屯。統以偏裨。勿令使分。即有流劫。相機鵬剿。數年之後。可以枉席而為樂土之民矣。區處諸寇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為。江東借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地類

日本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暹羅。以為通藪。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之為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眾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則構郭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

皆寇也。大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時為寇偵我者，加之民兩屬寇者，輟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之導，退而歸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九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巖嶂，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屬十七，時怙則蟻屯，峭聚有事則禽獸毒，蓋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江安臨路納交趾，金齒司後改設騰，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永麗，麗曲靖輝歷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七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鄧川屬大理，霑益屬曲靖，俱州。并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

自麓川難夷，正統七首任思發以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族俱羅夷，搆繫相尋而木郭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屬府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官領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十

古梁州之南境為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于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本朝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雲南府云。沿革。夷本非一種，其大段有三，曰爨，曰蠻，曰百夷。爨雖一種所居之地不同，則所習之俗自異，語言各為一家。爨夷亦然，爨即羅羅是也，有數十種，百夷亦數十種，羅羅其居依山，百夷則多近水，爨處平原，羅羅性剛。

而勇悍百夷性柔而險惡變人性疑而譎詐亦居之使然也自漢而下或內附叛亂或相連屬或各據一郡不過羈縻之而已惟我 皇祖命將克平輿地悉入版圖燹燹皆為臣庶軍衛有司犬牙相制漢夷雜處政布教行 西南夷歸附

夫滇周之百濮漢之西南夷也其類氏其屬靡莫其人焚燹羅繇域殊種別馬牛其風自楚蹻開疆秦政類略通道始以名入中國漢始置益州郡其渠會賢栗朝貢內附厥後附叛不一諸葛亮南征益郡始正唐蒙舍立國稱南詔既皮羅閣築城自王尋以守將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七

十一

起畔鮮于仲通討之唐軍盡戮宋鑿唐禍以玉斧畫大渡河絕不與通然後段氏得以睨瓊變變以長世矣漢唐以來龍佑那漸出山林徙居平地是慕中國之德也鳳伽異入朝得樂一部以歸是沿中國之樂也西瀘令教異牟尋以祀嶽瀆改官號是法中國之禮也段正淳遣使求經籍得六十九家是購中國之書籍也 雲南沿革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已黔以西威定蜀定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南越以財役屬夜郎漢王然于乘誅南越之威脅取滇土史

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日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實相接攘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又以其形勢言之東為黔中在今日為內地固勿論若南蔽元江元江之外為麓川又外則為緬甸西北則為羈縻麗永昌之外為麓川又外則為緬甸西北則為羈縻麗江以為捍蔽此外則為吐蕃氣勢稍弱則吐蕃西伺南交外竊西南諸夷不受約束天寶間張處佗暴使滇人唐有南詔之軀連結吐蕃終唐之世不入職貢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七

十一

宋室不競遂棄為異域蒙段二氏崛起數百年計其士馬不足當中國一大郡然窮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則以兵恃險遠下流仰攻形不便勢不利也開通西南二路非無所考而漫為言也嘗考求故道在昔故多岐矣其小小間捷之徑人不得並肩車不得方軌者置勿論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滇洱諸水徑達蜀江其為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太祖高皇帝諭頴川侯謂關索嶺本非正道正道在西北 聖謨具存乃土夷射利倡言為梗一疏弊之民固樂從昆明威楚羅婺之境皆可揚帆至矣

之路

外如九邊雖信地各分矣而薊遼宜大關陝又各設
總督以聯之內如各省雖疆界別矣而兩廣南贛鄖
陽亦各設總督以聯之獨雲南界在萬里外孤懸一
隅其所通之道特藉貴州九驛以為往來萬一中阻
則彼此懸隔鄰邦軍旅雖眾且強而救援無可通之
途勢可隱憂莫此為亟也况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齒
黨結雖省會黔郡號稱文物未免軍民華夷雜處議
者謂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貴竹其一也而鳥道
紆遲險峻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路以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七

不可施即如蜀之新灘設為盤運之夫亦可也夷獯
固可戒也然則通西域而窮河源者非其已行之蹟
乎凡出沒於河濱者亦在乎撫之而已矣如一時果
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既以
錢糧為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獨任其費而求借官帑
以充之俟推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况滇之與
蜀本有輔車之勢者哉賽陽既以商販為病則貿遷
之征滇當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
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况滇之於貴本有比隣之義
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甚矣宋魏祖得國之初

區畫既定物產漸豐或金沙江水路可疏鑿焉即疏
而鑿之無難也或廣南郡陸路可經營焉即經而營
之無難也况總鎮所在則三省如臂運指使趨走服
役山谷盡為通衢而列郡之血脉經絡既以貫通雖
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啟釁而三省之兵
糧皆在指顧間予以扼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
縣其地皆不勞餘力又不特鎮壓其格圖瓠梁之習
已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七

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異城南流漸廣至於武
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
於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此其水之所
從經絡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
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
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大約說之異者其端有
四其一則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操
舟縱楫之江水離徑流而山多巖嶮由東川之小江
猶至關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關州至烏苾則有虎
跳大灘大流小流灘矣故其奔騰衝撞之勢見者方
懼心焉而憚其排鑿之難成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
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版溪原非經商往來之地沿

江夷獯雜居踰山伏穴易擾難馴弄鈿挺行將禦人矣故其桀驁忿鷙之性聞者且戒心矣而畏其即次之或虞也况滇雲一省接壤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為其土其為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建之郵舍而設以夫役其應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大木之餘財力久竭矣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一說也為貴陽計者則曰金沙之路既通則行商競便於舟而憚勞於陸其轉輸之貨當必充斥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閤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一說也如人力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地類

于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以達于粵三路俱通公私兩便此亦一說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既可以益州而統轄乎曲靖今獨不可以曲靖而聯屬於益州耶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擇其形勢接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為總鎮方其無事也則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有素屹然坐鎮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斂戢而潛消其跋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壓其境其視奏請動經半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勦撫者何可同日語也俟

所本親著

尚未徧視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幸囊及後齊江進薄大理擄段智與逐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為界若有得於閉關謝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為謀也疎憲宗之乘勢濟師似有戾於勤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得策也議開金沙江

貴州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雲南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

州廣西門恣其狼吞同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州芒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類

今鎮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恩南石阡

銅仁數郡界在鎮筳鎮筳筳于坪俱西播西陽宜撫

長官司夷洞之長官司賊家突諸夷常突出貽患實深

况地雜東川烏蒙諸郡軍民府旅緝騷每與川湖

湖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

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諸

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

獍之資不吝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

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二國家力也

圖叙

本西南夷羅施鬼國也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本朝太祖初以其地分隸廣西西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貴州宣慰司云

沿革

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間始置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讐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衝面水背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七

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省原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處置

貴州四面皆蠻夷所可知者各府若衛軍民之數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僑寓于此者甚眾買田宅長子孫者蓋多有之蜀中江右既不得其用而視貴州官府亦漠然若不相通併失之矣謂宜分別稅戶承佃營生等第而籍為見稅戶俾與土戶錯居共役願投軍者亦編入行伍庶戶口增而軍民不至重困矣

諸所應用大半仰給於川湖頃因有事銅仁盡所取于川湖者不足以供銅仁一歲之費是故開荒蕪教樹蔬籍厲戶減戍兵皆今日所不可緩者議者又欲割川湖之地以易每歲數萬金之供天下一家彼此何間

賦賦

貴州軍民雜處民固夷也雖租賦徭役略倣中原而雅髻烏言終駭官府故有司之役惟漢人軍衛之役惟卒伍而諸夷當役于官府者又各以漢人卒伍代之而取其直焉是漢人卒伍一身而眾役萃矣又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七

弊也宜不可得役不能免乃使眾漢人卒伍共佐之是眾人一身而眾役萃矣

徭役

貴州游宦之難又有甚焉蓋其所治者蠻夷也縱得其人亦往往難之守令以下授官不赴者十七八也乃若土官襲替非赴部不得官固有強之不行甘心混羣醜者其情亦可憫矣

職官

或者謂與其抽丁而充伍莫若募民以墾田貴地多不宜稻而宜薺菽之類今蓬蘽者半則無可耕之民故也州民僑耕思銅蓋亦有之其以開曠荒募川湖附民以漸墾之先給其資暫復其稅且又查所墾之

日與戰功同賞 議兵食

八編類纂卷之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七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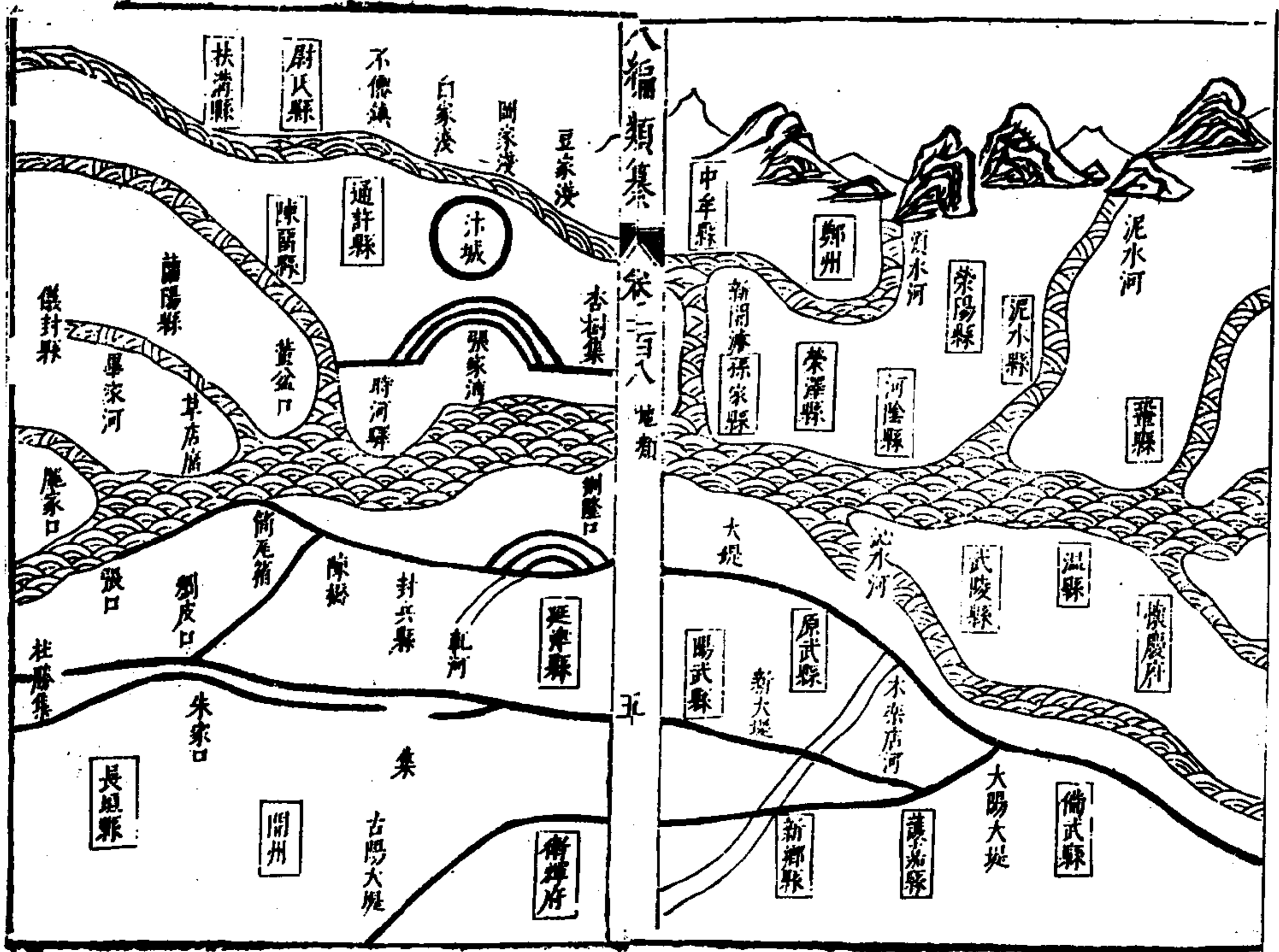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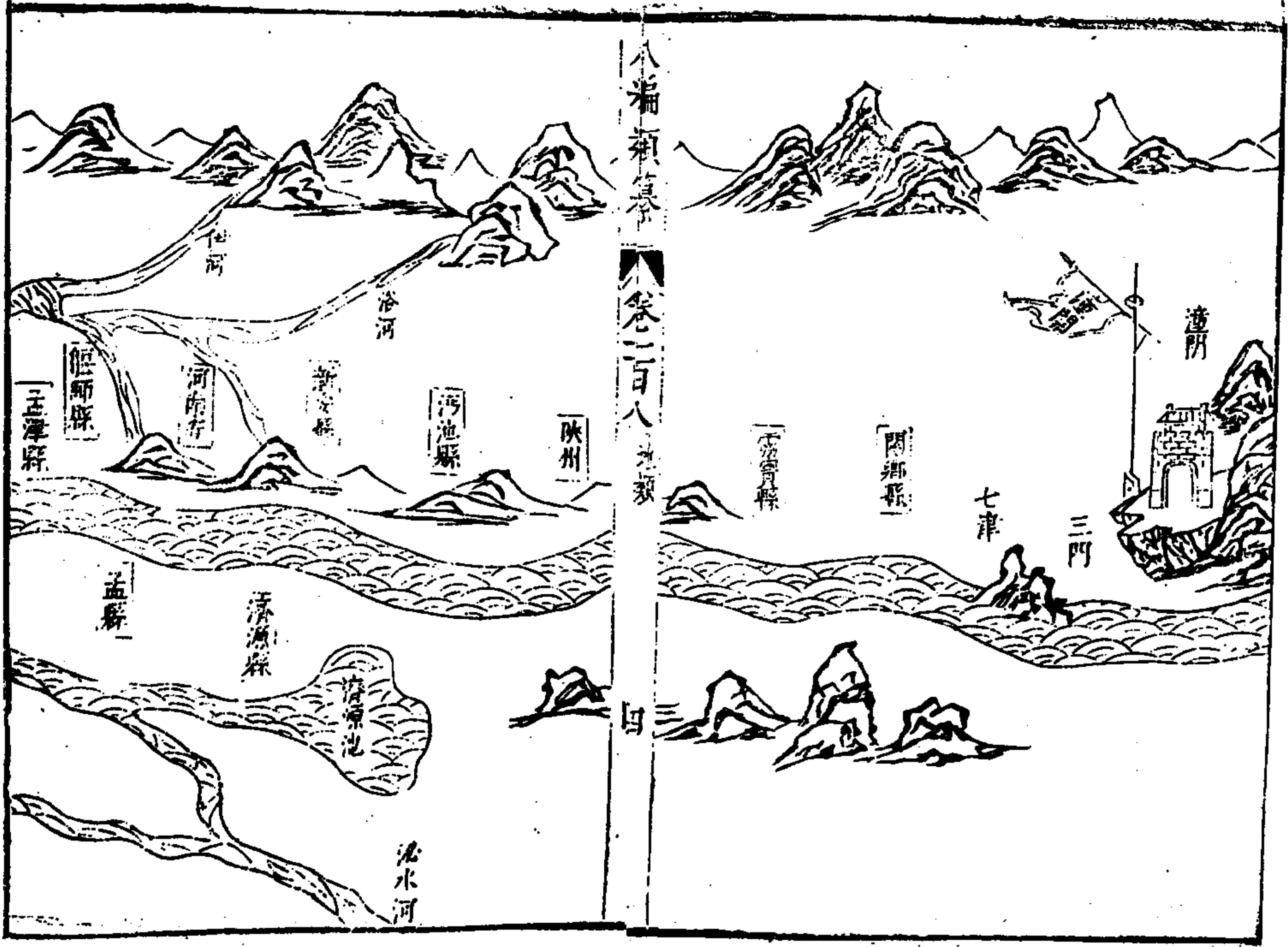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

圖書編

地類十

黃河圖叙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二水發葱嶺趨于
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
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率、皆、本、此、莫、知、
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
四、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地、闊、濶、出、
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而、臨、州、朱、思、本、於、八、里、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八 地類
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
俱、載、元、史、黃、河、本、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
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
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
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皆、為、
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於、外、舍、近、求、遠、
者、何、以、異、此、



黃河源流圖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類

宗耳思西節有泉百餘泓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類

宗耳思西節有泉百餘泓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類

宗耳思西節有泉百餘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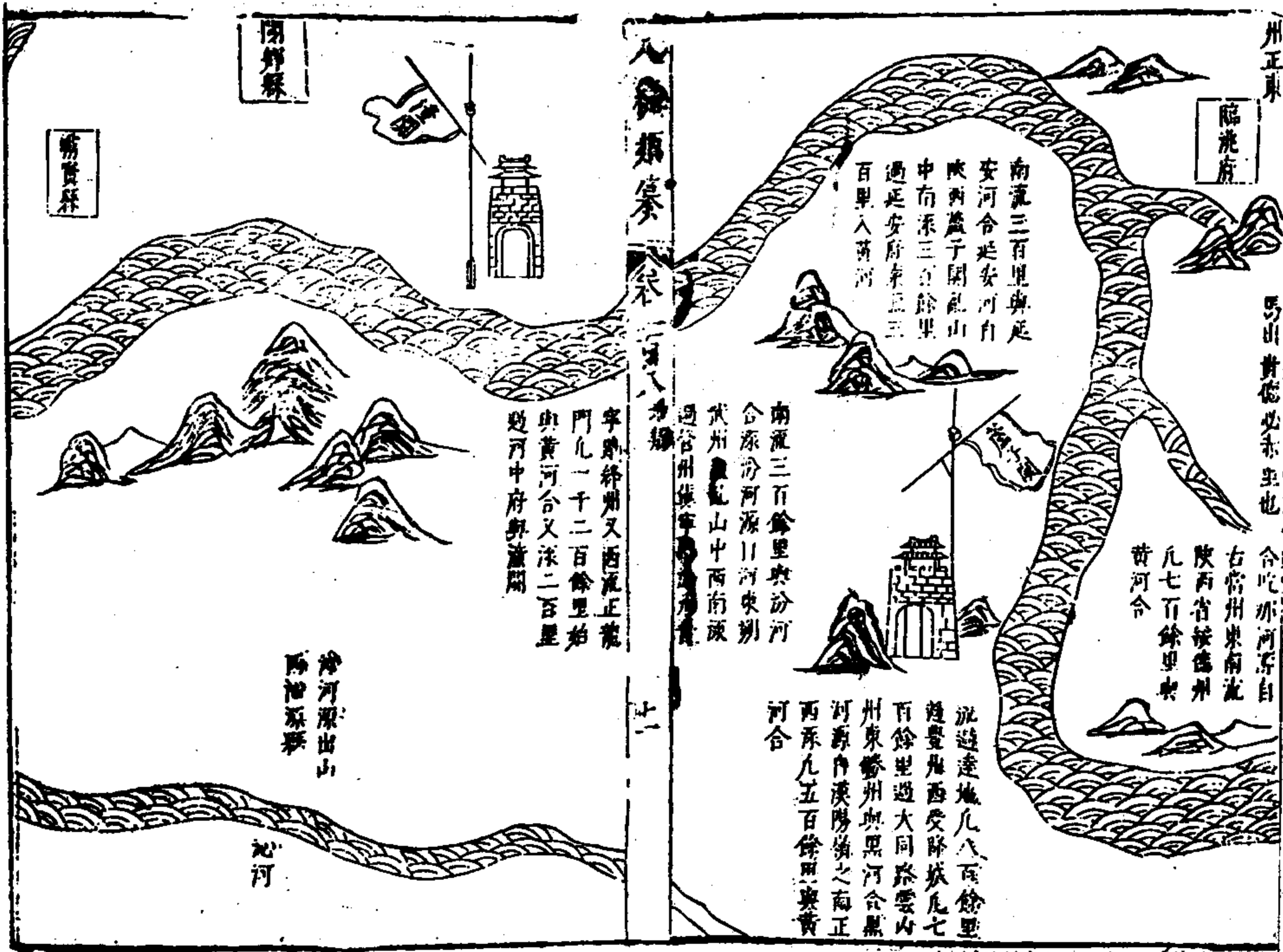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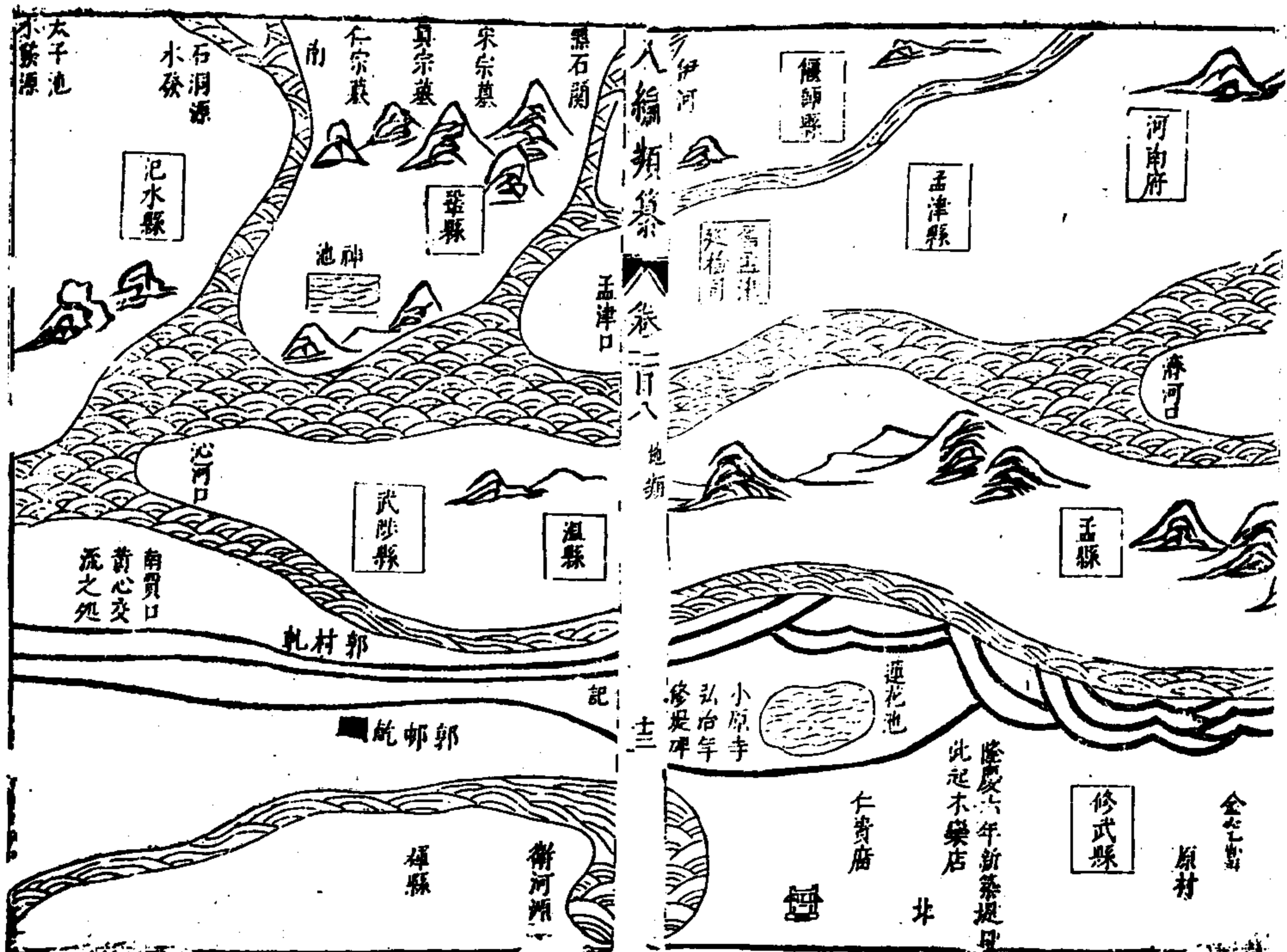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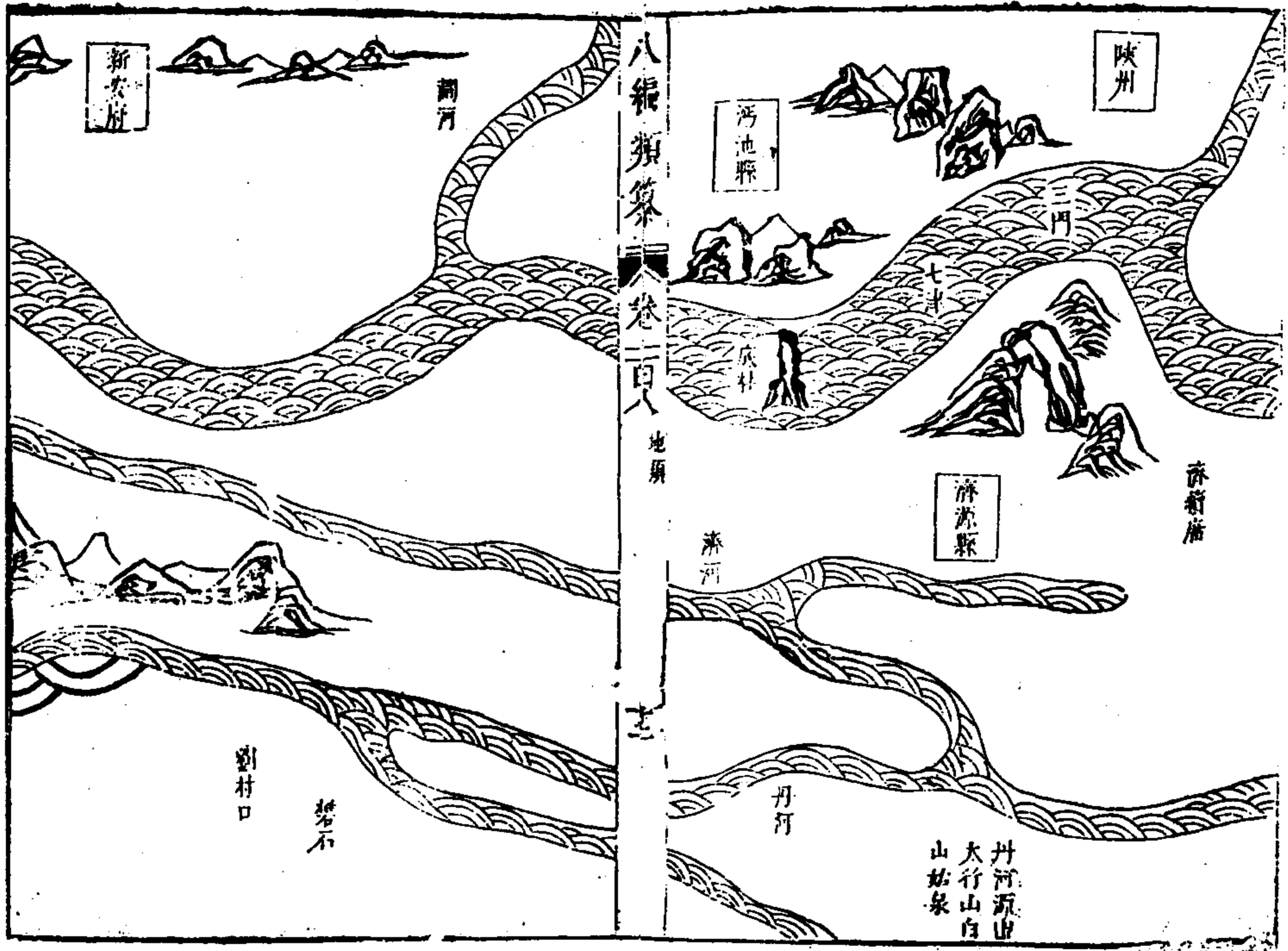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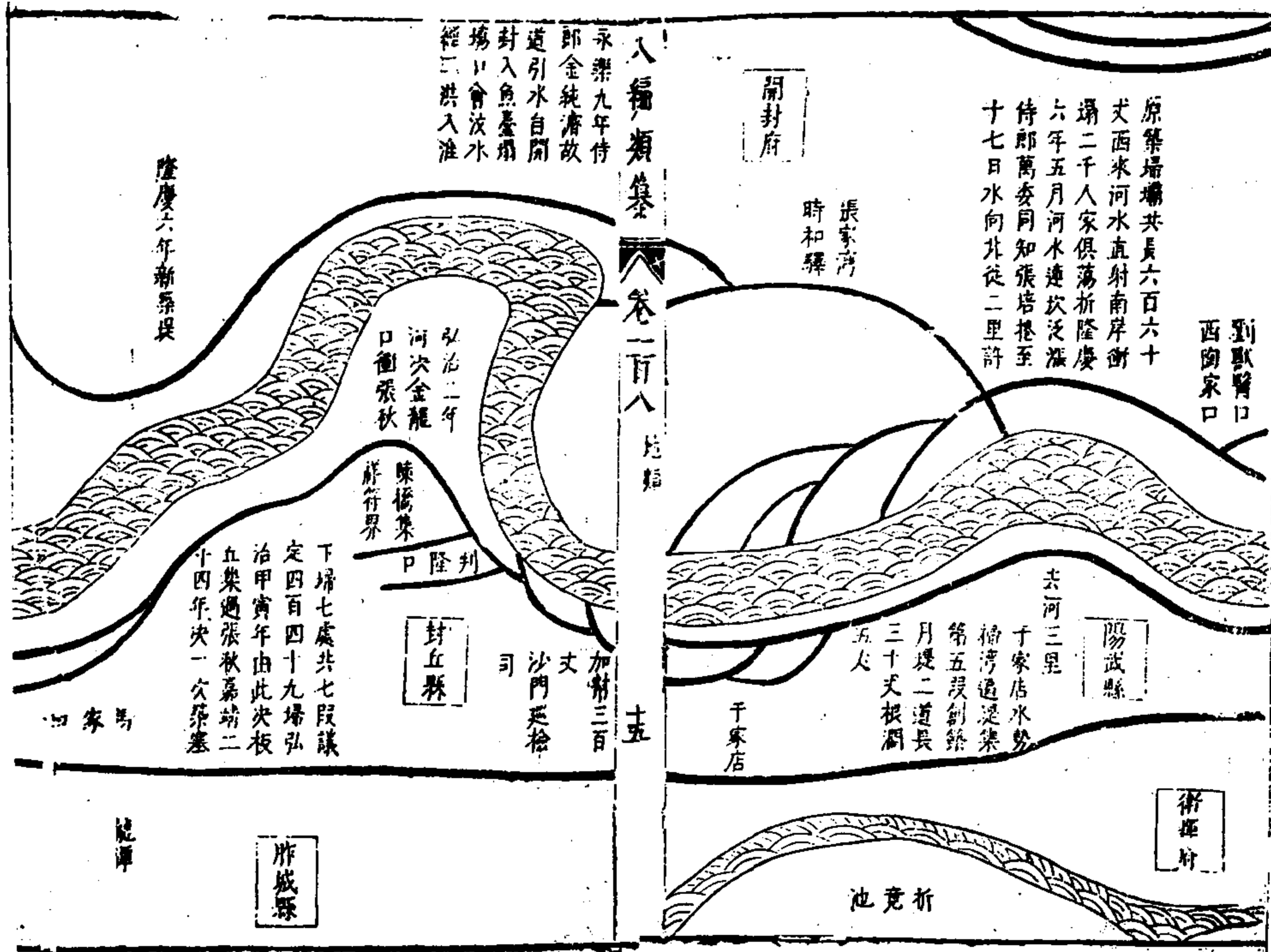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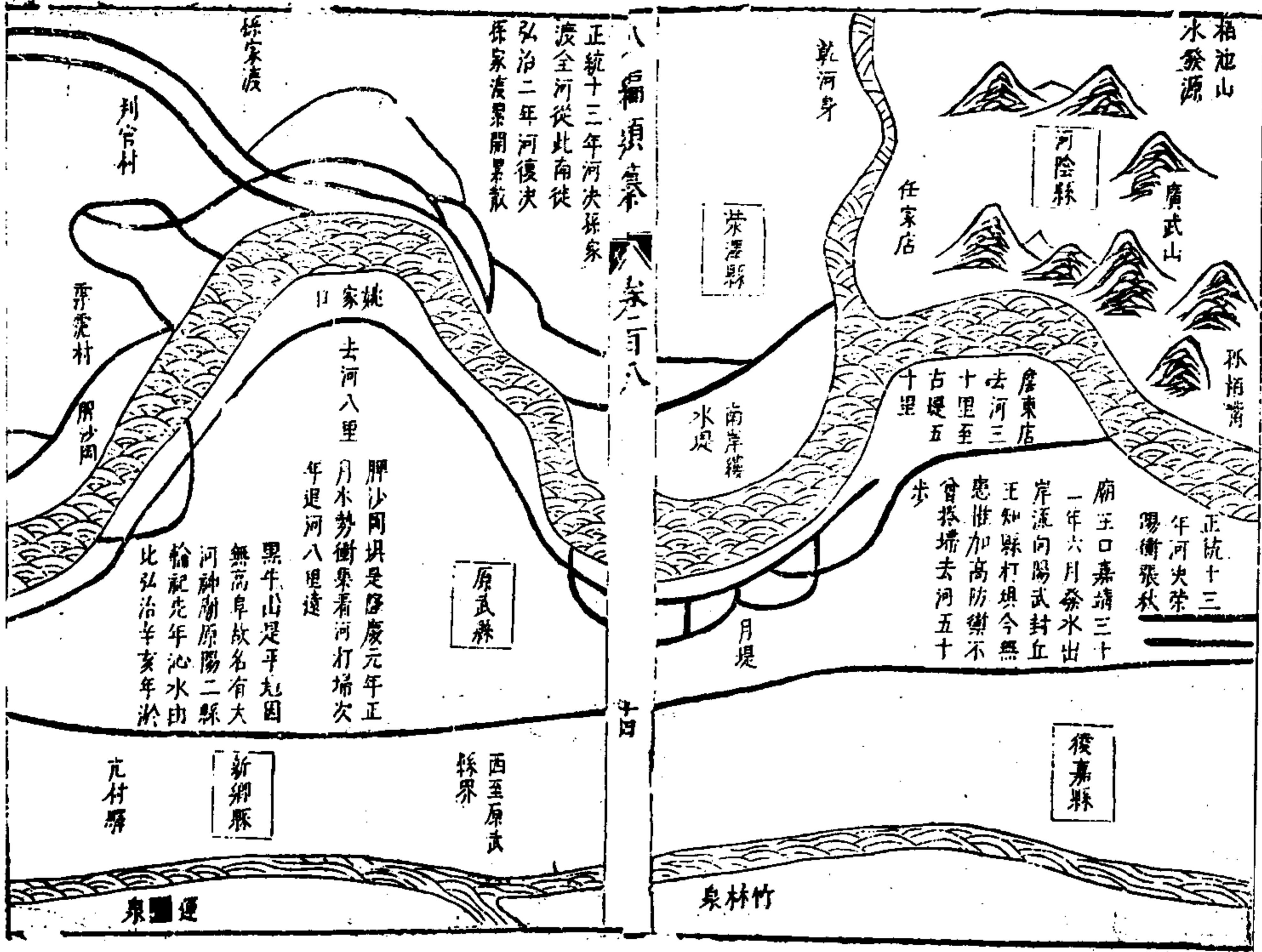
卷一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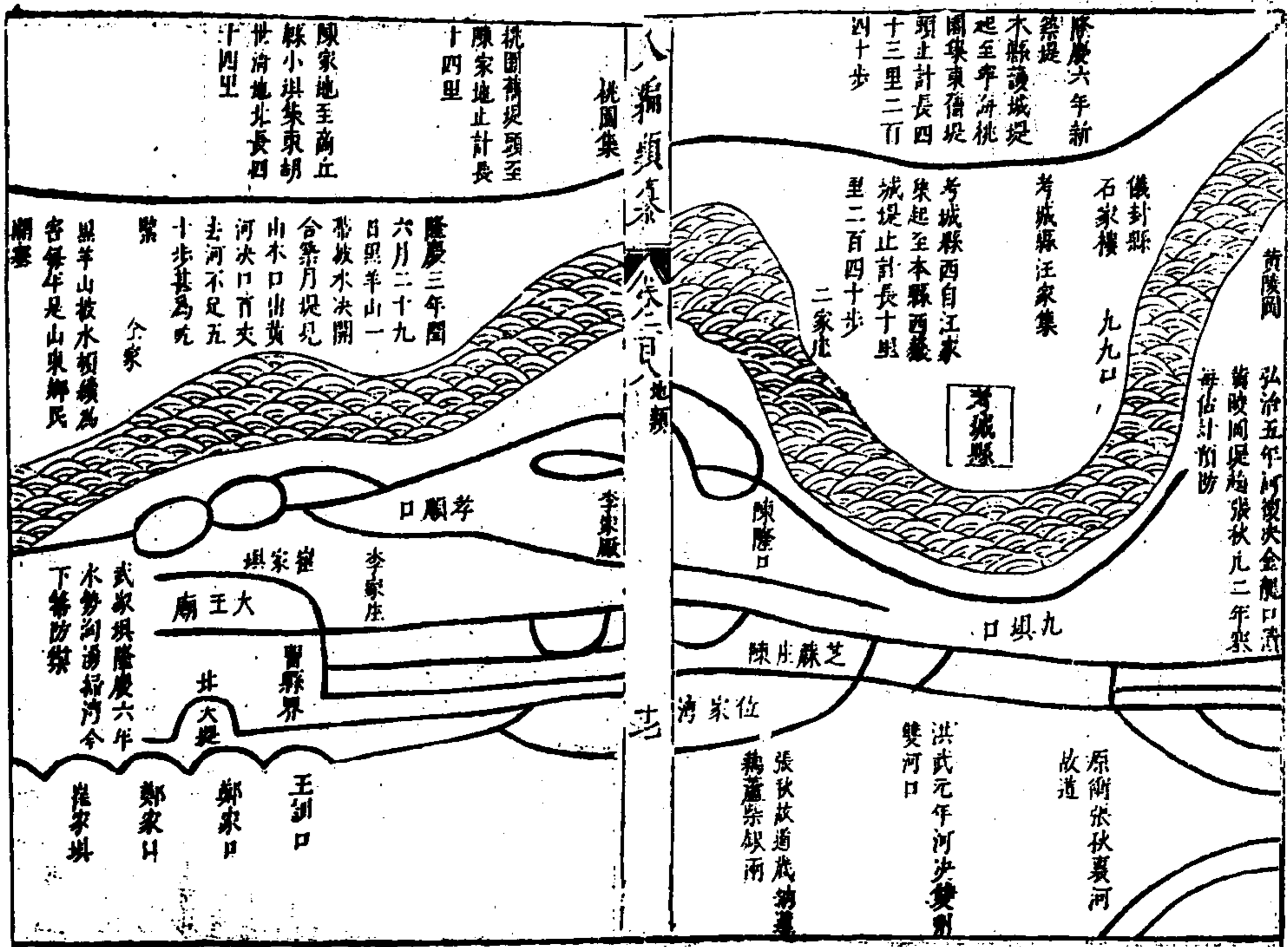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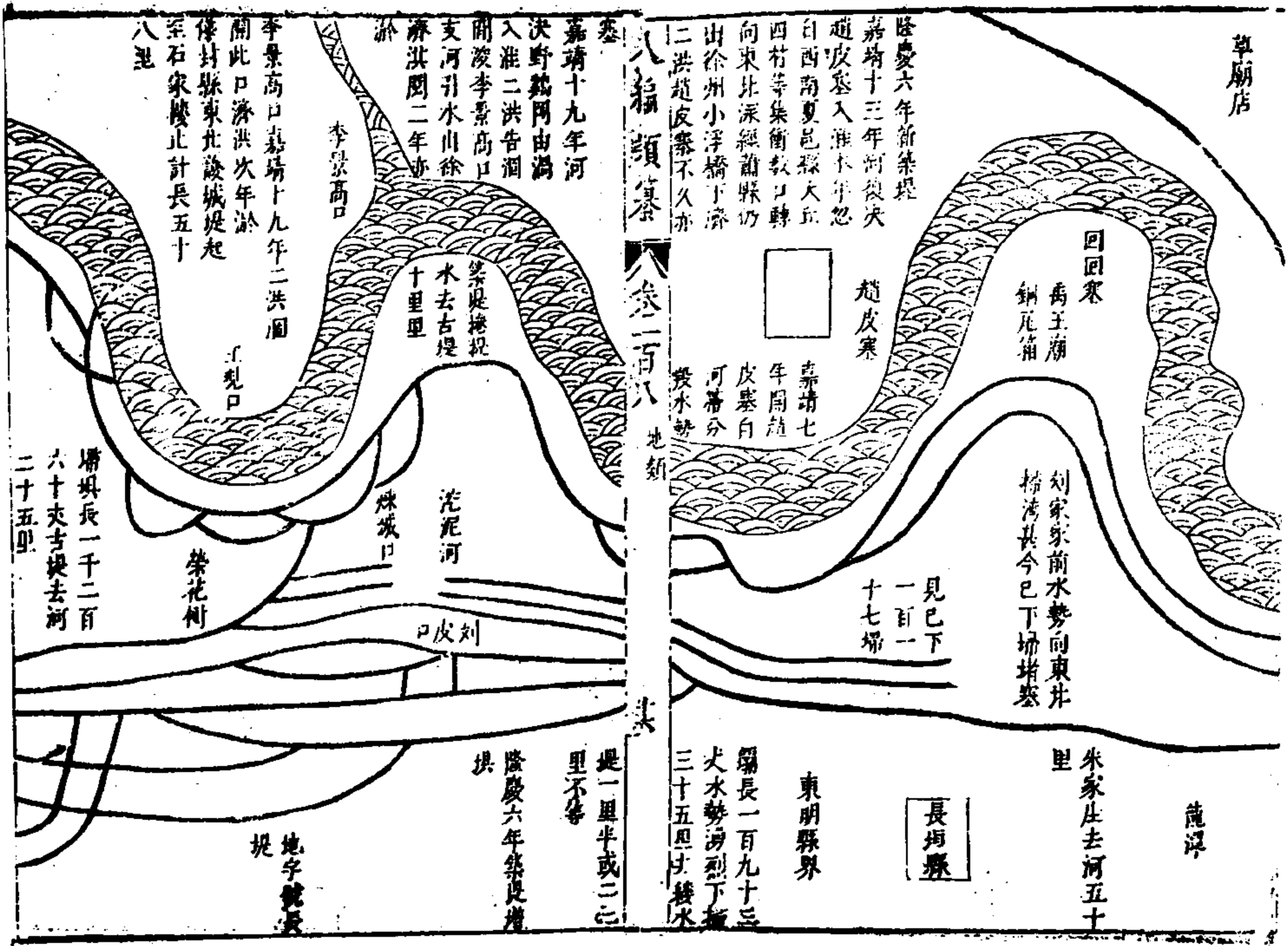
地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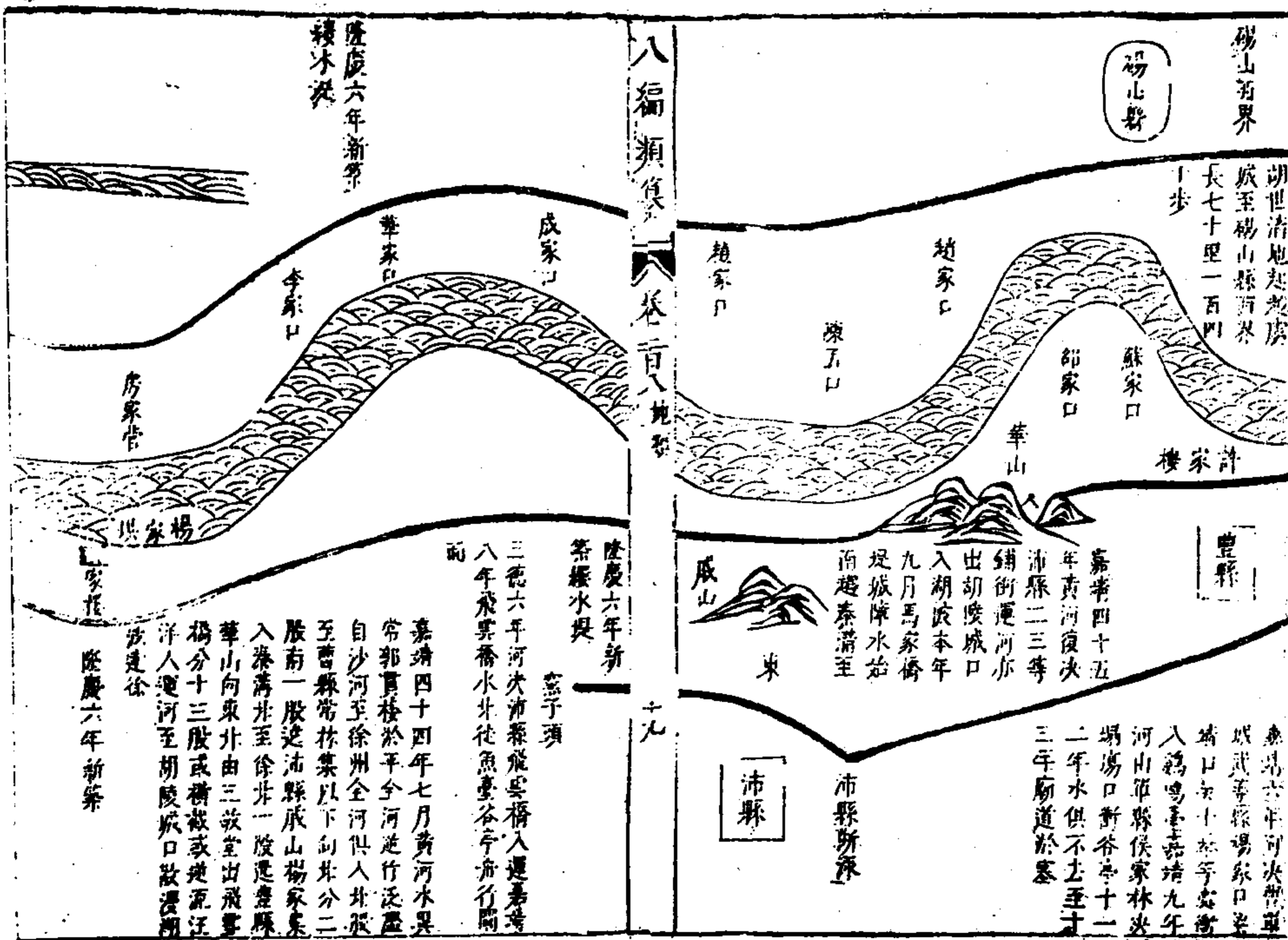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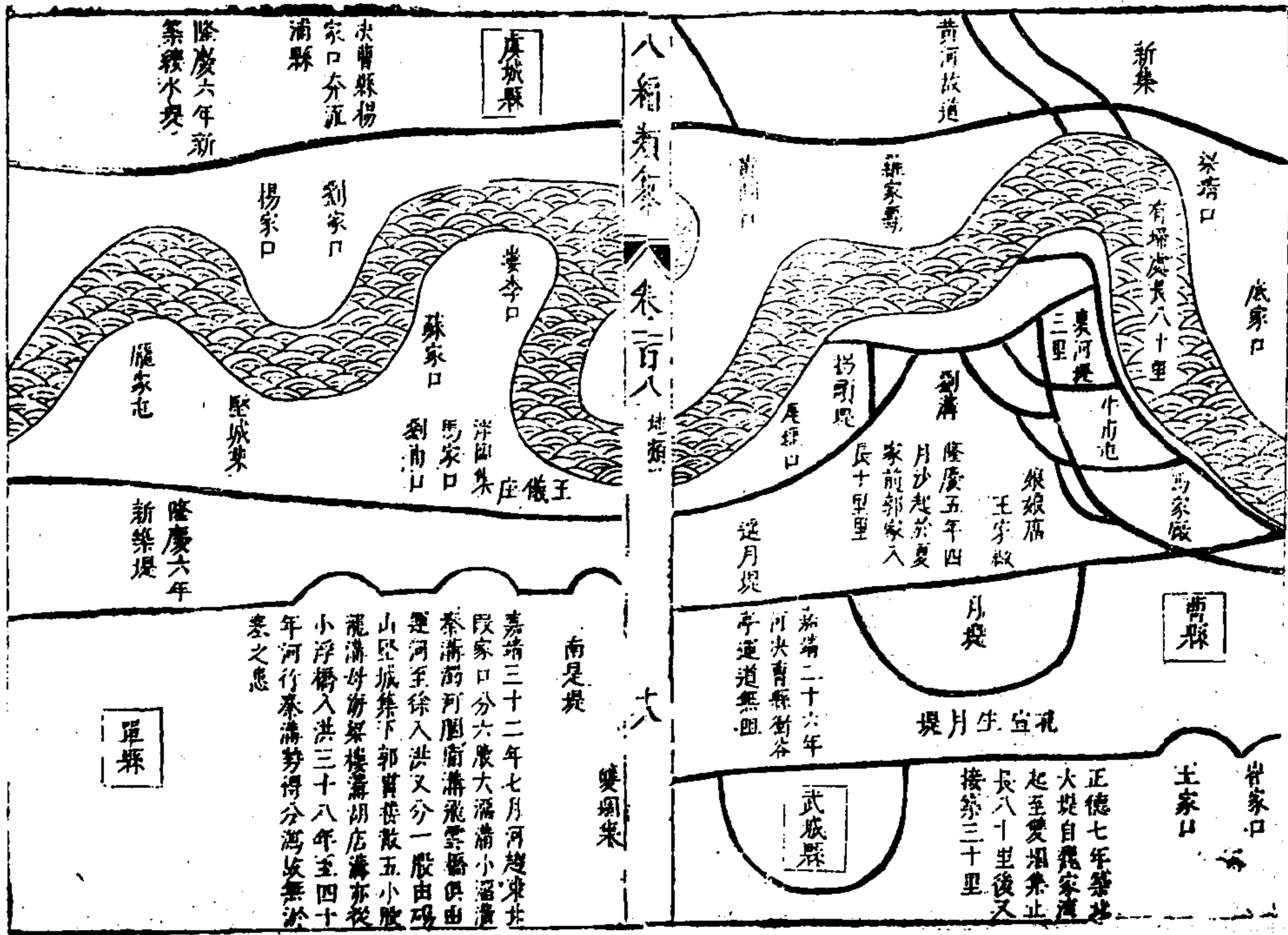
宗耳思西節有泉百餘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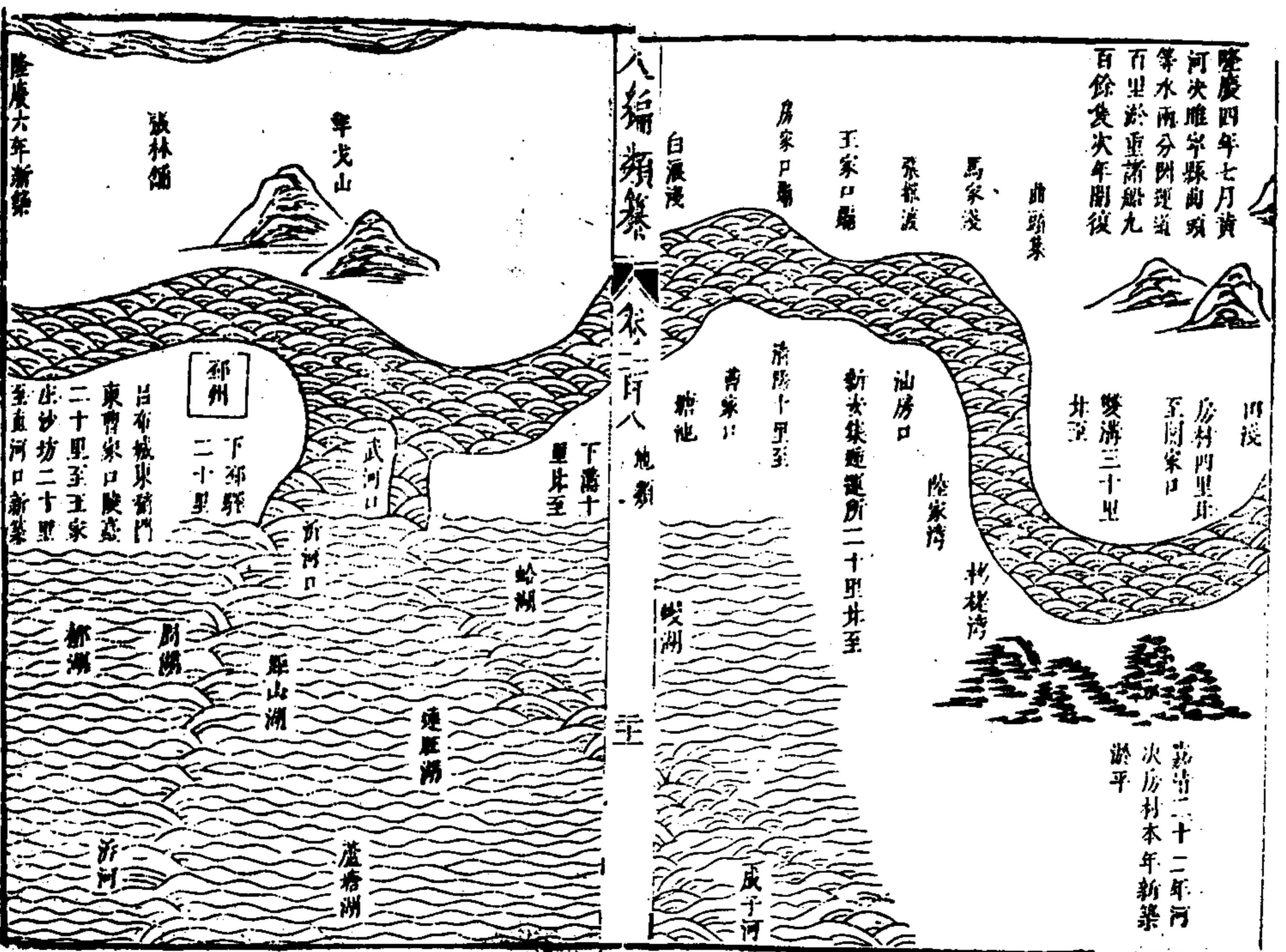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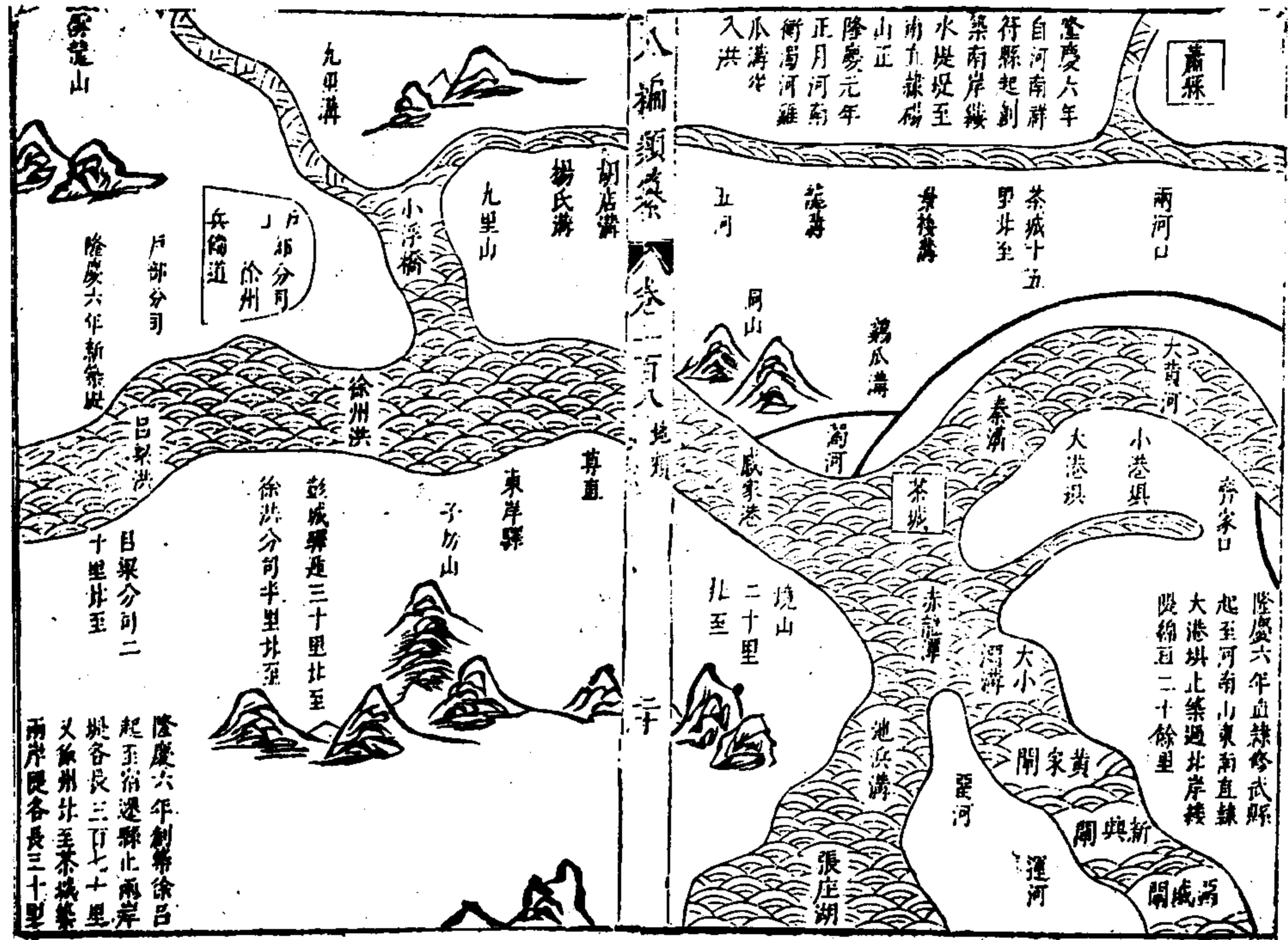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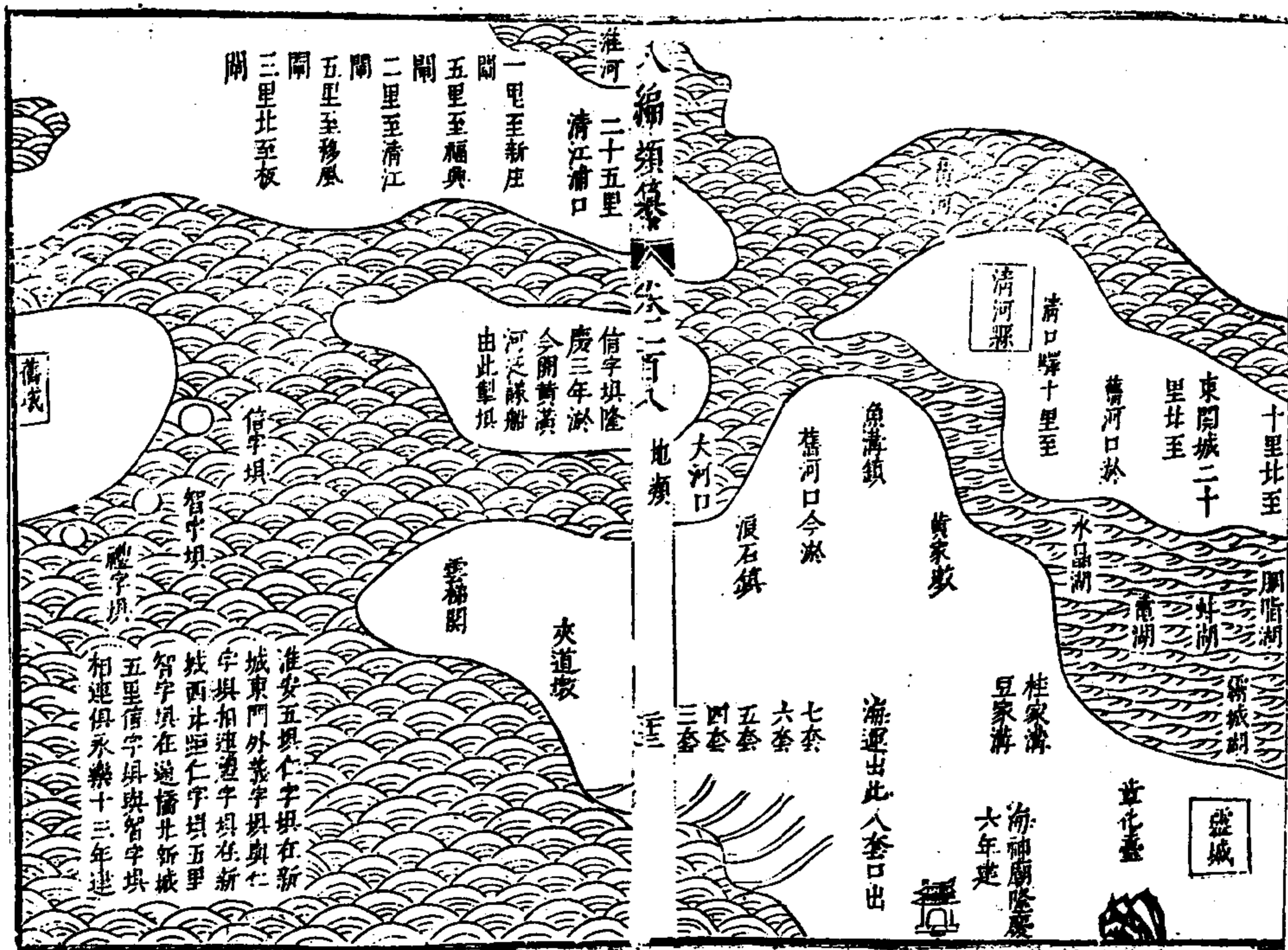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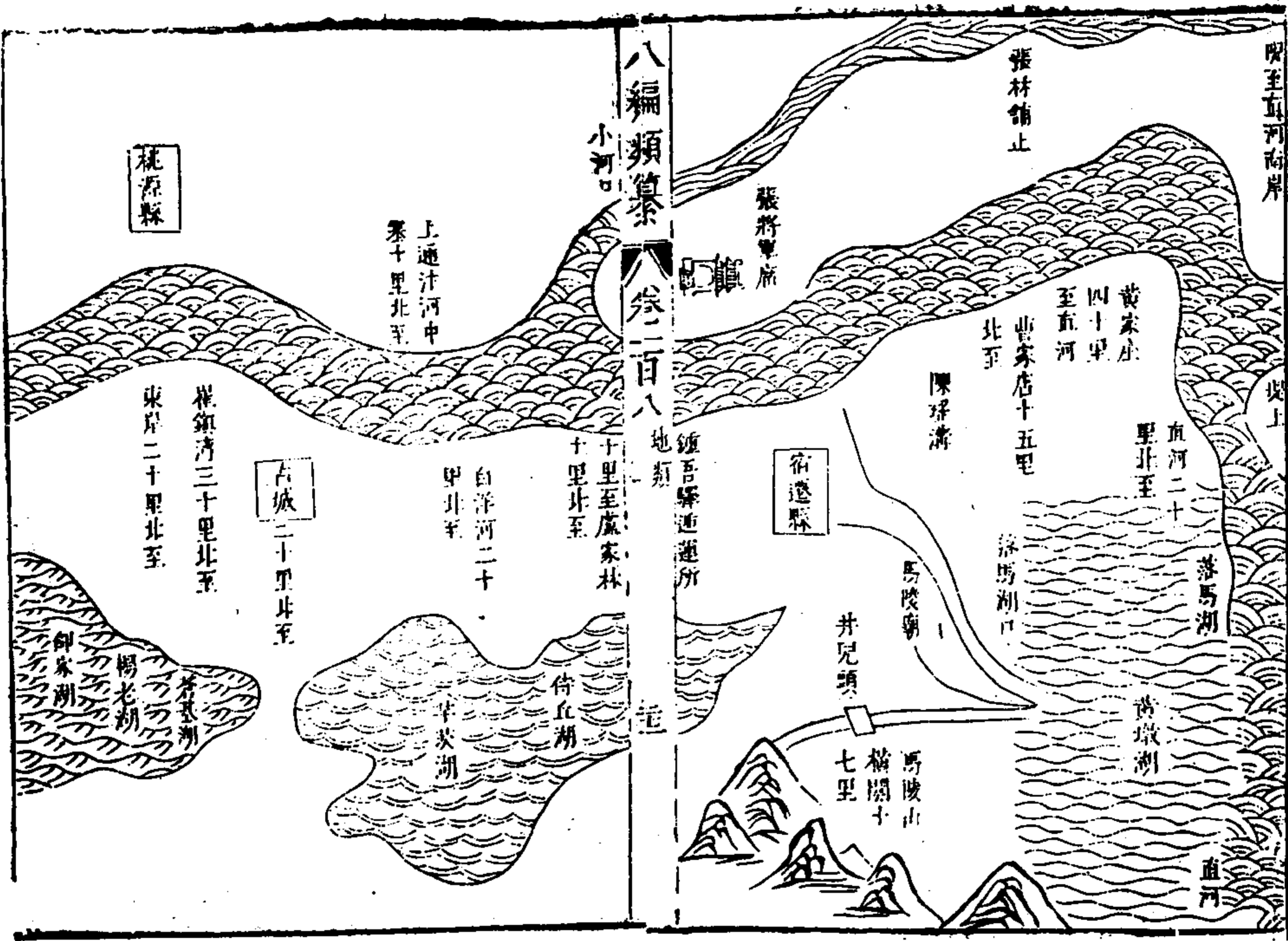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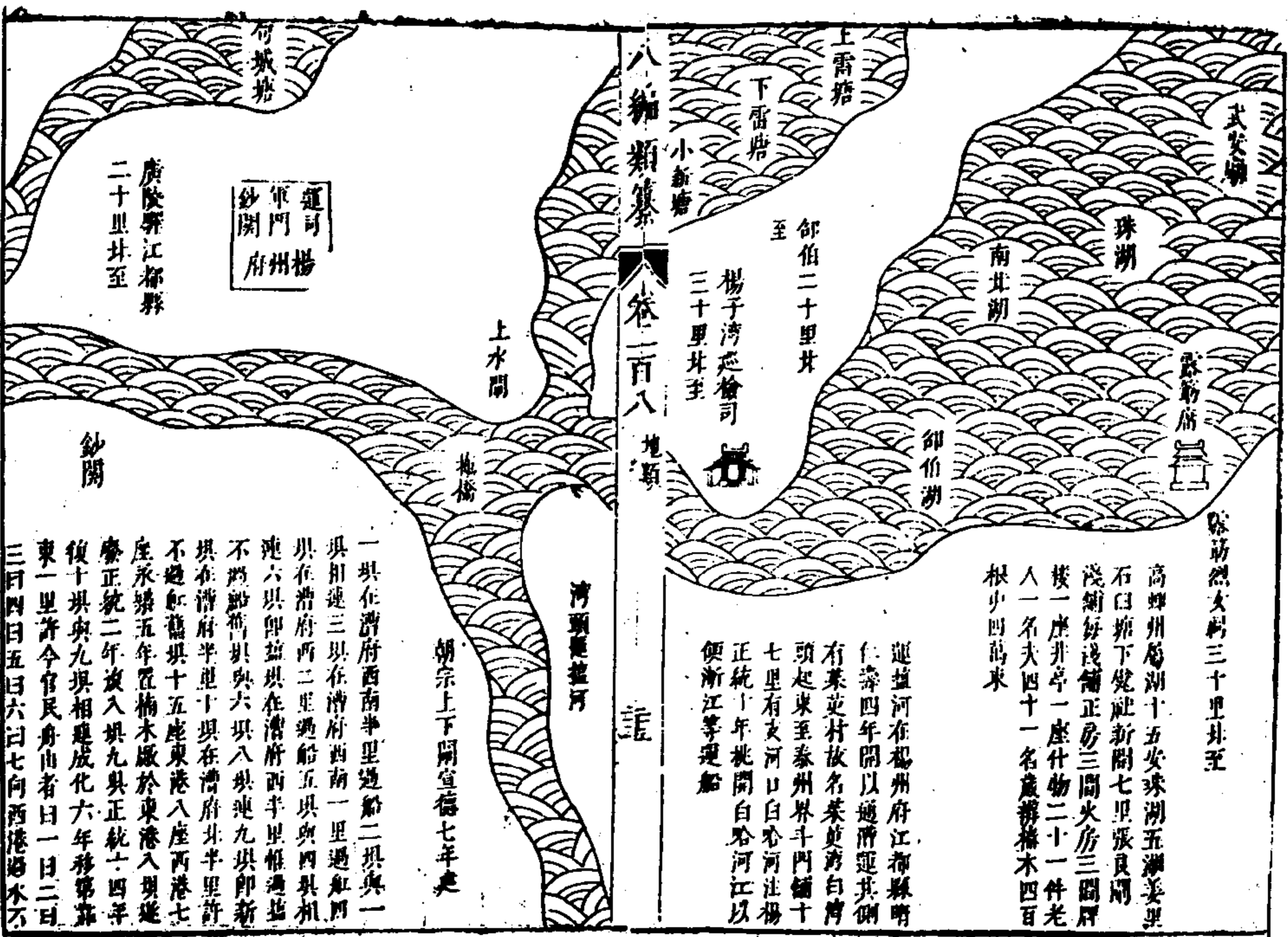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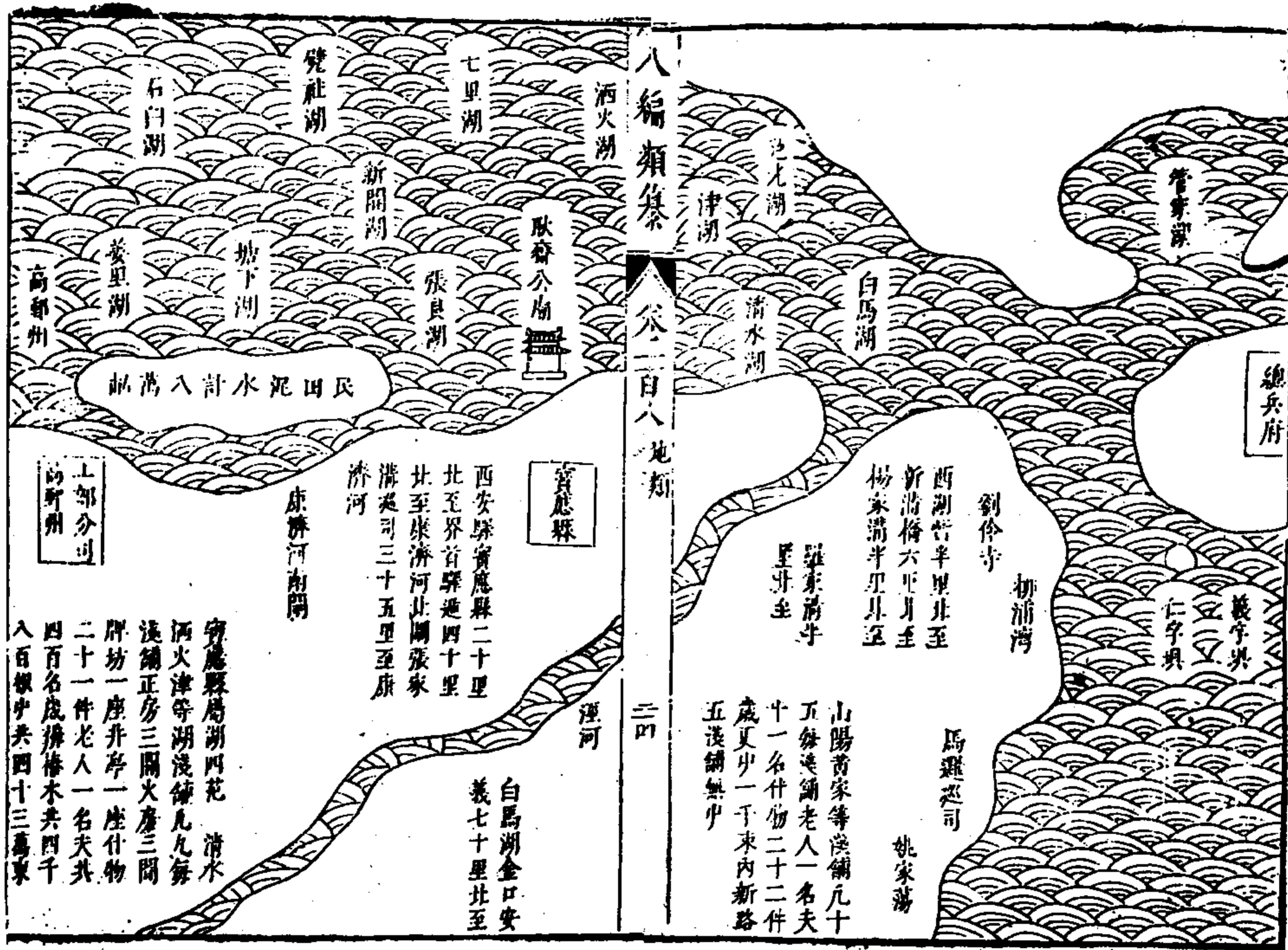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涇湟中則鄯蘭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肅涼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理

三門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堆循河東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道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北為神門又次北為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為夜又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摸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益金元興定十二年修禹廟之記也

禹門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其東岸曰看鶴臺九孤峭不可下瞰西為梁山即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煙雲水石之聚靈蛇罔象之窟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

底柱

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理

古河辯

朱文公九歌註曰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胡氏大記曰大陸澤北九河之地平延漫流易淤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曠齊桓擅一時之利適河行徒駭因以入河之地充樹藝立城邑下流始迫溢為患按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支鑿以殺其溢也禹後歷三代至春秋

時千五百餘年矣。夫流漸絕，經流獨行，亦理勢如此。非齊桓肩曲防之禁，固塞九河，實九河自為平陸，河樹藝耳。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矜礫漢世漸決而南。元帝永光中，決于清河，分流入博州，後又決于平原，乃東入青齊二州之境，遂由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濁淮泗俱清，清淮勢大，可以吞伏。故下流無淤塞之患，為汴宋之郊，盤屈年壤，潰決如故。自定王以來，又千五百餘年，河自北而南，徙千餘里。今案桑田之地，講求變遷之陵谷，欲盡合古書難

入編類纂

卷二百八 地理類

五

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潔，曰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管其流，術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岍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潏，西淪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潏南至西無隸縣，有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

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澗數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蔡氏書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為証，謂九河已淪于海。按禹貢文北過泮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叙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三或五，變遷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入編類纂

卷二百八 地理類

五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至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

海疑卽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豐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豐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滄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豐丘至通許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經諸州入南直隸太和縣入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入編類纂 卷三十八 地理 三

抵張秋入海。

河源考

若不爲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箱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永絕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爲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開河也故汝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汝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遂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汝

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黃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經徐邳則二洪平舟以不敗是黃河決堤之害有限而濟運之利無窮今惡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歲治黃河徐邳歲治運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運河卽所以治黃河治黃河卽所以治運河其功合一不亦便哉。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地理

三

黃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嘉靖以前河經河南九重附膺策力畢舉竟莫支吾而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息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卽勝之是又之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沮運之患也。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開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

之以達于江北由開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沙接之以達於京南

嘗考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

入淮逆流至中潑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

自利津河或膠萊河入海至元十八年始至海運二

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

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

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

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我朝永樂以來

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通以便糧運於是江淮一帶

入編類纂 卷一百八 新 五

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為我國家有矣頃者徐呂

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

湧泉是不可不為之重慮乎

漕河詳節

會通故道元末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為平沙

宋公禮乃究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

上流唐元為塌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

宗濟寧今天井開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

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時聳濟寧水上行終元

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

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蓋分水馬

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

里流于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

保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

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

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關從

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為罷海運

諸開漕以汶為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路南旺

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

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故汶二微于春夏之交而

入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類 詩

漕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間而運事已竣要在節

要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

運則得之矣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開則南流閉諸南開則北流水

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

右灌臨清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兌軍十二月開幫次年二月

過淮三月四月過徐州洪入開今之令萬全之策也

黃河中河道助夫輓運以二旬而渡河則粒米皆太

倉有矣開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葦漕船塞開

河之口數重間水爲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卽溪
雷一口牽而上遽相爲塞障而擁水也命曰船隄是
以船治船者也開漕下流通河者必流一淺長數丈
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去之與啓閘等
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漕河事宜

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管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則
今運道悉爲平陸雖欲勿築不可得也河道流動譬
之人身清河以下其尾閘也邳宿之間其水道也徐
呂之間其肚腹也旁流既多正道自塞是以有邳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理

五

之淤水道既涸肚腹自漲是有有徐州之患故清河
之流迅則邳宿之道自通而徐州之患自減此運河
之大較也脩築長隄必賴夫力然白夫不如徃夫徃
夫不如募夫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未行則有幫貼
安家之苦既行則有往返之勞在役則有支給飯食
之費徃夫者定編舖淺開溜之夫相沿已久官民俱
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捐官而不擾民工作而能
賑濟

修瓜州閘

元年河南累被河患大爲隄防令數十年幸獲安堵

者則防守嚴而備禦素也豈誠如漢人嗟氣盛則河
多決穿鑿附會云爾哉徒以人力畫則防而夜則懈
故河不決於所防而決於所懈耳夫河南運道上源
也猶然晝夜防守而後得數十年之安而況徐邳爲
糧運正道既多方以隄之可不多方以守之乎

停開加河

先自徐沛呂梁邳州以至直河口次自直河周湖柳
湖以至加河口良城侯家灣彭河葛墟嶺馬家橋復
自葛墟嶺以下一帶該桃河兩岸各六七里以至直
河口往返數四左右旁求勘得地里東西相去計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地理

五

二百五十餘里委比黃河長三百里者不惟可以避
徐呂之險抑且得捷徑之利兼之中間屢有河形間
亦可舟雖淪漣於周柳蛤蟆土山距山連汪呂孟等
湖然障水築堤未盡不便雖橫射於十里泉黃河溝
雙溝沂河管河成子諸河然打壩建閘未盡稱難創
議渠漕誠爲有見但自馬家橋量至葛墟嶺相距三
十里中間呂孟湖水週圍七十餘里接連微山湖赤
山湖陡溝橋金溝泉關橋河玉花泉諸泉俱由薛河
流入此湖其水停蓄潌洄終難注瀉以便築隄大約
馬家橋水從此入者也其道有二一由葛墟嶺一由

利國驛皆會曹兒莊而東然葛嶺止疆上猶未易鑿也矧利國驛林頭村之伏石乎直河口水從此出者也其道亦有二一由周柳湖一由隅頭集皆接瀾口鎮上流然周柳湖堤岍尚不易築也矧瀾口鎮隅頭集之開鑿乎縱利國驛隅頭集為可開周柳湖葛嶺為可避至如中間良城俟家濬等處中阻伏石無從宛轉旁逼諸山莫可遷就卒難成功

濬淺縷堤

築堤亦有二法有截水之堤有縷水之堤截水之堤可間施於開河而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悍湍之性挾川濶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取乃欲以一堤當之此鯨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水之堤則河自宋以來由淮達海我朝資之為運故於兩岸築隄者正不使其從旁潰溢始得遂其潤下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委壑於鄰亦非若宋人之畿輔濱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趨西則排之使東及其末李倡為回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蓋皆拂之而非順之也

創復諸閘

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堙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為成障矣若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擁起而高寶為孟城矣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二嗣緣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濬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口以北接淮河其意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河數十里併灌新開

八編類纂

卷百八 地類

三

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濬水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入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淮黃交會太淺運艘阻梗預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掘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道盡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由黃河入開河為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後流正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

左編

地類

治河大要總考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為十則頓損又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或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思可鑒已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開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一

地類

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非岍築堤捲掃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淺狹引河之議或以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心之為愈爾蓋勞費正藝而限以斗門勝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

運易于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人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無處且夫取資黃河不過為濟二洪之險今于二洪無礙即其北徙害其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不急之工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自臨清而北徐州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開河則藉山東泉水然與黃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以前決在河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二

之間沛縣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蓋緣沛縣舊河積沙為岍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抵于湖水過沙亭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

六清治法

自潞河順天津為白漕不宜治自天津逆臨清為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咀又自南咀順出茶城為開漕宜少治自茶城順流睢陽為河漕宜敷治自睢陽

踰高寶連瓜儀為河漕宜亟治自瓜州渡長江入京
口以入于杭為浙漕宜間治夫白漕從密雲而南下
霽十日則平沙彌河雨一日則泛運辛急則挽舟又
急則直易舟耳其節短不病運故其法治之以不宜
治也衛漕渠甚歛而流甚深渠歛則流專流深則渠
利故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閘漕強半藉汶萬曆前
汶乘勢東而下于青海即西注者微西注微則不能
七漕北三漕南二百年春夏水竭往往開漕不能續
數里之流萬曆以後坎河既灘乃驅汶全流于春夏
之交開道遂溢直時啓閉耳故其法治之以少治也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三

河漕有源之水也崇堤約之以專其流隨流堤之以
若其性運畢則修以清漕漕畢則消以待運故其法
治之以數治也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脹閘
而決隄冬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則不可涸之
又不可故其法治之以亟治也浙漕治或在澗或在
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踰年一深通之耳故其法
以間治也若孟津而下河運之崑崙也運所不經若
勿治可也然修身者能不修崑崙乎法反宜急治襄
江而下江運之頭顱也運所必經若急治可也然藥
病者能先藥頭顱乎法反宜勿治夫理餉道者其猶

理氣血乎開漕漸漕患在氣血之不足宜補之使脈
衛漕河漕患氣血之有餘宜瀉之使縮

平水

日減水開閘插也斃石實砌立水擊曰平水礎礎達
也礎加圈如橋曰斗門斗小也楊太僕最畢湖東營
得其意未悉其制何也啓閉由金門木扉資弊端實
礎一成不易均之洩水利害頓殊也王端毅公恕造
減水二十四閘夫豈無利于國不便于民顧創造于
前陳水部毓賢柱史戴公金王公鼎聞人公銓抑豈
無見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四

名田

鄧艾墾淮陽荒廢為屯築塘灌漑幾成陸海王介甫
議墾大湖後人開白茅港輸海遂成蘇松之富虞集
議瀕海沃壤蘇浙人種稻至脫脫始墾直沽遺海口
之饒

治河總論

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
南則鳳陽淮泗之間 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
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
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其繫

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爲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二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決況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關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津，至于大伾，折爲二渠，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浚，而就平地，則分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五

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淮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開，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爲漕計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六

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道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入于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于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于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矣

治河總論

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買讓所謂

徒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夫與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謂費也

加河

加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于利國監經蠓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隄一也梁城侯家灣葛盧嶺皆數十也頑石不可鑿二也礪石水中隨撒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盧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加河即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加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良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況未必成六也

漕運考

程順曰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止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八

漕耳

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 本朝
 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
 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至
 淮陰故道于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
 又于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
 以備乾涸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
 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高郵之湖南起
 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
 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今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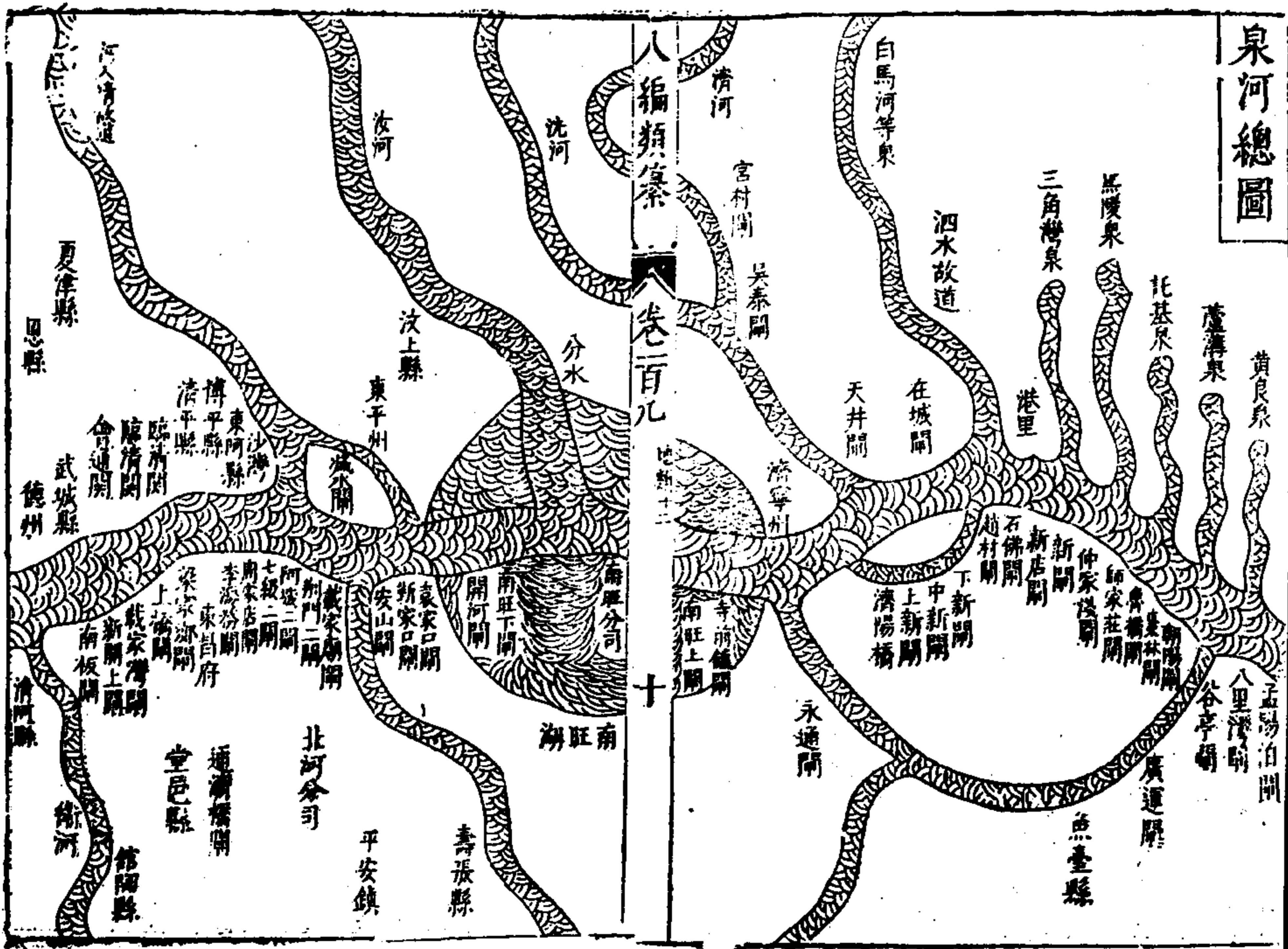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九

在宋時又有斗門水脚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
 原者始堯以甌永樂十九年加以甌之大者景泰五
 年又護以木椿實以甌土

泉河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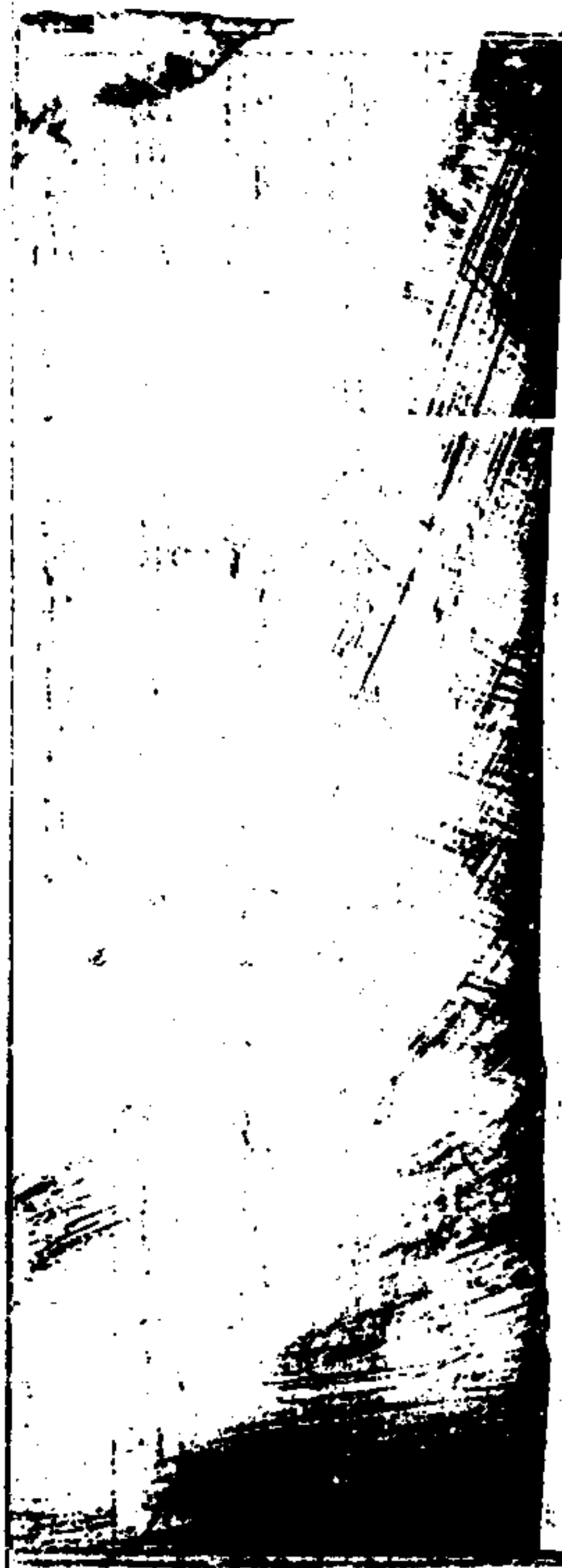


濟青兗三府諸泉總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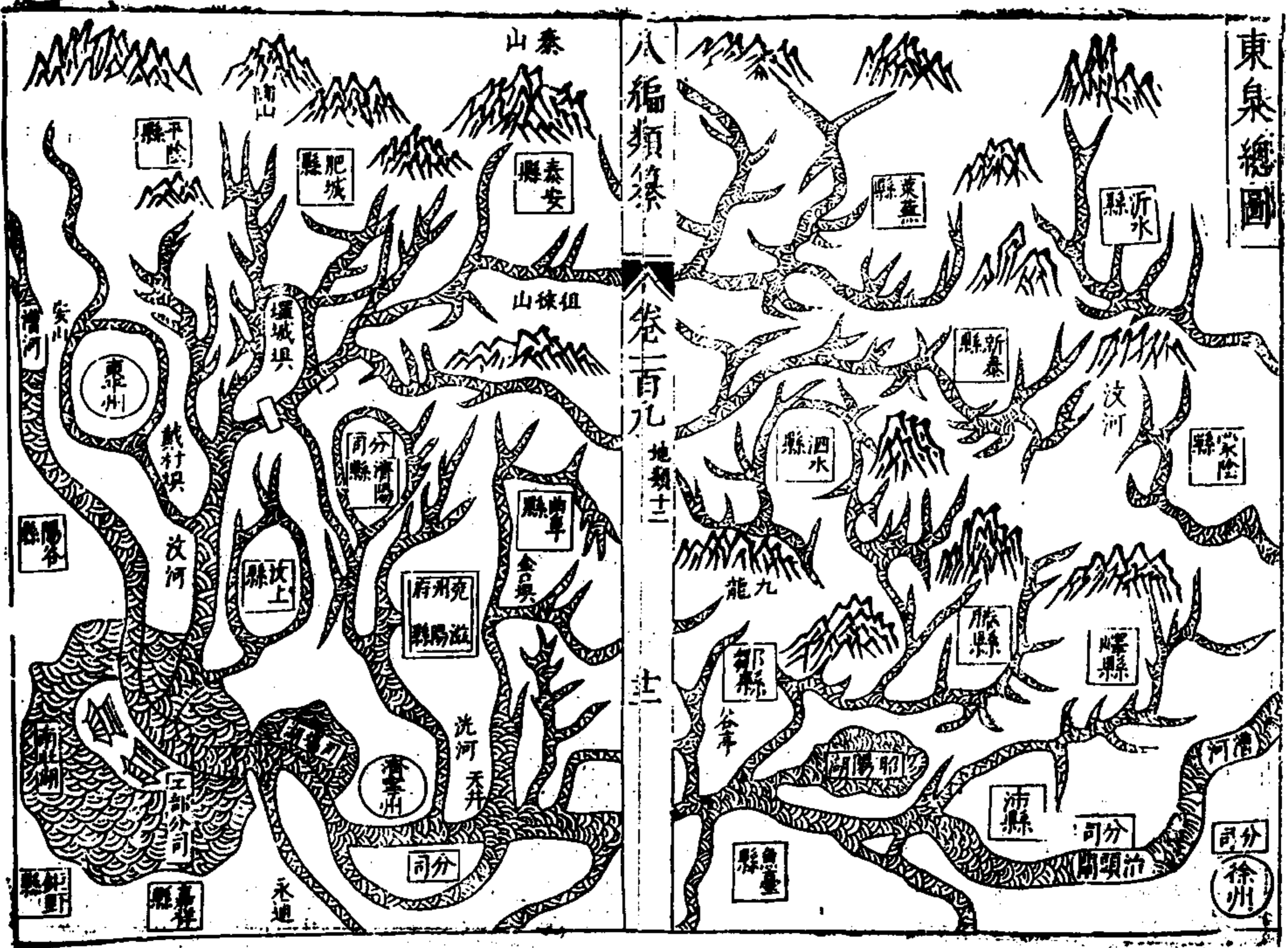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為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瀉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派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係所分水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曰天井派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乎堽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魯橋一也則曰魯橋派鄒滕嶧魚之流及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入編類纂

卷百九 地類十一

近者也則曰沙河派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派



東泉總圖



泉源以陶泰徂徠諸山為主以其能出雲爲風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于涸也然則泉源固以南旺分水爲緊要而陶泰徂徠諸山又南旺之根本也。

南旺考

南旺古大野既涸之地舊以湖名方漕河未開直澤數渚茹之區耳今自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守臣請以司泉者兼蒞焉可謂知所重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地理

三

南旺總論

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泉之浮濟。徐與楊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後世建都不同輸將之途亦異。惟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師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內。故其經理貢賦道路亦與禹稷大略相同。濟寧之境。南迄于江。中間雖有二

洪五湖之險。河淮湍激之虞。然所循者。猶淮泗之故道也。至如漳御合流。直趨天津。則與達河以達帝都者。亦殊途而同歸矣。

各處當治河渠總叙

命官修治
出山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盧宣德弘治間嘗

出真定府西山天順弘治間每命官修築

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以通漕亦賴以濟

白在通州源出湖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潭諸河至直

沽入海決則修築淺處設舖置夫挑浚

四十里以免海險每三年一浚

衛元名御河出河南輝縣下臨清至直沽入海今爲

運河

屬于衛賜名會通

出山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

山與濟源合流至徐呂二洪景泰間于黑洋山北黃

河缺口開河以接舊道

河

汶河出山東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入海元築壩

過之南流至今合沂泗入淮永樂間復壩于東平州

戴村汶盡入漕五分水龍王廟四南有洸河亦入漕

昭陽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

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在徐州為運河要害亂石峭利成化間命官鑿

石又甃石路置石壩遇損壞修築

洪梁在徐州東南有上下二洪亦運河要害成化間

甃石堤築石壩復于壩西築堤洪東甃石路遇壞修

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五

管家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隄永樂間于湖內築

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自寶應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界

皆運湖所經湖東堤長三十餘里洪武磚修高家潭

等處成化造石堤漸長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

湖皆石堤遇壞修築

康濟高郵湖運河所經高堤三十餘里舟行湖中被

風觸堤往往破壞弘治間于湖東開一河以避險名

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又用磚修築東所

浙西太湖受六府諸水注江入海每壅塞則長洲吳

江常熟諸縣多被滄沒永樂弘治間每命發民夫導

汶水考

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絕頂穆妃陵側有濼

布泉懸百丈岷而下即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

北經大峴山陰峴水入焉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谷

中西來入焉又北逕龜山陰乃折而東逕柴阜又東

北逕安丘南阜山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

濼顏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出朱虛入

濼將桑欽所而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六

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

濼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

大通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濼汶

柴汶年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鹿園萬表論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濁河而行

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

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

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併阻議者謂為黃河

改流于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

今水道只濁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

淤是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
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沛地勢隆擁往年
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滄沒
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
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少又降
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
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此
徐水之通塞實本黃河之贏縮非關于河之改流也
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光汶沂泗諸泉溝
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統十三年黃河决榮陽至陽穀入漕河潰灣以達于
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
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漕然黃流
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
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
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
大來而淺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
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
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澗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清由
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

河之害今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
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
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
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則即欲死矣此
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濟源辨

孟子云滄濟源而注于海蓋濟水出于泰嶽諸山至
王屋山始大在沆地初名沆水自流入河至于濟陰
之地故名濟水源即濟水泛溢湍濶無涯因名曰濶
非濟自濟而濶自濶也二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
于海或曰濶水在章丘縣北七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六

濟河源流

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
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為運河
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
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乃汶水出洸河者
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
清齊河至歷城會濶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
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
清河即濶水發源濟南的突諸身流至城北大明湖

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韋丘會清河又會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宛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賈入海或云古樂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為大清河自偽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為小清河云又按鄆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為然是故一見為濟源再見為榮水三見為山東諸泉水而溢為大小清河其實八編類纂卷一百九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九

濟源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出沅水所出澗沅聲相近蓋一水也沅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入于海夫濟之為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鄆道元為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于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謂靈異者皆譌謬也

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擊而通之

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易者若干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今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輪于衛輝倉交納有災折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達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為疏便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為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腳價耳

沕河

沕水有二東沕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卞莊今廢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香梗鍾故古稱琅琊之稻即此西沕出嶧州東北抱嶺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沕合又有水出浮丘山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于此故名三合入于泗謂之沕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

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濟河者今沂嶧二州仰加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為匹皆十三陂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達新濟矣徐邳人恐徙河無業每沮之

膠河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嶺山也北經密州東北鹵山古名五弩山鹵水入焉漢宇記曰膠水出鹵山蓋非是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注

都濊者水經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即古獫狁澤也張奴水出高密東阜下亦注此澤自澤北出注新河張奴水一名墨水水則有張奴店由河北入于海其東北入海者膠水之故道差淺而新河為經流新河者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倉口入

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主開復并于馬家濠鑿山麓通海欲從元人故河引泉潄水通漕問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估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把郎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去沙僅二尺路只二里沙堆積嶄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議築堤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注

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固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至隆慶五年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

圖書編 九類

河運海運總叙

自前代建都以來東南以海為險西北以山為險。遡海肆逆為難而乘高犯順為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涼六鎮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為虜所窺。安史之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編類纂 卷一百十

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忍于華人也。奈何華人也忍于華人哉。

海運考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為盜魁。出沒險阻。至元

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壁為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出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為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大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恐懼。至元二十七年宋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

二

楊子江開洋落朝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為浙江叅政。張為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高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揚材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

朝洪武三十年猶放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會通河成始不復講

昔元人海運之有損壞以其起自太倉加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又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即以舟與米行于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唐人都秦右據岷京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以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佑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夫三門之險天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

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

彼以夷陋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用之所不得望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衝也至宋時直隸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何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閩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四

幾正南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

一計程限

夫浙直大海橫亘千里兵艘販舶晝夜相續朱清張瑄所經略無遺慮矣驚遊而上遠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修而復之以近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販可使阜通東省本色可使復舊此其利害亦彰彰著也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于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于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開一道以

接之

四海附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為東海在廣南為南海人得而見聞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跡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効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比于是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親至其地也至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即波斯國

八編類纂

卷百一

地理

五

人與商人皆嘗往來若北海則又甚遠如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冥諸北海之上唐史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骨利幹國在北海北岸也然則詩書稱四海者實環夷夏而四之矣若西北二虜有西海柘海青海蒲類海居延海此類雖與海並稱實眾水鍾為大澤故以海為名耳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直居延為海矣

渤海辨

海岱惟青州所為東北跨海西南距岱跨小海也本

石渤海亦謂之渤海海別支名也蓋大行恒嶽大微之山循塞東入朝鮮今高麗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

平州碣石南至登川沙門島是謂渤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橫乃謂九河之地淪為小海然則唐虞之時青州跨海者跨何海耶又為小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全壤豈二州北境有荒漠棄地為海所漸而歷代信史不之書耶蓋因委九河于海中指碣石在海外遂有此論古兗之地自濟南以西北包濱棗滄瀛帶雄鄭匹襟深冀南遶曹濮東括魯鄆四至亦不狹矣在春秋戰國其地瓜分從後世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地理

六

小之未詳考也今齊境東南則日照即墨膠州正東則寧海登州皆岍大海東北則萊蕪昌邑正北則博興壽光西北則濱棗二州皆岍渤海云

海防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東路為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舶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為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顧以近

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劄于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澳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船自福取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覘我無備。批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加意其外。石靖海甲子門海澳。雖視柘林稍次。而舟師防禦又可少懈乎。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連廉而廣州中處故于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常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滔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七

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尤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其勢必立厓門塞門海萬戶山綱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連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竝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滇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八

電所轄一帶海澳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
 為本府之南翰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淇
 州瀾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
 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
 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若廉州則尤為全廣重
 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制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
 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
 為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為據備倭之制若白沙石
 慶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注
 叅將于崖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戎舊額歲久衰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九

凡此皆百路入一府中又各名其地
 一南越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
 國初起發居民遺業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可
 以聚舟其大視金堂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
 嚴倭船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
 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
 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鋪板而陳所
 置甚為清推刀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令人于海
 濱沉滅其舟則岍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福建事宜

三四月東南風汎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南灣
 云蓋特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
 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
 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趨于外晤嶼乃五灣
 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晤嶼安邊等哨守之兵
 若先會兵守此仍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泊
 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
 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灣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
 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于開頭峻上乃
 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
 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
 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瀆
 州等處在小哩則有海漣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
 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
 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
 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木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
 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
 為第一義况一海喘息相連閩賊亦漸直賊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九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湧水寨乃江夏侯所設俱在
海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曰崑嶼烽火門南日是其
舊寨一一可考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
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
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于
下八山等處而設于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
至見不迫信國遠矣

又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
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與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
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為肅清若福建漳泉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
急惠潮商船不通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
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價銀不過叁分
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
又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
之徒貸貫通番愈過愈熾莫若因其勢而利道之督
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有船隻者官為編號富者
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
裝載貨物納稅日賣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相
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

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為毘括海居東面
右為福建居南面福寧尤常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
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
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左中二
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守之秦嶼羅浮官井洋皆屬
焉正統間焦弘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
舊而後可

福洋五寨會哨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
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
無不備矣由此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
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
之法無踰于此
海上有三山澎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
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為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
遷輝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為
水國焉今南澳有重帥每壇有遊兵獨委此海賊豈
計之得乎惟就浯銅兩部各量損其艦十之三調其
兵十之四慎簡材官部署其眾往守之又就漁人中

擇其黠而力者署數人為長以助我兵聲援遇有俘獲賞倍內地其遇寇而不助聲援及觀望助寇者罰亦倍之則漁人皆兵矣三山之犄角既成五寨之門戶不益固哉。

浙江事宜

一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始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乃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十三

十萬石大為海防之助

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一失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樹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

道也海防莫急于舟師四叅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鹿玉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許衢等山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為浙直分隄之處交相會哨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大衛為第一重出沱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

直隸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嶼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十四

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濶分有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七了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了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為江陰為靖江又西為孟河為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于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鎮叅將統

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于揚舍所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積賊可登呀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日吳淞所而南為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為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為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為金山衛西連柘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部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八編類纂

卷一 一〇

十五

江北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船過坝水路自清溝喻口既攻則兵勢既迅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非度南鹿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

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停舶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麗磯

八編類纂

卷一 一〇

十六

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見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一
左編

人類 儒

宋周敦頤 詞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
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
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
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
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
人程頤稱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
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及為
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敦頤名聞移柳州時
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
其不給聞敦頤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
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
語二年果有得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
欲深治之敦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
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逵亦感悟囚得不死轉桂陽令皆有治績改之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
更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
為恥也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為使者人或說敦
頤抃臨之甚威而敦頤處之超然然抃疑終不釋及
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
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
寧初呂公著在侍從力荐敦頤亦會趙抃在中書擢
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
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敦頤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
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人類

二

索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而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
康軍因家廬山蓮華峰下抃再鎮嶺將奏用之未及
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每奉已甚約作祿悉以
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初護
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
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及分司而歸妻子饑粥或不
給曠然不為意也王安石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
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
寢食時安石年四十六及叔年四十四矣

程頤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珣太中大夫顥生而神氣秀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有成人之度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此易穽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三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顥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儻其所盜卒以善

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顥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基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四

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擡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顥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于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比如是苗穉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顥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

東財賦窘迫官所科

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顯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人類 五

已顯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顯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顯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顯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嘗使推擇人才顯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上章疏子任不得窺其藁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顯每進見必為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上詔問

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款賞以為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早而戒于漸一日上縱言及于辭命顯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專朕何敢當顯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顯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人類 六

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驗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安石與顯雖道不同而嘗謂忠信顯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嘗被旨赴中書議

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抵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顥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顥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嘗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部水丞怙勢殘視州郡欲盡取諸場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

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兄付事恐不集公常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八

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顥在職安有是也廣濟蔡河出扶濟縣境瀕河不堤

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顯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矣顯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顯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俗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顯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顯曰民願復而君不許何也顯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顯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聖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顯雖小官賢士大夫觀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彥博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願

序之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春陵周敦頤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任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大學時海陵胡瑗方王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珣屢當得任子思輒推與族人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

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頤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二年給事中頤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通英閣頤復上疏以為修展通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通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

之意也。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意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筆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願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既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解上雖論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願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君之嚴視路公之恭執爲得失願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切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樂樂置宴願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古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願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願曰某起於草萊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

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願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願力辨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願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邪怨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回善然不若無心願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二

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願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治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人有言退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願喟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司馬公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

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初有如是才識初顥嘗謂顥曰異日能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胡安國曰嘗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處極高管鮮于侁曾問顥子在酒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人類 三

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顥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顥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顥一日顥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顥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曰莫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宋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

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

宋楊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人類 四

楊時字中立南劔將樂人初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起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開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

揚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蕪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管涔在朝淮南寢謀論黷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人類 五

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弃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弃之非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人類 六

至京城。今開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飛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八類

七

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

王黼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宮並罷。時亦罷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八類

六

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

宋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間。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程顥。顥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額舉史書。不遺一字。顥曰。弊却記

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顛。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顯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頤別一年。往見之。頤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良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日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頤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頤曰。何不試於大學。良佐對曰。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也。頤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九

識易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子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于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宋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沐。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弃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

其後願既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宴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標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蜀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天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

宋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迪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謂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人類 主

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輟坐載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載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弃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載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士第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有教告常惠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

行過於道必問其時命某告其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遷涪州軍事判官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熙寧初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人類 主

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執政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載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戡以言得罪載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載卒門人欲益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願類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身行謹論
其好凡也
其以編定

由矣。以謂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程顥嘗與載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砥愚。西曰。計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程頤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八編類纂

卷之二

八類

三

廿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親織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院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宋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雍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雍歎曰。管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遂可已乎。於是

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師河南穆修。修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頗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為衛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芳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眾。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斐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告雍。雍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

八編類纂

卷之二

八類

三

後之諱語
門生大誤

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告雍。雍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

能禁吏責既間安更用名為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
 胎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時
 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以福建黃
 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
 以雍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雍與秩
 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
 誨吳克祖無擇皆薦雍時歐陽修參政素重秩故穎
 川再薦秩雍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川團練推官辭不
 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秩以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
 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

八編類纂

卷章

人類

五

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
 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雍於是始為隱者之
 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弼嘗患氣痞雍曰好事
 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爵爵何益弼笑曰此事未
 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
 全不發雍因戲之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修願堂說
 法富公晦叔欲借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
 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雍曰
 恨聞之晚矣明日弼果往後雍因見弼曰聞上欲用
 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雍

曰因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
 乃不可乎弼驚曰其未之思也弼以雍年高勸學脩
 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舉世尚虛談未嘗掛
 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
 不諛方士雍疾革願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
 兩手示之願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
 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
 下騷然雍閉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
 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
 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八編類纂

卷章

人類

五

富弼一日有憂色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
 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叅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
 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
 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
 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雍與商州趙守有舊
 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雍與惇同會
 惇議論縱橫不知敬雍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
 困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雍因言洛人以
 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
 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如公所說

乃知花之下也。惇慚服默然。

宋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誦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嘗采祖宗故事為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注

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宋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已而

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

從彥清介絕俗侗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矜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嘗以黃庭堅稱周敦頤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注

少進矣建安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二

左編

人類 儒

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
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
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熹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
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
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浙
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二 人類

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
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
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克其位於
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
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
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士
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
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
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其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
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

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
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
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
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熹所對奏劄皆
目書以防宣洩熹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
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嘗帥
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
推行之熹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
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相問存恤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二 人類

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
備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
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
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
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熹猶以徒
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上時宰
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
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為阿諛順指之計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
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

提刑未行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効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匪不以聞仲友亦自辨且言弟婦王驚悸病篤熹論愈力葦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踐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所切職吏黨與衆多竝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舐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忠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熹者故有是言臣竊聞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三

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極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料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若用劄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寬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

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防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餓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搭魁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天下之私人而新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十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師哉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目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往而不復遂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四

往而不復遂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

顏亦覺非昔時矣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祀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是熹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然條其不可者四以為藏之夾室則是與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裕祭設帷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裕欲別立一廟則喪事有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人類 五

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與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裕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禘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由僖祖安得為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

以附其說嘉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為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嘉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嘉徵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密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不行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嘉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百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人類 六

志嘉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請未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嘉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

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懼悉歸佞曹熹自
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
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
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
號遯翁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於
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
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
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
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八類

宋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
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
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熹每至夜分四
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
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
山將終焉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

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

劉二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熹方與諸生
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
詞色更為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旨貶元定簡學者
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
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
百人餞別蕭寺中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熹出
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
醉熹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熹醉睡方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八類

飲橋上啓元善即退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與嘆
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
定曰獲罪於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十里
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
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
賜諡文節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
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
有遺之金而儀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
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

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宋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大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為師中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薄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九

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菟旁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趨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願擢名儒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

餽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不若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案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身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奏論愠曰中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疾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寮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強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處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

強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郡重地。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劾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游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

八編類纂

卷百廿八

十一

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漸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陷非所以清朝。署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詔與郡。桌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知通州。安國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舍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事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入薄都城。子寬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于乎。敵圍益急。欲

宗急召安國。及許其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官。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非關中河內。爲興

八編類纂

卷百廿八

十一

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讐敵。迎復兩宮。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
 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至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
 榮辱逮君父今疆敵馮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
 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
 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
 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
 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制非所施於君父春秋
 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一
 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進講而
 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呂頤浩都督
 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為朋黨
 且曰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為
 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
 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
 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
 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從舉僊都觀是夕慧出東南右
 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
 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

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
 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
 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
 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知永州安國辭
 詔以經筵舊臣重問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
 觀今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
 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
 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
 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
 孟而禁不得從願學之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一
 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道
 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
 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
 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
 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
 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
 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料

翰行是
人夫命

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
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蠅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
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焯為稱首侯仲良言必
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為志
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
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
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然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
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
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幼少時已有出
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
醉嘗好奕棋母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
不復奕為學官京師同寮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
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亦
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
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
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官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
時具朝膳留安國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憲間
清坐講論不覺日暮之暮也赴關過上饒有從臣家
居者治饌延安國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為壽安國

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隘豈吾徒為宴樂之日敢
辭其人報止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
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
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
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
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
措意

宋胡宏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
游衡山下餘二十載玩心神明不合晝夜張杖師事
之紹興間上書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
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
於讐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
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
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
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
望九年於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嗑未嘗
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
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
北面警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

八編類纂 卷一一二

八編類纂 卷一一二

五

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
 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
 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
 辱臣子必報之譬子孫之所以寢兵枕戈弗與共天
 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譬王安石
 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故姦諛敢挾經述之議以逞其
 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謫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君
 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
 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
 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陳東以直諫死於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一 人部 七

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
 何惟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
 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
 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
 輔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高閔為國子
 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倫之
 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
 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憐勝於加之以外
 也太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
 臥薪嘗膽 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用人

以大譬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
 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
 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舍人此中
 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用人
 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
 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
 目覩志難滅理北面敵國矣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
 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
 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
 云云欺天用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丞務郎不調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人部 六

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
 寧作書止欽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
 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必被召竟以疾
 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

宋張拭

張拭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父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
 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既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
 告告之拭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少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
 孝宗新即位檄烈以奮伐仇虜為已任浚亦起謫籍

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枋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浚已沒枋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嘗與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疏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人類 十七

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枋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枋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嘆息褒諭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暮歲而召對至六七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人類 二十

侵掠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弱情邑管斗入
 羣蠻中最高為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
 丁十餘萬為藩蔽杖知其弊則又為之簡閱州兵汰
 冗補闕藉諸州縣卒伉健者以為効用申嚴保伍之
 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
 所補斬前後以十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
 不以為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杖入境首効大吏之
 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群盜破膽相率
 遁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
 常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人類 五

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杖既廢禮遇諸將得
 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
 士感悅相戒無輒犯杖令每案親征必使與大軍襍
 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
 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案驗而加賞罰焉由是戎
 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准姦民出塞為盜法皆
 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
 奴在黨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
 其曲在我命斬之以殉於境而縛其下奴歸之北人
 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為有人矣於是天子益知

杖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惡杖
 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為右文
 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作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
 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
 已之徧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
 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所
 毀潘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
 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
 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
 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人類 五 宋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射策集
 英殿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創大為心
 毋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
 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爾今日待虜之計當先效
 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
 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前世中興之主以剛
 德為上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其本也陛下之心臣
 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切想陛
 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

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涼意爽清。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蠻氊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筋而起曰：馬粉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若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涼，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五

省間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擾小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閭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且閭寺聞各國之不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小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服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于與政事者，必誅。陛

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旨，趣論古人之成敗，將見聞閹寺之言，乃狐狸夜號，鴟鴞晝舞也。九成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各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刀聞於齊而齊亂，伊矣聞於宋而宋危。上感其言，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失回屈，不能為也。策言僞豫，比之狐狸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五

之康莊，手劍以屬刺客，衆為寒心。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勝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辭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邪。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九成歸海昌，登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

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卹刑為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或闕。始未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証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有詔。經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人指

五

九

筵官分講讀經史。九成諱春秋。一日論曰。食日。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惟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九成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九成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人指

五

六

遠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莖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上問。顧俊尊上帝何如。九成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適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嘗從容言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九成又謂趙鼎曰。金寶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擒。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會秦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既而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明附趙鼎。除秘撰奉祠。江州太平觀。免謝辭。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

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九成既免官秦檜取旨上曰
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
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可諫詹大方乃言
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
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
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
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
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啟千僧閣以居之
而九成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已於是令言者論九成
與宗杲誘訕朝政上在經筵嘗問高閏曰向來張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五七
成嘗問朕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
何也朕答之曰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閏曰
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
成所問極是閏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
否翌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
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
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謫居南安
前部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
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書
與處成以雪國耻而不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

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
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
逝九成非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况
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九成在南安
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
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
作成右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
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已大起告訐此其意欲
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九成謫居
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碑足蹟依然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五八
成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
者十四年矣錄立積久雙眸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
橫浦居士廣卿致籘九成曰吾未敢苟取悉歸之檜
歎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 告之九成遺書痛
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初九成
之學出於楊時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
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
忠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
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

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
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肖尋思此心病也心有
病人安得知我知之常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
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
惑甚矣

宋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
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檜當國場屋無
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
博士且至聞其嗜黃老脫畧儀檢以魏晉放逸自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人類 五十九

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
習兼晝夜不怠九齡年猶未冠於取令向背已知所
擇如此九齡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
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與國地瀕大江民寒膏
罕游校官九齡不以職閒日俟端架履蕭衣冠如臨
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家難去官矣
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于家寶淳熙七
年四十有九休服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日是個男
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藝
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牆青耦必播手相戒是家

射多命中毋取歎九齡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
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

宋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
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
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置而胃中之疑終在後
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
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
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
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復齋家兄一日問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人類 五十九

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
做工夫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
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九淵曰未嘗
欵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
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嘗云今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
實一途議論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
旁觀不能堪而九淵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
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
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必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
靜篤實淳直明游間未易多得果云雖未相識每見

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
文者也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鷺湖九齡曰伯
恭約元晦爲此集正與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
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辨祖謙爲此會
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
適從論及教人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
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
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
合九淵更欲與熹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
止之授崇安縣主簿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類

三十一

往訪熹與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
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熹跋講義云陸兄子
靜來自金谿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
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久而或忘
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
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
講義刻于石九淵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有學者固無極之辯
貽書詆九淵者熹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
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
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九淵嘗云建安無朱元
晦青田無陸子靜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
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即日處
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旣明多使
頌元詞自毀之以勵其俗唯怙終不可毒化乃始斷
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
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八類

三十一

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
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
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九淵之明有
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語吏曰某
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卽其人
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
以非急務多不檢嚴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
患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遠集擒
獲不逸一人至是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
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

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郢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池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軟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疆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糜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九淵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備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明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三

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之誓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因少時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長短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九淵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三

帳下其家祠事九淵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幡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為人矣九淵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荆門兩縣置墨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議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九淵揭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稅收增倍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為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年五十四謚文安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
後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
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
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
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
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
於一節

宋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
道過富陽問答有所裨遂定師弟子之禮會逐丞相
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
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
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
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臣耻之未
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
佐郎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戾消禍變之道其境
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早望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早望
根本近在人心投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往復漏過八
刻上日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未行
求外補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

水射之簡威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
吾赤子中士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新斗升粟而
迎殺之斬脫成乃速得成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
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提舉鴻
慶宮寶慶元年卒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三



八編類纂卷一百十三

左編

人類 儒

周荀卿 道學

周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與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管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陸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備而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三 人類四

荀卿以魯
六為最
而論言不
及桓文
中亦于論

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食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忸之以慶賞鮪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關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禁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齟齬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三 人類

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
 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
 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
 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
 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纜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
 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
 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
 賊也故順刃者生係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
 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
 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豨問曰先生論
 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
 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
 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

八編類纂

卷一三

三

八編類纂

卷一三

四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
 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
 尤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
 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
 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草檄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
 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
 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
 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
 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
 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
 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不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
 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
 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

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審靈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然而好深湛之思。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秦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官外，近則洪崖、旁皇、儲胥、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野、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琦、瑰偉，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官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徵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

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濠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鵠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韋賢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

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飾莫善於虞
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
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
不求於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
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
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
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棻問之曰雄素不
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二

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
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而鉅鹿
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
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
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
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
賈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
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
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
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
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
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隋王通

隋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
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八

容謂隆曰朕何如主也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
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不以學爲
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承詔著
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隆出爲昌
樂令遷猶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
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敝天子何爲而
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占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爲邦
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興之
 日。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
 宴居。歌伐木。而召通通。變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隆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
 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師廢久矣。然何常
 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
 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
 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
 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
 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

八編類集

卷百三

八類

九

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
 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
 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
 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平之
 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
 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
 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
 人也。家於邠。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
 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

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
 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敞廬在茅簷土階。晨
 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
 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
 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
 鹿魏徵。太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
 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
 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三年。江都難作。通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請謚文中子。

八編類集

卷百三

八類

一

漢田何等

傳經附孫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
 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
 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
 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
 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楊

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讐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待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宜為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郡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何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

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梁丘賀琅邪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亭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劔挺墮首垂泥中刃鄉乘與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二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為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孟氏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

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子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符幸為石顯所譖誅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為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土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八編類纂

宋百三 人類

七

東漢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壅畔以違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晉王弼

王弼字輔嗣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催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宋胡瑗

宋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

八編類纂

宋百三 人類

十四

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為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倫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入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與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

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十瑗弟子十常居四五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漢伏生濟陽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手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主

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在武帝時

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星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再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主

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故云臣下有謀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昌邑王廢宣帝卽位詔曰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奉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

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八類

七

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傅受詔授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

略難以應敵建卒白顛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為石顯等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堪授平鄉及許商平鄉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平鄉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算者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善林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快欽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八類

六

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石林葉氏曰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攻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人類 元 世古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庶言同則亡釋字其乖悟有如此者

朱熹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世古條不 然於生條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詁晉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後漢歐陽欽

歐陽欽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欽八世皆為博士欽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人類 三

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欽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城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欽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書奏而欽已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遞訟之言甚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繖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欽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諫議大夫

後漢孔僖 附牟融等師傳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

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

人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漢申公

漢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下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

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滿裏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侍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

人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卷百三十一

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實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

可為詩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以詩授哀帝
 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
 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
 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
 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
 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
 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聞經數篇式謝曰聞之
 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
 弟子選詣博士振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
 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
 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中大夫
 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
 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吹諸生日歌
 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
 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過墜式

容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疆勸我竟為賢子
 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唐生
 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
 上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迺弑也固曰不然於是上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
 受命不為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
 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
 圜擊箠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下
 八編類纂 卷一一三 八
 固刺疑正中其心魂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舉
 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反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
 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后蒼東海鄉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
 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師丹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
 翼匡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
 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

兩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合此五際

漢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侍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詔授王吉為昌邑王中尉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徐敖教授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衛宏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士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眾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流源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嘗疑其非蓋本於東海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時人所自製韓詩序茅苜曰傷夫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章如愚曰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類 三
章如愚曰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修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頑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魯詩鼓鐘為昭王詩並見錯之序論其與

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采芣苢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芣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旬奴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類 三
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

漢胡毋生睦孟嚴彭

胡毋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贏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贏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曾駐孟孟少時好遊俠關雞走馬長乃變節從贏公

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入尺三石為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入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五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祿信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

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琊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睦孟姊子也

漢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時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入編類纂

卷百十三

三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

中選郎十人從授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
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廣弟子周慶
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
梁同異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
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
為博士尹更始為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
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三

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
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
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
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
士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
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為講學
大夫由是穀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漢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之憲

春秋左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
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
中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
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
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
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
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
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三

後漢何休

何休任城人也為人質村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
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
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
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
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其謨

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侍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服虔榮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後漢丁恭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博士遷少府諸

八編類集

卷百十三 人類

三

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口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公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微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

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嘗在大學不進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儼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駕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事札

八編類集

卷百十三 人類

三

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摭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究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典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有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舜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也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遊情六藝研礪綜微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八編類纂

卷一三

三

漢書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逵為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因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以逵為左中郎將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視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八編類纂 卷一三 八類 三

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後漢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衆
 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
 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
 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
 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
 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
 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
 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五

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
 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
 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
 狐疑懷上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優塞自信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且
 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慈恨故遣兵圍臣今復
 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虜裝獨拜如

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
 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
 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
 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
 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
 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解遷
 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肅宗議復鹽鐵衆諫不
 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
 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五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
 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
 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
 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王何蔑棄典文不
 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駁實駢繁文
 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沐浴之風緬焉將墜遂
 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桀紂暴
 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
 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

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温死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三元

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建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

罪子秦時為天門太宰葉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占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指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日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密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早

唐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細條為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

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士甸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錄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比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甸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人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絕，如系至漢，典刻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或言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有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夾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詭前入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宋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以因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聖

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通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

秘閣特官其一子

漢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大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聖

戴慶氏之學德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克習

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

北齊熊安生

熊安生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聖

悟者皆發明之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其業擢名於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

後漢馬融

馬融扶風人也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颶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故往應騰召拜為校書郎

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鬼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廡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陽嘉二年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八編類纂

卷百三

星

陳星亭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遂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令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八編類纂

卷百三

星

其人可知矣不必出此之論

好

後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四七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祭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焉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懼戚不敢違意遂追脅玄不得

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已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顯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四八

杜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太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去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閻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
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
年七十四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
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問宗之其門人山陽郗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人類 兗

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
安國淵任假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假有道德其
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
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
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烏几几之句而鄭謂
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雞人之
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祿諸類此不可悉數玄
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
洛汭注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
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

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股又注旅獒讀曰毫
謂是道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
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
是不見古文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
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
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
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人類 兗

允蒼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
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其薨觀歛之制與徒之節
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
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
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
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
謚明帝不從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
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
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
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

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樂安孫叔敖受學鄭玄之

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梁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

隋劉焯

劉焯信都人也。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輕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

劉炫

劉炫河間人也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五

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基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

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勤覆銀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五

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藉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

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宋陳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遷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議禮樂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人類

五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官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梁陸澄

陸澄吳人也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

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唐孔穎達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中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孔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人類

五

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議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侯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有如安國以四嶽為四人以傳說板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

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識緯為可信也

元黃澤 附趙涉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時澤年四十五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賸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澤者待澤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窓不蔽風雨澤敬共奉持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水雖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澤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太侵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澤一耆儒爾月廩大豐削其三之二時澤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饑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然不知所出而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澤未飯也然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混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以大感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

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物之原

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當是時唯

臨川吳澄詳學正宜道通諸經最為知澤者嘗拜集

賢之命揚而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

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

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辯釋補註觀之謂學

者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為序以歸之然澤雅自

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

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

無益也澤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

人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

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

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為

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

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

質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

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澤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門人惟新安趙汭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汭始拜澤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五九

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必不可致思也。汭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于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椿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汭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澤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汭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五九

六經疑義，子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久之，汭復念澤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某教授洪都，汭再往見焉。夏某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澤以所聞對。夏某僞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汭敬起謝之，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

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註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稽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遠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人

八編類纂卷一百十四
左編

人類 史

漢司馬談子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法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官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捐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

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于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太史也自前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史記

太史公

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史記

太史公

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四

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間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勢所利也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王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繼迺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五

藉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託軒轅下至于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
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生
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
下作七十列傳凡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字爲
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
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遷
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于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既死後其書
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八類

六

東漢班彪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
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
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
之鬻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
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于
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
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
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
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
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
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
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于
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
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
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
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
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
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
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
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
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
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
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
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
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
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
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八類

七

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構杌之事，遂聞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高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八

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六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

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織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九 九

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于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彈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十

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
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
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
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
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使北虜稍疆，能爲
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
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
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
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
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
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
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
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
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車騎吏推呼之，奴醉
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
因此捕擊，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諱責兢抵
主者史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十一

宋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曄有雋木而行數犯名

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

志吏部尚書何尚之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

為廣州刺史若在内覺成不得不加鉄鉞鉄鉞亟行

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洪復遷范曄人將謂卿

等不能容才朕信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曄長不滿

七尺肥黑秃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飲宴歡適謂

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曄亦止弦初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人類 三

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

之為廣州刺史以賊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

免及義康被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常不

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為畢所知熙先藉

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與綜諸弟共博故

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

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

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

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

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

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耶人作犬豕相遇而丈

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

與沈演之並為上所相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

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為怨畢累經

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為義

康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

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

前史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奴誑幸災便正大逆之

討况義康姦心繫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

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業善天文云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人類 三

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

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

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獎說亦

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

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

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

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

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

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

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時思話鎮襄陽有法

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參軍。質時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愈。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鐸袍段、基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醜婢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古

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曄中將軍，熙光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比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言，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南平王繹出鎮上於虎帳，罔祖道，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跡，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曄不

服笑謂殿中將軍沈仰之，凡諸處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華，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五

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正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不復果贊自是吾文，條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

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太繁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曄少時况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人編類纂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二六

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鸚鵡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汗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晉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七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蜀魏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

惟工書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木拜病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

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八類

六

晉書

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於文與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意不可解隱之作也年七十者餘卒於家

晉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飾為從事江夏相袁粲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使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

見以此大忤溫意左叅戶曹叅軍是時溫覬覦非望

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晉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郗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八類

九

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二十餘年今沉淪重疾微命難保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竟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
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
何休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
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
義而以貶魏哉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
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閩閩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籍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
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更代明矣况積
勲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於燕魯
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響廟堂吳蜀兩彪運奇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人部

三

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
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吳魏犯順而強蜀
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

北齊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收年十五頗已屬文
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自戲
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
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
顯孝武時為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
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與高歡內有

間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易崔孝芬怪而問之收
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歡南上帝西人關收兼通直
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
主及其羣臣咸相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
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
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
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遍行姦穢梁
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及高澄死
高洋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於
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人部

三

時洋將纂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請文
遣人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
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
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
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
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
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
史李彪崔光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
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辯追撰孝文起居
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

保史有評
歎曰收始

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
常侍房延祐司空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
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
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
之勒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
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
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
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善錄飾以美
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
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人編 三

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
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曰臣父任魏位
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
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
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
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
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
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並獲罪各被
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人編 三

初收在高歡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
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
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
起居注收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
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
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
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
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
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

有賦情先以告收收上三臺賦其文甚壯麗府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銘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瘵追憶作懷離賦以伸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儒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帥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情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收始與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倫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倫任昉任流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詡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典禮與邢相埒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審收又回換遂為盧同立傳世緯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家又元云弘農華陰人乃收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收性福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未數於山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唐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徙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入隋為漢王府參軍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

八編類纂

卷百十四

三

八編類纂

卷百十四

三

李延壽
字和目機

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下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蒙素月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為太子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總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為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三

唐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于本國

詳他國略往往皆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主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唐劉知幾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三

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替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潛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意矣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復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揚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假蹇乃奏記求

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苟。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執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尤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藉禁門。所以杜顏而防請託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籍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八編類纂

卷四

天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輒延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恨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監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署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勿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

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家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胤為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

八編類纂

卷四

天

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徒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者。出其下。朝有論者。輒豫殺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唐吳兢

吳競汴洲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競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之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怒競上書文明后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置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衰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及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手

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略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于決事羣臣畏伏競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切諫始競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競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官筆札莫得成書詔競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競等赴館撰錄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松領國史奏遣使者就競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恒王傅雖年老衰憊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競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時人病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競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主

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宋宋祁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實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

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温成皇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校閣門，宜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納，祗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因封次進，后方愛幸，覲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祗坐是出知許州，祗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祗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祗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為列傳五百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祗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三

至治專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諡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祗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追封楚國公，諡曰文。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五

左編 人 類 儒

唐韓愈 附皇甫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會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一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半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女，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言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二

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鐸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鐸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南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為燔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誣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節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將帥材故賜以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三

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人部

四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叅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

人張藉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藉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際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人部

五

孔孟之旨若南人矣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辭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人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

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漏卓踔，滄渣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懲創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翁然隨，以定愈與李翱書曰：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常其取於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

八編類纂

卷一五

六

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善，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維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列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倫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騫別驅，汪洋

八編類纂

卷一五

六

大肆要之無低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苟况
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卸孤矯拂
媮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
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
獨嘖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家訕笑踰而復奮始若
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纒二百
年愈辨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
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
之如泰山北斗云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
至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

裴度辟為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
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
曰自吾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
何過我薄那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李翱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
狀曰臣諺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
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眾人
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
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耳蓋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
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
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
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
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過兵以象
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

八編類纂

卷五

九

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
臣此奏下考功從之會昌中辛于鎮謚曰文敏義不深
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
矣劇秦美新王褒僥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
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
公家教是也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
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
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
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
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人

十

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多也崔蔡者東漢崔駰蔡邕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謂愈言為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趨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覩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率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

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癘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自古賢入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為而有話，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八

三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如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成，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成，劓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於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洪恣，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癩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才薄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綴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厭滯，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宗元答韋中立書曰：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辨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八

三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率引而增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

日豈真有過哉。願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嗷嗷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今師耳。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偁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四

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澆泐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為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節。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漢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職。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誣請仲淹以為當黜。修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徒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阿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五

三

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子內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仲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真取敢言。上修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仲淹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

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明黨論以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八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官弼為宜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於內黃時修為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論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修且大用偽為修奏乞潛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脩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聞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發怪知名皆黜去八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八 七

殆盡榜出怨謗紛然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遷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拯以嚴威神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為河水重濁理

無不淤於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譎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官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旨上曰朕有意久矣願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既不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子嗣位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關人修常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即位遷尚

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漢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眾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八

三

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推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

王安石嘗歎其可在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修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修懲漢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讟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修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八

三

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嘗奉詔撰唐紀志撰五代史二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夙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察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與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愈矣則便是良醫比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修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人至爲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毋以語修修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

蓋父意也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削爲一體修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祁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蔣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闔門駁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補之墨已彎射昇之

考。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

八編類集

卷一百五

人類

五

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篇即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歐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緡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承素與世俗疎隔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混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惺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會鞏曰洵益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修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不能亂肆不能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五

人類

五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嘉

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會鞏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修見之以書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諱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八類

五

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鼠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寘之官告院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鈴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

必恭順念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復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賊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治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八類

五

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錘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卽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毀爲主小則鑊板大則刻石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軾

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賞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山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華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冰炭不相入。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之。見宰相蔡確。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人類
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山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華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人類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之見宰相蔡確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至杭，吏民習軾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為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湖混濁多淤，河行闕閘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問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冀之？湖南北二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客交通牟利。船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輕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隨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董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出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狀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

人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五

三

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滯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

守穎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軾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為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

人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五

三

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侍從齒領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眾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後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

以助之爲屋三間，賦食，羊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軾買一宅，爲繕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徒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嫗，軾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五

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遂還毘陵，不復還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廷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愛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予奪，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同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仁宗初讀軾制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五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
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
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
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
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官中好賜不
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
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奔以耗其遺餘臣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八

奏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
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
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為
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
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
官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
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悟安石出青苗書
使轍熟議曰有不便者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
出息二分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
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

此書介
前何曾不
意也

此書是
罪竟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
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
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
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
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踰月不言青苗
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
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八 奏

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
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其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
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
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
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
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
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
抵以飛箝押閣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
為異論以為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
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

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
香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右司諫宣
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
韓縵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輒皆論去之呂
惠卿始誚事王安石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
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
宮觀以避貶竄輒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
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
顧役轍自言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
法開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議若不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
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
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趨今冬成法來年役使
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不能
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
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
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
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
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
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

定其之為
管如此何
沈介甫

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舍由
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
本末之術欲徼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
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
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其一
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曹案以為軍器
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
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
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
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完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戶司出納
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
為聰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
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安且
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
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
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
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
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哲宗從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早

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通。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開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今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早

出役錢三貫，若經十載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條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顛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徹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

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編

聖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權酷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愧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均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編

聖

為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闖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轍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然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友作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鞏曰吾自為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四

家皆在焉不書曾鞏也云云鞏始大受服益自勵於學矣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啓滯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為本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

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思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鞏在官有所市易取買必以厚子賈必以薄于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蓄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徙明毫滄三州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四

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遠州不遣人至縣縣母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為書將合而為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

賤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輩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輩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輩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遂輩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故莫能中傷輩亦不爲之動也輩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人

七

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輩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鵞奔放雄渾壞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扶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蜂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日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投草院吏上馬去凡除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願職守而爲之

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矣陳師道曾見曾輩於襄漢間師道携所作以謁之輩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事多因托師道爲之且授以意師道文思亦溢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輩輩云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師道因請改竄輩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如此輩又常令師道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人

七

安石聲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修輩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各按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輩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司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輩父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願用茲事敗之

可惜父會為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各守，俟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鞏訟究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鞏時不奔喪，為鄉議所段，安石為作辨，曾子以解之。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人

四

七時作田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為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至，在潁聞蘇軾計已舉哀，行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

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為？且許雖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請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諡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繫，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授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擯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上，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人

四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
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
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
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
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裏至
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章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
泛莫知根底者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
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五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
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凡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
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
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
得人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場民力以
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
師之東湖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
也海潮日至於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
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
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

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
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
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備給以祿十年佩之
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
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
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
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
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
宗之一日命集草制封孔母夫爲管都王使貴近阿
管嘜嘜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萊國公集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五

秦俄丞相自楊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秦進丞相悖
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
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
民有伍真父者貴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
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慙求集文銘父墓
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慙愧歎而去其交
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
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
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兩經惟朱子所定者耳
白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一。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驪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一。上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上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囊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予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甚勿如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六
左編
人類 儒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說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

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天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辟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二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日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坐盡傾酒，相如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

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三

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焉。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秦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為郎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師，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相如之君長聞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四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泅，河為微通，零山道橋，孫永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辨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任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五

哀二世行失，因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大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內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揚皆爲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人編

六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雖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徵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僑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總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人編

七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祗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攀發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舉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舉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摩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瑀瑀各被操辟為丞相掾屬瑀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瑀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八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言巧妙皆如是由是持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輪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瑀瑀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借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鐘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乘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觀賦征思幹之玄緩漏卮圓扇楛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君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九

應瑒君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童又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各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苗疾，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憤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人類

十

後論義皇以來賢主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侂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皆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于餘言奏之，曹丕以為工，賜帛千疋。陳雷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

融有過操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禍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人類

二

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儔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請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龕，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植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瑒、瑒子貞，咸以文章顯，瑒官至侍中，貞成熙中參相國軍事。

晉阮籍 附成性字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寬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將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七

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昭初欲為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敷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為東平相籍乘

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于殺母者籍曰嗜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案使寫之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七

所改鼠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嘗登庸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民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籍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祀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四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草萊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瑱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謚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回以機識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

廷尉頽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同旣務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在穎惟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太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五

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頽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因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然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管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聞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為之不流。初，官人孟玖弟超，並為頽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幾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頽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頽，言其有異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頽大怒，使秀密收機，與頽賤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宏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七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過得一句即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冏命為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七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藏風日短，褐穿結算，飄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文辟遭時不覲，將以振復宗國爲己任。回翔十載，卒屈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九

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聘，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詣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誘君子，其舉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引後欲見，輒於田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扣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見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九

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編素百二十有二人於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義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舉望尤著為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人社惠遠察其心雖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為權貴譖忌山守豫章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頹委世緣也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惠遠

潛與惠遠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痼信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朱熹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為琅琊王大司馬行恭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為侯又為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遊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謝靈運

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符閣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後為傳書監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倫謂方明日何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如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眾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物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于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顛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好惜之顛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哩湖為田顛又固執靈運謂顛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顛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請關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官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道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性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兵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徒兒於三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畢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控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五

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思間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怨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劉湛誅後起延之為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坐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邵意乃釋由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

道側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官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大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禍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亾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十姓君長以三萬騎獻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亾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積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亾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猶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

十姓非鼻。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
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
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
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
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
諸羌一驗也吐蕃黠耆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
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
劉審禮舉十萬衆因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迺
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管蜀與中國不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天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
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
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頰餓噤不得噬今
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亾者以攻邊是除道待
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
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
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
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何寇人役則傷
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

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出軍帥趣轉餉以
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
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蜀士
疋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
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
家近廢安止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
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貧夫之議誅
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論方山東饑關隴弊
生人流亾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
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止屯不利邊人駭情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天

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
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
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
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大略謂今百度已
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
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
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
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
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群孽天下蒙慶咸得自
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誅蔓推窮蓋獄吏不識

此補局
和做小人

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
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虺賊千紀自取屠滅罪上魁
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
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
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
之地俄遷右衛營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
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
奏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
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
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一

唐李白 附張旭妻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
域神龍初適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
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
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
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
宗召見命鑿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
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
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
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
搗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已輒沮止白自知不
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
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
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麟敗當誅初白游并州元朝子儀裔之子儀嘗犯法
 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尋陽冰為當塗令
 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
 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
 卒葬東麓元和末宜欽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
 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
 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入編類卷六

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
 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
 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
 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齟而復上哉用是
 脫屣軒冕釋羈縻鎖因肆性情大放千宇宙間意欲
 耗壯心而遺餘年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裝曼劍舞張
 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
 得也世呼張顛初白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
 昔又求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

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
 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
 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曼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曼舞刀立馬
 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
 守北平北平多虎曼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
 老父曰此非虎也借其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曼
 不信怒馬走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曼
 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依焉武冉帥劔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
 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
 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
 武父名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
 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
 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暉等亂甫往來
 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
 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
 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
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
不之舉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實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不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
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
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
意

唐杜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詩名甫少貧不自振
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
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宫饗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
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
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
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
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按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

百中

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犇行
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以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
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
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
相張錡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時所在寇奪
甫家寓鄜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
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
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
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
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
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
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
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
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
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
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三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汗。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公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人類 五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誠可信云。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千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斥不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音律。各具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

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節。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為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人類 五

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纖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與乎。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紹聖初出知宜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為訛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

宋陳師道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六 宋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穎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孥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款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

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與喜作詩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始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六

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辨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

郊祀行禮寒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師道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歿

晉王羲之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諷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然而具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人類

早

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楊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聞懷當知萬

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

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人類

早

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切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熱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同循所長以圖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二語是古
今明略本
和

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
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
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
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
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
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
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
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閣
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聖

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
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
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
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
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
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
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
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
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
况過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京諸已。而所憂乃
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
內憂以深。古之弘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
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蹇勞
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
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
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道黎。鐵盡。萬不餘
一旦。千里饋糧。自古為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
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
交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聖

十分之九。不。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
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弦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
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必勝之
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
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
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間閭。行陣之間。
尚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况厠大臣。未行。豈
可默而不言。或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

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覽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飢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米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星

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充殿命檻車送請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見或可佐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膜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王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

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飲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星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亾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道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每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會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俊爲丹陽令。許詢嘗就俊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俊曰。卿若知吉凶出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口。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大賜。遠天不祥。項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異

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曰。視地利。願養間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權謙。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蒲。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揚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

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尊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唐懷素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與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辯。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師史部。草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尚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四二

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玉。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豈牽似古。叙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

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書。豎牽之極。真卿於是微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元趙孟頫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人頫

四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

宋時所創。施於遼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必命似不足。漢取也。使桑哥鍾初。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必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千。省。豈不為丞相淡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四



周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者，前所與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人類

一

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于外，今又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為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

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于

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

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

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

君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

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

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人類

二

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

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

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

及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

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

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

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

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

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
 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
 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
 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
 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
 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
 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
 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入編類纂

卷百十七

三

美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枕視膳于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
 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帝秦
一曰月類
一曰定實

不帝秦
一曰月類
一曰定實

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聘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
 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
 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
 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
 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一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
 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龍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
 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入編類纂

卷百十七

四

道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
 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
 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不
 有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
 連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
 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
 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下魯連乃為書納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
 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

殺虜於齊甚眾恐已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亦我
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
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絀於人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王貢兩龔傳叙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
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
真子真遂不諳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
皆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五

七

臣言依于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傳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持著書十餘萬言楊雄
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
稱君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
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行之彼人可見
而不可得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
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
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
言當世士稱此二人

漢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
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上言變事求假輶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
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灾異數見羣
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諫上遂不訥成帝久亾繼嗣
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福孤遠又
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喜為子
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林侯位次諸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六

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數為十餘姓郡國往往
得其大家惟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
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
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
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
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
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
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氏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喜公。是時福屈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後漢袁閔

袁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史不為通。會門房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春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衰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槁。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庸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

以為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而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閔臨卒。勅其子曰。勿諱。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狀之上。以五百。整為藏。

後漢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甲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廩役。後為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甚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成山中。時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八

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詐。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敬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選。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隣縣人戶歸附者。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欲禁之。寔曰。訟欲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之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浦相賦。欽。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捕黨人事。亦寔實。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九

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詭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

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

後漢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部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與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聞寧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宜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

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詩
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
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
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
審老疾疴頃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
隣北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
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
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
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醵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七

中澡酒手足關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
以長生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極遲每執謙退此寧志
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承寧
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伏見大
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
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遊志六
菟升堂入室究其間與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
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頹遂避時
艱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匪景藏
光嘉近養浩縉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

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篤人故司徒華歆舉
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
羅疾病即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
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
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
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因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
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
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衆職有關羣下屬望昔高宗
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
名德已著而久相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尊明訓繼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七

成前志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受几杖延登
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
羣生彝倫攸序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
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
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
治美俗其揆一也于是特具安車滿輪束帛加璧聘
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藐郎中後為博士初寧
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
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

漢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熾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營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恐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拘之軍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人類

或說讚曰：田疇義士，君弟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地，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浮薄之徒，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人類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兒諗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木拜為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漥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躡頰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

入編類纂

卷之八

五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水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道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遂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為始為君難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晉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數

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此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病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

入編類纂

卷之八

六

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義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勿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曹丕代漢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晉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字書齊萬物為心澹嘿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無
有介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
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
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
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
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
不足以多尊拳其人笑而止

朱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
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
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
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
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
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
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
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
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

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
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
山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
庭院皆植松每每聞其響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
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
彌篤

隋王績

附頁本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
隋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做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道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六

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
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
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
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
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
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惟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
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
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二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

人編類

卷五十七

七

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志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詢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蕩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

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鬣龍鬣鳳臆驂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歿一者重頭昂尾駝駝駝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唐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其大難為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人編類

卷五十七

七

請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嘗言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人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屬咨所遺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

唐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其集中有文曰戀恩積

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踈於進取者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邪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圖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巨按梁室大巨如敬翔李振杜曉等皆唐朝舊族本心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送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宋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湖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往勞問常畜兩

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泚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贈粟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外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穎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救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

宋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日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迹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册二客悅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於知小入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歎歎者二客力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扁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

元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八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鄒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

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

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且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二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思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潛

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
應命後以老母中風乃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
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
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
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
地邪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
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
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
備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
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三

之書上朝廷不爲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
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
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
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
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非鄙鼓瑟
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非常
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
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
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